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大江南北線

曹挺岫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六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市新興街133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六五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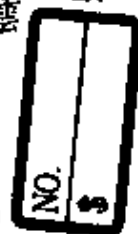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丈人江南集

滬版前記

三十一年夏間，敵軍流竄浙東、贛東，上滬淪陷；戰地圖書出版社的業務，受了最慘重的打擊；大江南綫再版本也就在動亂中流產。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了，戰場舊事，都成陳跡，這本戰事報告，似乎不必重新出版；可是重讀舊文，感慨甚多，這份感慨，並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家國之感使我不能已於言。抗戰八年，是多麼重大的變動，多麼深切的教訓，環顧社羣，蚩蚩者氓，對這教訓究竟領會得到什麼程度？覆轍不尋，將何以立身於世界？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我該該嘶喊下去……！

這本小冊子所記的，從武漢會戰前後起，到太平洋戰爭前夜為止；這一時期，說是中國抗戰最重要的時期。那時候，我國真的孤軍作戰，國際間或友或敵，都對於我們的抗戰表示絕望；國內各階層瀰漫着失敗主義的空氣。武漢陷落以後，若干人士對於軍事表示絕望，竟乃脫離了陣綫，走向投降的路。究竟這惡劣的情勢如何轉變過來？我們的當局如何支撐這艱苦的局面？我的新聞報道中，有着蛛絲馬跡可尋。記者個人也會立願，放下筆桿去搗鎗砲，新的情勢誘起我的希望，鼓起勇氣在戰場上奔走着。我看了前綫的實情，研究了敵人的文件，使我永遠對於抗戰前途樂觀下去。我所有報道，決沒有誇張的成分；「時間」是最好的證明，直到今日，這本冊子的真實性並未減低，這是我自問對得起社會之處。

我的中日戰史，已經着手寫述了。在戰事行進中，當然保有若干軍事秘密；我希望環境能允許我記述得真實些，那就可以把「大江南綫」中若干暗示性的話都揭開來了。假使讀者要替「大江南綫」找註釋，那就請看我的戰史好了。

三十四年十月下旬在上海

前記

我做戰地新聞記者，算來已經三年了。這三年間，寫了近百萬字的新聞報章，戰地雜感和人物志，積稿盈篋，一直不曾整理過。假使有整理的餘閒，我首先該編定中日戰役史論，其次該把預定的五連長篇小說，燈——劍火獄廢——墟火獄——紫金山之春和一部佈就了輪廓的三幕劇，拮据鬼屋寫起來，再其次說必須寫定亂世人生哲學；可奈飄浮往來，日無寧處，一切都是事與願違。

現在且把一些通訊稿整理起來，彙成一冊，題名大江南繞；起自前年（民國二十七年）夏間由洛南歸，以迄今年（民國二十九年）春夏間的居職，先後凡經二年。此外，凡崑崙、南隨軍及汴鄭洛間巡行種種，別成一冊，題名火網中，還有一些隨筆雜感，也想以類編次，題名「凱言」。假使這些紙片上的記載，還有一些兒社會或時代的意義，就讓我這樣保留起來吧。

彙集在大江南繞一冊中的，約十八萬字，依時序先後，共分八章；中以記敘戰場實況、軍事行程、軍事家論斷爲多，戰時社會經濟及政治動態次之，至人情風物山川勝蹟所載甚少；嗚呼，強寇侵迫，烽火彌天，家深毀室取子之痛，人懷薪糜火絕之危，什麼個人情調閒適筆致，都不容筆尖漏下來的了。或者說，我們認清新聞之筆乃是社會的工具，勉力來做到「言不及已」，乃可告無罪於社會了！

是爲記。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目次

滬版前記

前記

新聞文藝論

第一分 大武漢的命運（一九三八年）

一 杞人憂中

二 長沙——南昌

三 主力戰的輪廓

四 軍事家的判斷

五 大軍降落

第二分 贛東行住（一九三九年）

一 贛江暮雲

二 浙贛線

三 南昌重到

四 鹿潭——上清宮

目次

五 訪王敬久將軍

六 湖濱一夕談

七 折衝側語

第三分 浙皖新行程（一九三九年）

一 戰局前程

二 進入五年戰爭的長途

三 東戰場的側面

四 擬座談之一

五 擬座談之二

六 富春江上

七 焦士新技

八 訪上官雲相將軍

第四分 春夏之交（一九三九年）

一 南昌陷落前後

二 萬人爭說白將軍

三 贛浙閩近局

四 贛北大搏鬥

五 何所見而云然

大江南流

- 六 變動中的長江戰局
- 七 鄂局遠聞
- 八 從微妙到動盪的新局

第五分 沿海風景綫（一九三九年）一〇〇

- 一 一課戰事地理
- 二 醉人的閩江
- 三 甌海驚濤
- 四 浙東另一海角
- 五 溪口之行
- 六 浙西的短兵
- 七 杭州灣之北
- 八 東南堪加察之行

第六分 經濟戰（一九三九年）……一二六

- 一 外匯率與農村物價
- 二 沿海情勢
- 三 慶術箱中之市場物價

第七分 換河行進（一九三九年）……一四四

二

- 一 戰地旅行通信
- 二 冬季攻勢
- 三 南昌近郊突擊戰
- 四 敵情新判斷
- 五 戰局前瞻
- 六 逐次消耗戰略
- (七) 上下古今談

第八分 贛湘之什（一九四〇年）……一七四

- 一 一個政治新人
- 一 蔣經國傳奇
- 三 瑞金心影錄
- 四 錫的世界
- 五 華南風雨
- 六 湘行散記

新聞文藝論

一 引子

不久以前，我在曲江會做了一件傻事：一位年青的朋友向某書店買一本題名為「新聞記者工作入門」的書，那書定價很高，那青年又珍愛又躊躇，從他的動作上看出他心頭的「鄭重其事」。我就很冒昧地對他說：「當作隨意瀏覽，你也不必躊躇，若認真以為讀了這小書，就可以進入新聞記者工作的門閥，那又把這小書看得太珍重了。這也不過是幾個新聞從業人的生活報道，算不上指引初學者的入門書」。我後來一想，這話說得很傻，不僅打破了一注別人的買賣，而且辜負了編者「寶筏渡人」的至意；再者，那青年若進問一句：「要從事於新聞記者的工作，究竟從何入門」？我又將怎樣答復他呢？

近年來，中國新聞界顯然青黃不接，前後脫了節似的，有採訪經驗的熟手記者，大都生活富裕，留戀都市，已經擱下他那枝精練的筆；那些上戰場去的，又都是熱血青年，愛寫作而缺少採訪經驗、所寫作的多係小品文而非新聞文藝；還有許多有志新聞記者的青年，徬徨歧途，摸不着門徑，承先啓後，替後來人鋪橋築路，指示青年記者以入門的途徑，也是一件當前的切要工作。（我所不會對那青年作答復的答案，事實上原是非作答不可的。）

如李却特·波里士拉夫斯基（Richard Baleslusk）所作「演技六講」那樣的入門書，應當早日編起來的，這是一切有採訪經驗的熟手記者們的責任。

二 什麼是新聞文藝？

什麼叫做新聞文藝呢？（新聞文藝或稱報告文學。——Reportage）

牠，並不是純文藝，乃是史筆；牠的成分，要讓「新聞」佔得多，那藝術性的描寫，只有加強對讀者誘導的作用，並不能代替新聞的重要地位。換言之，不管用文藝手法描寫得怎樣高明，只要那新聞本身缺乏真實性，那篇通訊即失了意義。

有人以為「特寫」，便是「新聞文藝」，那也是錯誤的；「特寫」乃是一切藝術作者處理事件的一種技術，一種誇張的手法，凡電影、劇曲、小說、漫畫，當作者認為某細小事件足以做某類社會現象的徵象，就用誇張的筆法來渲染起來。新聞文藝中，也有用着「特寫」的地方，並不是「特寫」便是「新聞文藝」。

有人以為身邊瑣事，便是「新聞」，於是喝茶開酒，都當作新聞來報道，這也是極大的錯誤。「記者」本人除用以標示「時」「地」「關係」以外，原不必在通訊裏出現，「記者」的私生活，絕沒有新聞的意義，更不必寫入通訊中去。——「記者」更不應該把寫通訊當作自我宣傳的工作。

我們要了解新聞文藝的含義，必須掃去主觀上的文藝看法。新聞記者並不是文藝作家的兼差，並不是能寫文藝作品的，便可寫出優秀的新聞文藝來。歷史上，許多文學家編史書，編得非常拙劣；文人寫新聞，每每寫得很壞，這個理由是相同的。

讓我舉個例吧！英記者勃脫蘭的華北前綫，楔子第二節，開場寫道：

「山邊的小河，流過了擁有叢林的兩岸，河水澄澈而陰涼。我們的船夫是赤黑而壯實的漁人，他們把那隻平底船緩緩地向着逆流上駛。眼前的風景也正像一幅着色的圖畫，它有着星星點點的小丘和整潔的木屋。天空是像陣雨後的澄澈。」

在我們船的前頭，兩個人涉足在河流當中，手裏拿着漁網。另一人攜着一隻鸚鵡，牠是替我們捉魚的。當漁網撒下去的時候，那鸚鵡就奮身躍入水中，動作很是敏捷，並不需要漁人去指使。牠貪饕地吞着，吞着嘴裏不時翻出銀色的閃光。漁人敏捷地把魚從牠喉嚨中取出來，再把牠拋到魚籃裏去。那鸚鵡一次復一次地沒水和出水，一次復一次地被強迫着吐出。牠似乎永不會鑿足似的。」

這段秀美的描寫，我們彷彿在讀屠格涅夫的小說，但這段描寫所以有意義，並不在於他的秀美字句；他的主要目的，不在景物的描寫而在下文所指出的象徵意味。他接着寫道：

「這正是一個象徵日本工業的日本寓言」，我這樣想着，很悠閒地注視着這個過程無止境地重複表現。「那鸚鵡是否知道牠是受騙了的？是否知道牠是在為人作嫁？爲什麼牠不繼續罷工呢？然而果如這樣，牠的主人就會把牠餓起來，直至牠再願意作工。」

這麼一來，便成爲一篇好的新聞文藝了。他所以那麼誇張描寫，正在說明日本社會內的矛盾。可是他的傑出手法，還在下面，讀者請再看下去，他寫道：

「這是很美麗的，坐着看流水的悠逝」。一個曼美的聲調打斷了我的思路。說話的人是我在東京邂逅而遇的一個醫院裏的醫生。他很爲我所敬佩，認爲足以代表自由職業家的效能和尊嚴的一個模範人物。他舒適地躺着，他的草帽掩蓋着他的前額。他繼續肯定說：「日本人愛自然，是你所知道的，因爲每一個日本人都有詩人的心情。」

有一件事是確實的，日本人有時具有像少年維特那樣的感情，經過大戰而漸滅了的歐洲人的多情善感性，都在日本復活了。」

這樣，他有了極有價值的另一面的成就了；原來，他是身處在中日戰事爆發的前夜，要從日本的民族性的根柢上來解釋這侵略戰的成因；這是一段好的新聞文藝，不僅是一段好的描寫。

我們要說勃脫蘭華北前線那個新聞文藝集子的優點，先要說起他的透闢觀察力，其次再說及他的井然

的材料處置，再次方說及他的秀美描寫，這是構成新聞文藝的幾個基本條件。

三 新聞眼

因此，我們先來談談一個記者所必須養成的透闢觀察力——新聞眼。

我們每個人每小時間所聞所見的事物，若全部絲毫不遺地記述下來，至少可以印成三百頁的冊子，當然誰也不會這麼傻，把所聞所見的都保留着；各人都加以主觀的選擇，大部分「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讓他忽略過去。因此，吾人對這個現實的世界，所知實在有限得很；除了和自我利害有關涉的，其餘一切，可說是矇然無所知。我們不妨說，每個人若非經過相當訓練，不會有觀察事物的能力；正如每個人入水必沉沒下去，除非學習過游泳的技能，纔能從水中浮起來。

一個新聞記者，他就首先要脫去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學習着觀察這個客觀的社會和世界。客觀現象是變動不居的，在我們心胸中先要從變動中構成一個鳥瞰式的輪廓和波浪式的史的概念；申言之，一事件的發生，有其來龍，也有其去脈，把每一事件放到一串事件的發展過程去看，才可以明瞭其正確的意義。例如吳佩孚將軍逝世了，我們非有北洋派發展過程及中華民國政治社會的輪廓，即無從估量他的事業和人格；而他晚年言行的估價，也非把他放在中日政治活動的過程去看不可。孟子所謂知人論世，即是養成透闢觀察力的第一步。

橫的方面，世間也決無孤立的事件；一件真的新聞，若只是一件孤立的或片面的新聞，並不一定是正確的新聞。我們在戰地上，訪問一個親身作戰的士兵；我們若不明瞭那一戰役的整個陣綫的配置，不明瞭那士兵個人的任務是什麼；單把他所敘述的所批評的記載下來，我敢說這節新聞的正確性一定很低。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每覺得愈接近戰綫，所得的消息愈零碎，愈真實，但未必正確；而能設法接近高級指揮部，所得的消息愈是綜合的愈增加正確性。例如時人愛談台兒莊的勝利；但當時究竟如何勝利，我們在台

兒莊正面陣地的一羣記者，並不十分明瞭。因為四月六日那天，正面孫總司令部和傅翼湯軍團部失去了情報上的聯絡；單就正面陣地來說，台兒莊的五分之四陣地已被敵軍所攻佔，只留下了河邊五分之一的陣地。孫軍雖有死守的決心，尙無必勝的把握。那天晚上，我向徐州中央社報告反攻台兒莊已經得手的信息；指揮作戰的田漢南軍長，尙以「發表過早」爲言。可是在徐州的胡定芬兄從司令長官部得到側翼的消息，便確然斷定已經獲得了大勝利，比我們在正面上的記者正確得多了。這便是使用顯微鏡與使用望遠鏡的不同之處，一個新聞記者必須學習使用望遠鏡。

初做新聞記者的朋友，和各方面的人物相接觸，或搜集了每事件的各方面材料；每撫掌興嘆，以爲每個人的談話都不可信；各方面的材料都相互矛盾，消息太不容易正確了。（歷史家也說一切口頭或紙面上的史料，都缺少正確性。）在這些缺少正確性的新聞原料上，我們怎樣去整理，才能成爲正確的新聞呢？這便是養成新聞的第三步。不錯，每個人的談話都有點歪曲事實或誇張手法來敘述；但一事件所關連的各方面人物，他們所歪曲的所誇張的並不相同。所歪曲與誇張何以不相同呢？此中有各人的主觀色彩存在的，我們看清楚這主觀色彩的成分，推求其所以不同的原因，就可以構成一個真實的對象，——三個「謠言」，便可以構成一個「真實」。編輯室的編輯也是如此，他接受了許多方面的新聞報道，有的相互矛盾，有的時序顛倒，有的先後重複，就撰各方面的「情」，度「必然」「成然」的「理」，一一加以鑑別，便重新組成一件正確的新聞出來了。

「新聞眼」的最大障礙，還是我們自己心理上的幾種弱點。第一，我們不免爲好奇心所激動，一個事件，只要牠刺激了一般人的視聽，合了我們的好奇口味，就不估計這事件的社會意義，當作一件重要新聞來記述。第二，我們一半受社會心理的影響，一半受文藝描述習慣的影響，當執筆時，每不能保持客觀的冷靜態度。把強烈的情感注入文句，乃成爲誇張式的記述，因而失去了全部正確性。第三，我們每相信自己的記憶力，以爲親聞眼見必十分可靠；其實記憶是不可靠的，在回憶中所能喚起的印象都是渺茫的。（

據可靠的研究，至多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靠性）每當執筆時，我們容易和一般人一樣，當記憶不真時，加以主觀的修正和補充。第四、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意義是非常曖昧的；「普通習用的字眼，特別是形容字，常不免與實物相去甚遠」。但我們執筆以前，並不會受嚴格的訓練，以至我們的報道，也和一般人一樣的意思曖昧。

以我看來，「新聞眼」是必須養成的，却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我們知道打彈子、打網球、打檯球這類小游戏，得費很多次的練習，長期間不斷的練習，才會打得很正確；「觀察力」之養成，該比這類小游戏更艱難些；我希望一個初染筆的青年朋友，不要過於相信自己的判斷力。

四 材料處理

假若有人問我：民國以來，中國新聞記者那一個最成功？我應該舉出黃遠庸來。何以故？因為他善於處理材料。假若有人問我：戰事報道，那一種寫得最成功？我應該舉出與登堡自傳來。何以故？因為他善於處理材料。假若有人問我：我們應該向那一個去學習？我應該舉出司馬遷來。何以故？因為他善於處理材料。處理材料乃是新聞技術的中心，（所謂史才）一個新聞記者的成功和失敗，就從這方面表現出來。

一事件的發展。有似一顆大樹的成長；我們怎樣來處理牠呢？固然可以順着萌芽、抽枝、開花、結果的時序看去，也可以截斷樹幹，看牠的年齡；原不妨到樹下去看那枝葉花果的分布狀態，也可登高崗遠望，看那顆大樹在原野村落中的位置。司馬遷之作史記，拆開來是一段一節的記錄，合攏來便是一件完整的製作。其中有「縱」的敘述，則為本紀與年表，有「橫」的敘述。則有以人物為中心的世家和列傳，還有「綜合」的敘述，則有以制度為中心的八書。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處理新聞材料，用之以作縱的，橫的，或綜合的敘述，其方法原各不同，而有「相得益彰」之妙。（報館中朋友，常以寫通信者，不善處理材料為嘆；所舉通病有五：（一）連戰事必從「蘆溝橋事變以來」開端，閒話說了許許多多。（二）

個人的生活起居寫了一大堆，落到正題，便草草了事。（三）輕重詳略安排得不妥當；每每詳其所略而略其所詳，弄得頭重腳輕。（四）前後不相照應，使讀者摸不着頭腦。（五）頭緒紛紜，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沒有一貫的綫索。這些毛病，皆由不知剪裁組織之故。

前人愛提及史記的廉頗藺相如列傳，這篇列傳寫藺相如的事功，把完璧歸趙和渾池之會兩件大事寫得有聲有色；而寫那位疆場立功身經數十戰的勇將廉頗，並不寫他在戰場的事蹟，只說他老年時，趙王派人看他還能不能作戰，他自示不老，「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的情況，以及他對藺相如負荊請罪的情況。司馬遷何以這麼來寫呢？因為單把戰場的勇戰，不足以寫廉頗的忠勇人格，所以他從小處着筆；而藺相如的經綸却從兩件外交大事表現出中，所以他從大處落墨，一詳一略，一正面，一側面，他把材料處理得非常得當。又如李廣列傳；寫性格處比寫事功處為詳；寫事功，大抵綜敘幾筆，偶有鋪敘，也多以側筆來陪襯；其寫性格，無論寫他的騎射、應戰、料敵、及處衆應世，都活龍活現，一幅有一幅的妙境。而項羽本紀，則寫事功處比寫性格為詳，其寫性格常見之於其應對吐屬之中，不用「特寫」之筆；寫事功，則鉅鹿之戰、鴻門之會、楚漢戰爭、垓下之圍，各有各的鋪敘法，千頭萬緒中有一很清晰的系統。司馬遷若來做戰地記者，他定用項羽本紀的手法來敘述涓灑戰役、魯南戰役、武漢戰役，至於張自忠將軍作傳，定用李廣列傳的筆法；關於格局的安排，材料的棄取，都得有一番考校的。我們在魯南隨軍那麼多的新聞記者，應該自己抱愧的，就是那麼多的通信，不僅沒有一篇及得上陳辭修將軍的談話；而且綜合敘述那麼少，以至讀者看了我們的通信，看不清戰局的輪廓。

我們再來看與登堡的自傳，全書二十萬字中，記自己個人生活不及二十分之一。第三卷中，有一節記大本營生活，僅四千餘字；可是他在引端中說：「在巨大世界事件中，是有些人不願注意這些小事的，我請他們把下列數頁翻過不看。知道這些事於了解大時代是不必需的。」這正是他的取材審慎處。他的取材原以使讀者能了解大時代的動態為主。與登堡將軍，他是造成坦能堡勝利的主角，我們且看他筆下的「松

由戰役」。(即坦能堡戰役)全文約七千字；先寫敵情判斷，約一千字，寫德方應付策略約一千五百字，寫戰鬥經過，約四千餘字；寫大勝利收場，只用五百字的簡筆，其中除錄了一份向皇帝報告的電文，只有下文一段有力的字句：

「我在阿倫斯泰因本路軍新指揮部，踏進古騎士宮殿附近教堂裏，時正舉行祈禱。教士說了最後祈禱時，所有在座的人，少年兵和老年國民軍統統在所經的巨大印象之下跪着。這是他們勇敢行爲一個可敬的結局。」

他這七千字的戰役記載，幾乎不可增刪一字，可謂剪裁得其至當。

五 藝術筆觸——特寫

用藝術的筆觸來作「特寫」，那是屬於新聞報道中一種輔助之筆。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了。(中國新文學運動，只有短短二十年歷史；所有文學部門作品，戲曲、詩歌、小說都沒有什麼成就，民國二十一年以後興起的小品文，也只是文學作品的初步練習，不能算作文學作品。許多人把「特寫」當作新聞文藝，蓋由小品文流行所造成的錯誤觀念。)我們作新聞報道，究竟在怎樣情形之下得用藝術之筆來作特寫呢？約略說來，用特寫的地方都是加強力量提示讀者注意的地方。我們敘述一件事，無論多少頭緒，必有一個中心；枝枝葉葉，常用簡括的敘述，入到中心，就得渲染一番，渲染處即可作「特寫」。許多事件，從正面着筆；每易枯窘難於舒展，就改從側面着筆，作側筆時，我們也愛用「特寫」。又當主題未出，我們已安排牠的背景，用陰影來襯托主題；大抵作陰影時，也常用「特寫」。一切藝術的筆觸都有誘導的意味，所謂引人人勝；但新聞中的特寫，當以完成誘導作用爲限度，過了這個限度，即失了作「特寫」的本意。

再引勃脫蘭的華北前線來作例子，楔子第一段，島國的人民，開端那小節記他自己和日本人警察的

談話是一個特寫，這一特寫即以襯出日本人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這不了解由於日本人的自大性所造成。第二小節敘述他所見所聞中日戰爭前夜的明波暗流，從正面着筆。第三節又轉入側筆，寫他和一位經濟教授談話，也是一個特寫；他要用這位經濟教授的議論來解釋日本社會的矛盾。看是最不經意之處，却正是筋絡所在處。我們試讀下面一段記載：

「『很可惜』，我的同伴一心牽記着花的話題上，便對我說，『你錯過了春天的花。但你尚可看到鳶尾花。』日本——他對這本國的英文名字，雖然說來是不甚純熟，但說得也像一個很可撫愛的東西——『是一個花國。這裏的景色是常青的，不像中國那樣，那裏是沒有樹木的。』」

對於這最後怪異的議論，我不贊一詞地讓它過去了。日本的人民對於中國究竟是怎樣看法呢？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宛如我提出了一個使他沉痛的問題似的。『我們能怎麼辦呢？日本願意做中國的朋友，可是中國人不瞭解。他們時常同我們鬧別扭。……』從他想像中的中國，我很快的得了個印象：似乎一個廣大無垠的大地，黑沉沉罩着雲霧。沒有樹木，却滿地擁擠着鬼怪似的東西，個個對太陽旗作粗劣無禮的姿勢。『我們祇是要幫助中國，可是中國却毫無誠意，這就很難了。……』

我們說這段特寫很成功，就因為他無意之中把主題烘托出來了。

關於新聞寫作的話，我想停在這兒，不再寫下去了；寫作技術的種種，原非三言兩語所能說盡。且等有機會再來有系統地說一說。

七月一日

第一分 大武漢的命運

一 杞人羣中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記者由北戰場南歸，一夜之間，櫻快的藍鋼皮車把記者從鄭州送到武勝關內，相當於平時的旅行。沿途新黍抽穗，早禾澄黃，從莊稼人的笑容上泛出田野間的平和氣象。三十日下午，到了武漢，長江北岸戰事轉緊，憂鬱性的空氣，迫得人喘不過氣來；許多朋友都已經走了，人們見面，總彼此詢問行期或避避的去處。八月一日，申報漢口版停版；二日，時代日報新中國日報停刊；三日晚間，記者往文藝協會訪友，但見杯殘咖啡，席橫方塊，燈暗人靜，殆有此樓將空的徵象；杞人所憂的天，看來真會倒坍下來了！

那幾天，市場上傳說很多，甚囂塵上，說是敵方已提出和議條件；其內容有：一、劃上海、開北、江、南、南市爲日租界，二、承認滿洲國，三、加入「防共協定」，四、某某等地常川駐兵……等款目，仍未脫三原則六條件舊面目。

又傳：我軍事首腦部分，表示守衛武漢，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最高軍事當局在會議席上，自誓與武漢共存亡，令上下各級人員各自選擇報國的地點。其說與和議的風傳恰正相反。

乘劍英氏在新華日報刊佈「論目前戰局」評論，（八月一日）其主旨叫國人注意敵人的「沿江躍進」，依他的看法，敵人的企圖已有改變，把主力決戰放在第二步；首先要集中力量，「以多數空軍掩護海軍，以海軍掩護陸軍，沿江躍進，企圖迅速奪取武漢，控制長江天塹，橫切中原以遂其切斷我南北交通的毒

計」。他本想喚起武漢人士去做保衛的工作，可是愛戀性太重的人們，見風便是雨，以為武漢朝夕即不可保，只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他的文章，極引起武漢人士的注意，可是武漢人士的反映姿態，大出葉氏的預想之外。

記者碰來碰去，都是這樣的神經過敏的人；若非黃梅廣濟間的大決潰，擋住了敵騎，日蘇間突發的張高峯大衝突，給他們一些興奮；他們也許會變成了瘋子。

記者個人對於武漢戰局的看法，稍微有點不同。八月二日晚出席編輯人座談會，提出三點來研究：「甲、我們的主力部隊正在調遣出動中，主力部隊未參加作戰以前，論斷武漢的命運是否過早？乙、敵軍要調五個師團來增援，在增援部隊未到以前，是否有躍進的能力？丙、主力決戰的樞紐是否完全由敵方來決定？」記者認爲當時的武漢，尙說不上危險，不必神經過敏。當晚，葉劍英氏亦出席演說，語詞較那篇評論有彈性，不過武漢人士仍相信他的沿江躍進看法。

八月九日，記者趁了怡和公司的江和輪從漢口到長沙去。動身前，朋友都替我担慮戰時船客擁擠，催我趕早下船；誰知船客稀少，江流寧靜；憑欄張椅高臥，迎朝霞，送落日，呼吸大地漁氣，倒成爲一個優遊的遊客，胸中所帶的武漢的緊張空氣，到此都化作曉烟野霧，付之茶餘一笑。

輪中有許多下江人，（武漢人稱我們江浙人爲下江人。）攜老扶幼，從武漢到湘中去試他們的命運；他們自己也知道到了長沙也和武漢差不多；離去了武漢，更覺得四顧茫茫，無所寄托。他們向記者詢問：「武漢會不會陷落？」語氣之間，非常滯重，帶着極深沉的憂慮。他們向記者說述一件新近的悲劇：一家難民趁某輪從漢口轉往長沙，輪中天熟人多，乾渴不可久耐；懷中嬰孩，儘是啼哭不甯；無奈輪中茶役心腸冷酷，任何哀懇的話都不能打動他們的心；那孩子的父親，只得用吊桶扶欄向江中取水，手軟浪高，一不小心，連人帶桶捲入江邊去了。那難婦狂呼長號，難童嗚咽哀嘶，茶役們行若無事，漠不動心。這同

舟甚於敵國的情況，在難民心頭真是一種異味的刺激。他們以為武漢萬一陷落，在千百萬難民的心理上，將有一度激變，言詞哀切，爲之淒然。

輪駛過了城陵磯即折入洞庭湖，萬頃浩波、月光輕籠，一片銀色的世界。記者和幾個軍中友人細談戰局；厲君認爲武漢外圍戰的關鍵在十月底；過了十月底，無重大變化，就可以延挨至來年三四月間。他說：「敵軍主力正在陸續增加，日蘇戰事若不再擴大，湘東軍又將有一部分抽調入關；雙方主力戰約在八九兩月，十月間即可判明雙方實力的消長。十月底，敵軍若不能進陷武漢，即須重行調遣部隊，經營第二次會戰，那就得再拖延半年以上。」記者曾提出這樣的問題：「敵軍已向其國人及士兵保證攻下了武漢即可以結束戰事；這個保證，可以兌現嗎？敵我經過一場主力戰擊破了我的主力軍，而後攻佔了武漢這據點，與閃避主力決戰，先用奇兵奪取武漢這據點，其作用是否相同？」他們一致的答案，以爲：「前者會有短期休戰的成果，後者則依然爲戰事的連續，閃避主力決戰，依賴海空協助，先奪取武漢那據點，敵間那張結束戰事的預約券是無法兌現的。」這一晚的細談，記者找到了許多正確的判斷。

二 長沙——南昌

記者離開武漢以後那一週間，長江兩岸戰事，有如湖水那麼平靜；從南昌歸來的記者，要想轉到長江北岸去，而從回家歸來的記者，却準備到長江南岸去；其實兩岸都陷入不進不退的相持局面，並不十分緊張。在這相當平靜的情況中，記者到了相當平靜，繁榮的長沙，其時正當「八一三」紀念日的前夕。

主持湖南省政的張治中，原係指揮淞滬近郊作戰的總司令，他在八一三紀念日對記者發表談話，申發淞滬近郊的戰士，即係一二八戰夜喋血江灣廟行的舊袍澤，以英勇自衛之決心，沉着持久之姿態，和敵軍周旋了幾個月，達到消耗敵軍實力的目的。他鄭重地說：「淞滬三個月之撐持得力於士氣者半，得力於民氣者亦半；民氣士氣相激相盪，是即旺盛精神之主要條件，民氣士氣交相爲用，是即軍民合作之澈底成功。

•「他要把洞庭湖成爲敵人的坟墓，在紀念大會上說了一句很有力的話：『大家已充分準備了麼？』軍人對於戰局，看得比較樂觀；記者到了長沙，覺得憂鬱氣息稀淡得多了。

三湘人士的性格，本來愛走極端；新或舊，青年人或老年人的世界，抗戰以後，又由老年人世界轉到青年人的世界去，青年愛新奇，愛活動，極端性格加重這偏愛的成分。記者有一晚和舊友夏開權先生談了許久，他是主持教育事業的；但是他鄭重地說：「只要有辦法，破壞，澈底破壞，不要緊！破壞才有新機」。這是極端性格的人的口吻。湖南人保留着農村社會的「不信邪」的氣度，頗有向敵人挑戰，讓他到湖南來試試看的意味。

八月十六日，記者由長沙南行，在株州（浙贛綫粵漢綫的交叉點上）住了兩天；從各方面我到一些更正確的情報，心中逐漸構成比較明豁的戰局輪廓。敵軍自六月中旬發動長江沿岸戰事，十三日敵軍在安慶登陸，廿四日，又在香口附近登陸，二十八日馬當陷落；我軍事當局已擬視敵軍的主要企圖，判斷敵軍即將有事於鄱陽湖東北邊地，由馬當彭澤南攻浮梁，再進我浙贛綫以迂迴攻南昌之右。乃由L軍防守浮梁鄱陽一帶爲第一綫，由T軍警戒樟樹清江一帶爲第二綫，準備一場野戰軍的主力會戰。七月間，敵軍沿江西攻甚急，三日彭澤失守，五日湖口失守，二十四日敵在姑塘登陸，二十六日九江陷落，戰事重心移至南潯綫上。至此，敵軍的主要企圖始全部判明：敵軍着意於西進，僅以保持長江水面運輸爲已足，沿江據點並不堅守，亦無意於野戰軍的主力決戰，並不針對我主力軍來進攻。七月底爲止，敵我主力軍均在移調中，尙未參加作戰。記着到株州那天，T軍正由贛移往鄂南，運輸尙未終了。L軍則奉令守衛武漢，剛移調至南昌近郊，尙未西行。厲君所下武漢戰局須十月底邊方能決定的判斷，記者益信其極富正確性。

八月十八日，記者由株州東行，軍事運輸已較鬆弛，浙贛綫交通漸復原狀；一路極少滯阻，八月十九

下午，已到了南昌。其時南潯線戰事或張或弛。記者隨即根據軍事觀察家G氏的判斷，（氏自大江南岸右翼歸至某地，記者請其就實地戰情作進一步的透視）。向中央社作如此的報告：

「氏謂敵軍進攻武漢戰略，仍本其一貫的分窺合擊或法期以最低限度的消耗取得戰果。所謂分窺合擊戰法，即如土肥原試用於豫東的先例，以少數兵力分頭試探，而以相當雄厚的主力待機突進，迅速奪取據點。目下用於大江兩岸，分頭試探的兵力，北岸不過三個師團，南岸不過二個師團，仍保留主力於某一點上，將待機而動。氏斷言敵軍非待試探部分已經成功，其主力決不發動。目下尚無人能斷言敵人在某線有試探成功之可能，亦無人能斷言敵軍主力將向何處突進。過去大江兩岸此張彼弛，談者議論紛紛；今後張弛之勢仍多變化；就一地戰情來下全局判斷未必能十分正確，氏又判斷敵我相持之局，可延至十月月底，十一月以後，或有新的變化，亦未可知」。

離南昌城西不遠，越過贛江，遠望一處林木深茂邱陵環抱的所在，那便是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重心，烏石橋；其地本為南昌要人們的別墅區，當初，要人們只提防敵機到南昌來轟炸，分別在這幽遠的去處建造洋樓，山水之樂，可以忘「機」。不料敵人的炮火，日迫日近，只好拋下這山水之樂了。薛伯陵將軍指揮軍事，駐節其地，突然成爲軍事行政的重心。長江南岸軍事，本來由張發奎將軍指揮作戰；順着戰局的急轉，擴充建制，劃分指揮，瑞昌以西，仍由張將軍指揮，南潯路一綫即由薛將軍來負指揮的全責，薛將軍係沉着苦幹的人物，在淞滬近郊，在皖南，在隴海綫，都担負最吃重的任務。記者剛在蘭封開封之間看見他的旗幟幟現在又在南潯綫上相見了。中央社社友隨着薛總部在南昌的記者羣，就和烏石橋這秀美的去處有了深切的因緣。或者不妨這麼說：武漢的命運，也和這秀美去處的有着緊密的連繫！

三 主力戰的輪廓

——八月二十四日宜春通訊

八月初旬，記者會判斷武漢外衛線上的戰事，將漸次陷於僵持的局勢；這個局勢，如今已判分明。這個徵候，在敵人方面，稱之爲「鄱陽湖的煩惱」。鄱陽湖的四圍，山嶺綿亘，太多又太高，無論那個方向，都過於費氣力，這是煩惱的根源。七月半以前，敵人的軍事配備，以海軍爲基幹，以陸軍爲輔助，也頗有點收穫；爲實現坂垣的速戰企圖，後在改以陸軍爲基幹，以海軍爲輔助，乃有西姑塔黃梅瑞昌諸戰役收穫之少，太出乎意料，尤以攪長山陵戰的波田部隊的慘敗，打碎了他們的企圖；因此又改變方針，仍以海軍爲主體，以陸軍爲輔助，再來一度「鄱陽湖的煩惱」。八月十八日以後，敵軍繼在鄱陽湖狹長湖嘴對東西兩岸的動作即反映着煩惱的姿態。近據可信的情報，敵大小軍艦，集合在蕪湖安慶江面，共三百餘艘，陸軍亦集有四萬之數。又據可信的綜合判斷，敵於北岸，已將黃梅、宿松太湖一綫的兵力向六安移動，想吸收我軍一部主力向那方面去。於南岸，則以小型艦向鄱陽湖遊竄，吸引我軍另一部份主力於南潯綫的正面；然後蕪湖方面的艦隊，乘機冒險西進。推其用意，敵方蓋已鼓起三分拚一拚的勇氣，要找尋他的最後的命運了。

——九月一日萬誠通信

八月二十七日以後，關麟徵將軍部隊到達瑞昌前綫，和敵軍相接觸；從某一種意義說，這可以算是主力戰的序幕。敵人幾次三番要想避開我們的主力，事實打破他們的迷夢，只能找向我們的主力；今後的砲火，不但是熱鬧，定是驚人。主力戰的主陣地，大概在瑞昌以西田家鎮以東一綫，輔陣地則在沙河德安一綫。就整個戰局來講，常山之蛇，首尾俱動，節節跳躍，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黃河北岸，敵軍佯攻

的姿態，演得頗為出色。長江北岸，敵軍對六安霍山一綫的突擊，至少有重截平漢綫的企圖；黃梅宿松間的敵軍，也時時取攻擊的姿態。長江南岸敵主力側重在瑞昌線，亦不放鬆南潯線正面的經營，再加以貴池登陸，其野心也頗不小。敵人的全面活動，自開戰以來，以此次為達最高峯；我軍的全面迎戰，也南北東西，相為呼應，達到自由運用的最高峯。「九月」這一月，將為關係兩軍命運的搏鬥期。

同行的外藉軍事家W氏，他輕裝躍馬，活潑的身段，明朗的胸懷，常使記者奮然興起。他認為我軍武器不及敵人，不必憂慮；就現有的武器，充量發揮其威力，這就是制勝的方術。他不相信艦砲的威力可以轟燬整個陣地，若有其事，定是陣地構築上有什麼缺點。（他舉出正確的試驗為證。）他到瑞昌去，就要看看那一帶的陣地構築。他告訴記者，長江沿岸有三個陣地非常重要。第一，長江南岸的主力決戰陣地；這個陣地憑山臨湖，非常險要，火力雖稍遜於敵人，可以長期從容應付。第二，應付敵軍對武漢作最小包圍圈（南岸經蕩湖向咸寧賀勝橋，北岸經廣濟向蘄水黃岡的）固守陣地；在這陣地，我們的現代武器可以幫助「託其卡」發揮性的威力。第三，應付敵軍「海主陸從」沿江錐形突入戰法。在武漢三鎮所經營的街市戰陣地；無論武漢的最後命運如何，這些陣地必須達成消耗敵軍實力的成果。他說：他相信中國的將領定能勝任這個任務。

四 軍事家的判斷

九月十七日浮梁通訊

「昔日空言「今」後事，而今都到眼前來。」這是一位富於政治思想的軍事家，王東原將軍響到我耳邊來的警句。來某個村落的大廈中，我們披襟暢懷談了幾個小時，我們對於這位並非空想的樂觀軍人，有了相當理解和認識。

王將軍身材碩長，兩頰削瘦，時常用他那兩眼的光來幫助他所說的辭氣的堅決，也用他那兩眼的光來表示對於這些往訪者的懇切。他把抗戰的樂觀基礎用建築在「預想的實現」上；他說「一年以前，我們說『以抗戰求統一，以抗戰來建國』；我們說『抗戰愈持久，勝利愈有把握。』我們說『以時間空間來換替武器的劣勢。』現在看來，這都變成了事實，並非空口說白。現在軍事上的缺點自然不少，武器配備還是劣勢，但敵愈打愈弱，我愈打愈強，對於最後勝利的把握，我們更拿得穩了。」

關於敵軍的戰略，王將軍認為敵人一貫地使用變相的威力搜索的策略。他說：「威力搜索本來是作戰時偶而用之的作戰技術，敵人却普遍地使用成爲對我作戰的戰略，其法即以小部隊進行威力搜索，待其有相當進展，即以主力擴大進攻。目前長江南北兩岸的敵軍動作，還是分頭威力搜索，其主力正集中一處待機。」語至此，他轉向記者詢問：「以君判斷，敵主力集中在何處？」記者答以南岸在蕪湖，北岸在安慶合肥一帶，他點頭表示同意。

九月二十五日屯溪通訊

幾株高大的櫟樹底下，有幾間新修的繫成綠色的長方形板屋橫在那邊；屋外長方形的草坪，正搭架着網球的長網。樹高風動，葉子沙沙地響着。在這幽靜悠閑的櫟下板屋的客廳中，我們和顧祝同將軍上官雲相將軍握手相見；他們剛放下了網球拍，臉上掛着輕快的微笑。板屋的門聯，用陶侃運甕的典故，他們的作風有點近於陶侃。

話題先從第X戰區的局勢開場，顧將軍先解釋軍事上的牽制作用。他說：「敵人的主力已經沿南北兩岸向西推進，我們的精銳部隊應付這個局勢，也沿岸分頭迎擊；戰事的重心既集中在一點，其他各綫，無論敵軍或我軍，一切動作，只都是牽制作用。以本戰區論，七月以來，正規軍和游擊隊配合作戰，隨時隨地，不能說是沒有成績。不過國人雖知道一點半點成績，並不能解決全局；即以杭州而論，未始不可收復；但從全局着眼，即算付一筆代價，收復了這樣一個據點，未必有什麼重大影響。目前工作還在於如何發

揮牽制的力量」。他認為最近一個月，沿江砲隊逐日傷燬敵艦，截斷敵軍的運輸，其作用比一切都重大些。他對於敵軍的作能力，作敵如次的判斷：「一、敵軍戰鬥力遠遜於淞滬作戰時，因為士氣不振，只好放棄氣來掩護自己的弱點；正惟這樣，暴露其戰鬥力的衰退。二、敵軍雖亦運用機械化兵器，但機械化兵器的優越性能，並不會發揮出來。飛機的運用，究竟簡單得多；敵人還只能以軍艦飛機掩護陸軍；一到登陸深入，就難開展了」。他判斷本戰區敵軍不至有什麼大企圖，南潯路正面的敵軍也不至深入南昌。同行的彭應兄又以莊重的口轉述某外國記者的諷刺語，就從那外人的話起：「中國人只作如何保衛武漢的想念，為什麼不作如何收復南京的想念呢？」顧將軍即莊詞作答：「軍事上的轉變，常如巨石滾下峻坂，非常迅速的。在表面上，敵軍像是時時勝利，處處進展；一旦局勢轉變，就會全部解體，那時候，僅僅是收復南京嗎？」顧將軍語時，緊緊地握着拳頭，表示對於最後勝利的把握。

五 大幕降落

十月二十七日金華通訊

過去三個月間，戰局之擴大、緊張、激烈，變化之迅速、複雜，為先前所未有；記者片段的記述，決不足以盡壯闊的波瀾。當此大幕將落之際，且追溯歷程，作簡單的綜述。七月間，敵軍越過馬當、香山，進陷九江，戰事焦點由鄱陽湖東岸移至西岸，南潯綫每個據點都經過幾度進出。那時候，敵軍的意向已判明並無在鄱陽湖地找尋我們的野戰軍來一度決戰的野心；而敵軍主力是否由德安西進或南昌？尚未可測。七月底邊，敵又把戰事重心放在黃梅廣濟的綫上，這才搖動了武漢人心。可是八月間的重心又北移南岸，敵軍對於瑞昌的攻擊，猛烈而且堅韌（現在判明那是敵軍的副主力）一般頗掛心敵軍由武轉攻咸的企圖；尤其當瑞昌右邊潰敗之際，只怕牽動了南潯綫全局。九月間，敵軍的正主力。由合肥向潢川光山出動，平漢綫才受到重大脅迫，北岸田家鎮蘄春也終於不守。南岸敵軍以同樣姿態向陽新大冶方面推進，怡和北

岸向一步伐。最近這一個月(十月)。信陽失守以後，敵軍居然鑽入大別山脈，叩武勝關的正門，因此武漢的北面，比東岸更爲吃重了。到了這幾天，敵軍由平靖關向廬山，由沙窩向麻城，由黃岡向黃陂，由鄂城向葛店，由金牛向賀勝橋，五路構成大半圓形的包圍圈，武漢守衛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了。到了現在，再回看敵人的戰略，我們可以明白敵軍在長江兩岸的每一個動作，都有其中心作用——刺激、吸引我軍的主力以待我軍的疲憊。擇我軍比較稀薄處。從正面來攻堅。總括一句話：敵軍的基本戰略，只要佔得據點，即不計戰果之生熟了。

如上所述，敵軍安排實力，北綫重於南綫，其意在取巧。我軍應付這局面，則南綫重於北綫，其意在留有餘以相待；國人對於當局的苦心，怎可不曲加原諒！而軍人在各綫應戰之堅苦卓絕，更不可不贊嘆欽佩。

十一月五日南昌通信

從上月二十六日，我軍事當局宣告放棄武漢三鎮，迄今已將旬日；這十天間雙方軍事行動，還不足以判斷今後戰局的歸向。記者且把一些側面的軍政消息綜合一下，用作盱衡全局的依據。

首先要提到所謂和平的接觸：當武漢放棄前後，英大使繞道往來漢滬，蛛絲馬跡，不無相當關係，而英大使則已鄭重聲明，說外間所傳英德出面調停完全無稽。與此消息相關聯的，有上月十九日汪精衛氏對海通社記者的談話，二十一日，又和路透社記者有一番談話：他表示中國未關閉第三者調解之門。那時，還有離奇可笑的消息，敵軍事發言人，說蔣委員長辭職下野，漢口我軍事當局會加以駁斥。到了上月二十五，重慶中央日報以半官地位發出一「國策不變，信念不變」的言論，二十六日我軍退出武漢，又以非常堅決的姿態堅壁清野，所謂和平接觸，乃告終結。

此次和平接觸，比以往更短促簡單得多，半由於我方對於持久抗戰意志的堅決，半由於敵方有了另一種幻想。漢奸南北機關報如新申報庸報之類，上月間已發表虛偽的和平論調；本月二日，傀儡首領王克敏

也發表虛偽的和平聲明。敵方要叫傀儡漢奸這樣叫號和平，有他那一套戲法在演出。據某方情報，敵已開出所謂和平條件，將由他所牽引的傀儡去承認；再利誘德意二國威脅某某等國承認傀儡的合法地位，再來獲得這和平條件的合法根據。聞和平條件中包含土地租借、軍事、經濟、教育文化事業代管及重要據點駐兵等條款，傀儡將一一加以承認云。

我方的和戰大計，在七月間已有相當決定；其正面文章，尙無從探知，只知道與會的我方軍事指揮人，公認武漢外衛線上尙不適於最後決戰，要保留三十五師至五十師之間的實力，到最後決戰時去使用。「放棄武漢」這一個策劃，據某外籍軍事家估計，說是可以節省十萬至十五萬的兵力消耗，此於最後決戰大爲有利；無怪敵軍事發言人要說似誇大而實焦急的話了。

敵人佔領了武漢以後，他的軍事動作有如次幾種企圖：第一、南岸的主力，由咸寧向蒲圻，由陽新向通城，由武甯向修水，三路同時進攻岳陽長沙的側面，再經衡陽爲中心的一度會戰，實現打通粵漢綫貫通南北的企圖。第二、北岸的主力，由信陽向方城南陽，再北攻鄭、鞏、洛、陝一綫，經豫西一度會戰，實現打通黃河南北岸以穩定山西局面的企圖。第三、南岸主力轉向皖南贛東積極擴展，仍由鄱陽湖益地南攻南昌，切斷浙贛鐵路，作掃蕩江南我方游擊勢力的打算。第四、敵海軍與少數陸軍協同動作，如佔廈門廣州故事，將浙閩粵沿海重要島嶼及商埠分別佔領，作進一步的封鎖打算。上述四種企圖，按之敵軍近日行動，都有幾分近似。從表面上看，第一個企圖，看起來最爲積極。據個中人觀察，敵實力有限，至多想佔領岳陽以控制我方的交通綫，積極南進的動作，不久就會弛緩下去。以敵軍江上運輸艦之數目測之，此種觀察，頗爲可信。所可慮者，還在敵軍的北進攻敵第一個主力，本在長江北岸約七個半師團；近日平漢綫敵軍動作最少，或正是積極動作前之暫時沉靜。南粵綫上敵兵近旬大減，由德安前進之敵不過一千餘人，隔修水偶發砲聲，間以機槍，我軍隔河對峙；這一綫看來一時不會有大變化的。

目前，南昌、岳陽、長沙、洛陽這四個城市的恐慌空氣，大致相似：究竟何處可保平安？何處不免陷落？尙難預言。惟岳陽的危險性較多，市面也最冷落，則爲大家所公認。南昌自上月三十一日被敵機大轟炸以後，十店九關，行人稀少；記者作此通信時，也經了三次警報的間隔，不能靜心作事；一般人的恐怖，自在意想中了。長沙亦到了坐無車，宿無店，食無炊的程度，長沙的新市民，很多是蘇常無錫南京遠道避難而往的難民，初經暴風雨，把小巢摧毀得乾乾淨淨，在他鄉重新辛苦地建築起來；不料再度狂風暴雨又吹打過來，重上流離轉徙之途，這况味真够受呢！

十一月六日南昌通訊

記者剛發出一封通信，手邊又得了新的情報，證明敵軍將對於鄭洛一帶攻擊的姿態；而且敵軍發言人公開聲明，第四期的戰鬥目標在蘭州。今後戰局，西北重於西；記者南上回的推測，大致不甚差誤的。敵軍對於長江南岸的局面，將如何支持呢？據說他們所取的戰略，將以分段切斷交通綫爲主，達到此目的以後，即頓兵不進，再去經營他的新決定的目標。以往事爲例，敵軍由國內運送一個師團到長江，約三星期可以完事；我軍由湘贛一帶，運送一個軍往黃河南岸，亦須二星期至三星期左右；自武漢失陷，岳陽又很危急，今後我方部隊運輸，勢必增加困難。應付黃河南岸的作戰，我方自必以陝甘及南陽二部爲輸送根據地。而南陽迄沙市宜昌一綫，還須防敵軍的西進，部隊大概不必移動；今後豫西與陝甘關係更爲密切，自當成爲獨立作戰的地段，與長江南岸相呼應，而不必相聯絡。（豫西民間武力約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民間槍枝約五十萬枝，最精良的有三十萬枝，如能善爲領導，可與山西民間武力協同動作，發揮極大的效力。）湘西湘南贛西爲我軍的主力集散場所，無論敵軍是否有意找尋我們的野戰軍，我軍自必以主動的地位獨立作戰，且時時要策應其他戰區的動作。假使敵軍必須進攻南昌來切斷浙贛綫，則浙贛閩皖的鄰接地也將成爲獨立作戰的地帶。由此推想，今後戰局，將成爲三個獨立作戰的地區；敵軍的總姿態，大抵西北取攻，西南取守，東南半放棄；我軍則西北東南同取攻勢，西南則以守爲攻，儘可能支持下去。

敵近日忙於華中的傀儡組織，據傳佛學名家歐陽竟無先生曾一度被敵方問譚假托家電騙至香港，再三威脅其出面主政。歐陽先生持正不阿，幾遭不測，真是惡魔出世，菩薩受難，苦哉苦哉！聞推薦歐陽氏者，係浙江僑省長汪瑞蘭，其人年已七十有餘，曾在江西做過省長，附逆以後，還要拖正人君子下水，令人齒冷。或問歐陽氏作何感想？他說：「有九江的縣長先例在，省長縣長原是旅館老闆剃頭師父一攬人做的！」其語冷雋有味！

第二分 贛東行往

一 贛江暮雲

十一月十二日貴溪通訊

一昨，記者決意離去南昌；離別的前一天，應幾位朋友之約，在贛江上試泛小舟，碧雲天，黃蕪地，再滲上一點訣別的成分；遠波映日，相視黯然，酸味中還帶着苦味！談話中，徐君忽作自問自答語道：「我們什麼時候重來南昌呢？」我們這一幫人，本來是到處爲家的，聽了他的問語，也不能不引起種種悵觸，有的想起去年秋天的上原，有的追懷去冬在蘇堤白堤上的蹣步，有的回念着安慶九江間的元宵夜月；好像對這「重來」的答辭頗有點渺茫似的。

南昌自經上月卅一日的敵機大轟炸以後，市面格外來得蕭條；連日又是每天三五次警報，有路可走的自然都已打算離開這魔影下的城市；我們想起一月前的德安城面貌，覺得市民離開了南昌，或不免流離之苦，總比殘肢橫屍，作無謂犧牲的好一點。小舟從中正橋下划過，靠近埠頭的船隻正在裝運傢具箱篋之類，每個人的臉上都刻劃着焦慮的神情。徐君所提的「我們」，若僅指記者輩這小圈子的人而言，「重來」還不成問題的；若指「全市市民」而言；答語更有些茫然了。家國興亡之感，箭一般刺到每個人的心頭。不過，記者所身味嘗到的黯然意緒，並不足爲流傳於浙贛綫上大小城市間的流言作註解；南潯綫的真正危險期早已過去了，今後的南昌，即戰事迫近城郊。也還得依贛江爲深壑據守下去。何以呢？因爲我方重視南昌遠過於敵人，涂家埠和張家渡一線的敵軍，總計不過一千餘人，要敵人化更大的本錢來爭南昌，他們是不願意的；我軍則爲了保守南昌，準備付很大的代價，這樣；南昌的命運顯然和武漢三鎮有點不相

同了。

前日，黃昏時分，人力車載記者出城向南站去，沿途所見，很多人家正在用石磚砌掉那向外的門窗，不覺爲之撫然。假使一個城市淪入於街市戰，正得把門窗用磚石或沙袋砌掉，他們想不到他們的平安打算，恰正是作戰的準備。

東行的車，在意想之中的非常擁擠。從向塘登車的旅客，很多是男女老幼一大羣；他們去冬從浙西遠出避難，避到萍鄉長沙宜春萬載一帶去找安樂窩的，現在又從湘贛各地逃回浙東去。車行和記者交談，記者告訴他們一點大勢，他們若信若疑地不能了然。

二 浙贛綫

十一月十五日上饒通訊

浙贛路，東起蕭山江邊，西盡株州，與粵漢線相銜接，凡一千餘公里。株州車站及小鎮上的店肆，當廣州戰事正劇時，先後被狂炸多次，已經蕩然無餘。過往的客商，露野待車，吃冷糲熟蛋飽腹，提心吊胆的挨延時刻。近月軍事，焦點在岳陽以北，敵機雖不時來往經過，投彈的次數極少。株州以東，自醴陵萍鄉宜春清江以遠樟樹，在第二期抗戰中，將佔最重要的軍事地位；和浙贛線相平行的南長公路上的大小城市，如萬載上高高安等城，也佔同樣的地位，因此敵機在本月初曾濫行轟炸，尤以萬載全城被炸最慘。不過這一帶的軍事行動，要到明年三四月間才會緊張起來；目前的紛擾，乃由於不安的民衆心理，與戰事本身無關。

由南昌、向塘、溫家圳、進賢、東鄉至費溪一段，在我方爲東西交通樞紐，敵機要想遮隔我方的交通運輸，連旬不時投彈轟炸，三五小時的阻斷原是有的，惟於全局無關。今後南昌、向塘間的路軌或許全部

拆毀；惟於東西交通絕無影響。向塘那個小鎮，其地位之重要，將與株州相等。

貴溪以東，自弋陽、上饒、玉山、江山、衢縣、以達龍游，爲浙贛路最平安的段落，半年以來，罕聞警報。在持久抗戰上，這一個區域關係却非常重大。將閩北區、浙東區、贛東區、皖南區結合起來，這是一個最適合於保存實力的山陵區。東西交通一旦隔絕，這一個山陵區將成爲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

由金華沿幹線經義烏至諸暨，沿支線至蘭溪，爲浙贛線的商業段，其由溫州、海門、寧波進出口的貨物，皆集合於金華、蘭溪二城，由此分散往皖南、贛省及湘鄂各地。今年三月以來，金華、蘭溪二城市面之繁榮，爲前此所未有。杭州、高義、泰布莊，金華、蘭溪二地均設分店，每日營業在一萬元以上，可見胃口的闊大。浙贛路自九月間，將金華、諸暨間的交通車延伸至滑地間，對於寧波、紹興間的運輸大有便利。浙西各部游擊隊的活動，日益加強，範圍日益加廣，錢塘江南岸防綫日益堅固，也許浙贛綫的東端還要延伸下去呢！

× × × × × × × × × × × × × × × ×
——十月十六日上饒通訊

就今後東南的軍事政治來說，記者日前暫住的上饒，突然擠上了最重要的地位；其地在信江之北（舊廣信府治），太平軍劇戰時，光葆鎮曾駐旌於此。由此往東南，入福建境，可達浦城；往東北，經玉山入浙江境，即達江山；西北經婺源至祁門，即爲皖南；在黃山、仙霞嶺、武夷山的環抱中，上饒正是一個中樞。當上饒人正在搓眼睛的時候，我們已經來到他們的面前了！

上饒縣境，四境多崇峻山嶺；南北兩方，尤多高山；北有浮竹嶺、黃土嶺、銀嶺及西嶺；西北有靈山，綿亘數十里；南有焦嶺、湯嶺、寮竹嶺及封景山，峯高、巖入、雲、都極險要。不過記者現在提及險要的山嶺情況，還嫌過早，讀者只要迴想往年方志敏在這一帶橫行的情況，就可以明白這個區域的重要性質了。

昨日傍晚，記者孑然地出北門，登城樓俯瞰全城，三面環山，一面臨江，單就這城市的本身，也就險要得很！在萬一的情況之下，這一帶該可以固守經時。北門外小阜上有茶山古寺，爲陸羽隱居之地，烽烟遍地，他却在此品茶度日，可惜我們同處類似的環境，却無此種閒情呢！

x

x

x

x

x

十一月二十三日金華通訊

今天微明，又來到了金華。

金華的面貌，若配上一個西湖，就變成十足的杭州城；街頭偶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全是蘇小小的鄉親。樓外樓，天香樓，西冷飯店，願香齋的招幌，格外使浙西人士引起鄉思。南宋之際，沐都南遷，整個杭州，變成了開封風味，由今思之，眼前景物，與古無殊。其中有一家粵中人的菜館，名廣州酒家，亦仿徽滬杭格式。聞張於廣州陷落前夕，中歷粵中軍人賀聯，句云：「嶺表正烽烟，願諸君酒飲葡萄，快活沙場拚一醉。天涯同敵愾，看滿座氣吞胡虜，軒昂眉宇奪三軍。」想南島人士，讀此聯必爲神馳。整個市面，因爲浙西人全力支撐，在狂炸後依然熱鬧非常。他們說：「反正是無家可歸，拚着死了也就算了。」這便是犧牲的決心的具體表白。

三 南昌重到

十二月三日南昌通訊

過去半個月的戰局，以岳陽陷落爲重要關鍵；接着就因風聲鶴唳而有長沙南昌兩大城市的堅壁清野。長沙以大火清野而釐出鎗決鄧梯等三要人的大案件；戰局却在大案件以後轉好，敵軍止於汨羅以北，並不能前進，南昌則事事準備就緒，大致已向後撤退，所差者一把大火，也算做了七八成的清野。這半月間，

南潯綫的戰事異常沉寂，南昌人已打算在城中過年了。

記者隨着某軍事家沿浙贛綫於前日傍晚重歸南昌，火車止於向塘車站；由向塘往蓮塘，間或有交通車可趁；由蓮塘往南昌的一段，仍有公路可通；趁人力車得費法幣一元左右。我們的汽車仍由汽車總站向北進城，路邊沒有路燈，黑洞洞地看不見什麼，只覺得南站一帶意外的靜寂，連小吃食館都停爐了。城中也沒有路燈，家家門窗給磚石堵住掉了，彷彿在叢塚中行，聽不見一點人聲。前進到了中正路中山路的交叉處，漸漸熱鬧起來；其間有幾盞耀眼的汽油燈，格外使這一段有點生氣。大小商店都已關了門了，吃食店還是生意鼎盛，一串抹了嘴出門，一串又擠了進去。沿街有很多澄黃的南豐橋攤子，今年價格低廉，來來往往的行人多少都交易一點；此外只有油布網籃一類的小生意了。意外的在街的一端，有一家茶居，很熱鬧地在羣芳會唱，弦聲聲高，在打破這滿城的空寂。

茶客們的議論很多，尤其是長沙大火的論題。商人們似猶太富人頭腦的那一輩，把「汪××」的談話當作經典，言外之意，即巴望在淪陷的最後一刹那也算要清野，好像他們在鄉間躲一時，就回到城中來做買賣。長沙大火，在他們是一個最大的打擊；他們喘喘於苟安主意的幻滅了。沒有國家觀念的商人會把「汪××」的話當作救星。南昌城中的初步清野工作做得不錯，每家門口的鐵欄干和銅把手都卸運開去了；外觀看去，像是給敵人扮的一個鬼臉。

中正橋並未炸燬，我們在森肅的戒嚴空氣中，通過了長橋，又向修河前進。夜半時分，到了張公渡的南岸，在離德綫的一個小據點停車；由軍部W參謀引導到尖兵的崗位上，映着淡淡的月光可以看見修河的對岸。敵方尖兵崗位上伏着極少的士兵，也沒有什麼動作，夜間太靜寂了，我們輕微的步聲驚動了北岸的敵兵，格格格響了三五十下機槍，像是威脅我軍的偷襲。由白槎沿河經張公渡至涂家埠，這百數十里的防地上，敵軍總計不過二千餘人，看來不會作南攻南昌的打算，修河水靜波微，牠也頗有點兒倦意了！

由張公渡到修水的道路，由於軍事上的關係完全斷絕；我們就同車南歸，宿於南昌。鷄鳴日出，陽光

依舊照耀在這廣大城市之上，我搓開睡眠，眼前的南昌還是舊時的南昌，戰神停住牠的腳步了！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十二月十日東鄉通訊

「廬山上頭結了冰了，下了霜，快要下雪了！」江西遊擊隊總指揮熊氏以嚴肅的口吻對我們說了又說。是的，天氣冷了，全國民衆每個人應該關懷扼守牯嶺的數千孤軍的飢寒。

以牯嶺爲中心的那方百里的山陵地帶，現在爲江西遊擊隊副總指揮楊遇春氏所率領的數千勇士，縱橫出沒之所；今年七月間，已依懸巖絕谷佈成了一個絕大的遊擊營壘，每一條出徑鳥道，都分配着扼守的兵力和火力；而以××部隊，分組若干遊擊支隊，找尋機會向敵人後方去襲擊；截取敵人的輜重，破壞敵人的交通綫，消滅敵人的少數部隊，給修河以北的敵軍以極大的威脅。楊遇春氏，本來對於遊擊有極豐富的經驗，時常演出神出鬼沒使敵人胆寒的妙計。事前周密的佈置，在事後收得了遊刃有餘的佳果。

據江西遊擊隊政治部主任陳洪時氏最近從牯嶺回來說：「敵人供給我們的軍實真不算少；我們已借敵人的光組成了一個輕機關；鎗連我們的士兵戴了敵人的銅盔，穿了敵人的外套，掛了敵人的手錶，快要裝成很像樣的「皇軍」了！」敵人對於這個事實上的小玩笑，覺得束手無策；最近在牯嶺的四周，蓮花洞，海會寺，沙河，隘口街，馬嶺嶺，黃老門等大小據點，佈成一個包圍線；可是這個包圍線，自敵軍前進至張家渡、涂家埠以後，更是脆弱得很。我們的交通線，全不受這個包圍線的影響；陳氏往來其間，平安無事，給以事實的證明。不多日以前敵人曾試向五老峯一帶作短期間的殲滅炮射；除了崖石以外，什麼也沒有遭殃；他們自知這辦法也很蠢，當天就停止了。後來又會試用火焚的辦法，地段太廣大，也絲毫不能收效。最近又用軟的手段來試探了，由偽軍出面散發一種傳單，也說「中國兵不打中國兵，我們要打的是蔣

XXX」，這話真有點滑稽！

四 鷹潭——上清宮

——十二月十六日鹽運通訊

記者所停留這個小鎮（鷹潭），從早晨到傍晚，終日在黃石鋪成的小道中，蜿蜒着小車長蛇陣；推出來的是食鹽，——由火車卸下，經小鎮而分往各鄉村市鎮；推進去的是米，——由四鄉薈集，經小鎮而裝上貨車；沿河連橋千百艘民船，全部是由浮梁運來的瓷器，河岸一二里長的瓷器堆，砌成稻草包的小城；這是抗戰陣線後面的經濟陣線。

江西食鹽，本來專銷淮鹽，這一大批食鹽，乃是從浙東餘姚來的浙鹽。餘姚鹽場為浙東產鹽最多的鹽場。前年年邊，該鹽場除了供給原有的銷數以外，還積存了三百萬担以上的食鹽。這批食鹽，去年這一年，就成為供給皖南及江西各地食鹽的唯一來源。據浙區戰時食鹽收運處當局的報告，（去年二月間，浙江省政府曾在金華成立「戰時食鹽運銷處」，七月間改由財政部合辦，改稱今名。）在運銷處的四個半月間，共運出四十七萬担，收運處於五個月間，共運出二百〇八萬担；再加餘姚及溫台的一百萬担，十個月間共運出三百八十二萬担。省庫多了一百數十萬元的收入，國庫增加了三千八百多萬的鹽稅，鹽民生計，得了很妥當的解決，這是抗戰經濟上的最大助力。

沿浙贛線，江西各城鎮產米之區甚多，去年又是大量豐收，專就軍米這一項，江西省府擔任了四百萬担至六百萬担的供給；（贛東北沿鄱陽湖東岸各縣因交通關係，不能大量運出的存米尚不在其內。）浙江江西的省際，食米換食鹽，物物交換，雙方民食問題與省庫收入，均得了實際的解決。據當局相告，去年與這一年的米糧輸出，約在三千萬元至五千萬元之間，也是一份抗戰經濟力。

記者於八月間至浮梁時，浮梁的瓷窯百餘家，僅有六處舉火，窯工數萬人，大部分失業。這情形，

第二分 浙東行住

十月間即已轉好；由水路轉經浙贛路輸出的瓷器，由十月份的十餘萬元增至十二月份的三十餘萬元，目下還可向上望好。浙贛路在抗戰中的供獻，真不是用數字所能說明的。浙贛路本身上的收入，由去年十月份的四十餘萬元，升至十二月份的一百五十餘萬元，也可作經濟活流的測量器來看的。

×

×

×

×

×

十二月十八日鹽潭通訊

記者逗留在浙東的一小鎮上，在等待也可說是選擇一個機會，在那機會中，可以比較仔細這戰事的全局。這個機會還未到來，僅僅露有某種朕兆。

這兒有一齣趣劇，幾個軍事指揮人，前天，乘車到龍虎山上清宮去，足恭迎候的張天師安排迎貴這一套玩意是很熟練的，最後很誠意獻贈一道很寶貴的神符；平常老百姓求買這道符時，據說得化四十二元。這時，每個軍事家從身邊掏出一張從敵人屍邊得來的；血漬的神符，大家相視大笑，弄得張天師很不好意思。大家的公意，張天師應該多畫幾張，賣給杉山，松井，畑俊六，土肥原，坂垣那些傢伙，撈他個一百白金一張也不錯。日本軍人的頭腦和中國軍人的頭腦，在這兒看出了時代的分水綫。

這幾位遊上清宮的軍事指揮人，不久都將有他們的前綫任務。閒說之中，因為記者在職務上不許三句離本行，就挑動他們談到敵軍新步伐這問題上去。W氏突然開玩笑似道：「張天師還缺少兩種符，一種治日本軍閥的瘋狂病，一種治……」（這種是說笑話）他說捉了兩個妖怪，可不會捉了那幾個瘋狂的日本軍閥。」他們以為敵軍是很狡猾的，他們正在作種種方面的試探，把他們的主力準備在一處，再等機會來一個會戰。不過杉山出來主持華北的軍事，這就暗示敵方軍事企圖的方向。杉山一向主張穩定華北全局以守為攻的；他們的主力，一定在打通平漢綫上綫主意；打通平漢綫，並不一定西侵入豫西，敵人還是發揮他們平原戰的特長。大體看來，由信陽小迂迴攻方城，由扶溝鄆陵攻許昌，這個路綫是相當顯露的：所以說今後敵軍的目標在「西安」，還不如說在洛陽鄭州。

手中的報紙，引導我們談到平沼組關後的日本軍閥更積極的行動；C氏以爲敵海軍在沿海一帶將有新的動作。他說：「作戰有時並不含軍事上的意義，純是經濟上的意義。敵軍固然說佔據了杭嘉湖一帶。兵力的逐日消耗很大（每天平均消耗三十人），但他們自以爲佔了一個好倉庫。這意義於其佔蕪湖亦可見了，他們也只需要一個好倉庫就行了。從這個意義來觀察，今後閩粵沿海怕要多事，雖未必深入。」

不過樂觀看法的軍事轉機却不在這幾個方向；新的傑作將出現於山海關內外，用兵之道在乎神妙，即龍虎山的張天師也莫測高深的！

五 訪王敬久將軍

——二十八年元旦鷹潭通訊

除夕午刻，背負着煦和的陽光，記者在鄉婦期期艾艾指點之下，走上低矮平衍的小山岡；沿途小松林，松幹如拳，松枝如傘，襯着山岡的黃色泥石，雖是冬令，也不見肅殺氣象。平衍的山岡迴旋處，便到了桂家塘，如浙東一切小村落一樣平靜悠閒，母雞在草堆邊晒太陽，黃狗也躺着伸懶腰，鄉農用木耙梳動廣場上的綠葡絲，發出極低碎的聲音。

在這樣閒靜的空氣中，記者重又晤見轉戰南北，剛從南潯線回到後方來整理的王敬久將軍。記者初見王將軍，在炮火喧天的江灣葉家花園；一年多不相見了，還是奕奕有神的舊風度。將軍徐州人氏，具有北方抗爽豪放的性格，覺得事事都有辦法；這一回他對於第二期抗戰的前途，更表示有辦法；他的兩眼，彷彿看見了勝利的成果！

記者和將軍之間的話題，由淞滬戰綫和南潯戰綫的敵軍實力強弱對比上轉入；淞滬戰綫，王將軍擔任江灣左翼防綫；敵軍不斷右翼延伸，八十七師（將軍其時任師長）正當敵軍攻擊的正面；南潯戰綫，王將軍所指揮的X軍團，擔任星德公路的防務，先後支持了四個多月，也擔着敵軍攻擊的正面；這一對比，

由身在戰場的指揮官說來，值得我們注意的。他直截了當的說：

「我們士兵的素質比上海作戰時差得遠，但敵人的素質更差得遠；今後我們作戰，比從前要艱苦得多，敵人比從前也更是困難！敵人已經到了勝利的頂尖，正在下坡；我們到了艱苦的底層，正在上坡！今後會有辦法些了。」

「在南潯隨上作戰的聽說很多是新兵，新兵的戰鬥力怎樣？」

「行，打得！我這一軍帶領的就是兩個新編師，一直就在星德公路上支持下來！」

「八十七師的舊幹部，這一年來犧牲得很光榮，可是也很大了！記者在洛陽、蘭封那邊碰到過一些，在北線上又犧牲得不少了吧？」

「犧牲得很不小了！這兒還有許多傷愈歸隊的官兵，還是從前的老幹部。不過，打了一年多仗，精銳的部隊，固然犧牲得很多了，可是許多差一點的部隊都趕上水準了，還是越打越堅強的鐵證！」

「將軍在這兒想必還有些時休養吧？」

「不，不久就要到蘇南去；或者是我帶隊前去；爲了國家，活着一日，總得向敵人炮火中討生活去！」

他這一句話，忽使記者覺得四圍的靜肅，正襯出戰將風度的莊嚴。其後，彼此還談許多還未到發表時機的雜話，又從今後抗戰防務談到發揮已有武器的威力上去。記者近三個月，時常聽到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提到我軍使用已有武器，因技術不熟，不能發揮更大威力的缺憾。王將軍也正說了相同的話：

「我軍的威器比敵人差，不錯；但是把我們部隊中，各色各樣的大小炮集合起來，只要運用得好，不愁不能發揮威力！我們就要利用這些武器來打勝仗！」

他在補充訓練中，就着眼這一件重要的工作。

記者走出王將軍的辦公室，抬頭看那在樹蔭下的一字成排的平房，這情況都有點像松山之戰以後興登

堡將軍所居的羅村。

最後，記者不能忽略在王將軍司令部和張參謀處長晤見時的一番談話。張處長於淞滬戰役蘭封戰役南潯戰役，皆身與各役，他用事實來補充王將軍所說敵軍戰鬥力比上海作戰時差得多的論斷。他說：

「第一、在上海作戰時，敵軍佔據了一個據點，我們就很少機會來打開；在南潯線，敵軍好多次登陸，都被我們打回去。

第二、在上海作戰時，敵軍的武器，我們很難得奪回來；這一回在南潯線，時常可以繳奪整大批槍枝彈藥，有時還可以搜獲整批文件。

第三、敵軍以繼續追擊為保持其新得據點的手段；這一回，敵人佔了我們的武漢，一般推測，以為敵人要發動南潯線的戰事，進襲南昌了；敵人却並不敢進襲南昌，可見其氣餒力弱。

第四、南潯線戰役，單以本軍正面所當的敵軍而論，一〇一師團那兩個聯隊，打到隘口街時，已補充了五次，可說全隊已被我先後殲滅過幾次了。」

現在我漸強，敵漸弱，已到了敵我勝利轉捩上了。」

六 湖濱一夕談

一月二十六日贛東通訊

戰場上的朋友，真有點像水上浮萍，一回兒飄在一起，一回兒又各自東西，誰也不知道誰的蹤跡，也沒有人敢預言下一天在何時何地遇見什麼人。記者於前晚忽在贛東北靠近鄱陽湖的一個小村落，在某國部和一些朋友披瀝暢談；這些朋友中，有一位係擔任浙西游擊作戰的指揮人（M）還有一位和某風字將軍有過密切關係的直系軍人（E），有一位係兵器學家（J），他剛從長沙過來，還有一位經濟學家（C），一位正準備往皖南的中級指揮官（S）；記裏以半局外的忙人廁身其間，彼此談得

大江 南

那麼傾心。S君忽提醒

一 賈酒論

m——老E也真難得，大帥

E——也老就擱在南邊，北

邊他的人可不少；不過

吳大帥不會到老又變了

m——我是看見漢奸報紙上

E——連曹大帥都蓋棺論定

m——倒是汪××的玩意兒

××去做呢？

E——氣度，尤其是政治家的

吳」；「吳」老朽酸腐更

兼收並蓄，王承斌，蕭

吳大帥能硬到底，汪××

S——我倒第一次聽到說曹

E——知人論世，本來是不容

人也好，你總覺得非替他

況，你覺得他以溫情沐浴

的死活不？

m 剛才說的「風度」二字，到有深意；蔣委員長在抗戰以後，更表現寬大包容的開國氣度；他能信任張自忠以不疑，能委孫連仲、孫桐萱諸將軍以方面軍的重任；賞必罰，人人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譚主席若活到現在，也會驚嘆這汪洋如萬頃之波的偉大氣度了吧！

E 我們這樣瞎說瞎道，倒也算得「賈酒論英雄」了，我在廣西住得相當長久，廣西三領袖的氣度，就有不可及之處，尤其是李宗仁將軍，我常比之於曹大帥，這當然比擬於不倫；但「可畏，可敬，可親」三種人物，人心總就其可親的，這一點，李將軍有點近於曹大帥。

m 白參座這回擔當西南一面的全責，委座的付託很重啦！

S 現在西南的戰事，倒算是最理想的戰綫了！表現在淞滬戰綫、甯封戰綫、南寧戰綫上的西南戰士的特性，一個「硬」字，一個「韌」字，都發揮出來啦！

C 汪××也是廣東生長的？怎麼一些廣東氣息也沒有呢？

S 大概他太聰明了吧！

E 李宗仁將軍有一回對我們說：「最近二三十年內，中國的政治還是非和軍事有密切聯繫不可。」他勸我們軍人多看一看政治的書，又勸政治機關中人多看一看一點軍事的書，汪××其實還少一點軍事的書他應得受一回軍事訓練！

m 聽說會仲鳴一開頭就負氣了，是不是？

S 負氣的衣鉢，倒是傳不得的！

二 我們到紫金山喝酒去

C 你們且看敵人對西南的野心怎麼樣？

S 我看敵人只能「適可而止」了，他們再前進又怎麼樣？難道真說要切斷西南國際交通路綫嗎？敵人明明在頭痛山陵爭奪戰，難道自己偏來戴上金剛箍？我不信。

第二分 浙東行住

C——照你看來，軍事重心又在那一方面呢？或者西北更重要；西北重於華中，華中重於西南，我們的判斷大致是如此。

L——我們從另外方面的材料來推測，也和S兄說的差不多。敵人的火藥質地不行；大炮的彈藥，至遠只能射擊到九千米突。在簡陋的防禦上還有效力，若用以攻打現代的防禦工事，全沒有用。在平原戰中，還相當利害；一到山陵戰，他就不行。撇開量不提，單就質來說，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大。

S——我們砲兵的威力在敵人士兵的日記中也滿載着惶恐震驚的字眼兒的！

L——第二期戰局中，炮戰將要佔更重要的地步了！炮的火力於今後陣地戰中會變成決定勝利的唯一因素呢！

E——M老，你們打游擊的，也有炮戰嗎？

M——小炮戰當然是有的；不過將來到了決定戰的時候，野戰重砲隊的使用，也是不可少的，不經過度一重砲轟打，收復杭州富陽的戰訊，還是不大真實的！

C——聽說淞滬近郊，敵人在那兒構築砲兵陣地，可有其事？

M——我們也得到這一類情報；看來還是對國際戰爭的一種準備，若說對付我軍游擊部隊，豈不是等於用大石子敲沙中螞蟻，用力大而收效少？

L——收復失地，無論那兒，都得重砲打頭陣；這回，我們幾次逼近廣州近郊，若有重砲隊拚一下，廣州也就收復了！

S——你倒是一個唯武器論者囉！

L——我們研究兵器學的，就考究火力的大小；如何加強火力；這要我們研究的對象。到了游擊部隊，也有砲隊配屬着，我們的火力快和敵人差不多了！

E——敵人爲了騰戰區中的游擊部隊，說是要抽集我們的壯丁，訓練編隊，用以向我作戰，可有此事實

吧？

M——靠不住吧？敵人關於這件事，聽說苦悶得很，武裝我們的壯丁，這就是替我們輸送軍實，替我們增加預備隊，當然不敢放手去做；可是他們國內的兵員補充也真困難。據前方報告，我們的壯丁還是用作工役的多，訓練使上陣作戰的少；敵人雖說會做「亞洲爲亞洲人之亞洲」的夢，他們也還明白「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民族心理的。

C——近來也到蘇州杭州那一帶去過沒有？熱鬧嗎？

M——蘇州倒頗像遼甯，有足夠亡國的味兒，杭州比較的少，鐵頭到底強過空頭！熱鬧？有人比得好，這像是一個演戲場子，鬧哄哄到是鬧哄哄的，除了吃食館烟賭場，沒有什麼真正的買賣？

C——難怪三井洋行的老板要嘆氣了！

M——「倭子生意人」，一半是浪人，專做一木萬利的買賣，一半是在國內餓斃了肚子的小商人，推銷推銷東洋貨，沒有半個企業家。

C——不是絲繭的買賣都被敵人統制了？

M——說到敵軍搶劫的買賣，那多着呢？絲繭以外，極度賤價的米、紡織、麵粉機廠，家家戶戶的五金銅鐵，都被搬光了！

E——這叫做「亞洲者亞洲人之亞洲也」的王道論的實踐，我們中國人倒真有加入防共協定的必要，防止「皇軍」來「共」。

M——我們就大天在那兒防「共」，前幾個月，我們也燒了好幾船繭子。近來我們防「共」的防線前進了，一頭到了「紫金山」，諸位有興的話，請到紫金山喝杯水酒去。

三 法幣與戀愛

C——到淪陷區域去，帶錢用錢，相當的麻煩嗎？

第二分 浙東行住

M——亂得很，亂得很！不過帶了法幣去大體用得轉。

C——老百姓怎麼樣呢？

M——頂偏僻的鄉下，差不多東西換東西，沒有什麼大買賣。那一帶全在游擊部隊的圈子裏，「法幣」自然行得通。靠城市的鄉村，「皇軍用刺刀來推用軍票了，老百姓還敢作聲嗎？可是老百姓拿軍用到城裏買東洋貨，那些倭子生意人又怎敢不用？這麼一來，軍用票都用到他們自己小商人頭上去了，老百姓有得留的還是留一點法幣，法幣變成鄉下人眼裏的白銀了！城市裏的買賣，日幣、偽幣，軍用票都有；可是老百姓也聰明的，偽幣，軍用票過手不留，千方百計，換成了日幣。你說日幣比法幣代價高，他也落得便宜，有機會就換成法幣。有錢的人還是收藏法幣！說來說去，還是法幣頂「吃香」！

C——哈哈！聰明人打了頂聰明的主意，誰知道比頂笨的主意還要壞，害人先害了自己！經濟學上本來有劣幣增高良幣信用價格的說法；法幣紛紛躲藏起來，這就造成通貨膨脹的趨勢！

E——真是！淪陷區域，物價飛漲的情形，真是驚人的！用軍用票買東西，十倍八倍地漲價都說不定，我們從前以為一打仗就糟糕，誰知法幣還是法幣，倒是敵人佔領的區域，不期然而然地通貨膨脹了！

M——想不到法幣會那麼「吃香」！

C——「貨幣」這東西，本來是一種符號；你信任牠，牠能流通，就能代表一種價值，你不信任牠就完結！有人把愛情來比法幣真比得好；愛情這東西，說真就真，說假就假；貨幣也是如此，不要說法幣，白銀黃金，你不信任，牠還不是等於爛泥石頭嗎？

S——照這樣看來，中國的法幣不會像羅布馬克那樣子的了！

C——本來是，價值的本身在貨物，并不在貨幣呀！像德國戰後的情形，日常生活必需品，樣樣都缺少，靠國外的輸入，那就非通貨膨脹不可。假使你住在某處，還不一定在淪陷區域，若是每天必吃咖啡牛奶花旗子，必穿嗶嘰西裝，巴黎緞袍子，必抽三砲台香烟，坐汽車兜風，那你就嘗到通貨膨脹的味

兒，你覺得現在化一千塊錢還沒有從前化一百塊錢的舒服。假若你只吃紅茶鮮奶，嚼幾隻南蠻蜜橘，抽旱烟袋，法幣外匯跌了一年光景，你有半點感到嗎？從前經濟上講，「地大物博」，造成自足自給的局面，貨幣的風浪那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M 喔！我懂得法幣爲什麼「吃香」的道理了！當淪陷初期，我看老百姓走的是物物交易的路；後來，倭子生意人來了，稍微有點買賣了，老百姓對什麼票子都不信任，到手就用掉，換進東西就算數。直到去年秋天，敵人擬用偽軍用票幣越利害，法幣的價格越增高；他們雖不懂得經濟學，他們還是打的物物交換的算盤！

C 在畸形社會中的經濟，倒是值得研究的，有機會的話我真想到禁金山去！

M 歡迎！歡迎！

七 折衝側語

一月六日浙東通訊

從前年十二月德大使陶德曼奔走和平，到本年十二月底汪精衛托病法國，這一年間，在抗戰激潮邊上的和議河流，頗耐人尋味。現在虛偽和平的最後一環，已經斷絕，且讓記者從側面作綜合的追溯。

在倫敦方面的看法，前年十一月間九國公約會議之沒有結果，大出他們預想之外。十月底邊，國際外交界認爲調停定有辦法，美國之熱心邀請，並非沒有相當把握，不知英美兩國上了莫索里尼的當，還是日本外相上了莫索里尼的當；調解之門是給莫索里尼關上的。去年春間，記者和某要人閒談；他說，「十一月以後，我已不作和平的夢想了」。這是實話。

由於日本方面所放的空氣，說德國是比英美爲適當的調解人；九國公約會議擱淺以後，德大使陶德曼

就露頭角了，他爲了調解，到過南京好多次；在他出面調解中，會說了這樣半惘嚇的話：「在南京未落落以前，還可以找一個不亡國的條件；南京落落以後，那就難說了。」而所謂不至於亡國的條款是怎樣的呢？大致如滬滬各報所載，除了「承認滿洲國」，「加入防共協定」以外，還有永久解除中國武裝，內地駐兵及賠款等條款。這樣陶德曼大使也就自己把調解之門關上了。

去年這一年的調解，其主流仍由英國方面直接間接在推動，雖說日本方面並不認爲適當的人。於此，記者先得補敘陶德曼出面調解時，我方一部分要人（極少數）如汪精衛之流，打定了怎樣一種接受和議的底子呢？他們主張自動承認廣田所提的三原則六條件。（見下文第三節說明）也許對方知道了這個底子，所以其提出條款，側重「解除武裝」及「內地駐兵」二點。過去一年間三番五次的折衝，沒有結果，就是日本方面仍在「解除武裝」及「內地駐兵」上做文章，而其巧妙的筆法是把「內地駐兵」做成了「已佔領區域」，一年以後撤兵。當英大使在推動調解之門時，倫敦方面會一度非常樂觀；去年三月間，已有外交界人物預言四五月間戰事會結束。

武漢陷落以後，那極少數意志薄弱的要人會一度非常動搖。其最顯露的表徵，即汪精衛在重慶會對海通社及美聯社記者表示可以接受和議。就在汪發表談話前後，有一半可信的傳聞，日方會這樣表示：「只要和議的對手是一個適當的人，條款可以非常客氣，客氣得到世界各國都不敢相信」。言外之意，只要議和的對手是汪而不是蔣，就「和平」定價，可以十分克己，這是對於汪精衛的最大的誘惑。

但是，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站調解之門的邊上，抱定一定的戰略；他認爲調解之門不妨大開，但調解基礎必須建立在領土完整主權獨立自主之上。他會對某大使明白表示：「中國決不能做捷克，更不能做阿比西尼亞」。而蔣委員長對於軍事上增加了勝利的信念，更堅決他對於外交的既定戰略。這回汪精衛因羞去國，不但抗戰方針全無變更，在政府方面，更可說是對於虛偽和平的折衝表示冷淡。

以上可說是和議洄流的梗概。

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同床異夢」；這句成語，正可用以形容虛偽和平折衝過程中的各方面的心理。在日本方面，認為和平條款，不僅要中國承認既成事實，而且認為這次即算和平下來，也不過是暫時的休戰，希望於五年或十年後那一次大戰中，一下子打毀了中國的實力，就非儘量培植漢奸（下個政府合流的奇談），控制軍事要點南京、徐州、上海、漢口、鄭州、廣州駐兵）吸收資源（華北經濟合作）不可。無論近衛的宣言，這樣那樣說了多少次，弦外之音還是這幾句——廣田三原則六條件加「解除武裝」及「內地駐兵，控制軍事要點」。

英國方面所擬議的和平條件的影子，正面文章尚不可知，其側面影子，大體不離現實主義的一貫辦法，她希望中國承認既成事實，犧牲一點。犧牲到什麼程度呢？滿洲國是非承認不可的，華北經濟和日本有特殊關係，係也非合作不可的，這是大概的限度。去年春間由倫敦方面來的外交界要人，曾經這樣說過：而且三月間，漢口某報曾發表過一篇註解「抗戰到底」的「底」字限度的文章，其中說「底」的限度在長城，以山海關為終點，這就暗示不妨承認滿洲國的意思，德國希特勒的打算，和英國紳士的打算當然不同。她要幫助所謂東方的朋友，使牠它為包圍蘇俄的支柱，叫中國儘量犧牲，滿足她的朋友的軍事上經濟上的需要。同時，又想保持中國這個市場，不讓中國全部倒下去。據從柏林方面傳來的閒話，說希特勒言外之意，彷彿以為擁有黃河以南的中國，就是足夠大了。其意有叫中國把內蒙古甘肅山西河北山東都割給她的朋友的必要。

但是，在日本方面，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態度還是一個重要的因子；因為墨索里尼頗想拉住日本的海軍來牽制英國，日本呢，也想拉住意大利的海軍來牽制英國，意大利方面雖沒有和平條件的底子，以往調解門戶的緊繫，和她極有關係的。

不過，無論對方或調解方是否在做夢，蔣委員長這方是清醒的，這就是一切底子成為單相思的主因。

三

因爲汪精衛已經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事實容許我們揭發那一小部分意志薄弱的要人們所擬定的接受和議的底子。上文，記者已說過他們準備自動承認廣田所謂三原則六條件（前年十一月初）。我們且把汪精衛那篇扭扭捏捏的電對照了看，即可證實記者報導的真實。

電前兩大半段，所謂第一、二、三點，即是公開把廣田三原則加以辯護，表示可以承受。只有第二點，是修正廣田共同防共的辦法，由日方自己去對蘇聯，而由中國政府對付共產黨，分工合作。從電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以下，則設法在滿足對方認爲「自動承認三原則六條件」還不夠的情勢下的對策。所謂「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即是針對着日方所謂「現在已佔領區域，一年以後撤兵」而言；所謂「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區爲限」，亦即對日方所要求「中國境內駐兵」而言。而結末一段，所謂：「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更是表示對於廣田所提根除「抗日思想」一語要提必有之保證的意思。

汪精衛及其左右一幫人的昏迷糊塗，早已爲有識之士所齒冷；現在，「樹倒猢猻散」，外交的空氣又可澄清一點了。記者又據外交界人士的傳言，敵方對於汪氏左右，以超需要的津貼收用爲漢奸或準漢奸，由來已久；這是敵方預種下分化國民黨的根苗，可是中華民族是整個覺醒了，統一於一個領袖下的抗戰意志，給敵人的陰謀一個當頭棒；中國的外交，在精神上已經勝利了！

一月六日

第三分 浙皖新行程

一 戰局前程

整個戰局的趨勢，最近一星期間已較明顯；此訊到滇時，全部局勢更可以看明白一點。大體說來，記者上次所報導：西北重於華中，華中重於華南，輪廓相當正確。

近據某方可確情報，敵方於發動西北軍事，已作對蘇聯作戰初步計劃；杉山敵司令決定以十四個師團兵力開始西進行動，所謂十五個師團，係指晉豫舊有兵力五師團，長江兩岸抽調四五師團，國內及關東增調五師團而言；依平漢綫，道清綫，同蒲綫近敵兵增加情況推斷，其計劃已在逐步進行。進攻西北爲杉山考察華北戰綫後所決定主張，其出任司令，卽爲敵軍部命其依主張進行之明證。以往每經一度會戰，敵調整補充期間，約四星期至六星期；此次特別延長至十二星期，西北運輸困難固爲一因；其欲厚集兵力，一擊告成，亦一主因。

過去三個月間的敵情，頗有值得注意的數點：第一、敵於長江兩岸，極多有利的機會，却已輕易放過，固足證敵軍之疲憊，亦可證敵方總方針已有變動。第二、敵方於長江下游，加強工事，軍事常有；長江上游各據點軍事，聞均用半永久工事，似在某種情勢下，作縮短戰綫打算。第三、一般判斷，敵對於江南游擊戰區，蘇北游擊戰區將十分加強壓力；事實上則敵兵有減無增，壓力並未增加。第四、尤可異者，皖南敵軍，備作進窺模樣，一經還擊，敵卽退却，顯係佯攻姿態。以此推斷，以全力進攻西北的企圖更爲可信。

進攻西北，敵人將走怎樣幾種路綫呢？近日所得情報，晉南所集兵力最爲雄厚，豫約北綫上也有二個師團左右，這是一個主力；晉西合晉敵北軍，大約有四個師團，即不渡河向陝北，亦必掩護晉南敵軍的突進，也是一個主力。綏遠那一邊的敵軍，其動作必在晉南敵軍渡河以後，其姿態爲助攻的，似乎不是主力。軍事家的眼光，移注於平漢路南段，鄂中敵軍，仍保持三師團原有兵力，不久將呼應西北的軍事行動而有所動作，也是一個主力。敵軍如何打他們的如意算盤？尙不可知；可是有一點可以看明白：鄭、鞏、洛、潼的佔領以及平漢綫的打通，已在他們的打算之中。

說到我軍的對策，自有錦囊妙計；現在尙未到報導時期。國人對於錦囊妙計，常用傳奇眼光看待；而骨子裏的成功，又每爲淺見者所忽略。某軍事家解釋由被動轉爲主動，謂：「敵人打西北，我們也移全部力量作西北防禦戰，那便是被動；敵人打西北，我們偏不着眼西北，偏師突出，使敵人連西北都攻不成，這便是主動。」當全國眼光移注西北的當兒，異軍特起，別開波瀾，那便是鵝毛扇奏功的時候。

有人說：冀南、豫北、晉北、晉南、沿五台山、太行山至中條山一帶，我游擊隊至少可以牽掣敵軍一個師團；這樣一估計，敵以十師團來作晉南會戰，仍和長江會戰時兵力相去不遠，那更不必憂慮了！

二 進入五年戰事的長途

一月二十六日應潭通訊

(一)

關於第二期抗戰我軍戰略之輪廓，去年十一月間，蔣委員長在南嶽軍事會議中已有明白指示，十二月間蔣委員長在西北某地召集高級將領談話，亦有相同的指示。重要綱目，迭憑電訊，迭有播傳。記者近二月來，較注意預定程序之實踐情況，迄上月底，認爲實踐較預進爲佳，特向國人作綜合報導。希望這個

報端，並不過遲，也不過早。

所謂第二期抗戰，具體說來，即是一個五年戰爭的長期軍事。（軍事上所謂百年戰爭，或三十年戰爭，若非誇張的說法，即是歷史的說法，現在說是五年戰爭，並無這兩種意味。）本來我軍於徐州陷落以後，希望能引敵軍走進這五年戰爭的泥濘，困於事實，不會做到。去年七月間，某次軍事會議中，我軍事領袖徵詢各軍事指揮人對於士兵實力情況，咸答再有三四個月訓練，就可以相當充實堅強。因長江戰事緊急，會議後一個月間已紛紛前綫，某軍爲我軍最著名部隊，剛安排步空聯絡演習，當晚即奉令開拔，其他部隊不能充分訓練，其情況亦大抵相同，此於應戰上不無相當影響。

真正轉入第二期抗戰的好現況，不僅在保全長沙南昌兩據點，而在南嶽會議中所預定程序之能充分實踐。當時決定應戰新計劃，以六十個師固定現有陣地，抵禦敵軍前進；以六十個師推入敵區，與游擊部隊配合動作；然後着手一百個師的全面補充和充分訓練，訓練期間，希望能達到六個月的預定期。（坂垣在敵國會分析我軍的實力，謂在平漢綫以西，集有十七萬人；在長江南岸長沙南昌之間，集有三十萬人；華南之廣東，也有二十萬人、廣西集中十五萬人；四川、雲南、貴州正在訓練，約有二百十師，其中八十五師屬中央軍，人數達一百萬。可備參考。）現在事實證明這個新計劃已全部實踐，固定現有陣地實力尚不須六十師之多，而後方的訓練，或可超過六個月的長期。到今年五六月間，我軍實力將比戰前增加三倍。（關於六十個師推進敵軍後方實況，待將來再行報導。）記者在蘭封時，聽得某軍長道：「只要有極速戰役那樣的部隊，我包管土肥原片中不還」；現在離開這個「實力」希望，真不很遠了。

敵軍的軍事弱點，完全暴露於我所奪獲的文冊戰鬥詳報。蔣委員長所謂「敵軍困難，百倍於我」，並不是一句鼓勵士氣的單面語，而是看了敵軍戰鬥詳報後的總斷語：所以軍人聽了委員長的指示，更堅其自信。

(二)

蔣委員長所指示各點，當然偏於「自我批判」的多；其中有足為國人報導者，記者且總括地說一說。他總評第一期戰事，作如此結論：「戰略已達到目的，戰術的缺點還是很多。」我軍在戰綫上作戰，保有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的精神，勇於犧牲；這次抗戰中表現犧牲新精神，更為澈底——蔣委員長這回特別提示：「要求達成任務，不可作無謂犧牲」的精神。蔣委員長對於我軍深入敵人後方一點，提示得非常之切實；他要訓練智謀與勇敢並全的新部隊，——深入敵人後方，當然要作更廣大的游擊。「政治軍於軍事，民衆重於士兵」的警句，近月已遍傳各地；戰地黨政委員會，即為推動這個重大工作而產生。

關於部隊編制及使用方面，今後有幾種重要的調整：第一，因為我軍幕僚人員的缺乏，以及交通通信等特種部隊的分散，以往層次過多的指揮級次，反而不能適合作戰的要求；今後糾正這種缺點，力求其簡單迅捷，編制上又作全部調整。第二，部隊實力，參差不齊，以往因估計偶不正確，引起戰綫上的突發困難，今後注重實質配合，使任務達成之實際與期望相合。第三，隨着抗戰的進程，完成打破建制混合指揮的軍事統一性，預想在第二期中可以全部做到。敵方對於我軍部隊實際配備及實力估計。日漸不能正確；（如敵在瑞昌作戰時所發之援電文所稱）我軍的編制組織，益進於現代化，殆無疑義。

蔣委員長對於戰術方面的指示，均屬專門性的軍事語，自不在記者報導之列。惟下級幹部的技術訓練，游擊戰術之普遍訓練，則為衆所共知，聽說湯恩伯將軍為這部一門的主要指揮人。

(三)

談者對於五年長期戰爭之持續力，不無某限度的懷疑。甲，關於新兵（壯丁）作戰力的懷疑。記者歷也訪南潯線瑞昌線指揮作戰的軍事家，探訪新兵作戰的實際，據談：徵集所得之壯丁，其知識水準與從前戰場所得之士兵，不相上下，長江以南各省壯丁，水準較高。其作戰力，於第一二日顯甚脆弱，常有終夜放棄至天明者，至三四日即恢復沉靜應戰常態。大抵經一次作戰之壯丁，即成爲作戰力甚強之戰鬥兵，對戰

集生活發生興趣。乙，關於初期士兵作戰力與今後士兵作戰力的比較，因而發生作戰遞減的憂慮。據實際報告：淞滬近郊精練。以二個調整師與一個普通師配合作戰，效能雖佳，犧牲甚多；其後改以一個調整師與兩普通師配合作戰，效能仍甚佳，並無作戰力遞減之壞現狀。丙，關於正式部隊與游擊部隊配合作戰之懷疑。據談：首南作戰，即爲此種配合之實地試驗，汪精衛所批評之游而不擊情況，僅能指去年五月以前，其一部分游擊隊而言；近六個月，各地游擊部隊經調與加緊訓練，情況迥不相同，與正式部隊配合作戰，必可奏奇效，亦爲一般軍事家所公認。以此推測，若不參以政治或外交的因子來說，這五年戰爭的持續，在我軍絕無問題，而且可以相當推斷敵方定在這個展期戰爭中倒了下去。

三 東戰場的側面

三月六日電溪通訊

一 浮梁屯溪還是金華？

三五天前，有一位運輸司令，從湘南發電通知他自己的避難在金華鄉的家屬，叫他們在萬一的情況下準備「第二步」；那位只會唸佛的老太婆，急得沒有辦法。前天，記者到皖南時，也接到一封從上饒來的信，那位朋友，也叫我萬一南昌有問題時，替他想想辦法。這幾位仁兄，都有點神經過敏，見風就是雨；記者剛從杭富前線回來，倒並不會想到第二步的問題上去；記者所能答復他們的，只有一個現成的答案，新近有一從重慶經浙東回皖南的朋友，他的感想是，「浙東皖南比重慶更安定」；這句話比一切的都正確。

在海南或重慶昆明人士們的眼裏，東戰場是一個不甚可解的謎，這個謎的底子，若在適當時候打開來看，不僅國人爲之訝然，即敵人也爲之一驚。記者於上年一月間，周行東戰場一周，其時東戰場的秩序頗爲混亂；部隊實力，却相當雄厚。八月間又周行東戰場一圈，其時戰場秩序頗爲安定，但部隊實力空虛萬

分，簡直可說是唱空城計。新近重行巡遊東戰場一週，部隊實力已增加到非常雄厚的數量；秩序更是安定，更不待言。去年七月至十一月間，爲東戰場最危險的期間，記者對於這比紗幕還稀薄的部隊配備，真是掛心；看軍事指揮人作種種大規模遊擊戰的準備，更憂慮東戰場的命運。我軍居然能把紗幕揭開而達到如今，儼有餘閑來佈置從容反攻的新場面，真該頌千慶幸！

由於上月敵軍發言人所放進攻浙東的空氣，以及敵艦在浙東沿岸的滋擾，一時人心又有些驚惶不安。照軍事家的看法，「揚言進攻浙東，便是一種恐嚇手段，敵人若須有動作的話，從戰略上講，應該向贛東北，——浮梁，從經濟上講，應該向皖南——中溪，若向浙東——金華，那真下策之又下策了」。去年十一月間我軍的配備佈置，算計敵軍要來進攻贛東北的；今年二月間，還怕敵軍有事於皖南；現在主客異勢，攻或守的機樞完全在我們的掌握中呢！

二 經濟戰的新姿態

整個戰局中，東戰場爲敵軍最弱最受威迫的一環；敵軍所自以爲有把握的，即淞滬近郊的永久工事已全部完成；萬一的情勢到來，又可準備退回淞滬近郊去固守陣地作持久戰，他們推量我軍不肯再上這個大當，所以就將軍事的佈置看得更輕一點。

但是，東戰場的經濟戰更於軍事戰，跟着農事的發動，經濟戰已臨到短兵相接的場面。去年春夏間，東戰場的游擊部隊，沒有統一指揮，也沒有充分軍實，紀律和戰鬥力都不很好。在這混水中，敵軍撈去了淪陷區域的蠶絲和荳麥的大魚，夏間，因爲軍事緊張，後方交通阻梗，又撈去了豐收後的賤米的大魚敵軍的軍米，十分之六，乃是由無錫蕪湖兩個糧食區所供給的。敵軍着眼於經濟上的搜刮，其心底只希望今年春夏間東戰場沒有軍事動作。今年東戰場的游擊部隊，不僅新四軍意外迅速擴展起來，而且各零星雜牌游擊隊，已分別歸屬於忠義救國軍及第一第二挺進軍三個統系之下，其幹部訓練已於上月間完畢，今後的戰鬥力，定可增強。（當第一挺進軍改編時，曾有少數無組織不守紀律的份子，分別汰除敵軍以爲有機可

乘，即派漢奸將其誘騙，曾在鄞溪宣城廣德一帶橫竄擾亂，事未半月，即經我軍全部剿滅。此即戰鬥力增之強明證。尤使敵軍不能安枕者，即開始推入敵軍後方之正規軍，均係轉戰數千里剝性部隊，其戰鬥力久為敵軍所畏懼；東戰場必有軍事動作，本無疑義，只是時間上問題耳。一方面想避免戰事以遠搜刮之願，一方面要發動戰事來阻制魔手的搜刮，行動是軍事的，動機却是經濟的，其波瀾掀動，蓋將以此為樞紐。

目前，使敵軍操心的在經濟上還有兩點：第一，由於敵軍軍用票及偽組織所發的無準備金的紙票的濫用，淪陷區民衆有自動放棄生產及減低生產的趨勢，今年麥收，大為可慮，第二，皖南本為產米之區，以去年秋冬間，敵軍搜刮軍米過多，近月已發生米荒情勢，今年四五月，皖南江南均將米糧不繼，敵軍視為軍糧根據地之東戰場，忽陷入米糧荒，影響及於敵軍軍心，顯甚重大。敵近有掃蕩蘇北我軍的計劃，聞其動機亦起於經濟上的對策——以通、揚、如、淮的糧食來接濟長江軍糧，是否有成效？不久可見分曉。

敵軍對於浙東沿海三口岸：甯波、海門、溫州，愛如珍寶，因為去年會由此間接取得皖南的茶葉，浙東的桐油，又傾銷了近七八千萬的貨物。去年進口貨物，十分之六，均係仇貨，實可痛心，但敵軍所以再三揚言封鎖，終於不會封鎖，半亦由於此。今年要想獲得茶葉和桐油，已不可能，而貨物的傾銷，也因民氣激昂，逐漸減低，敵軍是否將有新對策？我們也張開眼來看好了！

三 政治上的動態

第×戰區的黨政委員會，不久將成立。一般推測：這一戰區的政治，一向在安定的戰局中推行着，今後也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浙江省政府黃紹竑主席，近月關於政治與革的談話很多，我們從事實土來看：浙西行政機構的建立（浙西行署），地方行政幹部人員的訓練，和浙江戰時大學的設立，可目為浙江政治着手積極建設的風信。去年浙江省財政，以籌運得宜比鄰省充裕得多，以故地方行政，教育事業，均由停頓而重復於常態。戰時政治，教育能復常態，即為政治健康之一徵。

皖南政治推動力，以皖南行署為中心，由戴戟將軍主其事。戴氏私談或公開講演，常自謙為軍人不諳

政治，惟皖南環境，遜於浙江，又爲軍事中心，戴氏以軍人真爽快作風蒞政，却多所成就。長江當兩岸戰事激烈時，皖北先後淪入敵手，安徽省政府還在立煌，政令所及，不過四五十里；以故省黨部、教育廳等機關均移至皖南。近月皖北省府所控制的區域逐漸擴大，省黨部、教育廳等機關，均於上月移往立煌。（記者抵屯，知由皖南步行往皖北，沿途通行無阻；惟往返經月，費時過久，記者心雖躍動，却不能前往。）皖南困於經濟，政治，教育只能維持現狀；惟今年茶葉的運銷，政府已作統籌，茶農不至如去年那樣片面被剝削了。

蘇南的行政機關——江南行署，寄身在皖南，由冷欣將軍主其事。蘇南的地方行政，於去年十一月間已全部重行組織，行政專員和縣長都已選任完畢。先前只有高淳一地沒有敵軍，自高淳克復，許多難民可得安身處所；由贛湘各處返鄉的下江人，取道於溧陽的，每天繹絡於途，數以千百計。蘇南可克復的區域，今後三四個月間必將擴大，新的政治設施，或可於軍事進展中開展，記者將來再行報導。

把第×戰區政治社會的安定和敵閥的苦悶，僞組織勢力範圍的縮小相對比，用以推斷中日戰局的前途，還是很有意味的。敵軍不能控制東戰場，即是敵閥不能控制中國的說明。我們且等待東戰場我軍的旗開得勝。

四 擬座談之一

十二月十九日浙東通綫

前日傍晚，風雨淒厲；一輛流線型的汽車，在馬金嶺泥濘崎嶇的山徑中曲折前進，泥水飛濺，映着燈光，如雪花般散了開去，馬達的響聲雜和在山谷松風之中，譜成另一種調門。記者正伸縮酸腿，對這資本主義的怪物闖進農林田原的當前現實，作種種推想；砰然一聲，車輪的膠胎炸裂了，車便突然停了下來。司機皺眉搖頭，看那那膠胎的裂痕，好像沒有辦法似的，我們這幾位「高貴」的客人——一個軍部參謀長

一個省政府委員，一個黨部主任委員，一個軍部政治指導員，再加上我這個山大學教授蛻化過來的新聞記者，除了睜眼珠替司機寫消息以外，簡直愛莫能助。山谷間的風吼，格外來得威武，像是對這隻倒了霉的資本主義怪物在恣意嘲笑，又像在嘲笑我們這一羣風雨中的貴客。

久而久之，司機弄來弄去，還是沒有辦法。夜深了，天更暗了，我們的怪物，還是僵臥在山谷之中，姑且打開話匣，消此無可奈何的長夜。

一 處常與應變

省委——我們這一小小的組合，樣樣人才都齊備，倒像一個小小的政府呢！

記者——只缺少了一種人才——具有現代科學頭腦的機械工程師，缺少這樣一個人，我們只能在山谷中挨凍挨餓喝西北風過夜。

政委——把司機當作科學的人才來暫時充數，何如？

記者——他只能應付平常的環境，還缺乏應變的能力；你看他搔頭抓耳，全無辦法。

省委——我們這一羣人，看來也只能走走平坦的路途，應變也不行。

參長——蔣委員長倒真是一個應變的大才！

記者——願聞其詳。

參長——民國二十四年秋冬之間，在京滬線及京杭國道上，我軍曾有過一回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目標，一面是攻南京，一面是守南京。演習完畢，蔣委員長在句容對我們作總結的講評，他指出缺乏實戰的精神，為演習中的最大缺點。他說：「我們如果沒有實戰的精神，則戰鬥的能力，就不會充分發揮；一切致勝的機會，便不會去完全利用，所以思想行動，都不免疎懈弛緩，對於應該如何戰勝敵人的方法也不肯去講求，所以到處暴露我們的弱點。敵人來攻襲，我們便束手無策。平時既如此缺乏作戰的瞭解，到將來實際作戰的時候，部隊一定要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甚至無法挽救。」在二十四年時設想

南京近郊的攻守戰，現在我們才覺得真是不可及的卓見遠識；在當時，很多人遂以為是幻想呢！因為我們的領袖能料想敵人心必攻取我們的首都，且對於演習中守方以一對三勝攻方的假設結局不敢信任，胸中策定退却後的大計，所以南京陷落以後，能確乎不拔地決定長期抗戰的對策來；這樣，纔能在大風濤之中把定了大舵的方向。

省委——武漢陷落前後，大舵的方向也會有過什麼變動沒有？

黨委——是不是說汪××曾經發表幾次願意接受第三國調停的談話？

參長——照蔣委員長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看，大舵的方向決不會有什麼變動的；一般對於抗戰前途的悲觀，沒有比南京陷落前後更深刻了，那時蔣委員長還能掃除雲霧打開沉悶的局面，何況在更有利的現戰局中呢！我相信我們的領袖一定能付變動的大局面。

省委——汪××不也是渾身都是經驗嗎？

記者——西洋人有句成語：「有了熱的人缺少光，有了光的人又缺少熱。」汪××也許還缺少一點光。

參長——也許缺少了一點熱。

省長——這樣看來，如蔣委員長那樣有熱又有光，這才能應變；我們這羣人缺少什麼呢？

二 最後勝利的信心與把握

參長——我們這一羣人，也和汪××一樣，缺少一點光，也缺少一點熱；缺少熱，所以貪圖一時的舒服，要乘小包車來走崎嶇的山徑；缺少光，所以想不到膠胎炸裂的意外事變；我們要讓別人來領導，我們還不配領導別人。

省委——「領導」這件事，有時也只能分工去去做；因為有許多專門事業得讓專門人才去做，譬如處置這輛汽車，我們得讓司機做我們的領導者。

參長——領導的人才是一種綜合的人才，他得具有遠見，不一定具有專門技能；得有堅決的意志，不一定

具有巧捷的舌辯。我又要重提那一回演習的事；蔣委員長那回特別提出特種部隊的技術問題。他說：「這次特種部隊太沒有精神，而且技術太差，又不知賣重兵器，這是一個大缺點。大家要曉得：我們國家科學落後，經濟困難，軍事工業非常缺乏，要得到一件兵器，是很不容易的；我們於這些難得的兵器，平時應當如何寶貴的愛重，又應該如何的精熟練習，以期在將來和敵人作戰能夠充分發揮兵器的效能，達成機械部隊的任務。……要曉得，和敵人打仗，不完全是靠兵器精良，而重在戰鬥精神和技術，所以我常說「精巧的武器不如嫺熟的技能。」……」我們細看他的講評，簡直不僅是對於那回演習的講評，而是對於這回抗戰的總講評；這不是專門技能，而是一種不可及的遠見。

記者——某軍事顧問也會對我說過：「七個士兵抬一架不會使用的機槍，還不如每人拿一把刺刀有點實用。我們不要提有沒有更好的武器，先要問每個士兵對於手中的武器發揮了充分的威力沒有？」蔣委員長的話和專家的話也相一致的。

黨委——當抗戰之初，蔣委員長對於長期抗戰的把握，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究竟怎麼建立起來的？我們當時的確還不十分敢相信呢？

參長——現代的戰爭，是一種力的戰爭；（火力，人力，經濟力）短期戰爭，或可僥倖致勝，長期戰爭，即非僥倖可以成功。照通常的兵力配備，若一個士兵在前線作戰，必得有一個士兵做他的後備；還得有一個士兵保衛交通線，一個士兵擔任運輸及救護。敵軍深入我境作戰，我們損失固然很大，但敵方對於保衛交通線及運輸救護的人力，得比平常增加二三倍，愈深入愈得增加。蔣委員長還在這一點上把握着最後的樞紐。

省委——有人說，第二期抗戰，將以游擊戰為主戰略，這個傳說靠得住不？

參長——今後的戰局，論地勢，較適宜於游擊戰與運動戰；想運用戰略，隨時地而有變化，巧妙存乎其人。我們增加游擊部隊的實力，即是對於敵人保衛交通線及運輸上增加一種壓力；敵人在後方的消耗愈

大，則其在前方的實力愈減削。我只相信游擊戰的力量今後更能充分發揮，至於是否成爲主戰略，倒不明白。

黨委——這一回，高級軍事長官在衡陽的集議，其內容也可以約略說一點不？

參長——恕我無以奉答。

記者——聽說蔣委員長對於抗戰前途，更表示樂觀了！

參長——蔣委員長的確表示對於最後勝利更有把握。

省委——白副參謀總長會提出「全面戰術」的辦法，是不是？

參長——白副參謀總長所說的全面戰術，乃是以用於山西方面的方法推行於各個淪落區域。不分前後方，

無論東西南北，不爭點，不爭綫而，以機動的姿態和敵作全面戰，使敵困於應付。依我的看法，這是一種聯合許多游擊單位而成的運動戰。——就全局來看，是一種新型的運動戰。從局部來看，各個游擊單位各自達成其任務。這種戰術，只要和政治力量配合得宜，定可以給敵人一個致命傷的。

三 軍民合作與政治力量

省委——一般人的議論，都以為政治機構不健全，不能與軍事發展相適應，我們也時常留心這個問題，討論怎樣才會健全起來。不過要徹底做到和軍事的步驟相齊一，似乎頗不容易。

政委——大小衙門中的員吏，都是做慣「等因奉此」的，既無熱，又無光，叫他們來應付這變動的局而，自然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官僚政治缺乏革命的精神；抗戰的工作，都非有革命的精神不可。我看見××院的非常時期戰時服務團和中國童子軍的戰地服務團住在一起；一邊活躍活跳，一邊雍容暇豫，相映成趣。輕薄的人叫××院的服務團爲災官團。「災官」二字，道盡官僚們無可奈何的心境。要和軍事相適應，即非徹底改造不可！

省委——張文伯將軍出任湖南的省主席，也頗有徹底改革省政之意，他訓練數千青年，叫他們到鄉村去做

組織民衆的工作，一年以來，也並不顯出特殊的成績。爲邦百年，政治的改革，似乎難得求速效的。

記者——說到中國的政治，無論怎樣改變，上層脫不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病根在敷衍；下層脫不了紳士政治，紳士政治的壞處在把持。官僚要敷衍他的上司，非和紳士相勾結不可。紳士也正利用官僚的勢力永遠把持地方的公務。抗戰以來，政府說要組織民衆，其實政府和民衆並不會發生關涉。不能打開紳士代辦的鎖鑰、無論怎樣改變，只能算作「換湯不換藥」，民衆不會對這種改變發生興趣的。

政委——政治機構演變的深度和軍事的深度，常保持某限度的相關；直到某個區域淪陷了，這才引起政治機構上的劇變。

省委——這一類劇變，究竟變好，還是變壞？

政委——大體是向上，好的現狀多。

省委——這又該怎樣去解釋呢？

政委——剛才T先生說到紳士代辦政治，阻礙政府與民衆的合作，道破了不能發動民衆運動的主因。紳士之中，無論土豪或土良，劣紳或善紳，其傳統的觀念，不使民衆對政治發生興趣則是一致的。而紳士層中的良善份子，平時常是潔身自好的多；因此包辦政務的，大多是當地的土劣。淪陷以後，整個社會受了劇變，土劣搖身一變而爲漢奸，替敵人去代辦政務，依舊保全苟安的局面。於是良善份子只能挺身而出，和熱血青年相握手，構成新的幹部層。平常對於政治非常淡漠的民衆，身受慘痛，喚醒了潛伏的民族意識，順理成章，知道和軍隊與政府相合作。借敵人的魔手，打開了紳士層的鐵門，這才做到民衆與政府的真正合作，也真正做到了軍民合作的新氣。

參長——要通過紳士代辦的關口來做「軍民合作」，真有點不可能的。我還記得從保定退却那一回，有一晚，在石家莊附近一個小村落中宿營，某莊家的農夫替我們趕切草料，預備喂馬，我看他切得很不少了，夜又很深了，叫他可以休息了。他搖搖頭嘆一口氣道：「某老爺說的、那邊的官長，也要喂馬的

草料的！」某老爺是當地的紳士，那邊的官長乃指敵方的軍官。我當時深為這個「老實的阿斗」嘆息。今年六月間，因公重到河北，依舊是那些老實的老百姓，情形却大大的不同了，即算鄉僻的老嫗，也能把敵軍與我軍分得清清楚楚，仇視敵軍，照料我軍，其態度像白晝與黑夜一樣的分明。如某老爺之流，都變成維持會的會長了，他們也以仇視的態度對待之。一舉手之間，老實的阿斗都變成聰明的阿斗了。

記者——在衡陽的高級長官會議中，加強淪陷區域的政治力量，也為討論的要目之一，想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省委——淪陷區域的政治機構，到了今年七月間差不多都已重新調整起來。

政委——所謂山西的辦法，就是一半軍事，一半政治。河北的政治機構，大體的情形也和山西差不多。

記者——江蘇，安徽以及浙西的情形，這幾個月也大有進步了。

參長——政治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比軍事還更重要些！

五 擬座談之二

一月十八日贛東通訊

這一回的小組合，份子和前回完全不相同，一位是剛從重慶回來的二等要人（記者姑且如此定下等第）。兩位是從吉安灣過來的軍參謀，一位是在負××政務的委員，一位是黨部的書記長，再加上一個記者，乃是軍政黨的混合組織，環境也大不相同，沿鄱陽湖東岸的小村落中，農家棚架下，黃若清談，月明星稀，頗想到湖上去蕩船，隔岸可望星子，蕩船的幻想，就給隔岸的炮聲打住了，隆隆炮聲，敵人在轟打修河的南岸！

放開眼前的炮聲，且談一談重慶那一邊的新聞，這就打開了各人的話匣子。

一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參甲 M兄，你剛從重慶回來，那邊的局面很緊張吧？

重慶歸客 老兄又把重慶當作前錢囉！哈哈！到也不錯，彷彿有兩個陣線似的，其實呢，汪××也弄

不成器，社會輿論也不贊成像他那樣弄法；弄成了，也是亡國！

記者 局面，現在究竟怎樣了呢？

歸客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切都過去了。

參甲 你倒像是老政客似的！

歸客 你且慢挑眼兒，讓我來把這話說完。汪精衛那「軸心」，和德意軸心多少有點關係，國內呢，和

已槍斃的青天，已死的某要人，也多少有點關係，聽說還在拉攏西南某要人；而且把陳公博佈置在川黨部，把周佛海佈置在中宣部，林伯生在香港吹喇叭；外有近衛的呼應，內有囉囉的吶喊，一唱起來，不是一本很熱鬧的大軸戲嗎？悄然出走，唱不成那本戲，只叫陳公博把又險宣言又像提案的豔電發了，這不是「大事化小」嗎？

政委 聽說和議成功了，要抓五千人到牢獄裏去，可有其事？

歸客 豈止五千人，你且算，陝北的一大批，廣西的一大批，政治部的一大批，人民陣綫的一大批，你且算！

記者 那不是大大的變局嗎？

歸客 此之謂改組派！（一掌嘆笑）

參甲 倒像是一幕大政變的玩意兒呢！

歸客 本來是嗎？有人說，和議成功的話，中國就會變成奧大利，德奧合併以後，奧政治界人物被捕及出亡的將近萬人，就是最近的榜樣；以政爭分化抗戰的力量，敵人的陰謀原是很狠毒的！

記者——汪和近衛的關係究竟怎樣來的呢？

歸客——川樾在海，不是和汪的損害時常可以碰頭的嗎？聽說去年一年間，川樾到過漢口好幾回；汪的

損害，至少到過東京一次。

政委——拍賣的行情，究竟到了某度呢？

歸客——他們自己也隱約其詞，不十分清楚，聽說條件還不錯，不十分失國體喪國權。

參甲——只喪了九分九厘，是不是？

歸客——喪了九分九厘九也說不定，面子總好像不十分丟臉就是了。

記者——也有什麼具體的條件沒有？

歸客——還不是那幾個老法樣——三原則六條件，之外，聽說要把一些地方作為國際市場，今後練兵要請

日本軍事顧問……，最重要的還要在中國境內駐兵。

政委——蔣委員長怎麼樣呢？

歸客——你還是說汪××將如何安排蔣委員長？還是說蔣委員長對於這和議進行的態度？

政委——且說汪如何安排蔣？

歸客——汪××的意思，不過是把近衛的意思代說出來；蔣為日軍關的眼中釘；「非去蔣不可」，汪的用

意和近衛的用意也許有點不同，而其欲逐逐，雙方的急於去「蔣」則一致的。

記者——這樣看來，汪會到廣州去做傀儡組織的首腦了？

歸客——不會吧！汪怕「死」！

參甲——這齣戲，不是唱完了嗎？

歸客——此所以「小事化無」！

二 和平談判的最低限度

參乙——重慶方面，究竟對於和平談判取怎麼一種態度？

歸客——各人的夢，各樣的做法。有人也以爲不妨和平的，只要不太那個！

參甲——怎麼麼樣？

歸客——大概是說：多少吃點虧是可以的，可不能留下根苗，讓敵人休養四五年頭，就再來幹我們一下子打得我們落花流水；吃多少虧，也要兄弟們一家人同意，可不能強盜剛出了大門，自己關起門來就打架。

記者——你看這樣和平談判的可能性，會有幾成？

歸客——也許一成也沒有；敵人方面，似乎最痛心的是中國的統一，不扳倒蔣委員長長的領袖地位，便有些不甘心；統一抗戰，統一建國，乃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石，敵人要破壞統一，那就根本不必談判了。不過我倒要想知道一點，衡陽方面的空氣怎麼樣？抗戰局面的中心，雖說在重慶，其實還在衡陽。

參甲——我們只能考慮到軍事的把握上去，軍人的腦中只有「抗戰到底」四個字。

記者——軍事上的把握，當然比什麼都重要！

參甲——關起房子來說，到下月底，一定可有一百八十個師可以應戰，比第一期第三段的軍事實力，還要增多五分之一。

歸客——軍人也考慮不考慮和平談判的問題？

參乙——軍人的看法和政客的看法或者有點不同；政客們以爲早點收場，可以於談判有利一點，我們以爲只要韌性打下去，自會打出好的和平談判來！我們現在還看不見和平的影子。

記者——預想起來，什麼時候可以看見和平的影子？

參乙——至少還有一二次大會戰，使敵人更多吃點苦，和平如戀愛，成熟起來也是很快的，也許一個星期就可以成功的。

歸客——軍人，看來比較樂觀的吧！

參甲——樂觀，蔣委員長自來沒有悲觀過！

三 軍事配置上有什麼新的計劃？

黨委——見笑得很！我們要向民衆去說，軍事上有多大的把握；這把握的內裏，終是茫然無所知，說不出什麼具體的話來，可否在軍事家面前多討教一點？

記者——軍事機構上，聽說有新的調整，是不是？

參乙——有許多話，一切到本題上來，就不容我們來多說了。所謂調整，不過是根據作戰的經驗，經過一番檢討，重新來部署過。以往機構太複雜，不僅在僚屬人才缺少的中國難於組織健全，運用起來，也不十分靈活。今後的機構，比較簡單化，質的方面，格外求其充實。輪廓上的文章，大體如此。

歸客——不是把天水、桂林和重慶構成三個重心點了嗎？

參甲——大體是如此；有點像歐戰中的德國，西邊一個，巴爾幹半島方面又一個。白副參謀總長在西南是人地非常相宜的。

歸客——程老總的資望，在西北也是不錯的！嶄新的軍事領袖衛立煌將軍也能顯點顏色出來！我軍和敵軍的戰鬥力，究竟估怎樣一個比例？

參甲——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二比一，這是真實的希望。

歸客——假使敵軍西窺甘陝，怎麼辦？

參乙——軍事上的企圖，好像圍棋上的對殺一樣，你殺這一塊，我殺那一塊，大家估計估計着，究竟誰合算？敵軍未把豫北及山西的遊擊隊應付了局，渡河的企圖，未必於他有利。但他們不可不裝在渡河模樣，否則他們的掃蕩計劃更難實現。

黨委——西南呢？

參甲——我是不相信敵人從西南來發展的。

記者——這幾個月內。還是相持下去嗎？

參乙——照敵人在徐州與南京分別集中兵力的情形看來，三四月間還得有點動作。

記者——我軍準備取攻勢嗎？

參乙——你去問邵處長吧！（這是一句笑話。邵參謀處長新近在吉安，不幸被敵機炸死了的！）

一月十八日在廬潭

六 富春江上

——二月十三日桐廬通訊

雨雪載途，記者跟着部隊走向新的前線；剛巧動身那一天（二月七日），浙贛路西行的車在塘坪被炸（距東鄉約九十華里），死了五個旅客，重傷六人，輕傷十餘人；因此記者的東行，以車阻被滯，仍留贛東一日。第二天東行的車又被炸於向塘（距南昌六十華里），死一個旅客，輕傷三人，可是頭二等車的全部行李都被炸燬，只留下兩條外賓的毛毯。西行的車也在東鄉被炸，幸而沒什麼損害。記者對於這兩天的轟炸，有向國人報導的必要：敵人所用的炸彈為空中爆炸彈，其爆炸為平鋪式，——三十度的射角，殺傷力萬強；敵人已開始用更慘酷的轟炸來戕害未設防地帶的中國民衆了。在向塘炸死那旅客，下部沿屍骨直剖，中部五臟倒翻位置，上部被火燃燒，成焦黑狀，慘不忍睹。就在那一天，敵機會在南昌散發「中日親善」的傳單，這慘狀也就是「親善」的正確註解。

東行車既被阻，記者就趁了貨車東行，和守車者同住一車廂，風震車窗，雨淋車板，守車者提着紅綠燈終宵料理他的職務，一睡不曾合眼，頗有軍事指揮人的風度。在上饒站，那被炸的特快車趕上來了，記者改乘特別快車，向旅客們作簡單的訪問；那輛劫餘的可憐的二等車，沒剩半塊玻璃，窗架也橫的豎的倒

在湯兒，三個美國牧師在西北風中撈手，口中還在試唱一種新的歌曲，旅客們臉都表情仍甚安閑，一談起被炸時情況，却有餘悸。記者又於江山下車，改趁同日被阻於樟樹附近的普通快車，作另一回訪問，知道車在株州，也曾被炸，由廣東到吉安來受訓的一部分學生，不幸也碰上了傷害。記者於九日夜半，到達金華，從報販手中找到一份上海的報紙，上載東戰場我軍活動的消息，敵軍發言人作如何固守杭富山及湖沼地的聲音，不覺發出微笑；儘管敵人對中國民衆用怎樣殘忍的手段，我軍的活躍姿態還是使他們戰慄不已！

唐雲山師長由蘭溪陸行，沿新安江往皖南；記者由蘭溪舟行，沿富春江往浙西，算計在浙西某處，依舊可以晤聚。唐師長係廣東人，他所指揮的X師，即係在南潯線苦戰四個月的那隊。這回調整後的部隊，戰鬥力更是加強，其中有一補充團，係就傷愈歸隊的戰士編成，多係八十七師的老兵，歷敘淞滬戰情況，如數家珍；記者就雜在兵士羣中聽他們的笑罵揚的戰場回憶。

新安江富春江交接處爲建德城，就軍事、經濟來說，這小城並不十分重要，市面相當安定繁榮。最接近戰地的省立嚴州中學，本年度學生由三百餘人增至四百五十餘人，即是浙東農村經濟充裕安定的象徵。由建德沿江北行，經七里瀟到桐廬的途中，比前幾個月更顯得安靜；公司船也如期開駛，旅客紛沓，全無戰時氣氛。桐廬在浩劫以後，本來不容易重振市面；可是在軍事上，地位非常重要；雖說市民安居如舊，而江上加強封鎖線，城周新築鐵絲網，顯入戰時狀態；今後兩三個月間，桐廬將處於更重要的地位。

到了桐廬，小舟停靠在桐君山邊過夜；這風味在記者的記憶上很是熟習，這一回，却感到十二分的異樣。桐廬沿江岸的街市既全付浩劫，夜黑街死，我們彷彿落在深谷之中，與塵寰隔絕。漁舟燈火，偶而一星二星在江上浮來浮去，若隱若現，頗似烽火。但這並不是遠離塵寰的深谷，去此不遠，就得和敵人的哨兵相接；這雙小舟，再往前去，到了距桐廬三十五里的窄溪鎮，便入警戒線了。

——二月十九日桐廬通訊

由桐廬乘船沿江東北行，駛至窄溪場口之間，即入軍事警戒線；記者遂和幾位同行的軍官，乘舟登陸，由峴山向新登，經官地進至草鞋庵附近，進到最前綫去看一看。走到和敵軍可以相互目睹的處所，伏在小丘的林叢中，用望遠鏡約略可以看出清楚敵軍的營壘。富陽敵軍約在二千至三千之間，不時有增有減；陣地上守衛的士兵却不很多。敵方的工事，城西北西南兩方，相當周密堅固，西南以青雲橋附近為警戒線，西北則官山與番庵嶺之間，既為其警戒陣地，也為我游擊部隊出沒之所。其東以富春江為警戒陣地，炮射常及於隔岸的大頭鎮。

記者到富陽前綫那幾天，敵艦正在浙東沿海各口岸滋擾；敵發言人又揚言杭富敵軍將渡江而南，切斷諸暨金華間的浙甌線。不過我們在最前綫，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的感覺，過舊曆年的還是照樣過年，還從蘭溪去買豬頭來謝福。我們曾討論研究過：「敵軍是否真有保守杭富的決心，果如敵酋所宣稱「要着手建築永久陣地」的問題，根據所得情報來看，當下一個負責的判斷，斷定敵軍無意於固守杭富兩據點，只要我軍有某種限度的努力，據最可信的情報，敵於浙甌近郊建築永久工事，經一年多的經營，大體已完成；此即表明其有固守浙甌的決心。軍事家判斷：敵軍將以浙甌為收容整理根據地，其永久工事，蓋配合兩個師團及一個機械化旅團的作戰力而構成；敵人是準備着總退却那一着的。蘇嘉線為其外衛線，敵軍利用河溝及湖沼的優勢，儘可能在作據守的打算，也是無疑的。富杭線，敵方早已視同雞肋；因為「棄之可惜」，所以用敵艦擾亂沿海，以虛擾姿態牽制我軍的反攻，事實上並無補於杭富線的命運的。前幾天，浙東沿綫緊張時，黃主席曾判斷敵海軍決不敢登陸；果然，擾亂了幾天，又沉寂下去了。

沉寂的最前綫，啓示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敵軍暗影。記者本打算突過敵軍防守線，到敵軍後方去看一看；恰巧敵軍怕廢歷年關，我軍有什麼動作，防守較嚴，因此滯留不進。記者調查敵軍對於防守線的嚴密與鬆懈，恰如癩疾病患者時寒時熱，有其周期；鬧了一陣游擊隊的怔忡病，就發神經鬼，見人就殺，一時安

第三分 浙東新行程

定下來；這是無民可治的幻滅感，又想了許多鬼主意，戴上紙帽子，說要招撫民衆。同是一個敵兵，有時橫了臉肉，持刺刀刺人；有時又裝作啞妻姿態，叫農民去割麥，還送上幾個饅頭，我們農民眼中，即覺得這陣冷陣熱姿態的可笑。這姿態即是反映敵軍部舉棋不定的苦悶情懷。

富陽的外線上，有不少城市居民在逗留著，他們逗留在山谷之間爲多。現大源鎮的四周，就有幾萬人。他們之間，完成了從來未有的嚴密組織，沒有一個奸細能在其四周立足。他們還相信定能光榮地回到城中去，他們有這樣一種信心。有一位青年，他的父母被炸死了，他的弟弟也被炸死了；他還是堅決地說，我們定能打回富陽去。我於晉南以外，又看見一羣從苦難中磨練成功的戰士了！

七 焦土新技

——二月廿七日屯溪通訊

去年一月間，江南戰場的各線，風雨飄搖，無處不緊張恐懼，民衆四處竄奔，皇皇不可終日。今年民衆慶祝舊曆元宵，處處龍燈繡鼓，一片昇平氣象。錢江南岸，餘姚紹興的繁榮熱鬧，且不去說，記者所目擊的蕭山瓦礫堆上，居然有相當熱鬧的市面，可說是對敵軍的小諷刺。富陽隔江的大源鎮，即在敵炮射程之中，可是大源的民衆照樣安閒過日，而且組織得相當嚴密，做到「漢奸絕跡」的地步。錢塘江上流，桐廬全城，五分之四已成焦土；就在焦土上搭起了茅草房子，菜館、酒館、京廣貨鋪、雜貨鋪，照樣在做買賣，有一家水菓鋪，貨色也頗齊全；市民臉上，從容閑靜；在警報中，並不張皇。由桐廬沿江而下，寧溪、場口、新登那幾個市鎮，都有相當市面，偶聞炮聲而外，無所謂戰事。又溯天目溪而上，分水，於潛、昌化更比桐廬安定繁榮，天目溪沿岸爲前後方往來要道，道上行人，據當地人士說，已開古往未有的紀錄。

由天目山轉入皖南境，在江蘇安徽接境的廣德、郎溪、高淳、宣城，這都是幾度落入魔手的城市，如

今也都復蘇過來。小鎮小村，只要在光榮旗幟之下的，田園里落，都有新的氣象。我們聽那些板滯着臉龐用樸實口吻訴說殺敵故事的，不覺投以驚異的眼光。還有一件極光榮的記錄，廣德雖曾三陷敵手，可不會產生傀儡的組織。經嚴州關入績溪境；其地爲黨政軍的重心所在，冠蓋雲集，市民各安其業，若不知有所謂戰事者。記者在某君處，飲牛奶麥片，佐以沙利文的餅干，恍若置身海上，不覺訝然。某君曾出入敵區，歷敘長與煤礦左近作戰故事：大有目中無敵的氣概。由績溪而南，到了歙休屯溪地段，各業都忙於新的計劃；情況和浙東各大城市相同。商人笑逐顏開，都在刷新自己的門面，他們大概都抱一種不能自解的樂觀；和大江相平行的大小城市，如南陵、青陽、東流、至德各縣，聽炮聲已爲慣常功課，耕田農夫，有時也口含烟袋，靜聽炮聲，解慰一時的寂寞。此間有一奇蹟，即經東流渡江往望江的，日以繼夜，繩運不斷。儘管敵艦或汽艇往來遊戈，渡江的還是以迅速的技術渡了過去。平時渡江，聽說須得四十分鐘以上，現在以熟練技術來應付，只要二十五分够了。當安徽教育廳長方治君北渡時，區署署長還燃放爆竹送行，正是嘲弄敵軍的無用。

記者去年春天到皖南時，太湖西北兩岸沿至蕪湖江岸敵我陣地正成弓形，那時的弓，突出部分正向我方。此次重到皖南，敵我陣地，仍成弓形，不過今日的弓，突出部分轉向敵方，這也是對敵軍正面逼刺。

三月廿一日祁門通訊

由祁門折向西北，越過重山疊嶂，即入至德境，再前進即到達大江邊的東流渡口。皖南北人士，由此渡江往來，這是一個造成奇蹟的「聖地」。自湖口至蕪湖間，江岸曲折，將近千里，其間敵艦往來，每日常有；各據點間，敵軍又派汽艇巡邏，日夜不絕。所謂汽艇，多用我國帆船製造，把舊帆船裝上新馬達，往來如飛；這也是一種「舊瓶裝新酒」式的侵略工具。我方爲應付這個現實，即以新技術渡過大江，大約半小時可到北岸。每天南北商人，多至三四百人，絕少意外障礙，談者自爲奇蹟。北岸爲望江境，去冬曾

一度陷落，近已克復，惟北岸秩序驟變，渡至北岸，必須揆足步行三十里，走過一重山嶺，始可絕對平安。江北山陵相續，人烟稀少，旅客必須自攜米鹽及乾糧，免得途中挨餓。由望江到立煌，大約步行十日，即可到達，途中並沒有什麼障礙。

近月安徽省黨部省府大員的北渡，驚動了敵人的心魂，尤以教育廳方長應北渡時，區署放鞭爆送行，最引敵方反應。月來江上汽艇加多，游巡加密，行旅稍感困難；且夜間敵人於江面裝設彩色照明燈，不時閃光，偵察更為周密，亦使渡江增加困難。

東流縣長王介佛氏，真乃戰時幹才。後年九月間，氏初到東流時，全縣已有二區附敵，四區在動搖中，今則四區全定，二區亦已反正，地方自衛能力，非常堅強。本月三日，敵僞三百餘人分頭夾攻，竟為自衛隊一百餘人所擊退。東流渡江的奇蹟，即是他一手所佈置起來的。記者臨江北望，雖有山河已非之嘆，亦有山河猶在之感，敵人心目中，一定覺得「中國非無人也」！

東流南鄰祁門，祁門為曾國藩練兵與太平軍爭勝的總根據地，與贛東的上饒相為犄角；軍事上的意義，今古相同；南島人士，莫要只在吃紅茶時想起了祁門。

八 訪上官雲相將軍

——三月二十一日屯溪通訊

上官雲相將軍，他將是東戰場上的主要角色，記者在這個最適當的時候來介紹他。

從外表說：他的儀表屬於軍人型的，眉毛粗濃，眼角斜掛，臉上的橫肉掣動得利害，高大的身軀，山東人的宏大沉重的聲調。這軍人的儀表，使我第一回時見時，會作錯誤的聯想，想像他為舊式的北洋軍人。

第一回和上官將軍相見也在皖南，那時他在担任第×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謀，由於他的豐富知識和犀利判斷，記者爲其多方面的光芒所攝住，才知道他是軍人中的學者。

第二回相見也在皖南，去年秋天，那時他已担任軍事上的重要職務，第×集團軍總司令，相見於休寧附近的叢林中；那是他們的休沐場所，有豎額，題「樸下板屋」四字。那回，記者的印象中，又覺得他很風雅，富有書生的氣息。

「醫生氣息」，於軍人是否有益？那是另一問題。記者普遍地覺得現代中國軍人，留心世界的大勢，注意中國政治社會的演進，粗中有細，該說是極可注意的進步現狀，使人欣喜的。

在上兩回相見中，記者不能忘記上官將軍所語的一個譬喻。他述說他遊歷歐西的感想，他覺得「歐西的政治機構有如金字塔，下面的基礎很廣大，很結實，上面的尖兒雖小，却是攏得很穩。中國的政治機構，像是一個金字塔，不過是一個倒過頭來的：下面的基礎太小太淺，載不住上面的重壓」，因此他說：「歐西每個機關的下級幹部都很忙，最高領袖可以閑一點，中國的領袖，真是一日萬機；下級人員常在消閑度日」。聽了他的議論，記者心目中，覺得他是一個有獨見的軍人。

二

這回（第三回）和上官將軍相見，仍在皖南，不過他所擔當的責任更重大了。在他的一生，這一回，可以說是最適於施展他的懷抱的了。

昨日下午，我們的車子，由××出發，曲折經山原參隴，沿一溪曲水到達一個小村落的莊外，將軍派副官引我們到一所大廳的長方桌前坐下，那大廳的柱子和大字匾額，使我們有莊重肅穆之感。

一會兒，將軍從隔巷過來，跨進大門以爽亮的笑說招呼我們，右手牽着他的婦女，紅色的綢帶在她的頭上飛動，她以驚異的眼光看着我們，將軍已經整裝待發，不容我們有枝外的閑談，我們直截就談到東戰場軍事問題，當時，我們如何探求，將軍如何答復？這兒只能留下一塊極大的空白，等到將來再詳加補

第二期抗戰的主要戰略，如蔣委員長所啓示的「政治重於軍事」，如白主任所指示的「軍事守攻作主攻」，東戰場當然不在例外。上官將軍一方面爲軍事指揮人，一方面又爲江南黨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也正擔任攻勢政治戰的指揮官。

東戰場上的敵軍，依將軍的判斷，也是取守勢的。「他們把一部份的主力軍集中在滬甌及京蕪一帶，以迅速的運輸來完成全局的控制，敵人的控制力，完全建築在迅速運輸上」。這是我們理解東戰場局勢的關鍵。

記者曾提到敵人在鄱陽湖東岸的最近動作，以及敵艦在浙東沿岸的最近動作，他看得很淡然，認爲無足重要。他知過鄱陽湖東岸的危險時機，已經過去了。去年冬天，將軍會奉命擔當那一線的防務，目前，已到了我軍作東戰場中心的時候了。

三

關於黨政方面，上官將軍談得很多很透澈，當他談述軍事，用低沉的語調；一談到黨政，就轉爲激昂宏放的語調。首先他說到在歐洲遊歷時所見到的意大利黨部的情形。他說他和蔣百里先生曾千方百計要求參觀「法西斯」的黨部，後來總算參觀了兩個區黨部。「他們的黨部的特色，即是黨員肯切實爲民衆服務，那個區黨部有一個音樂室，一個娛樂室（附有警報室），一個公共食堂，那便是黨與民衆接近的場所。因爲設備很完全，所定的價格比市價低，民衆自然而然集聚到那兒去。擔任黨部工作的人員，由高級黨員輪值，義務地爲黨服務，其期限自三個月至六個月。區黨部書記長，對於當地黨員的技術才能與職業情況，都有詳細調查。民衆向黨部有所請求，黨部就指定黨員爲請求者忠實服務。高級黨員的輪值黨務，與黨員爲民衆所服務的工作，皆列入爲黨服務項下，作爲考核黨員工作的標準。我們且不管主義的是非得失，這種爲民衆服務的精神，的確可珍視，而且應該取法的。一個婦人也許因爲黨部招呼她的產育，對黨部生

了好感，一個老頭子，也許因為黨部替他料理過屋漏，叫他的孫子忠心為黨部工作。使民衆覺得黨部與他們有密切關係，黨的信仰纔能在民衆心理上建立起來」。將軍鄭重介紹意大利的實際情形，言外之意，即是對於一切黨員作側面的策勵。將軍又說到「蔣委員長近來於全力於黨務的改進，「不久的將來，定有一番大刷新，許多中央委員分頭向國內各地去工作，也就是高級黨員為黨服務的表示；不過中央委員只到省或市去工作還不够，還得向下層，愈從底層做起，愈有好的成果」。由他這一番話看來，他擔當黨政委員的責任，定將從底層上建立起新的基礎來了。

後來，他把切實做事的話題轉到縣政上去，他鄭重地說：「一個縣長的責任，在戰時比一個指揮將領還要重大。即如我，雖說是總司令，只能指揮十萬八萬的士兵作戰。一個縣長，他如能把三五十萬民衆組織訓練起來，其力量豈不比我還要大嗎？」他對於淪陷區域的政治，希望每一個縣長，都能發動民衆，真的實踐「蔣委員長所說的「民衆重於士兵」的明訓。

在夜的暗影中，我們談到當前的青年問題，他對於這個問題，非常謙虛，不時探問我們的意見。他也以為訓練青年，要理解青年的心理，「好奇心，本為青年們所同有；我們年青時，看劍俠書，要想上峨嵋山去求道，也是追求夢想的一種徵象」。他所說的話，也極中肯綮。

朦朧夜色，使我們結束了談話。我們走出那小村落，只見遠處火蛇，蜿蜒不絕，彷彿在啓示一種新的希望。

第四分 春夏之交

一 南京陷落前後

——四月十一日浦城通訊

一 惡性癘疾

去年十一月以後，長江沿岸的敵軍，滯阻不能前進；修河北岸敵軍與我軍隔岸對峙，在休戰狀態中過了四個月。隨後就有一部份抱苟安心理的人作敵軍決不敢再進的幻想，不僅金華，屯溪，浮梁的人士如此說法。即南昌人士也如此說法。南昌突然陷落這件事，別的方面影響還不大，對於那她作虛幻想望的，真有深切的幻滅之感。

去年冬天，敵軍正可以真撲南昌，爲什麼逗遛不進呢？今天春天，晴空明朗，怎麼風雲陡轉突然陷落了？這二問題，仔細推尋，或可一併作答。軍界友朋，每稱南昌爲惡性癘疾的城市，因爲在去年秋間，惡性癘疾流行，人多不免；南昌的安危，一陣熱，一陣冷，反復無定，類似癘癘。這寒熱的潮流來蹤去跡，頗有迴潮的價值。

前年秋間，南昌爲策應東戰場的軍實供輸所，敵機疊次轟炸，市民惶懼奔避。市面一時衰落，十月以後，市面逐漸恢復，直到南京陷落，又有短期間的混亂。十二月中旬，敵軍進迫蕪國河滌溪那一天，我軍一部份潰退至祁門。風傳到贛，上下都有點張皇失措。到了去年一月，戰局重心移至津浦線，南昌又隨着江南戰場的安定而繁榮起來，三四月六個月，百業復蘇，市民紛紛歸城，茶樓酒館，擁擠不堪。六月間，長江兩岸戰事轉緊，敵軍沿江西進，馬當之險一失，鄱陽湖東北岸，名城迭陷，南昌又轉入恐慌狀態，尤

以九江陷落前後最為緊急。常一夕數驚。八月間敵軍西攻瑞昌線，南潯線又轉鬆弛，南潯市面也恢復常態，後來德安陷落，並沒重大影響。九十兩月安閑渡過，情形比前年冬天還好得多。直到武漢陷落，岳陽失守，長沙又大火，這才開始全部撤退，入於最恐慌時期。不料一到十二月，又辦安定，市面也相當恢復，居然熙熙攘攘，過了舊歷的新正。到了上月下旬，竟發了這一場大寒熱，南昌才臨到了末運。大體說來，以往南昌的安危，完全和東戰場的張弛保持密切聯繫，東戰場安定時，即南潯線上有軍事行動也沒有直接影響的，此番南昌突然陷落，從敵人那一方面說，也還是一種對於東戰場軍事動作的反應姿態。因為我軍對於東戰場的行動，二月間漸已顯明；敵軍知道空洞恫嚇不足以變更我方的決意，乃發動南潯線的軍事來積極反應，其攻陷南昌即為其成果；可是攻陷南昌仍不足以變更我方的決意，近日敵酋的聲應，的確有點手忙腳亂呢。

不過南昌陷落的遲早於局部戰事雖無重大關係，於整個戰局却關係很大。南昌若陷落於彭澤戰後，或於岳陽戰後，都是以決定粵漢線的命運，若陷落於德安戰後，又會改變武漢會戰的情勢，兩相比較，這一回的陷落，最有利於我方，因為我軍的喘息已舒，有足夠的力量來作全面的反攻了。軍事當局把南昌陷落看作新決戰的序幕，真有一個十分真實的判斷。

二 再試一回

我軍策劃全面反攻，始於今年一月底邊；吉安會議，桂林會議以後，大體計劃已經確定。本來在我方整軍的期間並不想有積極的軍事動作，可是敵方趁此間隙抽調大量兵力，加重西北壓迫，我方已非加緊反攻，不能發生牽制作用，因有二月間的分即進兵。進兵的方向，共分四路：一路向湘北，一路向鄂中，一路向蘇南，一路向廣東，各路雖不必定作戰略的反攻，至少有戰略反攻的作用，敵人大約於二月底邊看明白了我們的意向，也作三個方向的反應：一路向蘇北，一路向鄂南，一路向南潯線，而以戰略的利便，以猛勢直攻南昌。我方以運輸困難，總反攻局面發動於敵人動作之前，其成果反在敵軍事獲得戰果之後。敵

方只費了一個月的調遣，就可開始動作，我方却整整地化了兩個多月。所幸發動以後的成績比以前好得多，這是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樞紐。

記者前天在鄱陽湖岸上和參謀C閒談，探問放棄南昌的因由。他說：「中國和日本的戰事，只有八一三開始那十天，才算得真正的主動攻擊，其餘那只能算作『應戰』。因為那十天間，我軍的輸送，比敵軍迅速三分之一，我軍的火炮還可以壓倒敵軍。其後每個戰役，只有敵軍進攻南京的路向很明白，我們可以靜待迎擊，可是那時我軍已疲憊不堪，無力迎擊。徐州戰役以後我軍只能待機應戰，開場時不能不吃一點虧。』何謂待機應戰？據C參謀說：「即如最近南昌戰役，我們不能單在事後來責備南昌防務的疏懈，南昌的防務若緊密，敵軍顯然可以運用全力向鄂中發展，襲取襄樊一線，也可以突攻長沙，或向常德方面發展，而且我軍有事於太湖沿岸，敵軍更可以由皖南進兵，由蕪湖、青陽進迫宣城，即鄱陽湖東北岸的防務，亦深可注意，萬一浮梁失去，其性質比南昌更嚴重。敵軍在長江水面上調遣往來，少則十日多則半月，即可行動，我軍若膠守一點，反易被其所乘。我軍主力，限於實際情形，只能集中某些地方靜待發展，此之謂待機。』待機，所以開場一定很吃下一點虧，去年，武漢會戰，在九江失守以前情勢很糟，九江失守以後，我軍才判明敵軍的意向。其時敵軍佔了重要據點，不能不作據守的打算了，這樣我軍的主力，也可決定移動的方向了。後來敵軍南潯線的持久消耗，以及黃梅、廣濟綫的不能迅速發展，即是應戰的成果。此番南昌陷落，和去年九江陷落，情形相同，我們應該承認某司令的說法，南昌陷落以後，才可以決定我軍使用主力的意向。」

敵軍發動兩個半師團的實力，來試作贛北的攻擊戰，可說是最冒險的動作。這種冒險動作，這回是第三回，第一回試於魯南，已經失敗了，第二回試用於廣州，雖不十分失敗，也沒有什麼進展，此番再許用於南昌，成敗還不可知，不過敵人要說南昌這一個據點已經被他佔了，那還太早一點，南昌的命運，尚待決於今後一個月內左翼的決戰。——以往的歷史告訴我們：戰史上決無上高，高安，清江，樟樹未得，

而可守南昌之理。

三 贛北戰事的三個段落

二月下旬，皖南我軍向蘇南邁步前進，友人M君，於送戰士遠征的歸途和記者提及敵軍的反應，他說：「敵軍定有很迅速的反應，我所相應的敵軍若從灣沚進兵，撲我宣城後路，大為可慮」。其時我軍事指揮人早算到這一着的，且據敵方情報，蕪湖灣沚之間，敵兵增加了不少，頗有反應的模樣。我軍為準備這方面的反應，也曾將皖南左翼部隊積極推進，作佯攻姿態。可是敵方的反應並不在皖南，乃在鄱陽湖的東岸，三月中旬遂有都昌大磯山戰役。三月十二日到十八日那一星期，我軍力堵敵軍的東竄，至十七日晚間奪回大磯山告一段落。保都昌，即所以保浮梁，亦即鞏固皖南的後路，堵截的作用非常重大。三月十八以後，敵軍分一路進攻南昌，一路由吳城登陸（此路發動最早），作猛攻姿態，其主力分由永修（張公渡）武寧（管溪）渡江，對我左翼作迂迴包抄戰，其間有灘溪之戰，安義之戰，奉新之戰，萬壽宮之戰，生米之戰，皆以保衛南昌為目標，尤以灘溪之戰，生米之戰，為最猛烈，前仆後繼，敵聯隊長以下，官兵死傷四千餘人，所索代價甚大。二十六晚，生米不保，遂入於南昌街市戰，直至二十八晚間，我軍由南昌東引，全城陷落，此為第二段落。

三月十二六日起，我軍即開始第三段落的戰事，盡量將左翼加強，對敵軍作側面壓迫，最近半個月的軍事，即繼續加強此側面壓迫的力量。敵軍於南昌未攻陷前，曾試向我軍右翼作迂迴包抄，前噴衝至梁家渡口。二十八日，我軍既自南昌引退，敵軍即感到側面壓迫的力量，乃以主力衝祥符觀，進迫高安，又以另一主力由武寧向修水，限制我軍的左翼延伸。上月之尾，敵我主客互易，變成了敵受攻而我主攻。我上官總司令固守豐城，南昌近郊之敵受脅，編總司令的部隊大規模左翼展開，高安，奉新，安義之敵也受壓迫，第X戰區的精兵，分由浙東皖南馳援，右翼敵兵也受重大壓迫，因有近一星期大城高安間的爭奪戰。贛北敵軍，迄記者發稿日止，並不會增加巨量援軍，我軍的側面壓迫，定可發揮絕大力量。

我軍既吸引三個師團的兵力在贛北，此於蘇南、粵南鄂中湖北的反攻極爲有利，當南昌危急之日，正我軍反攻部隊到達前線之時，反攻的發動雖稍遲，情勢却是很好，近五日間東南西北一片捷報，正沖淡了南昌陷落的軍事暗影。而且敵人的致命傷仍在贛北，贛北一旦失利，江南戰場必有一番新耳目，我軍所演奏的政治性的反攻，或者可動世界的聽聞呢。

二 萬人爭說白將軍

——四月二十二日福州通訊

一 福州文藝劇場之一幕

本月十九日下午，白健生將軍悄然來到福州；這對於福州市民是一顆大喜果。近旬，閩浙沿海頗有點緊張，即平日作「苟安」譬解以爲敵軍必不至佔福州也惶惑浮動，不能自安；這位獨當「方面」的高級將領，對於沿海戰局如何判斷，深爲閩人所欲知，白將軍在福州，先後公開演講三次，第一次在省黨部，對黨政治各機關人士訓示抗戰方針，第二次在省政府，對全市學生訓話，指示抗戰必勝的必然性，第三次在文藝劇場，講演「全前戰爭與全面戰術」，尤以在文藝劇場的一幕爲最熱鬧。萬頭疾動，鴉雀無聲；微笑登台，掌聲雷起；這位率真的偉大的民族英雄，首先即予全民衆以美滿的印象。

白將軍這回還是第一次來到福建，他對於福建的印象究竟怎樣呢？他覺得福建從混亂的割據局面中振拔出來，走上政權統一的軌道，很使人滿意。此次經閩北東行，危嶺高崖上盤旋的大道，也使他覺得交通建設的進步。不過他一路所見大小城市，尤其是福州，一片太平氣象，頗爲訝然。他猛作警語，昭示閩人：「不錯，我們要鎮靜，但是我們要準備！我們不怕敵人來，不怕敵人來佔領，我們不要恐慌，但是我們要有辦法！」又云：「鎮靜固好，只怕是敷衍苟安，事到臨頭，張皇失措。」

福州人自抗戰以來，不知不覺養成這樣一種心理，以爲敵人攻佔福州並不合算，只要我方不做抗戰工

作，不刺激敵人，引起敵人的反感，就可以苟安下去。白將軍首先喝破這個迷夢，他說：「福建地位，真是危險得很；既和台灣那麼近，制海權又在敵手，海岸線又太長，敵艦朝發夕至，防不勝防，敵軍取福州，如囊中取物，只是時間問題；諸君魚遊沸鼎，不可再作安享太平的想法。」他要福州人認識敵人的野心，敵人既要遂行大陸政策，鯨吞中國，決無所厚愛於福建而不加以酷虐。他列舉所目睹的敵軍暴行爲證，勸閩人莫以生命爲兒戲，要趕緊準備；一切資源向上游撤退，學校工廠也趕緊遷離城市，市民也全部向鄉村疏散。

他判斷敵人以前所以不攻佔福州，不轟炸福州，或出於經濟的動機。他說：「敵人封鎖南中國的海岸，還留下幾個海口來吐納貨物，無非想一面間接吸收我國輸出的種種原料，一面輸入偽裝的仇貨來換取我們的法幣。但是疲師久戰，對國內人民無法交待，對世界無法掩飾；以政略關係來攻佔福州以作交待，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又說：「也許有敗類漢奸，和敵方接洽，保留福州市面以作偽組織的活動根據地；我們更該認識敵人的陰謀毒計，利用福建優勢的天然地理來保存物力與人力。」他要閩人用戰時心理來應付環境，「居安思危，安不忘危」！

在省黨部會場演講那一回，他曾列舉幾個事件來促進閩人的警覺。一、他在浦城，曾見有年輕的寡腳女子，這是民族的生理自殺，行政人員應當負責禁止。二、他在閩北一帶，只看見男子做事，女子却不做事；到了福州，又只見女子做事，不見男子做事，這都是不合理的，男女應當共同工作努力生產。三、他沿途經過，下午四時以後，郊外即無人工作，民衆未免太懶；「民生在勤」，應當糾正懶惰習慣。四、他曾目見閩北各地放火燒山，還不獨妨害造林，也妨害農村建設（依桂省單行法，放火燒山的須處死刑）。白將軍所說種種，針對着福州人士的苟安心理而言，他希望閩人趕快振作起來！

二 白將軍之戰局觀

二十七日午刻，白將軍在××的寓所延見記者，作一小時半的長談。所談關於軍事部分，邊囁暫不發表

；其關於一般戰局的判斷，記者且概括地說一說。白將軍認為敵軍散布和平空氣，只是一種掩護新的進攻的烟幕彈，根本沒有誠意。汪精衛把近衛宣言，當作和平談判的根本，明明是上當。從前陶德曼大使，會帶來些空洞的條件，白將軍一開頭就說敵方定有陰謀，決不可信；果然虛偽的和平談判，就繼之以軍事進攻。不過白將軍對於軍事前途非常樂觀；敵方所能動員的兵力，以七十五個師團為極限；對我作戰已經調用過三十八個師團；現在也還有三十三個師團在戰場上；我方每一個戰區都牽制了敵軍一大部兵力，敵軍已深感應休的困難。敵軍戰鬥能力的減低，各戰地普遍如此；襄河之戰，張自忠部隊以八千人的犧牲，換取敵人六七千的傷亡，打成一與一之比；武寧之役，敵高級軍官聯隊長以上的死了幾個，而且遺屍滿道，連後方勤務，也比從前差得遠。只要「拖」下去，敵方決不能支持，非總崩潰不可。白將軍保證再打兩年，定可打勝仗。

記者進問：近來敵軍作戰，戰術上也有什麼改變沒有？白將軍謂敵軍每一個師團有四個步兵聯隊，一個由野炮聯隊，一個重砲聯隊，一個工兵聯隊，一個騎兵聯隊，一個輜重兵聯隊，還有化學隊，戰車隊；火力比我們強，裝備比我們齊全，作戰時候，只要依照正規戰術，不必有什麼改變。在陣地戰中，先之以炮轟，繼之以戰車衝攻，再由步兵搜索前進，板定的戰術，也不必改變。我軍裝備不如敵，火力也差得遠，却不能不用革命的戰術來制勝。白將軍對於革命的戰術，說得很有興趣。他說：「辛亥革命那一回，僅僅那麼幾百個新軍，每個人只有一排子彈；有的連子彈都沒有，只能裝起刺刀來衝。那樣裝備，說得上什麼戰術？可是那一股革命的勇氣，犧牲的精神就把張彪瑞澂趕跑了，把革命工作做起來了。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僅僅六萬五千人，出發進攻；對面的敵人，合計不下百萬人；以一當二十，又有什麼戰術可用呢？但是北伐出師以後，所向無敵，連最頑強的孫傳芳的部隊全部擊潰了。那時的裝備也可笑得很，每個兵士至多只有三百顆子彈；鎗枝又那麼不齊整，各種武器，幾乎應有盡有，記得德安戰後，子彈快用完了，前方向大本營來要子彈；我直白地告訴他們，我們的後方勤務部在敵人那邊，打開南昌，就有彈藥可以

補充，這樣，也就把南昌打下了。現在我們和敵人作戰，既是全面的戰爭，就得用全面的戰術；全面的戰術，即是一種革命的戰術；認識革命的任務，以革命勇氣來遂行革命的戰術，不問敵情、不問地形、有一分勇氣即有一分成功。」白將軍認爲一個革命的戰士，認識的清楚，就會有勇氣去幹；有勇氣去幹，就能認識革命的任務；「胆」與「識」二字是相聯貫的。

記者又進問：倘或世界大戰爆發，對於我國抗戰有什麼影響？白將軍判斷世界大戰暫時還不至爆發，除非德國真的進攻波蘭，羅馬尼亞，而波蘭決意去抵抗。將軍又推測德國，進攻波蘭，波蘭一定會抵抗的，因爲波蘭民族有堅強的意志。在世界大戰中，情勢於我有利，因爲「民主」和「法西」兩陣線，情勢已很分明，我方爲正義而戰，得道多助，民主陣綫列強，一定和我國携手的。

三 把福建變作山西式的戰場

白將軍在講演與談話中，幾次提到山西戰場所使用的全面戰術的成績。他說：「去年三月間，敵軍由臨汾沿同蒲路將我軍向晉南壓迫，想在黃河邊上將我軍一網打盡；敵軍發言人巴預曾將有驚人的戰果可以獲得。閻司令長官向大本營請示今後作戰方針，大本營即執行不離戰區之命令，指示四個要點：一、化整爲零，以一個旅爲作戰單位；二、敵向南壓迫，我即向北（向太原五台山）撤退，即向敵人後方推進；三、黨軍人員不准退過黃河，過河即軍法從事；四、儘量與民衆合作，真正成爲民衆的武力。閻司令執行這個命令，成績非常之好；二十二個月之中，中條山太行山五台山一帶，軍隊配合着民衆，和敵軍不知周旋了多少回，牽制敵軍十五萬以上的兵力，消耗敵軍實力非常之大。敵軍打不下山西，即不敢過河；山西對於華北，關係非常重大；我方使用全面戰術，即已保全了山西。」他又舉某師的實事爲證；某師曾被敵驅迫，退至黃河邊上，由參謀長電請渡河；大本營嚴令北進，渡河必殺。該師遵令北進，推進得非常順利，還打了好幾個勝仗；直到現在，實力反而加強。白將軍因強調這個意思，對在座同志們說：「大家須知前進即是安全，後退即是死路！」

白將軍從軍事地理來說福建環境最適於全面戰術的使用，希望以山西爲標準，把福建制變作山西式的戰場。他認定全面性的戰爭，必須軍隊與民衆澈底合作，他希望黨政當局趕緊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一千二百萬民衆真正動員起來，他說：「軍隊如魚、民衆如水，魚離開了水就不能生存。民衆，不組織，不訓練，並沒有力量；一經組織訓練，就發生偉大的力量。敵人若是來進攻福建，我們能運用一千二百萬民衆來對付他，他有什麼辦法？」白將軍關於發動民衆，說了許多具體的意見；他希望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相配合，縣、專署，省府每個單位也都配合着軍事，來一個精誠總動員，澈底實行軍民合作，實行國民公約；消極方面使民衆不做漢奸，積極方面使民衆人人認識敵人的陰謀毒計，人人參加抗戰工作。他希望沿海一帶，要假定爲敵人所攻佔，不時作攻守假演習；從演習中得應付的經驗，一旦有事，不至手忙脚亂。白將軍最後鄭重提示担當黨政責任的人：「認識要清楚，準備要快！」他引用一句成語：「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在白將軍諄諄提示這一刻間，福州人士的確有點醒悟了；全市市民疏散的工作也在開始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工作也有人在着手了。記者從南街走過，看見「醉生夢死的生活必須改除」的橫額，不覺微笑。不知那天從文藝劇場出來的人，還有人再作「只要我方不做積極抗戰工作，不刺激敵人，敵人是不会來的！」的想頭不？

四月二十二日

三 贛浙閩近局

——四月二十八日南平通訊

一 「路」之誤

記者本月上旬往贛東前線採訪軍情，對於贛北戰局相當樂觀，認爲我軍加強左翼側擊，足使南昌敵軍

寢不安枕；又認爲「南昌誰屬」的最後命運，將決於左翼高安武寧的爭奪戰，尤以高安爲最關重要。記者入閩之日（十一），贛局已轉優勢，樂觀成分益可增多。

昨在福州與某高級軍事指揮人，客中相值，閒談中偶及贛北攻守策劃，所述雖係月前情事，却有補敘價值。據談：「贛局一着之失在於左翼，一着之得亦在於左翼。敵軍初由虬津強渡時，我軍準備使用四個炮團迎頭截擊，因此保留安義奉新高安間的公路，以便重兵器的運動。敵軍即以五倍的輕重炮火力將我團壓倒，且利用公路捷進，直抄至南昌之後以至無法固守；此爲一着之失。可是我軍事最高領袖早已考慮到敵軍錐形突擊的對策，從三月二十六日起，即進行左翼全面側擊的戰術；最近四個星期間，敵軍不僅無「寸進」，却正在「尺退」，此爲一着之得。」（蔣委員長說：我們要打破敵軍這個錐形突擊的戰術，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側擊。側擊的要件：第一要控制相當數量的預備隊，配置於待機的地位，就在敵軍進攻方向和必經道路的適宜地點上，周密配置，當敵施行錐形突擊時，我預備隊對敵軍的側背，猛力進展，施行側擊，尤該要注意側射，從側面襲擊敵人；這是制服「錐形突擊」最有效的方法。）

三月二十六日迄本月初旬，我軍以穩定正面陣地，截阻敵軍外翼延伸爲主要目標；月初敵揚言前哨已迫清江，其前進部隊實已受挫於市汊附近。本月中旬，我軍俞都，積極經營高安奉新綫上的側擊工作，大城祥符觀高郵高安間的拉鋸戰，轉變了全局的主客情勢，南昌敵軍開始受到威脅。當我軍羅軍團在正面苦戰時，敵軍會運用兵力，試向武寧線我××二部壓迫，圖鏖攻修水，又苦戰三日，不進而退。最近一星期間，右翼我軍上官部亦積極推進，蓮塘向塘敵軍每遭奇襲，乃有三日來南昌近郊飛機場的街巷戰。南昌命運在積極轉好中，軍事家有作先行克復德安判斷者，證以往例，極多可能性。

贛局既轉好，浙贛路西段已恢復通車至萍鄉，萍鄉以東，每日交通車，可達宜春。浙，贛，湘交通聯絡綫的新樞紐在吉安，平順無阻時，自金華西行，約一星期可到達長沙或衡陽。所費時間恰當浙贛湘桂通車時之一半，其費用亦恰當其半（約四十五元）。此即敵軍截斷浙贛交通之唯一成績也。

二 白將軍所寫的「包單」

記者於贛北戰局穩定中，又巡行閩浙沿海，視察東南戰場的另一側面。記者到福州時，顧司令長官已巡閩海防，由閩返防；其時福州已略有戰時氣氛；記者在福州第一週，閩江口外敵艦增多，敵機不時起飛，情勢稍覺嚴重。（本月十三四二日最爲緊張，旅閩外僑曾作某種準備。）其後西南行營主任白將將抵榕，諄諄指導閩中人士，速作戰時準備；且於文藝劇場演講中，向聽衆寫敵機決無所愛惜於福州，總有一天來狂炸的「包單」。這張包單，於白主任離榕的第二天即兌現。福州市中，經敵機於四月二十二，二十五兩日五次狂炸，頓成戰時狀態。黨政機關已全部移出，工廠，學校亦紛移至閩江上流各縣。福州人口，原在二十五萬以上，分別疏散，五日來遷出者在五萬人以上，預計二星期內，可疏散半數以上。

近旬敵艦敵機的活動不僅限於閩江口部份；且低飛機取我沿海陣地的影片，已有軍事行動的預兆。惟據軍事觀察家G君談：「敵侵入沿海岸口，與佔金門廈門一類海中孤島的情形不同；佔口岸，我軍可以策劃反攻，敵防我反攻，其行動仍以陸軍爲進攻主體。近日閩江口外，敵艦雖時增時減，運輸艦並未增加，一時尙不至積極行動。且沿海情勢，與世界局勢有密切關係；世界局勢未確定前，敵海軍方面至少須有某限度的審慎。」他認爲下一個月爲沿海命運的關鍵，記者依各種情報來參看，認爲可信。

昨天上午，敵機三架侵入閩西長汀，狂炸廈門大學，投彈十三枚；這件專刺激閩中人士的注意。敵關以戰事不利，獸性暴發，到處狂炸；閩人乃憬然深悟：無論前方後方，均非作戰時緊急處理不可。白主任的訓示，更爲此間人士所懷念了。

昨自汕頭來榕的，告記者沿途情況。謂閩南民氣振發，戰時準備亦較積極。日前奇襲金門，以一死一傷的代價換取敵軍三十餘人，且俘獲軍實及文件甚多，足塞敵軍之心。汕市由蔣將軍主持防務，全市不僅消極疏散，且將全市構成街市戰陣地，有積極防敵計劃，至可樂觀。敵原定計劃，以攻汕爲最積極；欲以攻汕夾綏和廣州近郊我軍的攻勢。卒以我軍作死守打算，尙不敢貿然嘗試。

三 浙海亦緊

就二月間軍事成局看，浙西我軍將爲蘇南我軍的輔翼；預想蘇南挺進，皖南左翼繼進，浙西我軍乃來擊杭嘉，使之×首尾不能相應。此種預想，到了三月底，即發生變化；浙江局勢，變得和贛局相聯繫。二月間，敵方迭次揚言渡江或沿海登陸，均係虛聲；到了三月間，敵艦不時滋擾，炮轟沿海口岸，亦漸入緊張情態。往來輪隻，其始如擲誠，葡萄牙商船每被搜查扣劫，其後英美商輪亦所不免。記者發稿之日，浙海各口岸航運已全部停頓。敵軍在贛北愈棘手，則浙閩沿海的滋擾愈橫暴；我軍反攻，三度克復高安，浙之金華，衢縣，永嘉，贛之貴溪，玉山，東鄉即先後被狂炸，此亦一種聯繫的姿態。

一星期前，我軍事領袖多人敘晤於某地，三晝夜的商談，於今後防務多所決定。商談內容，記者無從懸揣；僅就各領袖神色推想，所估樂觀成分定甚多。浙贛閩連接地段，與贛南閩西連接地段。用以比擬地察加。無遜色。記者周歷所及，懸想現代化的西南建設，此方亦可作雛形看待。實業家徐君前會電經請濟部資源委員會，撥款襄助沿海工廠移往浙閩腹地；資源委員會復電請其遷往川滇，徐君笑語記者道：「川中要人，初不知東南一隅，尙有更好的堪察加呢！」東西堪察加中，已有戰時各種工廠，單元中的交通網及交通工具略已完備，殘餘的鐵道，有三百餘里，有車頭××具，車輛××列，戰時大學不日亦將設立，日以海岸計程，無論何一口岸，距此腹地，皆有一百五十公里至二百公里距離；距口岸五十公里附近，則爲高崇山嶺所阻，誠一大理想的游擊區。其尤奇者，沿海即被封鎖，大江即被佔領，而大江南北連絡綫，西南東南連絡綫幾於不至中斷，此亦一敵人所永不能理解之大謎。

記者前晚又曾和經濟名家吳君相遇於閩東，吳君所談，別有見地。據謂：「浙西蘇南軍事已在開始，此項費時最速最易於掠劫的資源，敵閩必不肯放鬆；而新茶上市，閩浙海口正爲我輸出茶葉的咽喉，敵閩也不肯失去擾亂的機會。閩浙沿海的緊張空氣，或仍當於經濟的意義求之。」仔細想去，也極有意義。記者於二月間，曾聽得深陽人說：「春夏之間，敵人定必重奪此城，因爲那時軍事已終了。」所說和經濟家

的明見也相吻合，記之以待證實。

四月二十八日

四 贛北大搏鬥

——五月二日閩北通訊

一 二百里戰場

上月中旬，記者由贛東入閩，入閩以前，備訪軍中友好，略知贛北戰局的演變。閩中友好相詢，即以樂觀口吻作答，謂「贛北戰事，不僅全局可望好轉，且有吃大喜果的希望」；他們聽了或信或疑，一月來的事實，應該使他們轉疑爲信了！

一個月來，敵軍在贛北不僅無寸進，且已尺退，主客之勢，陡然逆轉。推尋其故，敵軍此次作戰，沒有戰鬥的決意，爲其挫敗之主因。（記者曾判斷敵人進攻南昌，只是一種反應態態，「反應」即是被動。）就贛北全局言：左翼北自武寧近郊沿靖安、安義、奉新至高安，又沿錦江至贛江西岸，凡百五十公里。正面贛江撫水之間，凡三十公里，右翼沿沙潭埠、蓮塘、向塘至梁家渡，也有四五十公里；這樣二百公里長的戰綫，左當山嶽地帶，右當湖沼地帶，即以攻爲守，也得有二個師團兵力擺在第一線，還得有二個師團兵力保持交通線及後備。（南潯綫上，尙有我牯嶺孤軍牽制其一部分兵力。）而敵軍實際作戰的部隊，僅有第六、一〇一、一〇六、一一六，四個師團的番號，實力不過三、四個師團上下，僅得作戰標準實力之半。

敵軍於攻佔南昌以後，曾打種種如意算盤，既想由武寧西攻修水，由修水銅鼓截我株州，又想由高安南攻清江，再截浙贛綫的一段，也想由梁家渡東攻進賢，南攻臨川，再迂迴南進，最低限度想攻下高安、豐城作保守南昌的外衛據點。因爲兵力不敷，右翼攻擊自始不甚猛烈；正面攻擊，市況戰後，也遲緩不振；過去這一月，敵軍全力即在左翼上竄突。左翼那百五十公里，有三個戰事重心：1. 武寧近郊 2. 靖安、奉

新的備面和高安近郊（石頭崗、萬壽宮、大城、高郵、祥符觀等據點）依敵軍慣技，應該三路並進，而以主力軍控其後。此次敵軍，對此三重心，僅能輪替襲擊，後方又不曾控有主力軍；襲擊失敗，各處零星增援，無補實際，遂造成我軍從容佈置全線反攻的機會。

我軍前於敵軍渡修水南進時，欲以砲兵助步兵造一大殲滅戰果，遂留安奉高一段公路未燬，棋誤一着，反而使敵人得遂行錐形突貫的戰術。南昌既陷，晉車之鑑，即以側翼攻擊，打破敵人的突貫戰術。先將正面及右翼穩定下來；再運用主力在左翼上攻擊；高安、祥符觀、大城、高郵、石頭崗的拉鋸爭奪，靖安奉新的奇襲，武寧的迎擊，皆予敵軍側背以致命的打擊。敵勢既疲，乃發動正面及右翼的包圍反攻，於是南昌近郊敵所已佔之據點，向唐中又為我軍所克復。反敗為勝，喜果已在我們眼前閃爍了。

二 錦河北岸的血海

過去一個月，贛北全線，上半月為敵攻我守期，上半月為我攻敵守期，情勢蛻變，極為顯明。月初，敵既以錐形突貫戰術獲得戰果，為着保留這個戰果，即分頭威力搜索，一個支隊向梁家渡，一個支隊向武寧，一個支隊向高安，其主力在高安一綫。大城、高郵、祥符觀先後於二三日間陷落，高安亦於四日陷落，此為第一次高安之戰。敵軍既於我左翼獲得重要據點，乃轉向右翼擴展，一部分敵軍會偷渡撫水，東侵進賢境中，我生力軍某部由皖南趕至迎頭痛擊，追敵軍仍退至撫水西岸。此為第一次梁家渡之戰。五日晚間，我左翼援軍已到達防地，以主力軍甲支沿錦水布防堵敵南侵，以主力軍乙支迎擊敵軍於高安城西左家渡附近，殲敵千餘人，敵勢驟挫，又以主力軍丙支沿新靖安側進，作進襲南潯態態。七日拂曉，我主力甲支沿錦水北攻石頭崗，再度衝攻，即已得手，乃於錦水北岸得一進攻據點；且猛力進攻大城，敵知事急，急調援軍保守大城，祥符觀二據點以翼衛高安。七、八、九三日，我軍反攻七次，敵軍亦反撲五次，雙方死傷各四五百人。十日以後，敵重奪大城據點，開始反攻石頭崗，我軍亦以反攻姿態撲高郵市，雙方激戰二晝夜，仍保相持局面。此為第二次高安之戰。敵軍城在我左翼失利，乃於十日午間，以一聯隊之衆進

犯市漢。十二日上午，市漢卽陷落。敵於南昌既南，凡佔蓮塘、沙溝、同塘、萬舍、生米、市漢，據點，已作退守打算，三月中旬，高安一綫十分沉寂，敵方要轉移兵力，向武靖方面集中，而以第六師團爲攻擊主力。十六、十七日的攻擊，敵軍顯有直撲修水的野心，一度曾被攻至烟港附近。我軍以山陵爲屏障，某部繞過敵軍之部，由王家源反攻武寧，敵又倉皇後退。我軍既在武寧近郊得手，窺知敵軍後援不繼，卽於奉新靖安間施行側面攻擊，敵力孤單，退保奉新待援，四月下旬，我軍幾度進攻奉新，敵軍亦幾度增援反攻，均不十分得手，仍保持局面。其時我軍於高安一綫，再取積極反攻行動，發動於四月二十日，完成於二十三日，大城、高郵、祥符觀、高安四據點，先後克復，進迫敵軍於萬壽宮。敵軍曾於二十四日增援反攻，高安綫三陷敵手；二十六晨又爲我軍全部克復。此爲第三次高安之戰。此次搏戰，敵衆在二萬人上下，我亦以口師兵力應敵，五十里山野間，積屍遍野，戰事之猛烈，與去秋南潯錢諸戰役相彷彿。自高安戰後，左翼我軍不備有拊背的機會，且有拊敵背的實力，乃進入於南昌近郊戰的新程序中。

三 南昌近郊戰

敵軍對我左翼既屢挫屢退，我軍乃於上月下旬發動右翼總反攻。當高安綫相持時，敵於移攻武寧綫外，又會同謝埠市梁家渡取攻勢，經四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間，迭次增援，均爲我所挫，二十一日以後，我軍自高安綫起東迄梁家渡綫，全面反攻；高安綫於二十三日得手，市漢於二十四日得手，蓮塘、謝埠市、沙潭埠於二十五、六日得手，先頭部隊進至南昌市郊舊飛機場。南昌市中，經二十八、九二日大火，敵軍已驚皇失措，進退失據了。最近一週間，南昌近郊敵我陣地，犬牙交錯，其情勢頗與上月底邊相同，所不同者，我軍以主爲客，而敵軍則以客爲主耳。

談者以我軍反攻南昌，是否能順利得手爲慮。因爲我軍反攻廣州，幾回迫近城郊終於不能得手，可爲前車之鑒。軍事家則謂南昌與廣州情勢有稍不同，我軍去冬退出廣州，過於匆促，廣州四郊堅固防禦工事，資爲敵用，乃爲我軍反攻的障礙。南昌近郊堡壘早拆，工事亦毀；敵進佔後，又無暇修理，決不致爲我

軍反攻的障礙。且我軍反攻南昌，重在側擊，關鍵仍在武甯高安二綫，我軍能壓迫武甯敵軍東退，或高安我軍，能擊退安義靖安敵軍退至修水以北，則南昌垂手可得。敵軍已在此生死關頭作最後掙扎，連日由華南運兵歸上海，似在積極增援。戰果究竟如何？本月下旬定可分曉。

此次右翼襲擊，運用較爲巧妙，軍中人談：「以往我軍防守，依地形分配兵力，戰綫既長，兵力每苦稀薄；一部位被突破，全綫即受影響。此次迎戰以兵力多寡來利用地勢，每個單位的兵力數量較少，各自爲戰運用較爲靈活。而敵軍注其全力向我左翼，右翼空隙較多，正予我軍以襲擊的機會。南昌近郊的戰事，除市汊一戰外，其餘都可說是機動性游擊戰，得手則進，失利則退，有夾擊之功而不至影響大局的。」因此，期望南昌即可以克復雖覺過早；但克復南昌的可能性已增加了好多成了。

浙贛綫大動脈，自贛北戰後突告停頓，東西交通中心，已由向塘，樟樹南移至南城吉安，金華長沙之間，沿途若無阻礙，約十日可達。南昌近郊之戰，於全局之關係尙輕，於保護臨川吉安交通綫意義較重。贛北敵軍失利，而閩浙沿海各口岸加深此中呼吸相通，經濟戰的意義真重大呢！

五月二日

五 「何所見而云然？」

——一回軍事自我批判的綜合報道

（引子）不久以前，記者很榮幸的參與某處一些人的夜談會：夜談何地？與會何人？何時何日？記者將來再補敘。此篇所記，乃關於汪精衛派，所謂新失敗主義者（或稱抗戰兩敗論者）的論議的檢討與答復。與會的人，既已各回崗位，他們又未主張公開發表；記者自應負責發表的責任，與談五人，姑以甲乙丙丁戊代稱；如有遺漏或錯誤，也由記者負責。

丁——（取南華日報，看汪精衛的答華橋某君書。）「何所見而云然？」（自言自語）

甲——何所見而云然？（丁示以××日報。）

丙——老甲，失敗主義者向勝利主義者討明白的答復呢？

甲——（向丙，丙示以香港某報，社論標題爲「請勝利主義者明白答復來」。）妙！

乙——抗戰八股論抗戰必勝，你看最後兩篇文章，應該怎麼做？

甲——我看，如波瀾那樣，打敗了仗，被瓜分了；經過了百年的復國運動建立了新國，那還是抗戰所得的最後勝利！

丁——你不愧是一個勝利主義者！

記者——且從軍事上看，究竟必勝的把握有幾成？不當作宣傳，當作自我批判。

甲——至少該有七成。

丁——何所見而云然？

一 天平秤上的游擊隊

甲——就從汪精衛所最痛心疾首的游擊隊說起：（「游而不擊」，「游擊反而游槍」，「有如明末流寇，爲民衆大害」，他們是這樣詛咒過了。）游擊戰術在軍事上的價值是一問題，游擊隊的軍風紀又是一問題，游擊隊的素質又是一問題。隨感錄式的詛咒或謳歌都不足當作討論的基礎。我看，這問題請戊先生說一點游擊隊的實際情形看。

戊——（坐在沙發上喝茶）我看，游擊隊不會一下子變成天兵天將，法力無邊的。游擊隊的人性方面，也和汪精衛陳公博大部分相同；所不同者，汪精衛若上梁山，即是白衣秀士王倫；其他游擊隊人物，有的如拚命三郎石秀，有的如鼓上蚤時遷，也有魯智深，武松一流人物。

記者——戊將軍和游擊隊人物往來這麼久，一般的印象怎麼樣？

戊——我只能知道江南戰場上的一般游擊隊的情形。你以爲汪精衛在後方洋樓中咬文嚼字，翻來翻去，從

「游擊」二字上生發文章就算有所見而云然嗎？在後方，用游擊隊的字眼，其實在江南戰場上，並無所謂「游擊隊」的字眼；有的稱爲「大刀會」「小刀會」「黃槍會」「紅槍會」，代表流氓羣的由暗而明的威力小組；有的稱爲「自衛團」「自衛隊」「保衛團」，代表一個村落一個氏族或以地主紳士爲中心的武力小組；也有的稱爲「救國軍」「鐵血團」「民衆抗日自衛軍」，由一部份散落士兵軍官組織而成的，有時也打了游擊隊的旗號，有點近於游擊隊。大體說來，和汪派看法正相反，並不是游而不擊，却是擊而不游。各分疆界，各保一地的安寧；敵人來得多，大家結隊逃山；敵人來得少，就埋伏起來打一下，敵人退了，又回老家去。許多散落士兵，也是連人帶鎗當作傭兵似的被各村寨所僱用，在做擊而不游的工作。根本談不上什麼素質，既無組織，又無號令指揮，十人之中，也許有一二個百戰過來的士兵，也有幾個懂得幾手拳腳的土英雄，大多數還是第一次拿鎗，爲求自己生存而打仗。軍風紀更是參次不齊，一個村落一個氏族的人，風紀豈有不好之理；本來游手好閑的流氓，混水撈魚，趁火打劫，風紀如何能好？散落士兵，來源不齊，好壞判若天淵，更不能一概而論。游吃游搶的情形未始沒有，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舉，也是多得很。游擊隊的事，只能看他們的效能，用不着吹毛求疵，也用不着故神其說。

記者——這樣沒有組織，未經訓練，一片散沙似的，如何談得上效能呢？

戊——正惟散沙似的，爲着他們自己的生存，不能不「擊」；雖是不「游」，却也顯出極大效能來。效能的最好說明，去年上半年，敵軍舉行三次大掃蕩，對於這些形形色色的游擊隊並無絲毫影響，儼然像是天兵天將。

丁——去年下半年的情形怎麼樣？

戊——從去年七月到今年二月，情形又不相同了；大部份游擊隊已調到後方來訓練，重新改編組織，成爲正式游擊隊；在訓練期中，當然既不游又不擊；而且糧餉鎗械都由政府發給，游槍的事也沒有了。敵

方散魂的堡壘陣來逐步封鎖新四軍，也表示對於正式的游擊工作很頭痛吧！

記者——去年下半年，太湖流域的游擊工作，誰在做呢？

戊——當各地游擊隊集中到後方來訓練時，全綫大體取守勢，由正規軍輪替做襲擊的工作。最近改編後的游擊隊推入敵人後方去；這些游擊隊，在組織上和正規軍完全一樣，素質上也很齊整了。汪精衛輩，看見過改編訓練後的游擊隊嗎？

二、舉一個例

戊——我也和汪精衛一樣，要來舉一個例了。（喝茶微笑）就舉江蘇鎮江的例子吧。鎮江，本為江南的政治中心；淪陷以後，敵人因為其地當南北要衝，在軍事上看得更是重要；城中駐兵很多，城外高資、渣澤各車站，新豐、司馬廟、白兔、寶堰各市鎮都已住了敵兵。你看，在虎狼睡覺的寔邊，我們敢做什麼事？可是，混亂無政府的情況，到了去年下半年即不存在；我們的地方政府，去年夏間，已在鎮江境內執行職權了。那邊的情形，甲委員是知道得很詳細的。（向甲）

甲——淪陷區域的抗戰情勢，一天比一天好，民衆組織及地方政治力量的加強，那是顯而易見的。去夏年間，鎮江莊縣長初到鎮江去工作，那只能說是嘗試為之，誰也不敢說有把握。他初到縣境，晝伏夜行，一日三遷，勉強站定了脚跟，到了今年春間，情勢大大地轉好了，居然恢復了六個區的區政，白晝可以公開辦公！這是多麼驚人的成就。

戊——游擊隊由無組織無訓練的散沙成為有組織有訓練的水泥，地方行政由無政府而有政府，從偽組織口邊拿回自己的民衆；地方行政人員可以在虎狼窠中自由來往；你看，抗戰的力量究竟加強或減弱？

記者——聽說淪陷區域的地方行政，游擊部隊時常干涉地方行政，甚或巧立名目，設卡收稅，可有其事？

甲——你所能想像得到的壞事，大概都有；可是你所能想像不到的好事，那兒也有。我現在只能告訴你，去年上半年的情形怎樣？下半年的情形怎樣？目前的情形又怎樣？我們只能看一年來有沒有進步，不能

說那邊有什麼壞情形或有過什麼好現象。

戊——地方行政情形的蛻變，最近請丙主任說說淞江的情形。

丙——松江的情形，本來比鎮江還要糟；敵兵很多（在松北），偽組織也早已成立；游擊隊中的大虫小虫，你吃我，我吃你，也糟得很，稅收（其實只是沿途敲索的保護捐）如毛，更糟得很。有時竟有幾種來源的縣長。那是去年上半年的情形，去年下半年黃縣長到松江去工作了；大刀闊斧幹了幾下，游擊隊統一編制了，稅收也有一定的額制了，至少松南一帶，政權完全統一了。淪陷區域的地方行政，松江並不算錯；若非民衆歸心，一個縣長能够行得通嗎？

乙——蘇州的偽省長，所以急得跳起來了！

戊——我看汪精衛派的人物，也要急得跳起來了吧！（衆大笑）

三 正規軍的戰鬥能力

戊——乙將軍，你這回總檢閱回來，覺得正規軍的戰鬥能力比以往怎麼樣？

乙——你們那邊和××師聯絡的機會很多，你們覺得××師怎麼樣？

戊——××師的軍風紀，戰鬥能力，衆口一詞，都說大有進步了；在民衆眼中也有異樣的反應。

乙——這就够說明正規軍的一般戰鬥力了。不過我要說得具體一點，且從敵人的感付力量說起。（俯頭沉思了一回）陣地戰有如兩隊人拉繩，一邊人多，一邊人少，而繩保持平衡，這就說兩邊的力量相等。敵人和我軍在淞滬，在南京，在魯南，在武漢，在晉南，迭次會戰。假使敵人的兵力一次一次減少，那就證明我軍的戰力減低；假使敵人的兵力一次一次加多，那就證明敵軍的戰鬥力減低。以上每一度會戰，敵軍所用兵力，大體在七個師團至十一個師團之間，並不會減少；（去年春間，敵軍曾把華北七個師團分在魯南豫北兩處使用，即完全失敗。）可見我軍的戰鬥力並不會低減。反之，南京戰後，我軍幾乎潰不成軍；魯南戰後，在豫東我軍還支持了近一個月；武漢戰後，我軍在鄂中，在湘北，在

贛北，還能相持不退；倒可以證明敵軍力量的減低了。

甲——從雙方的死亡率上也可以看出誰的力量加強，誰的力量減弱。淞滬戰役到南京戰役，敵我的死亡率常在四比一之間絕少變動；魯南戰役及武漢戰役，已變爲三比一；最近鄂中贛北諸戰役，又變爲二比一；（襄河之役，雙方的死亡率會達一比一的新紀錄。）陣地戰的死亡率，最足證明雙方的實力強弱；敵方戰鬥要報中不也承認死亡率的加高嗎？

記者——我軍死亡率的減低，和戰略上的撤退有相當關係吧？

乙——雙方火力懸殊時，在陣地戰中挨打。本來消耗得很大的。若在武漢近郊消耗十萬人支持一個月的陣地戰，那就失去湖北贛北鄂中相持的機會，也就失去後方整軍五個月的機會。敵軍最痛心於我軍作戰戰略上的撤退，也就是我軍的最大成功，魯南戰後，我軍自始能保持五分之二以上的主力。

戊——此所以汪精衛派人物也覺得痛心囉！

記者——（取報看汪答華馬某君書）同一據點。真的會由有戰略上之價值一變而爲無戰略上之價值嗎？

乙——當然會轉變的；以下棋爲例，棄車丟炮，不也是常事嗎？價值是比較而得的，戰略上有另一目標須完成時，則犧牲一二據點本無不可。例如：去年七月間，南潯綫戰事正緊，堅守瑞昌右翼，在戰略有極大的價值，岷山某軍一潰，南潯正面戰事即變直接影響；可見某軍放棄岷山，未達戰略上之目的。此次放棄南昌，而主力軍移在左翼，作猛力側擊，反使敵軍進退失據，可見南昌已無戰略上之價值。淞滬近郊在敵艦交叉火下挨打，在戰略上並無價值，但在政略上極有所值，那末又當作別論。汪精衛只會咬文嚼字，懂得什麼戰略！

四 壯丁的戰鬥意志與能力

記者——一般人對於壯丁的戰鬥意志估量不準，因爲對於新兵的唯一來源，壯丁的作戰能力不免有點懷疑。這問題對於抗戰力量的加強或減弱，有直接關係，大家覺得怎樣？

戊——農民的樸素心理，那又是汪精衛一流滑頭碼子所不理解的，據我們所見參加游擊戰的農民看來，他們大體責任心很重，不會臨陣脫逃。

丙——這一年半來的民衆心理有重大變動，知道當兵是責任不容躲避；每一個地方行政人員，都會承認這種心理變動是事實。目前最切要的還是壯丁的社會救濟問題，中國的壯丁，成家既早，妻子父每的生計，到是最不容易安頓。

乙——一上了戰場，募來的兵和抽來的壯丁，意志和技能反正差不多的。募來的志願兵，只要在他們的家鄉作戰，一樣的溜得很快。只要有好的幹部，壯丁的作戰能力，並不下於老兵，這就是戊將軍所見到的農民責任心的表現。最近鄂中之戰，贛北之戰，都可看出壯丁的作戰力。有人從軍管區或新兵訓練處看到一些弱點，就以爲在戰場上定表現同一弱點；其實戰場乃是另一個世界，他能迅速改變每個人的意志的。

記者——但是汪精衛派的看法，却以爲抗戰的情勢一天一天變壞，抗戰的力量，一天一天減弱呢？
戊——真是「何所見而云然」？

（註）據第×挺擊軍，某支隊長報告：「由蘇南調集至皖南訓練期中，逃亡率僅佔百分之二。半，此次由皖南向蘇南推進，逃亡率亦僅佔百分之二」。

又據贛東作戰口口軍口口師某連長報告：「全連新兵佔百分之九十七，逃亡率僅佔百分之三。三」。

五月九日在南平

六 變動中的長江戰局

——五月十六日閩北通訊

記者最近和軍事專家C將軍時談經日，所知較詳。記者探詢戰局，求其虛實分明，C將軍謂當求之於

虛實之外。因錯綜所聞，難以近事試作綜合報導：

敵方重要軍事家多人，上月巡遊長江全綫各戰場，而以敵參謀總長閑宮院親王爲中心，召集軍事會議於南京。C將軍謂此與赤壁戰前，雙方名將各有「羣英之會」差相彷彿。白上將會東南名將於建陽，與敵南京會議針鋒相對。據可信情報，敵大本營仍主張貫澈西北進攻計劃。所謂西北進攻，即以豫北晉南爲主攻，鄂北爲助攻，長江沿岸及華南各綫則取伴攻姿態。（傳敵近增調七個師團，以四個師團向晉豫，以三個師團向鄂中鄂北，與此計劃正相應。）敵方軍略家有主張北戰局穩定後，仍移兵北用者，不知南京會議中究如何決定？

由此窺探戰局，則敵軍用兵晉、豫、鄂爲實，而湘北、贛北、華南的用兵爲虛；沿海的彎弓勒馬和蘇南浙西的馳驟往來，更是虛中作態。敵軍的封鎖沿海企圖，蓋已全部擱淺，看來除恫嚇，擾亂，牽制兵力以外，不至再有積極的動作。（敵海軍謂將策勵沿海游擊戰術，不知係對世界言？抑對中國言？若謂以沿海游擊作助攻，則影響戰局極少。）

我軍的對策，白建生將軍已揭明「政治主攻，軍事主守」二語，不必再加註釋。新的軍事行動，不外「以虛應實」「乘虛而入」二步驟。第一步驟，在豫北晉南晉北依然遊刃有餘；敵軍最近所發動的第十五次大掃蕩計劃，旬日以來，並無寸進。敵軍又運用主力轉向鄂中，其地爲我主力軍的部份所在，敵軍會作包圍殲滅的誇大宣傳；宣傳的反面，都是兩次被我主力所反包圍；昨前敵軍轉用主力於鄂北隨縣一綫，即其左翼失利的最好註解。談者只怕鄂中戰事變成「以實應實」的陣地戰，就指揮作戰的主帥言，就參加作戰的主要部隊言，就鄂中地勢言，當不至爲敵軍所消耗。

第二步驟，三月間，我方極不得手：蘇北名城迭陷，蘇南又半途而廢，贛北又被敵軍所乘，預定的部隊推入敵軍後方，尚不及十分之一。談者又恐贛北重鎮陣地戰，再作極大消耗。一入四月，情勢大轉；豫東、華南、贛北、蘇南同時得手；尤以南昌近郊拉鋸戰動作迅速敏捷，最動中外視聽。迄本月上旬，我生

力軍，推進敵軍後方，已有三十師之多，預定程序，大體可以實現。C將軍談：「軍事動作只要能夠推動政治動作的攻勢，即爲我軍新戰略之成功。政治戰成效何如？我們可以從蘇南浙西的發展來觀察。且看今年秋天的動作。」

當我軍反攻南昌，右翼動作十分得手時；蔣委員長在渝發表談話，謂：「在軍事上，總反攻尙未開始；粵漢平漢以東戰事，不能重視一地一城之得失進退。」此語意味甚爲深長。（記者於南昌陷落後，對贛北戰事即作樂觀看法；而於我軍襲攻南昌近郊時，並未作克復南昌判斷。）記者曾向C將軍談及總反攻問題，C將軍謂「總反攻」如水到渠成，機到即發，確鑿期日難定；某將軍謂中日軍事總清算須在二十年後，非無相當理由。中國抗戰，要在建國，也在建軍；至少要建了陸軍，才可以總反攻。

半月來贛北戰事，由左翼移至右翼；C將軍謂係我軍加重右翼壓力所致，重心還是在左翼。敵軍贛北作戰，反用三個師團兵力，本係輕敵；右翼反用一個旅團，更爲輕敵。四月下旬，敵我在高安近郊爭奪時，敵軍已艱於支持，我軍乘虛猛攻市汊，一鼓殲敵，於是右翼全面：蓮塘，向塘，謝埠梁家渡各據點都開始拉鋸戰，南昌正面敵軍大受威脅了。不過敵軍正在策劃反攻，我軍的險機尙未完全過去；能耐得住今後二星期間的敵軍反攻，能把高安據點支持不退，贛北戰局可樂觀。

依C將軍的看法！今後戰局，仍不能不着眼晉南鄂中的變化，其他各線，卽有出入，也是很少無關重要的。C將軍又談及敵機遍地轟炸爲遂行經濟戰的速戰速決的戰術；假使易地而處，被炸係敵國都市，也許可達目的；在經濟戰上，我方也還是利於長期抵抗的。記者近在福建，備知沿海大小城市被炸的情形；種種事實，都證明C將軍的觀察，是極合於事實的。

五月十六日

七 鄂局述聞

——五月卅一日于山通訊

第四分 春夏之交

一 英雄所見略聞

記者去年冬天，和軍事觀察家S氏相處了一整時日；他觀察武漢陷落以後的敵軍企圖在進攻襄樊南陽；他判斷南進敵軍止於岳陽，西不會進攻宜昌沙市，南不會進攻長沙，他不相信敵軍作打通粵漢線打算；他又判斷敵軍所謂進攻西北，並非渡河攻陝西甘肅，其主要戰略，必以南略取襄樊南陽，北略取潼洛爲目標，得了豫西，才可以做進攻西北的基礎。他諄諄相告，記者曾專電播傳全國（見去年十一月間各報），可是戰局推移，迷離恍惚，連記者幾乎忘記了他的正確判斷。三月間，贛北戰局的突變，四月間，沿海風雲的緊急，再加以敵機狂炸各城市的慘酷記錄，也使國人幾乎忘記了鄂中的戰事。直到本月初旬，主力戰在鄂中鄂北展開，而其主要企圖。確在攻取襄樊南陽，這才使大家想起S氏的遠見。

現在鄂局勝負，大體已決，記者再迴看過去幾個月的敵軍行動；這條長蛇的首尾相呼應的動作，頗耐人尋味。敵人的基本戰略原是進攻西北，其進行的步驟，以肅清晉南豫北我游擊部隊爲第一步，以略取襄樊南陽爲第二步，以渡河攻潼洛爲第三步，然後西攻西安爲第四步。二月間實行第一個步驟全部失敗，實出敵人意料之外，（敵人預想中條山及太行山部份可以肅清，再作包圍五台山的打算）。三月間，開始實行第二個步驟，其章法非常齊整，先估量我軍一部份已回皖南蘇南移動，突然進攻贛北，略取南昌，切斷浙贛綫，使已經東移的我軍無法西進，同時贛北進攻姿態非常猛烈，吸引我軍主力在這一方面，使我軍無力援鄂，四月間，全國視綫集中在贛北，敵軍却移動全力，向鄂中鄂北集中；同時，又在閩浙粵沿海各口岸造成非常緊張模樣，分散我們的兵力，使我無法西移。到了本月，才以電馳雷迅的動作開始鄂中鄂北的攻擊，想一舉而完成第二步驟。這個步驟，終於失敗，更出敵人意料之外。（敵軍預定五月十五日以外完成包抄企圖。）

其實，我軍事當局並不會放鬆敵軍移動的狡謀，（贛北十分緊張時期中，我湯部仍由湖南某地移往鄂中。）敵軍嚴密佈置的過程中，我軍主力也從容調集，巧爲安排。當局指揮若定，不獨贛北轉危爲安，鄂

中的應付，更是恰到好處。國人提心吊胆，皇皇不安；誰知「漢上獲音」，已經傳到江南來了。鄂戰的勝利，即爲我軍改變戰略後的試驗；敵軍進攻我西北企圖的失敗，我第二期抗戰軍事上的轉機，都以此戰役爲關鍵，其意義重大，在包圍南昌之上；無怪敵會岡村開敗訊而痛哭丁！

二 「放開袋口捉老鼠」

敵軍對我作戰，有一基本戰略，即：「錐形突貫，兩翼包抄。」遂行這個戰略，必須運用優勢騎兵，（土肥原所指揮的蘭封之戰，爲其最合理的戰役）；以戰車隊騎兵隊主包抄，坦克車隊炮隊步兵隊主攻（豫東大平原上的最利於敵兵的行動。）；這回在鄂中鄂北，恰如去春魯南一樣完全失敗了，我軍對於敵軍這個策略的對策，即是加強側翼，作有力的側擊，因爲敵軍突貫前進，遇到了韌性的據點支持，其鋒即挫；突貫攻擊只能輕騎減裝，後方的接濟一斷，即陷於反包圍情勢。贛北敵軍和鄂中鄂北敵軍的挫敗，均受我軍側擊的影響。（某軍事指揮人藉記者，謂鄂北我軍應戰，即用「放開袋口捉老鼠」辦法；所謂放開袋口，即力強左右兩翼同時側擊之意。）

鄂中鄂北戰事，可分三個段落：月初迄十三日唐河陷落爲第一段落，此段落以主力消耗戰開始，敵軍逐漸布成大大包圍的陣勢。十四日收復唐河，迄二十日敵軍潰退至大別山以南原有陣地爲第二段落，此段落以我軍側翼分段襲擊開始，逐漸布成反包圍的陣勢。二十一日以後迄目前止，入於第三個段落，我軍開始向武漢外圍取攻擊姿態，敵軍則集中殘部攻擊，我右翼鍾祥綫作以攻爲守的打算，雙方漸入於休戰狀態。戰事初起時，敵軍向我右翼沙洋伴攻動作，而以兩路主力分向隨縣及洋梓（鍾祥北）我軍猛力攻擊。沙洋我軍突取攻勢，渡襄河東進，迭克多寶灣，羅漢寺，楊家灣各據點，但敵主力攻勢，並不以此稍加延緩減緩。四、五日塔兒灣之役，七日殷家店之役，敵藤田師團精銳部隊二萬餘人，配以輕重砲二百餘門，想以猛勢砲火壓倒我方守軍，我軍犧牲極大，敵軍亦以一萬餘人的死傷換取「一日一山頭」的成果，那一星期間，隨縣大洪山一綫，大小二十餘戰，我軍左翼雖稍軟弱彎曲，並未被突破。八日後敵即加強對我

右翼攻擊，且不顧我軍由天門攻京山之後，鍾祥洋梓敵軍沿襄河由長壽占向北挺進，且以騎兵旅為主直擊襄陽附近，又向北直竄至新野附近。同時，信陽以西敵軍向桐柏猛進，向我左翼迂迴包圍，以期與由新野竄唐河的敵軍相會合。在十二日前後，敵軍心目中已作如此擬想，隨縣附近我軍已被其用主力兩路包圍，襄陽附近我軍也被其左右兩股包圍，襄花棗路又被其切作數截，我軍主力已被其全部包圍於大洪山中，大殲滅的希望可以如願了。誰知十四日以後的陣勢絕非如敵軍所預想，信陽我軍出擊，一克新野，再克唐河，包圍外綫打破了一個大缺口，隨縣襄陽我軍以大洪山脈為依據，正待機截擊敵軍的後方交通，而我右翼主力於敵軍突貫前進時，依次後撤，在有利的襄河綫上待機。十五日那天，敵軍竄突部份既被我軍消滅於唐河綫上，（敵死傷一千餘人馬五六百匹）全綫即向敵軍總反攻。左翼桐柏淮河店諸戰役，右翼江頭店，下亞港流水溝長壽店諸戰役，敵我死傷均在二三千以上，到了十八日晚間，敵知潰勢已成，不可挽救，即開始全綫總退却了。三天三晚之間，敵軍潰退二百多公里，可說是開戰以來未有的大挫敗。敵軍以十萬以上的兵力，猛勢的砲火，三個月以上的調度布置，而一場春夢，仍粉碎於山陵戰中，戰事情勢的逆轉，敵人的苦悶更該加深了。

查敵軍實力損失五分之一，騎兵隊損失最大，約五分之三以上；輜重損失在五分之一以上；沿途遺棄傷兵及屍體，約五千餘具，較贛北戰役，尤為慘敗；

軍事家謂敵軍制勝的唯一策略在克制山陵戰的實際困難。此次鄂北戰役證明，1.敵軍戰鬥力減弱，（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均係敵軍最精銳部隊，第十三師團且有大別山作戰經驗。）2.山陵戰困難性增多，3.我機動戰術成功，而鄂北戰事並不影響贛北戰事尤可注意。鄂北戰役的成果，縮短我軍總反攻的準備期限，我們認為更可樂觀的還在於此。

五月三十一日

八 從微妙到動盪的新戰局

一位著名沉默的軍事家（陳將軍），最近和記者說了一句非常有意義的話。他說：「打了最近幾個月的仗，不輸也不贏，我們和敵人，彼此越來越困難。」「不輸也不贏」可說是第二期抗戰中軍事的總斷語。「彼此越來越困難」，也可說是這半年間雙方的經濟和政治的實在情況。不過敵人的困難增加了七分人，我們的困難增加了五分，還是我們佔了便宜。何以說敵人增加了七分，我們只增加了五分呢？因為敵人的經濟困難，城市和鄉村同時感受；我國城市受了影響，農村並無影響，而且農村大體都很景氣。敵人佔領的區域，普遍縮小了五分之二；我們的政治力量，在淪陷區普遍地增加了五分之二。」

敵人在第二期軍事行進中，著名的戰略家，如士橋，岡村都會參與新進攻的重要策劃。敵人方面，常用「微妙」的字眼，所謂新的進攻，也許即屬於「微妙」作用的一種。彭將軍曾分析敵人的新戰略，謂：「敵人在進行一度大規模的進攻，必先有小規模的一擊；此小規模的一擊，每足移中外的注意力。當進攻南昌以前，先有蘇北的一擊；而南昌的一擊，又為鄂北豫南戰役的先聲。有汕頭的一擊，乃繼之以晉東南太行山區域的大戰鬥。最近豫南的一擊，固可目為晉東戰事的餘波，也可說是另一次大戰役的先聲。所以在第一期戰事中，敵人所聲言攻取的地點，即是敵人軍事行動的目標；第二期的戰事，就大不同了；敵人所聲言奪取的地點，未必即有軍事行動，而國人所注意的敵方軍事行動，又未必為其主要的軍事行動。（國人並不把鄂北戰事看得比贛北戰事更關切，汕頭的陷落也許比太行山大戰更使人關心。）這樣看來，敵人的行動，或者可說有點「微妙」了，根本還在我軍的行動是否為敵人的「微妙」所隱蔽。（敵軍於進攻汕頭前，先有兩個師團的部隊調往台灣，像是規模不小；但據確實情報，那兩個師團原是在鄂北打了敗仗，調到台灣去補充整理的。）

近據贛北作戰部隊從敵軍後方所探得軍情，敵人一度由他綫調來一部份部隊，同時必有加倍部隊由此綫抽出。以增援為抽調先聲，看來也頗有點微妙。目前敵在東戰場的部隊，總計不出兩個半師團；贛北全

綫，至多不過二個半師團；敵軍的主力全部已集中在晉豫一帶了，經過六個月的抽調，方能開始一個大戰役，較第一期的四個月也拖延了二分之一的準備時間了。「不輸也不贏」的基本原因，即在於此。

二

我軍爲着應付這個微妙的局面，即用「爭先一着」作主要的戰略。——我們要把微妙的局面變成動盪的局面。何謂動盪的局面？彭將軍說：「敵人要張皇揚言，我們也就裝得十分緊張似的，作種種應付模樣；可是我方裏面開頭吃點虧，決不放鬆緊要關頭的一擊機會。敵人要裝模作樣，我方却不須弄假成真，敵人無論在那一方面有軍事行動，我方必使之無法放手。一處有波浪。處處有波浪；這便是動盪的局面。」所以第一期戰爭中，一處有大規模軍事行動，他處即鬆弛安靜下去。第二期的戰事，却是一處緊張，處處緊張，所用兵力尙不及第一期的三分之二，而聲勢反比第一期大得多。

就最近兩星期的軍事行動來說，敵人用那麼泰山壓頂的九路兵力向太行山進攻；八敵人認爲太行山是游擊區中較鬆的一環，且利用平漢正太同蒲道清西條幹綫來便利後方運輸。當沁縣、武鄉、榆社、屯留、長子、長治、沁水、董封、晉城陷落那幾天，情勢緊張已極。但太行山區我方原有部隊，合之增援部隊，不過口口萬人，如何擋住這個猛勢呢？即用處處波浪的方式，敵鋒所及，處處可以放棄，敵鋒過後，處處可以奪回；敵人的九路進兵，好像佈成天羅地網；我軍於冀南晉西晉北及豫北同時呼應襲攻，作更大的包圍綫；內綫機動作戰外綫層層迫緊弄成很有利的包圍陣勢，敵軍雖得了陽城沁水那樣重要的據點也不能不放棄了。包圍掃蕩戰，以阻止對方的竄突爲主要目標，自己變得要竄突自保，即已反主爲客，敵方自七月下旬即停止包圍攻擊，改取攻勢的防守，與原定計劃相去很遠。當晉東南戰事正急時，我南戰場不僅反攻潮安，於廣州一綫亦取攻勢。東戰場則如前次通信所述猛向京滬綫推進，並迫近上海近郊。鄂南湘北綫及贛北高安一綫，我軍也取反攻姿態。東西南北，無處不動；這是抗戰兩年來應付最靈活的姿態。尤可注意，鄂中利用天時地利，使敵軍在漢水東岸不能立脚。敵軍可挽救晉東南的末運，一星期來會由平漢綫以信

陽爲出發點，分三路向西北突進，也並未顯出微妙的作用。隨着七月過去，敵人掃蕩太行山我軍的計劃已成泡影了。

寫稿至此，忽接某方重要情報，謂汪精衛確已往台灣，準備策動華南的政治陰謀；敵軍爲着他的政治盤計，已決定開始粵東閩南的第二個「一擊」。此說若真，以政略而牽動戰略的關係，看來也頗爲「微妙」。記者正在收拾行裝，向粵東去；到了那邊，應該可以把情勢看得更明白一點了。

八月二日

第五分 沿海風景綫

一 一課戰事地理

——四月八日蒲城通訊

東戰場這個三角形，我們試以大江爲「勾」，海岸爲「股」，斜連九江，南昌至贛門灣爲「弦」，今後的軍事重心究竟在那一綫上？敵方所放的開放長江封鎖海口的空氣，究竟會鬧出什麼把戲？記者爲探求這個戰局的謎底，決定向沿海各地作大規模的巡行。前天早晨，車向仙霞嶺曲折前進，在層巒疊嶂中爬行，爬到峯頂，舉目四望，東爲浙江地段，西爲江西地段，南爲福建地段，北首那煙霧繚繞的去處，乃是安徽地段；遠四省鄰接的地帶，在今後軍事上，該佔多麼重要的地位！記者於旅途中，細細在研究這一難當前的軍事地理。

仙霞嶺那個村落——廿八都，歷來是軍事性的村落，數百年間戍軍駐防，造成了一種丘八式的藍青官話，那一帶民衆，早已理解軍事意味是怎樣一種意味。以廿八都爲中心，四圍百里間，東自龍泉，西自廣豐，南自蒲城，北自江山，形勢險要，在游擊戰，中定佔最重要的地位。由蒲城南行百二十公里至建陽，爲閩贛的新孔道；浙贛綫斷後，更爲車馬福蔭之地。太平軍戰役，左宗棠扼守建陽建甌延平這一段落，和扼守上饒的沈葆貞，據據那門婺源的李鴻章，相爲呼應。軍事家觀察，敵軍即算由贛賢東竄，或迂迴臨川以襲濟南，皖南，贛東，閩北，浙東的連絡並無問題。東戰場的問題，看來並不在「弦」的部位。

「勾」的全部份，不幸都落在敵人手中，新近我軍挺進作爭「勾」的活動，尙不知所得戰果究竟怎樣

。惟目前關鍵，「股」的部分較為重要。某軍事家曾於閒談中談及敵軍在沿海的三種企圖：「第一，由海門登陸，越過仙居以向永康，一刀斷三路；（溫州，寧波，海門三海口，並威脅金華衢州）此路須越六十公里的山嶺，行動甚難，第二由漳州登陸西攻長汀，瑞金以迫贛州；此路亦山嶺重重，難於猛進。第三，由福清登陸，攻取福州以略閩北；此路亦係仰攻，難進易退。看來亦甚不合敵軍所謂速戰的口味」，據此看來，「股」上各據點的問題，也似乎不熱嚴重。

惟記者到福州後，聽到一些人士的「敵兵必然不來論」，却又懼然心驚，敵海軍正逐於我海岸綫，可以在海門登陸，而不一定越過天台山，也可以在汕頭漳州登陸，不必直撲贛南，取福州更爲其所素願，雖不必北攻建甌與南平，倭寇之遺跡猶存，閩人正不容寬懷，自難自解。還有一些糊塗的人，以爲不刺激敵人，就可以苟安無事；此亦一種夢想。世界戰爭若起，敵人正可放棄長江，必加緊沿海侵略，無論怎樣遷延，仍不能相安無事的。某軍事家語：「福建在地理上正可以守，須知如何去守！」旨哉言乎！

記者巡行沿海，適值沿海風雲變幻，與軍中友人談及沒有制海權沒有海口的海岸綫，撫掌嘆息不已。記者翻讀顧棟高氏讀史方輿紀要，得便向C將軍請益；他說：「顧氏論福建地理形勢，精當無倫；不過古今異勢，也有許多地方得重新加以估計」。顧氏認爲福建僻處海隅，褊淺迫隘；用兵糧糈缺乏，不足以爭雄天下；要想固守一隅，則山川間阻，也不足持。因爲由此間發展，卽以上游建甌爲據點，也不過北走浙中，西達江右，不能有當於中原之要會。而敵之來攻，閩南則「惠潮迫近汀漳，藩籬易越」，閩北則「南贛山陵相錯，窺伺之道甚多；由建昌而趨邵武，由廣信而下崇安」，敵卽在肘腋之間了。這個情勢，目前還是如此，所以南昌陷落，全閩震動；潮汕不保，閩南凜然；這個「可攻之隙，隨在皆是」的環境，備前則後至，備左則右至，山海之環繞，不地以爲固而止爲敵人出沒之資，真是古今同慨的。但是顧氏所慮另

一點：「仙霞南下，建瓴之勢也；而處州之龍泉慶元與建甯之浦城杉溪，犬牙出入；往者寒宗留審跡惡其

間，而建以及循信，道皆爲之梗。（明正統九年，曠盜青田葉宗留，嘯水竄遷湖等，聚衆數千，宗留稱大王；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贛閩諸境，官軍往討，屢爲所敗，賊勢日熾。）在目前却是抗敵的最好根據地。因爲海濱的門戶洞開，一旦有事，我們正可利用此可以隱匿人馬的山藪制敵之死命。有人把浙贛皖閩毗連的山陵地帶，比東南的堪察加，比得非常恰當的。

記者又會和C將軍談及沿海防務，他說：「顧氏當年，已留心海道形勢的劇變，自元伯顏建議海運以後，「益開新道，波濤坑習占風候雨，機變如神；習於海上者，淺礁、暗沙、陰灘、怪石，計測候息，鋪錄不爽」，壽山浪屋之中，他們都視爲衽席，全不介意了！倭寇所以爲害中國，因爲他們利用了海面，今日敵人所以遊竄無阻，也還是可用了海面。二百年前學者讀史談閩，已注意到海防的重要：二百年來和新的倭寇作戰，依舊抓不到制海權，真可以痛哭流淚長太息呢！」記者居榕數月，也覺得中國將來的命運在於海上，福建將來的命運更決於海上；這回抗戰即告一段落；福建的心腹之患，依然存在。且說一句老實話：台灣一日不收回，福建的大難一時不會了結的。（記者會和閩人談及民衆動員問題，提到百六十萬漁民的生計，以爲福建人應該獎勵漁民去做海盜，到海上去打游擊。老實說，世界上一切殖民事業都是海盜造成的；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也是三百年前一些海盜在中國沿海撈得了油水刺激出來的。所以福建人惟有到海上和敵人爭命運去）

七月廿一日於金華

二 醉人的閩江

四月十六日南平通訊

入福建境，記者忽有異樣感覺，彷彿戰爭是另一世界的事，公路車中的軍人格外稀少了，浦城各行棧滿堆着貨物，商運也比軍運更佔着重要的地位了。交通的管理格外有平時的氣氛，特快車上還得對號入座。閩北地曠人稀，荒原很多；車窗外看見一羣人在開墾，李君告訴我：「那便是沿海各城市疏散移植過來

的農民。還有一部分台灣人，自閩州市遷出後，也在閩北崇安一帶從事墾殖了。」

車以南平（延平）為終點，這個城市正象徵着動亂的大時代。依山為城，頗像香港；馬路新闢，沿街任何營業，都是草創模樣，由水電所發的電光，記者眼中，覺得格外明亮；一路走來，各城市都只有可憐的黯黃色的電燈，還只能點到半夜，到此城才看見通宵整日的明亮電火。可是舊的城市還是騎在山腰，懶倦得很似的。從馬路走到舊的街面，每得拾級數百，又高又陡，令人氣喘。舊街市的市民用倦眼看人，好像對氣喘的客人作冷眼的嘲諷。閩北富人多懶，生了兒女，就着人到山中去插樹苗；女兒長大了，樹木也成林了，就斫木運售作兒女一生的生活費；因此富家兒女，多抽烟度日，懶開倦眼的。南平在歷史上獨多火災，志不絕書；新臨馬路已經過了三次大火災，可是市民並不改變計劃，作永久打算；只在地下挖坎，掩藏重要器物，把房子付之命運，這也是懶開倦眼的道理。有人說：「閩人能懂得十年樹木的道理，何以不能理會百年樹人的道理？文化的惰性，也真可怕。」

記者剛從如書的信安江下來，又到迷醉心懷的閩江；夾岸高山聳翠，點綴着火紅的杜鵑花，一路送迎，俯仰可得誦友人黎烈文兄「國危愈覺江山美，世亂從知骨肉親」詩句，為之愴然。

閩江自谷口以下，江面既寬，水量亦深，輪的速度也加快了。輪中客人絕少談論戰事及國事的，大字標題的國際新聞也似乎不能刺激他們的興趣。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福建是有「福」的，福州是有「福」的，從前黃巢之亂到了福州，就封刀安民，清初耿精忠之亂，也不血刃而平，太平軍之役，石達開的刀鋒也不會觸到南平，這回抗戰，福建定能助天之福不至遭殃。福州當局幾次下令疏散，其避地閩北的，半月經旬，即相率回到「福」地去。近日政府又諄諄以疏散人口為責了，不知疏散出去的，肯在他地勾留幾久？談者說到福州人士的苟安心理，這和天氣的舒適，風物的秀麗有相當關係吧。輪在閩江上行，心中不禁想起前年秋大的蘇州，前年冬天的杭州來！

記者處在這樣平靜的環境中，忽自警悟，難道我還回到沿海來，竟是走錯了路程了嗎？敵人對沿海各

口岸將有異動的傳說，只是一種「空氣作用」嗎？五代之季，閩王王審知於戎馬擾攘之際，奠定下近古中國文化的基礎，這古典的文化影片將重演於這個大時代中嗎？記者帶着這些疑問向福州去。

到福州以後，記者唯一的感想：「福州真太舒服了」！此間有四季不斷的鮮花，有甜膩美趣的新菓，庭園是那麽雅緻，屋宇是那麽寬敞，這個代表「靜的美」的藝術之城，實在太使人戀慕了！

前天偶在舊書店買了一部黃山谷詩集，山谷的詩用事深密，精微要妙，開出江西詩派的格局，福州詩人的風格，即從山谷，後山的途中出來「精巧」二字，足以當之。

「精巧」二字，也可以概括福州的一切藝術作品，福州的居宅，小小院落，一泓清泉，幾叢修竹，牆角上牽銀掛籐雜以野花，雅致可愛。福州的女郎，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樣濃裝豔抹，白花背底的藍布長袍，配以光光的頭髮顯出清秀的自然風景。福州館中菜餚，以蚌蛤海錯爲上品，味鮮而不膩，喝茶讓你慢慢地品嚐，無所謂牛飲，酒味醇而甜，沒有濃烈刺激性。種種配合，這都是詩人的天地。

記者曾從西湖南山路步行，經斗中路，茶亭路至南台，沿途鑑賞那些手工業的店鋪。其間燈彩，漆器，籐器，紙傘，篋梳，雕刻等日常用品，色彩花樣的精美，都在一般水準以上。長沙杭州的紙傘素負盛名，以色彩言遠遜福州一籌。漆器的輕巧細微，可以代表福州手工藝術的最高水準；一副洋磁食盒擺在福州漆器食盒邊上，不僅顯得很笨，而且顯得很拙陋。記者又曾看過一家釣魚釣店的出品，花樣多而巧，使人愛不釋手。福州有些地方頗有閉封的風俗，也頗有蘇杭的風格，山水明媚之鄉，這藝術產品的確非常相稱的。

說到福州的藝術，不能不提到閩劇場佈景以及平話書場。閩劇的發展和南曲有密切的關係，而音樂，扮相唱白的風格，也和蠟曲一樣，與大戲院落相適應，閩劇的佈景，可說集福州手工藝術的大成，獨步中國，連上海的洋場佈景，都非其敵手。記者看了這些佈景，再去讀黃山谷的詩，覺得藝術表演醇化時，此

中確有相通之點。

到平話書場去聽書，聽的人臥在籐椅上，清茶放在小几邊，再配一具水烟袋，閉目凝聽，偶而張眼對那位若有其事的評話人掠一下，又靜靜閉着自己的眼睛，這是欣賞靜的藝術的標準態度。記者在書場坐了一回，細想古今，大概北宋的汴梁人，南宋的杭州人也是這個態度吧！

這個靜美的城市，真太使人戀慕了！

十天前，鄭教育廳長貞文邀記者晤談於千山威公祠，其地爲明李平倭名將戚繼光凱旋旋旋之地；當倭饒再張的今日，瞻仰遺容，更多感慨。閩海沿岸，當年倭寇肆暴，最爲慘酷，舊痕蹟跡，都來眼底，更足激起同仇敵愾之懷。鄭氏於威公遺物，多所搜集考證，祠中懸有威公遺像，威公鐵甲殘介及平倭圖記，於懷古之中，寓抗戰之深意。戚公山東蓬萊人氏；吳鳳字氏以鄉誼備致欽仰，祠中懸有「吾將私淑」匾額聯云：「魯國恥在四百年前，公不愧曰武；紹兵法於十三篇後，我曾讀其書。」此時此地，讀此匾聯，頗有意味，彷彿吳氏早已昭告國人，決不至爲敵人利用的。

記者到福州那一星期，市中正舉行科學運動宣傳週，青年學生非常活動，偶而發出聲浪，市民還相信敵機不致侵入市區，胡亂投彈；在于山集會的羣賢，閒談中也在作許多積極打算。可是到了科學運動宣傳終了那一天，當局已準備戰時緊急處置，決定強制疎散，市中氣氛大有不同，接着經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兩天的市區轟炸，市民才相信白健生將軍所提示敵人決無所愛惜於福建的明訓。敵機投彈所及，除南台熱鬧地段外城中許多官廨均被炸毀；最近三日，福州市中有點混亂，各部分的疎散擠在一起，格外顯得混亂些。不過敵機的轟炸，以各地慘狀相比，尙屬初期，敵方若於閩海有軍事行動，今後怕的還要更狂暴些。當局主張澈底疎散，也還算得「曲突徙薪」。

記者此次到閩，對於沿海軍情較爲關心。前幾天敵方所放「調查閩浙沿海第三國財產」及「四月十五

日台會議決定攻閩方略」的空氣，有點近於恫嚇；但敵艦迭次試探，閩江口外的封鎖綫，敵機又迭次在封鎖綫低飛轟炸，頗似進行進攻的準備工作，勢不能不早加防備。近一月來，據波海門、溫州、福州、汕頭五個口岸輪替着在時緊時弛的氣氛之下，尤以汕頭一處，更在山雨欲來的氣氛中；軍事的暴風雨季候呢？經濟的暴雨季候呢？頗費猜測。閩江口外，從川石、瑯頭、馬尾到福州，約六七十公里間，江防海防，略有基礎，敵軍即來侵襲，必可索取相當代價。談者頗掛心福清灣的防務，福清登陸，可慮的成分較多，去年十月底的一場混亂，福州人猶有餘悸，想軍政當局，必有相當安排。談者又掛心閩海千里間的漁民問題，漁民總數在百六十萬左右，自沿海被封鎖，已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計，漁民墾殖，和他們的生活程序又太相違背，也有點不可能，漁民組織訓練問題！在閩省比一切都嚴重些，也不知軍政當局已決定了對策沒有？閩海多事之秋，令人懷想戚公喲！

三 甌海驚濤

六月二十八日溫州通訊

溫州、麗水、金華、寧波、這一串城市的名字，當作一個廣大的轉運公司的名字更為愜當。事實上，每個城市也最多新開張的轉運公司。（從上月二十七晚間起，僅僅三天間，溫州市面搬得「空空如也」，那景況也替轉運公司的景況。）轉運公司的買賣的確很不錯，衆口一詞說溫州市去年一年間獲得二千萬元上下的盈餘，由於商會主持人絕口否認而更證實，另一有力的證明，即是上海灘上去年年底小夥計分紅二千元是不爭的事實。總之轉運公司的油水是不錯的。

在敵人恫嚇中，轉運公司的反應姿態頗為有趣。一個重要商人告訴我：「只要兩個月，市面上的東西就快完了，真的完了。」記者仔細看看，一夜之間，物價由一元漲到一元五角並不是奇蹟，同樣的貨物，溫州的價格比金華的貴了十分之五，也不是奇蹟，真的在轉運公司這方面說，賣一件少一件，賣二件少二

件，也許不到二月就完了也未可知。但皺眉頭的，不一定是轉運公司的老板，那後面的老板，老板的老板，其焦急程度也許在我們想象之上。所以轉運公司的老板，很有把握似的暗喝道：「瞧罷！我是兩個月就完了，你耐住兩個月嗎！」經濟葫蘆中的藥，記者覺得太奇妙了！

過去這一個月間，沿海各口岸如福州、溫州、寧波的新聞，時常取得特號標題的地位，這和雷聲大雨點小的情況不十分相稱；但敵人那麼彎弓勒馬的姿態，正反動靜兩方面的看法，都有幾分可信，即我們新聞從業人也不能不帶點「神經過敏」。

敵人到處上戰誓，時刻分明，正是「倏然有介事」。先下戰書而後進兵，倒像「君子國」的氣度，以「小人國」的老板行君子國的禮儀，就不免露出「作態」的尾巴；記者會半開玩笑似的判斷道：「在種種矛盾的經濟情況之下，無論如何海口總得留下幾處的。」記者對於我軍事當局的軍事策應，表示敬意，其虛實調遣，頗合實情；尤以五月間急調×部精兵，馳援粵東，正趕上了飢荒。其他各線，僅加強後方兩岸的防禦綫，並不以敵人的虛聲恫嚇而匆忙增兵，頗得「靜」字之訣。（玉環戰役，雖頗佔新門欄的地位，若以較之晉南豫北的戰事，不過是一回微乎其微的接觸。）

一般人，對於新的戰氛的心理反應，頗耐尋味，即如溫州人士就有一種「直覺」的看法，說「敵人是不會來的」；（記者會稱這種看法為「跳進去的結論」。）仔細分析，即同一的看法，也有幾種不同的動機，一種是反映「絕望」的心理，有敵軍在汕頭登陸的近例，敵方所下戰誓的口吻又那麼堅決，敵人不會來的希望僅有一線；他就期待這一線的希望。一種是反映「延挨」的心理，他想這一回敵人是會來的，正如待決之囚；不過他想敵人要來時，不妨先福州而後寧波，先寧波而後溫州，姑且說目前敵人還不會來。還有一種是反映某種卑劣的心理，他想，我為敵人打算，敵人不應來的；敵人來了，我們不得了，敵人也受不了，何必來呢？敵人的不來，也許正如第三種心理所推量，由於敵人的本身矛盾之故，但敵若來了，這心理所造成的災禍定是更可怕的。所以這一本空城計，城頭上的諸葛亮，城外馬上的司馬懿，和掃街

老丁，他們三種心理不同得妙；而琴童，老丁與街上店夥，其心理不同更是微妙呢！

六月三十日青田通訊

從大前天起，（六月二十七日）甌海沿岸的氣壓很低，悶熱透不過氣來；不獨自然氣象如此，軍事氣象也是如此。那天雨下得很大，上午十一時左右，一架敵機在市空低飛向，海關商輪等處投下五顆橡皮丸，內中附有由敵第五艦隊司令署名限第三國商輪及僑民在二十九正午以前退出甌江的通告。當晚，溫州全市有點騷動。外輪於第二天早晨全部開出，預定到埠的國外輪，也逗遛口外，不能內駛。市中重要機關，（除軍事機關）也作疏散撤退準備。海關人員更是迫不及待的連夜帶着眷屬擁上外輪向港滬投奔，還申了一本「欄江截斗」的好戲，因為戒嚴司令部禁止公務人員出口。二十七一晚的騷動，市容陡然黯淡無光，是日薄暮，燈光淒清，全城如死；密雨梭射中，記者竊立甌江邊岸，極目彌天濃霧，瞥見一舸，沉浮浪上，中載一中年婦人，手抱嬰兒，以袖掩兒面，其旁一幼女，傍母嗚嗚而哭，浪花高激，幾淹其舸；此時情懷，五味俱全，不禁愴然淚下！

接着，二十八九兩天，又是竟日傾盆大雨，上流山洪奇發，甌江陡漲起兩丈多的排天狂濤；麗水青田兩城為水所淹城；外竟有一丈三四尺的水頭。與這狂風雨大波濤相配合的，又有二十六日敵軍在坎門登陸，二十七攻陷玉環城的警訊；二十七日以後，連日敵又砲轟黃華碼頭，有闖入甌江企圖；樂清、瑞安、溫嶺海面，時有敵艦遊弋，也在登陸試探。我們若非着眼敵軍的全盤動態，遺姿態也够驚心。在這樣緊張的戰事空氣，水陸交通又全部阻隔，一般市民的焦心，本也是情理之常。

但在記者眼中覺得去緊急的程度還遠得很；在玉環登陸的敵軍不過四百餘人，其中三分之二，係附敵作儀的沿海遊民，烏合之衆，並沒有什麼戰鬥力，廿八日方縣長率自衛隊一度反攻，縣城即完全克復；二十九日下午，登陸敵軍已全部退回艦中，到記者發稿日止，甌江口外，除黃大島一島外，並無敵蹤。口外

敵艦在二十艘上下，擾亂航運有餘，登陸襲擊還不足；究竟如何變化，且待下回分解。

四 浙東另一海角

——八月七日寧波通信

記者昨午藉軍行之便，又從閩海來到浙東另一海角。車在仙霞嶺上盤旋時，腦中正盤旋着另一種意念：在嶺的那邊，好像天上烏雲作態，陣雨怕要落向那邊；在嶺的這邊；又像頂頭風有點逼人，不免來幾陣驟雨；也許這都是井底天文，所見未免較小，或者身邊的事，比較使人關心反把晉鄒那邊的狂風暴雨，看得無關輕重。

記者到寧波這一天，敵軍又揚言要封鎖海門的海口；敵機轟炸奉化鎮海的姿態也相當狂暴；但我們對這朵烏雲不妨發一微笑；雖不必看作有朗月霽日的徵候，也無庸作陰霾的焦慮。從寧波到鎮海，只有二十公里水程，鎮海和失陷的定海，也只有一水之隔。上海到鎮海，三五天有一艘外輪往來，上海到定海却每天都有輪隻往來；由上海運到定海的貨物，究竟飛到那邊去了？此中定有一套魔法。記者且以一盒火柴為例，在寧波市上價值五分，到了餘姚，只須銅元十枚，即足以說明這套魔法的底蘊。敵人封鎖海口，先後有三種姿態，在海口放下汽艇遊弋掃射，阻礙第三國商輪裝卸貨物及乘客上下，此為第一期姿態，其作用為消極的。揚言何時何日有軍事行動，限第三國商輪及僑民出境，此為第二期姿態；其作用亦為消極的，恫嚇意味較重。估據海口小島，專以吸收軍需品及糧秣並作大壘走私根據地；此為第三期姿態，其作用轉入積極，對第三國顯取經濟的攻勢。以此推測，記者前所謂海口終必有幾處留下，封鎖海口的意味，與其說對我們作戰，不如說是對第三國作戰，尤其是對英美；更得事實上的確證。寧波市面，一入傍晚，即異常熱鬧情況；浙東商業重心，已由溫州轉至此間；金華奉化途中，水上竹筏帆船相接，陸上手車汽車交錯；國際上任何種矛盾苦悶的根苗，皆可於此得其朕兆。在敵人的大規模的「走私」戰略中，第三國的反映

，也值得我們去凝視。「天津封鎖」，「東京談判」，「沿海走私」，此中的連環性，意味真是深長呢！
寧波市場上，這幾天最惹人注意的，有董德茂米店囤積銅元私運出口的事件；市場上的傳聞，報紙上的記載，和店主董亦誠的長篇廣告，雖互有出入；但字裏行間，仍使我們不免有「此地無銀三十兩」之概。囤積有人，私運有人，擾亂地方金融有人，此人何人？呼之欲出。這雖是小小事件，也正反映着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的角逐。

記者自前年冬間，由滬歸杭，繞道過甬，正值第一次大轟炸，全市十分慌亂；此次重來，已在數次大轟炸之後，社會秩序反而安謐得多。過去那二年間，市民心理的變化，頗為奇妙；最初，他們以為這是「阿德哥」的家鄉，上海灘上大有面子，東洋人總得賣點面子，不料竟有前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大轟炸，才知道東洋人並不知「面子」為何物。其次，雖不十分體面，這終究是傳傀儡較蕙的家鄉，毒蛇不吃冀邊草，終要饜一點；誰知接二連三的大狂炸，才明白毒蛇猛獸並不愛惜自己的家鄉。在冠冕堂皇這一方面，甬波人總覺得自己是蔣委員長的家鄉，要挺起腰脊爭氣一點，氣吞三島的口吻也時常可以聽到。所以定海、鎮海、寧波、溪口這三角地帶；有一部分人正在出賣民族的靈魂，有一部分人和魔鬼正在搏鬥；也有一部分人彷彿是天然的第三種人，他們的屋頂，正飄着意國德國的旗幟。鎮海口外，海面時常飄浮着帶有四種旗幟的帆船，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在做什麼？那只有老天知道了！

下星期起，滬甬的航運，聽說更可便利了；又聽說滬甬的航運，將在瑞安的角上開始；可喜之處固多，可悲之處更多；記者談及此事，只能浩然長嘆曰：「矛盾！矛盾！」

五 溪口之行

——八月廿三日溪口通訊

——妙高台文昌閣之聞

昨晨，記者乘車東北行，車以奉化溪口爲終點。這個「中心人物的故事搬演場」，目前雖成爲新的經濟集散場，一溪一壑，依然是我們的談話資料。記者常把蔣委員長比作漢光武，其出身，事業與性格，略相彷彿；但把溪口比作南陽，却又不大相同。溪口村人傳述委員長的誥誡，蔣委員長教他們務農力田，不要忘記農民的本務。委員長說：「你們如若忘了本務，謀官作吏；一旦有了變動，你們就會變成無業遊民！你們要聽我的話，務農力田要緊。」溪口並不會變成南陽，此其所以可貴。

村口臨流小山，樓閣矗立，那便是和近十年中國政治相關聯的文昌閣。七年前，那位善變的汪精衛，腰中嵌着一顆政治的彈子在閣中小住；「一二八」事件前的政治局面，就在此小閣中決定。「一二八」戰事未作時，汪想以「抗戰」的旗幟贏取民衆的信仰，戰事一開始，汪又玩着「求和」的牌局，訂立淞滬協定，結束那一回光榮戰事。他在文昌閣中那幾天，不知種下多少惡夢的因子；今日想及搖身一變而爲頭等漢奸，溪山有靈，也應移文申討，在汪精衛以後，和錦溪最有緣的，鄉人口中，每張舉良氏，何處騎馬，何處游泳，何處徜徉遊遊，歷歷可指。他所住的雪竇寺邊的中國旅行社，不戒於火，全部化爲灰燼；他所傳築的新居，油漆方新，塵泥已封，隨着戰局的轉動，也失去了重要的意義。雪竇寺邊的重要人物，早已從國人記憶中消逝；與夫指點新居，才有人想到他的行蹤。雪竇寺外的千丈崖妙高台，景物秀美，自不待言；引起我們注意的却不是那懸崖飛雪之長谷虬松，也不是那驚人心魄的情死故事。知客指點我們看那妙高台居室中的什物，相見當年冠蓋雲集，政治巨頭，促膝談心，一語一動，都和中國政治息息相通；今日抗戰的種種準備，也於此中運其籌算，秀美的景物，孕育謀國大計，新聞眼中，別有一種看法。

以往政治上有什麼重大的波瀾，蔣委員長每輕車減從，歸居溪口，依母墓而居。他把自己的身心，休養於幽靜的自然懷抱中，再把宏籌偉略仔細考量一番。「慮而後動」，其所決策，一見諸實行，即不至有長蕙遲疑徬徨不進的弱點。文昌閣的「汪」，雪竇寺的「張」，和妙高台的「蔣」，代表三種不同的人格，也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治風格。汪在文昌閣中詩興勃勃，張沿錦溪騎馬飛馳，蔣則對蒼松而深思，一

切事業的成敗得失，仔細想來，都非偶然，山靈神眼，定看得明明白白的！

錦溪上的鐵橋，雄偉壯麗；而橋邊邊已墮有不等數的方孔，準備萬一時爆炸之用。景物雖云秀美，犧牲早有決心；此亦抗戰必勝的最好註解。「詩樣」的汪精衛，看了不知又有什麼感想！

二 武嶺話桑麻

蔣委員長把改進農村生活的責任交付給武嶺學校，——以武嶺學校為中心，（包括小學、農職、農事試驗場、儲蓄食品製造廠、農民借貸所、民衆教育館、醫院七個部門。）對溪口以外的農村作了射式的「氣、義、衛」，由張愷先生主持其事。張主任和記者談論農業改良，至為暢快，從建國的意義上說，幾有點頗值得報道。武嶺農職會着手稻籽的改良，武嶺本校所產的武嶺第一號武嶺第二號種籽，分送農家試種，在溪口附近，以第二號的收成為最好；而在奉化沿海區，相去不過四五十里，第一號的收成却超過第二號。這個小例，即證明所謂農事興革，所謂土地制度，必須因地制宜，若是膠柱鼓瑟，到處行不通。武嶺農職的土法孵雞實驗，亦為改革事業的好例。現代農學家談養雞，多介紹西洋的電氣孵化法及箱式孵化法，武嶺首先實驗蕭山式的土法孵化。查箱式孵化，以煤油為燃料，較電孵已較廉，每羽尚須燃料費四分；用土法孵化，每百羽僅需燃料四份上下，（所費僅得百分之一。）而箱式孵化率僅得百分之七十餘，土法孵化率取得百分之八十左右，廉價而成績反較優；此亦談建設而好高騖遠者的好教訓。張氏又談及農村救濟問題，如去年秋收時，某村農戶困於現金活動，準備以廉價將新穀脫售，其時穀價不過每担三元，校中即由借貸所貸金三百元，村中經濟頓形活動；儲穀待時，今年春間，穀價較前漲至一倍以上，全村收入，一轉眼間增多千數百元。因此，氏鄭重對記者道：「毋以害小而轉忽，毋以利小而不為」；這才談得到「農民救濟」。

記者寓武嶺公園中。每天吃武嶺學校出品的罐頭水蜜桃，色、味、香三者都很好。奉化水蜜桃，近年在海上已頗著名，武嶺農場一面介紹外來桃種，（如八雲等新品）一面研究果樹害蟲，沙堤除虫的實例，

在農民心中建立了科學治虫的信心。(沙堤本爲產桃區，連年花開不結果，鄉民謔爲自然盛衰週期所致；場中研究知係金化虫侵蝕之故，鄉民並不相信，乃試行隔離救治，一地之中，豐收與萎敗，判然不同，始相信與害之烈；因此，武嶺出產果品，各水菓店樂意出售，價格亦較高。)記者去年秋間，在上饒目見農民對農產品展覽會所感受的好印象，覺得百年建國，其本仍在於農；今春研究農村經濟的健全體系，對持久抗戰益抱樂觀。(福建陳主席期望每畝田多生產十斤穀，即可穩打勝仗，並非虛語。)現在來到蔣委員長故鄉，其基本力量也在救濟農村，改進農村，建設農村，我們即可以窺見民生主義的今後大道了！

三 相量崗極目

記者昨午以參觀林場的機緣，走上相量崗的最高峯，——那拔海一千餘公尺的天官峯；舉目東北望，遙見黃海的洋面，東南可以望見象山，轉向北面，又可以望見杭州灣。這就足以說明溪口在軍事上的地位。在海防上看，無論敵軍進窺象山、鎮海或慈溪，「溪口」這把外戶的鎖鑰都要受直接的影響；在經濟上看，無論海外貨物的輸入，土產物品的輸出以及仇貨走私，溪口這小鎮也成爲吞吐轉輸的咽喉；溪上竹筏首尾相接，岸上手車咿啞聲喧，記者置身其間，恍若在涓池、廢潭或青田的街中往來。(相量崗畔，武嶺農職正在大興土木，建造校舍；鄉民誤傳謂將修築機場，他們心目中也不明白經濟戰的意義更重於軍事戰呢！)

記者前年冬天，自杭州退出；鄉邦休戚所關，不時考量到浙東的命運；此次在相量崗上，又想到這個問題。浙東沿海南起雁蕩山，中連天台山，北接四明山；好像一座海岸綫上的大屏障；從敵軍看來，這都是可怕的、掛形地帶。敵軍攻侵沿海，以海軍陸戰隊爲主力，最高兵力，不能超過一萬人；掛形地帶，盡其所最忌。記者在沿海各口岸，看見種種情形，不無使人牽腸掛肚之處，一走到屏風之間，一切殷憂、釋然爲解。即如相量崗畔種種，無事則爲建國的基礎準備，有事則爲游擊的大好根據地，此又是一種看法。

上月，記者由浙歸閩，友人問我浙東情況，即以「一片太平氣象」相告；此次來甬，沿途所見，仍是一片太平氣象；嘉禾黃熟，瓜果馨香，四野農人，臉上都浮上淺笑，山中鷄鳴牛哢，男婦怡然自得，即不作昇平感想亦不可得。雪竇寺僧，前年太虛講經，僧徒六十餘人；去年僧徒避戰禍，西歸川湘，太虛法師亦往西南，寺中僅餘僧徒十餘人。不圖山中歲月，依然如舊，川湘情況，反不切浙東，此亦始料所不及。浙東自周遊鳳岐被狙，禍首已除，隱民生計裕足，而禍苗又絕，敵軍再三煽動海門羣民爲亂，都成話柄，天佑中國，天時地利人和，隨處皆呈復興氣象，敵人斃眉之處日多，即其去總崩潰之期不遠，這也是記者所樂於報道的。

八月二十三日

六 浙西的短兵

六月八日浙東通訊

一 四路進兵

近幾個月來，我軍向江南各地推進，行動雖較遲緩却頗順利。進兵蓋分四路：一路由杭州灣南岸渡江至杭嘉沿海各地，一路由天目山向杭湖各地推進，又一路由廣德高淳向宜興句容武進推進，又一路由南陵繁昌進至當塗江甯近郊。進兵的姿態，以蕭君的說法爲最近真；他說：「要攻打南京的話，還用得堂堂正正的旗鼓嗎？如梁山泊好漢取大名府一樣，三個一組，五個一隊，偷偷摸摸到南京城去，某時某刻信號一發，一齊動手，把南京城鬧得一天星斗；且等敵軍人馬忙亂調集得有點頭緒了，又各自鳥飛獸走，向別個城池開花樣去——這便是我們的江南進兵。」（二月間，上海各報刊載「華軍二十萬人渡錢塘江北進」的專電，上月又見「華軍三十萬人渡江」的消息，其實並沒有那麼一回事。）照最近的前方軍報看來，這四路兵馬，路路都有精彩表演，「小勝」的功効非常之大。

談者反把軍事戰，配以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也稱之爲四路進兵。政治、經濟、文化三種陣綫，

依政治區域關係分皖南蘇南，浙西三個單元，近月浙西這個單元，敵我短兵相接，動作非常緊張。（蘇南部份，記者迭已報道。）天目山中為政治、經濟、文化總反攻的堡壘，黃紹竑將軍不時親臨視察，各方人士也紛紛向山中集中，冠蓋如雲，倒和晉北五台山，晉南中係山，豫北太行山，蘇南茅山可以媲美了。

二 敵偽的反應

浙西各城市，經濟最為富裕，又非兵爭要衝，所受戰禍較輕，敵閥和偽組織中人頗想把江南經濟營壘建築在這一方面，自從我方加強天目山中的四種力量，敵偽兩方大為手忙腳亂。迭此在杭會商決定作種種對策。目前敵偽正在吸取中下級幹部人員，以維新學院為中心，灌輸所謂「反共反口」的思想，並高唱「排英排蘇」及「東亞新秩序」等口號，以籠絡人心。同時舉辦縣政、司法、土地、教育各部門的人員養成所，用以吸收一部份失業的青年。這可說是敵偽方的文化戰對策。敵方以兵役補充困難，聞將減少江南駐軍，訓練偽軍偽警，來應付我軍的游擊。（偽綏靖軍分程萬軍、徐樸誠兩部，程部駐蘇湖區，徐部駐杭嘉區。）近偽警務處設警士教練所，（由敵担任訓練，第一期已訓練男女學警一百五十名，五月初畢業）並組防共青年團。（敵偽編查戶口，核算戶籍證，着手編練壯丁。其制分總團、區團、分團及隊四級，二十五歲至四十歲均為隊員。杭州市防共青年團已於五月中旬成立，分七區團，二十九分團，一百九十三隊，並設中央訓練所，由敵人主持訓練。）其意在封鎖人力爭取壯丁，作政治戰的對策。

惟敵人方面，以國內經濟崩潰動成，急圖挽救惡運，目前更着眼於資源的搜刮，糧食、工業原料及國際貿易品（茶葉、蠶絲、竹木、羊毛、羊皮及蛋品等。）三者，為其搜刮的主要目標，其搜刮方法不外直接壟斷與間接榨取兩種，（前兩月，敵假手為建設廳配賣春蠶種紙，並急辦商行登記全部統制輸出。開出實蠶種三十餘萬張，其中五分之四係敵方蠶種，兩行登記開已有實記等三十餘家，不久繭絲均被其掠去。敵又於餘杭設山貨企業公司，專收竹木柴炭等土產，該公司已於二月間開始營業。敵近又多方設法掠奪我方毛茶，運滬改製外銷，杭州各地均有偽方所設茶行。）我方民衆迫於情勢，自不能不忍受絕大的苦痛。

其尤狠毒者，以武力使用軍用票及偽票，（在杭州設立物資交換所，限用軍票交易，另設法幣交換所，規定法幣十元，換軍用手票八元）想來破壞法幣的信用，並偷巧奪取外匯，在經濟戰上，敵人已用盡一切卑鄙的手段。

浙江的偽組織方面，格外着眼於稅收的搜刮，除統稅、印花烟酒稅、酒稅、田賦及地價稅而外，又有鴉片公賣空屋放租（杭市規定三月一日至四月底登記空屋，五月一日起實行空屋放租，偽方收空屋登記費，承租申請費及租金。）及茶碗捐（大小茶館均兼營烟賭娼寮）等收入，（各地又有貨物捐，屠宰稅，自衛捐，路燈捐，船舶牌照捐，良民經費，車捐，丐捐，名目繁多。）鴉片公賣，據查敵偽兩方均有絕大收入，敵浪人運售毒品偽組織收烟捐。其殘剝人民，中飽自肥的罪惡尤輕，爲虎作倀，自滅種族生命的罪惡更大，依敵方估計，中國的烟民依年遞增五分之一，只要一二十年就可以滅絕我們的種族，要算是最得意的對策了。

三 兩個月來的戰績

華北華中偽幣的失敗，已爲中外所共見；影響所及，偽幣已同時慘跌，金融戰，我方已佔了上風了。（浙西方面，偽幣值法幣五六角之間，敵軍用票值七角左右）回看過去兩個月間我方的應戰，其他方面的勝利更值得說一說。

重經部署的我方游擊隊，以××挺進軍爲主的已到達湖杭間的公路線，以××集團軍爲主的已在滬杭線的側面，嘉興、海鹽、桐鄉、吳興、德清、長興、安吉、武康間的水陸交通綫可說十分之六已被我軍切斷，敵方所視爲絕對安全地段，不出杭州一市。所有人員訓練及壯丁編組，除杭州市外，其他各地絕對不能進行。去年蕭絲運滬，水運約佔五分之三，今年敵偽方已承認水運發生阻礙，陸運自我軍襲擊嘉興後，亦受重大威脅，敵方即統制收贖，我方仍有截取的機會。浙西市鎮，去年在偽組織勢力下約佔五分之一，在我游擊隊控制下約五分之一，其餘五分之一，無所統屬，今年五月底止，我地方政府直接統治部五分之

二，游擊隊控制五分之一，偽組織勢力尚不及五分之一，搜刮掠奪的力量顯然減低。（偽組織不能徵收田賦，財政收入，惟有鴉片烟酒公賣爲主體）杭州市民，以爲方開始組訓，突然減少十分之一，偽社會局長會發表談話解釋，仍無效果，其封鎖人力，顯亦完全失敗。

據參與敵方訓練某君談：此次畢業之男女學警百五十名，至少有四分之三可爲我方服務，敵方取相互偵察時，每十人連帶負責，惟忠實爲敵方偵察的似乎很少，而且學員中除了他們這十多位奉命參與訓練的而外，情緒都很消沉。担任訓練的敵顧問頗爲精明，他後來對於技術訓練似乎有所保留。敵顧問對於訓練中國青年表示十分不放心。

敵方吸收青年的成績那更慘淡得很。自我方在天目山中設立戰時中學及戰地服務團，杭市的小學教員「失蹤」了一百多人，偽教育局皇懼不安。維新學院學生，謠傳有很多左傾分子參加，敵僞方三次總檢查並無所得。杭州市中，口頭的新聞很多，油印的豆腐干大小的報紙也很多，上一個月，真是滿城風雨。真正的文化戰、經濟戰、政治戰，正在短兵相接，今後的戰績應該更熾赫一點。

六月十八日

七 杭州灣之北

九月十二日餘姚通訊

九一八的前夕，記者來到杭州灣的南岸；錢江怒潮，排山倒海而來，暗示種種力透的吸引推拒和掀動。

杭州灣的北岸，那是屬於黑魔的世界；不過與其想像爲暗無天日的沉淵，不如說那是一個力與力搏鬥的場所。不久以前，杭嘉一帶，流傳一種風說，說敵軍沮喪頹唐，向民衆流淚表示要總退却；渡邊村中隊

長且作由衷的表白：「若非我的妻兒在日本，我一定幫游擊隊作戰。」敵軍最近將杭州的司令部向嘉興方面移動，我們若判斷其將放棄杭富線，並非過於敏感。「梧桐一葉落，天下皆知秋」，太湖沿岸敵軍的消沉，正是敵軍總沒落的表徵。

杭嘉民衆的日常生活，本來比較優裕；戰後殷富的避難遇上，識智青年流亡四方，留下的舍垢忍辱過着得過且過的日子，他們對於家國前途，覺得非常黯淡。政治指導員郭君談：「巨宅大廈，闌無一人；園門偶啓，即聞「曼曼」羊叫聞，此羊叫聲，代表兩種意味：甲、此世界性的生產已在敵人宰割之下；（蠶絲、稻、及羔羊爲杭嘉一帶三大生產，羔羊皮對歐美輸出，利子極好。）乙、羔羊的哀號，正象徵被壓迫民衆的悲運。海北民衆，替敵人做「漢奸」工作的很多；聽其哀訴，皆出於生計困難，無可奈何，海北婦女，在淫威之下，忍辱到沒有半個倖免的程度；但在敵偽的宣撫班面前，還得歌頌「皇軍」的紀律嚴明。——這都是羔羊式的命運。」但是從郭君另一段談話，又閃出另一方面的光輝來；他說：「在恐怖的氣氛中，普遍訓練一種可以說是「逃難」——躲避艱難的藝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不問白晝或深宵，男女老少，以非常機警的動作空逃巷而，逃得無影無蹤。那動作的迅速，只有戰場上的鬥士可以學習得。」郭君描述一家豆腐店老板的逃難道：「一聲警號，他肩膊一聳，就挑上兩扇豆腐，飛奔而去。敵兵繼至，只得望簷前空架而嘆息。」這些無拳無勇的戰士，每一家都準備者小船，這小船就和敵人的汽艇爭一日之短長。久而久之，民衆心頭就堅強「目中無敵」的心理。羔羊相信面前的虎狼快要滅亡，這是心理上最有力的轉變。

這半年間，敵軍想「以戰養戰」，加緊剝削淪陷區域的人力和物力；地痞，流氓和紳士相互勾結，替敵人做爪牙，遂行所謂恐怖政策。但是民間所流行的傳說，却指證敵人的人力已經用完，相信一東洋鬼子無法再打下去」。敵人把杭嘉一帶壯丁，由硤石運到松江來打扮成爲東洋兵，再運到杭嘉一帶本，民衆眼中，覺得敵人在演「空城計」，正是無策之策。敵人想造成「威震」，所得竟是民衆所扮諷刺意味的鬼臉

敵國的幻滅，不爲無因吧！

二

假定敵軍從杭富綫後退，把杭州灣以北，太湖以南那一大塊地讓我軍克復過來；這個「假定」，在軍事上是極有趣的；因爲敵酋上橋是著名的軍事學家，當作「戰略」來彼此商榷，他應該首肯後退至嘉湖綫的戰略的吧！原來敵軍經略江南，本來只想前進至嘉湖綫上，即停止行動；杭富的陷落，在我們的意想之外，也在敵軍的意想之外。且用軍事家的眼光來看，把太湖看作軍事上的掩護體，杭富綫顯然是一個大贅瘤。杭嘉湖富綫上，敵軍只分配了一萬左右的兵力；而全陣地長至二百五十公里，處處陷於不利情勢；何如退至嘉湖綫上，一頭扣在湖邊，一頭扣在海邊，只守六十公里的防線呢？著名軍事家吳將軍會借箸代籌道：「敵軍在江南戰場，所保有的三個中心據點：（甲）以南京爲據點，蕪湖鎮江則爲其外衛綫；乙、以淞滬爲據點，蘇錫松嘉爲其外衛綫；丙、以杭州爲據點，富陽爲其外衛綫。」看來很是平衡，可以互爲犄角，一旦有事，却非集中兵力以淞滬爲主要陣地，以京蕪爲輔助陣地不可；杭富綫的放棄，於敵方原是有利的。

不過軍事上的假定，記者暫仍當作里巷間的傳言看待，並未作過早的估量。從另外一方面看，如日指揮的看法，江南戰場在敵軍眼中，只是當作一件贖物來分割，太湖以北，劃入敵陸軍的勢力圈；太湖以南，通着上海特別市，劃入敵海軍勢力圈；軍閥串同財閥宰割這肥肉的打算，軍事的意義也許早擺在腦後。敵海軍不肯放棄杭富綫的「好油水」，無論軍事上的利或害，都不足以動其心的。且指揮說：「江南的敵方局勢，即反映敵軍內部的種種矛盾。」所見頗爲深刻。

話轉到我軍的進退上來，記者當然又有別一種看法。我軍當局，本有「渡過錢塘江，奪回杭嘉湖」的豪語；但從軍事上着眼，後一句的果未必由於第一句的因。一年以來，我軍的攻勢，都從太湖西南角作剪形展開，一股截斷京滬綫，一股截斷滬杭綫，使敵軍三個據點成爲各自孤立的據點。杭州灣以北地段，在

目前軍事，尙處於閔位，敵我都不甚看重；因此我方部隊的進退，多與皖南相呼應，和浙東的聯繫反而疎淡一點。海南人士正不妨把浙西蘇南皖南當作一個作戰單位看待，那些大軍渡錢塘江而北的新聞，也不妨當作「語言」一例看呢。

三

在游擊區的邊沿上，偽組織的消息是不會缺少的：本月二日嘉興偽知事沈翰卿父子被狙身死，即是里巷轟傳的消息。關於鋤奸的英勇傳說，記者且略而不述；從另一方面，看看傀儡們的心理變遷。傀儡之中，以「年高德劭」爲其特徵之一；這麼「年高德劭」的古董，他們相信他們所以要使傀儡，還是出於悲天憫人的心懷。沈翰卿臨死告其家人，說「他的苦衷不爲世人所諒，死得真太冤枉」。狡猾的傀儡，想到自己老命要緊，看風轉蓬，向游擊隊送秋波的非常之多。這是一種轉變。漢奸之中，又有一種如傅筱庵那一類的「買辦頭腦」；傳統的把目己當作第三國人看待，其手法巧妙，當然和各方首領有其限度的往來。（如已處死刑的王埠南，即與傅筱庵有往來。）自以爲而面兜得轉。他們對於無視洋大人威權的熱血青年，非常頭痛；但細皮白肉經不起炸彈的轟打，白晝昏夜卻有點寒心，因而希望敵軍改變作風。熱血青年也改變一點作風；所謂「大家講得通一點」。這種動搖的心理，到了今年春間，表現得最爲顯著。敵閥對於傀儡問題的苦悶，由來已久；到了今年政治鬥爭開始後，更覺無路可走了。

汪逆一派，加入傀儡羣，爲傀儡意識的一大變動。傀儡羣的一般意識，即抱定「財產第一，性命要緊」的人生哲學；汪派的作風，以「暗殺」「恐怖」爲手段，也爲官僚紳士買辦出身的傀儡所疾首痛心。沈翰卿父子殞命時，也許要怪汪派小夥子把大事攪糟，呢！究竟得過且過苟安現狀的好？還是採取鬥爭手法做拚命三郎的好？這是和舊傀儡精神上的大衝突；汪派終於不能與維新偽政府合作，這也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吧！

據一般推測，汪派若得勢的話，杭嘉一帶的傀儡有早日反正的可能。杭州灣以北的天日，若以傀儡反

正而早日重光，敵閥該更深幻滅之感了！

九月十二日

八 「東南堪察加」之行

——十月二日閩北通信

記者今春巡遊皖南與經濟名家吳君同寓黃山；閒談中，他向記者提及東南經濟建設區（浙東處屬十縣）的狀況，以為值得考察一番。贛局忽變，記者隨軍他去，不及歸浙東；此願遂成虛懸。月初，在紹興和專署周科長接席傾談：他原在浙東九區服務，新近才由麗水調至紹興，對於經濟建設情況，知道得很詳盡；也慫恿記者至少看一看戰後的「雲和」和「龍泉」。又值贛湘軍事緊急，接浙南行，只在龍泉小住三日；其地行政建設，富有新氣象，真不負吳周二君的鄭重介紹，值得國人注目的。

前年冬天，東南戰局急轉直下，人心惶亂；黃季寬將軍重組省政，已在浙西危急之際，省府重心，全部移在浙東。當時有一部分有志的青年經伍廷驥廳長的介紹，到浙東處屬去做「經濟建設」的工作，所謂「經濟建設」，不妨當作悲觀的看法；萬一浙東不守，大家準備在那貧瘠的萬山中，早安頓下一個游擊的根據地。局勢推移，一年半來浙東地方秩序相當安定；乃由消極的建設，進而為積極的建設。談者把浙、閩、贛、皖四省鄰接的山陵，稱為東南的堪察加；上述處屬一帶，可說是東南堪察加的心臟區。

那一羣有志的青年，分布在龍泉、雲和、慶元……各縣；他們帶着救國熱情去做地方行政的工作；他們要「為工作而工作」，要做「無米之炊」，個人生活真是非常清苦的。他們過的是集團生活，上自縣長，下至科員，一律每月生活費二十元，其有家庭負擔的另給津貼。也因「局勢推移」，原來那一羣人留在那兒的並不很多；記者在龍泉還可以看見初期的影子。——縣政各科門閥通力協作的精神，依舊存在着。可惜記者到龍泉時，唐縣長巽澤因公出巡浙西，不會聽得口述的甘苦經歷。周科長說唐縣長是舒展得

開的人物，他能事事有辦法。目前各縣縣政，常取法於龍泉，龍泉倒像是一個浙東的實驗縣了。

他們這一羣的特點，可以用「沒有官僚習氣」一語來包括；官僚事事照例行公事去做，他們要針對新環境找新方案；官僚要聯絡敷衍地方紳士，他們要撇開紳士去發動民衆組織民衆；官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們「過不辭咎功不居勞」；無論種種「流言」中怎樣措辭，記者總算看見一羣和民衆相接近的地方行政人員了。

二

龍泉是一個貧瘠的山城小邑；每一年所產正糧，只敷四個月之用，攙以雜糧三個月，還缺少六個月的糧食；往年木材出口，年約四百餘萬元，足以調劑地方金融；戰後木材輸出阻滯，民生益加困難。（藥材、竹、紙、瓷器、劍，亦有相當產量。）唐縣長就在這貧瘠的圈子開始他們的合作經濟建設。

記者從紹興經麗水到龍泉，首先感到這小城中物價的平衡，無論糧食，舶來品，土產品都比其他城市便宜，物價的調節，由交易公店主之；米、鹽、煤油的批發價格，以公店所定為一般市價的準則。公店運糧食貨物較多，價格較市價為平；因此富戶囤積或抬高價格的精習可以除去。全縣成立戰時合作社一百二十二所，（社員三萬〇八百十五人，約佔全人口五分之一弱）辦理信用及消費業務。信用放款，可說是普遍的農村救濟；貸出額極小，至多十五元。（使農民減輕高利貸的壓迫。）木料數量過多，政府沒有力量來囤積，希望農民生計稍裕，可以暫時留養山谷不去斫伐，（此外又成立臨時農倉，在秋收時辦穀物押款，免得糧食外流。這幾件事，都得農民的普遍信任。）

政府所輔助的生產事業，以磁器造紙，及救濟工廠最為重要。龍泉的磁器，唐宋間最發達；明清以來，日用磁器衰落，只有仿古磁器，在上海古玩市場還有相當銷路。目前以政府力量輔助那幾家停歇或收縮中的磁器，其中有一窰，由政府投資，實行密工共同生產共享有的制度，工人的情緒非常之好，居然自動組織了戊級社訓中隊，參加當地壯丁訓練（磁窰均在八都一帶）紙業改良，以建設廳所辦的手工業改良

工廠爲中心，指導報紙的製法（由合作金庫投資二千元）目前報紙極度缺乏，各地定貨已遠至明年三月期，運銷自不成問題。龍泉編山多竹，報紙產量亦可望逐年增加。救濟工廠範圍較小，（其成立又以救濟難民爲主）所出產肥皂，銷路極多；縫紉部亦頗發達，可以做到自給的地步。

梁祕書特地向記者提及擴充冬作的工作。他說：「龍泉人民對於冬作極不注意，糧食缺乏，只能仰給於他縣。去冬，由縣府貸放麥種二萬餘斤，擴充冬作六萬三千餘畝；今春糧食就裕足很多，當唐縣長初來時，龍泉米價每元十三斤；這一年來，米價常在每元十四五斤上下，半由交易公店調節，半亦冬作增加糧食之故。」此外縣府提倡墾殖荒地五萬四千餘畝，增加正糧六千餘擔，輔糧二萬五千餘擔，於民食也極有幫助。談者謂雲和縣治以教育爲主，龍泉以合作爲主，有姊妹縣的美稱。記者則以唐君注重農民生計，頗近北宋王安石之治郵，其成功處亦頗相似。假使王安石爲相，能假合作社之力來推行新政，我想新政一定會成功的。

三

記者往龍泉以前，有一問題，即兵役問題，要到那兒去討答案的，因爲政府普遍施行兵役法，還在抗戰軍事發生以後；地方行政人員咸以「徵兵」事項爲最難處理——民衆智識不普及，傳統的對於國家觀念的淡薄，鄉里士紳從中漁利舞弊，以至「抽壯丁」成爲民怨之府。急功的縣府，待壯丁如囚犯，綑綁押送，亦所不免。忽聽得處屬這幾縣，可以用徵集令抽集壯丁，蹙然足鑿，令人心喜。龍泉的兵役，更爲談者所稱道，記者更急於知其究竟。

龍泉的兵役實況，且借一個旅館茶役的話來說明：「唐縣長只是抽壯丁抽得好。」記者問他：「還是壯丁自動應徵？還是要縣政府去拿捉的呢？」他說：「輪抽到的壯丁，接到了命令都自己去應徵的，捉壯丁的事那是沒有的。」這就證實了用徵集與抽集壯丁的傳說。記者因分別調查，略知其梗概。龍泉的保甲制度，本來相當完善的，唐縣長到任以後，試行一種直接民權的制度；即把地方自治事業，都交付保民大

會去處理；就開始政府與民衆的直接交涉。從前士紳階級可以從中「舞」的「弊」「漁」的「利」，因此一掃即空。壯丁舞弊的情形在龍泉可說是絕無僅有，據兵役科齊科長談：「我們辦理『兵役』，『公正』『公平』二項可說已經做到了。凡是及齡的壯丁，其應緩役免役的公開揭布，使未及請求的有機會補行請求，使欺瞞者可以任人舉發。其應服兵役的，於一個月前下徵集令，使得從容準備。應服役的一律公平待遇，即權勢之家，亦無法詭避，一般民衆乃心願應徵。」依他統計，壯丁雖偶有逃避的，其避令應徵的已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每月兵額，常可有餘，可見辦理的福利。

龍泉縣政，以通力協作著其成效，初辦兵役時，政工隊出發宣傳，全署人員也一體參加工作，初期的普遍宣傳給民衆以極深切的印像。政工隊員多係青年流亡學生，工作的情緒很高，平常分駐鄉間，和民衆接近的機會很多；縣府又指定各鄉鎮工作人員，做鄉鎮輔導員，負責工作聯絡的責任。政工隊員和輔導員在鄉間，成爲民衆與政府間聯鎖，紳士層所造成的隔膜，也就打破了。上情下通，下情上達，使民衆了解政府的用心，乃是兵役能順利推行的主因。

此外關於處理出征軍人家屬的辦法，也可以約略敘述一下，龍泉民衆貧窮，納金緩役的比他縣爲少，因之，優待經費比較支絀。縣府本「有錢出錢」的原則，着那些緩役免役的也普遍認捐，目前出征家屬每月約可得二元至三元的生活扶助費。鄉間各戶應領扶助費，山輔導員代領代發，使家屬直接領到實數款目。壯丁家屬，常有赤貧不能支持的，各鄉鎮組織代耕隊（今已改爲代勞隊）代爲耕作。記者到龍泉日，適值中秋節，縣府募得月餅二千斤；壯丁家屬每戶一斤，當日連同扶助費一同分送，鄉民心目中，當然身有一種感想。這些關心民衆的細節碎目，說來比較繁瑣；但他們這一羣人的工作比其他各地的工作來得成功，正在於此。

記者周歷各地，所見地方行政，有普遍改進向上的趨勢，此爲抗戰後政治進步之徵。此次在龍泉也不過三日，不能說是有深切的觀察；所要特別提出來報告的，也如吳周二君之意，要大家看一看合作事業對

於農民經濟的影響，也要看一看最困難的兵役問題如何處理。真是「爲政不在多言」，看我們如何去力行呢？

十月二日

第

○ 這 個 後 方 的 貨 物 也 於 是 可 能 和 一 些 遭 兵 火 的 所 有 的

信自己能把握運命，再造運命。（地主在農村是寄生蟲；佃農爲生計重壓所苦，缺乏自信心）。他們認爲：土地便是經濟的母財，卽算災難的洪水沖盪了他們的一切財產，只要用自己的氣力，忠於土地，土地定會再賦予他們以財富。他們不信會有破產之一日，土地的產物是破不了的。在社會經濟變動過程中，自耕農就發揮他們的保守性的武器，只承認物物交換的原始經濟原則，用自己勞力在土地上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也交換那自己所需要的。（金銀紙幣，均在他們的經濟概念之外）。大家且想想，在一個不相信土地會破產，而認定自己的勞力，可以再造財富的農民面前，外匯漲落在他們心頭，能激起什麼作用呢？一萬萬五千萬農民；站在敵陣面前說道：「你們要破壞我們經濟嗎？不要緊，總罷，卽算十幾萬萬通貨，弄得一文不值，也不要緊。五年十年，再來一個十幾萬萬的財富，給你們看看。」這是一句多麼有力量的答覆！（木村謂中國民衆，過於重視金錢，實係錯覺。英人赫德謂：「中國農民耐得住一年一度的破產」，所見較爲深遠。）

二 二二年來的農村物價

自從外匯率暴跌，在上海香港過活的人，關門七件事，件件漲價，焦頭爛額，苦痛萬分。在內地，諸如我們這一羣靠薪給過活的，薪給打了折扣，物價又漲了兩三倍，也叫苦連天。（小店員的痛苦更多）。近月沿海多事，記者在各城市往來，常聽得一些人談論百物騰貴的近況，但抗戰的基本力量在農村，外匯漲落於農村物價有何種影響，比一切更值得注意。（物價的暴漲和暴落，其影響是相同的，一般談論物價的，不免囿于小市民的私見，容易陷於錯覺）。記者近十個月來，會分別做非常簡陋的物價統計，（且因往來奔走攜帶不便，許多材料，只能隨處拋棄。）現在試用以說明農村物價的變動，在農民生活上的影響（希望不至於十分曲解。）

統計以浙東一個小市鎮各商店的賬本爲根據，略去枯燥的統計數字，且依生活必需品。（衣食住及其他）及奢侈品分別來看（甲）生活必需品衣的項下：棉花漲百分之一三七，紗漲百分之七五，染料漲百分之

九一，布類漲百分之二八七，綢類漲百分之一五六，麻類漲百分之一一三。食的項下：穀類漲百分之九六，麥類漲百分之一三二，菜蔬漲百分之七四，肉類漲百分之八七，魚類漲百分之七五，茶類漲百分之八五，油類漲百分之九三，鹽類漲百分之一一四，海味漲百分之一五六。住的項下，木料漲百分之七九，磚瓦漲百分之八三，附屬要件（銅鐵品及玻璃）漲百分之三七四。其他各項：火藥漲百分之二八七，火油漲百分之三九四，肥皂漲百分之二一七，紙帳漲百分之二三一。（乙）奢侈品：化妝品漲百分之二七八，香煙漲百分之三一六，土烟類漲百分之一二二，藥用品漲百分之四一六，酒類漲百分之七八。（洋酒未見）（以上比例以戰前物價標準）

這個小小的統計，有幾點可以注意：甲，主要用品物價，除布類外，大體係平衡漲價，於農民生活，不至有壞影響。因為付出的增多，收入的也同時增多。且外來物品漲價，即使農民改用土產品，一個靠土烟袋過活的人，對於捲煙漲價的壓力，感受得非常輕微，假使他自己也種幾畝煙葉，也許還掀鬚微笑，覺得捲煙漲價，於他頗為有利。乙，畸形漲價各項，其銷數總值不及其他物品銷用的百分之二。（布類在外）丙，去年四月以內，物價並不見有顯著的變動，除了火油火柴之類。丁，飲食項下漲價，於農村大體增加收入，與增加小市民支出，顯又不同。戊，住的項下，農民亦絕少受影響，因為木料漲價，大體增加收入，而房租一項，本不在農民度支項下，更不至增加負擔。己，農民以減低消耗為消極抵抗漲價的武器，造成普遍的節約，化妝品銷數在其鎮，已減少十分之三強。

外匯暴跌，既未使農村主要用品價格暴漲，而農村物品的平衡漲價，又未影響農民生活，使陷於困難不能支持，此即支持長期抗戰的力量之總測度。——只有農民，能作「能不能支持下去」的最後答復。

二 一張家庭經濟統計表的說明

另外，記者試舉一家李姓自耕農的二年來家庭經濟統計表來作證明。

甲、李姓家庭狀況：

A 丁口——父母二人，兄弟三人，妯娌三人，子七人，女二人。

B 財產——住宅一所，田四十七畝，地十九畝，山五十一畝，小雜貨店一所。

乙、戰前家庭度支表：

C 收入——穀一五五担（自食一一〇担）餘值一三五元，大麥七三担（自用一五擔）餘值三八元，小麥四三担（自用一三担）餘值一一〇元，豆八担（自用五担）餘值一八元，豬八隻（除豬本及糞料）值四〇元，桐油三五〇斤（自用一五〇斤）餘值二六元，皮油九〇斤（自用二〇斤）餘值一〇元，桐油二七〇斤值六八元，茶七斤值三元，絲三斤（自用半斤）餘值一〇元，烟葉三五〇斤值四九元，共計五〇七元。

D 付出——田賦計二九元，肥料與成本計一五〇元，房屋修理計八元，僱工計一〇三元，教育費計六四元，衣服計五八元，火油三箱半計一八元，器物添設計一七元，酬應人情計二〇元，雜耗計一五元，共計四八二元。

收支相抵每年約餘二五元，如小店有盈餘可得五〇元。

（註）收支每年常有出入，此表係用約數。

丙、戰後家庭度支表：

A 收入——穀（除自用）餘值二二五元，大麥（除自用）餘值七七元，小麥（除自用）餘值一六五元，豆（除自用）餘值三〇元，豬（除豬本糞料外）值五〇元，桐油三五〇斤（自用二五〇斤）餘值一八元，皮油九〇斤（自用四〇斤）餘值一〇元，桐油三〇〇斤值一二六元，茶七斤值五元，絲三斤（自用一斤）餘值一一元。煙葉三五〇斤值一四〇元，共計八五五元。

B 付出——田賦計二九元，捐計八〇元，肥料種籽等成本計二一〇元，房屋修理計一三元，傭工計一四五元，教育費計九〇元，衣服計七二元，火油二箱計一八元，器物添設計三〇元，酬應計三〇元

，雜耗計五〇元，共計七六七元。

收支相抵約可盈餘八〇元。

這張統計表中所開列的數字，至少可以看出幾點重要的意義：甲，戰前戰後，一般看來，農村經濟稍微景氣，却也沒有什麼大變動；而景氣的傾向，其主因在於三年豐收，與外匯絕少關係。乙，外匯率暴跌，於農民生活上，只有衣服，雜耗二項影響最大，但在全年開支中，並不佔多大數目，而收入項下，桐油鹽菜均激增，不僅足以抵銷支出項下之激增數目。丙，火油用三箱半減至二箱，仍維持十八元的支出原數，足證農民節約的自然傾向。我們讀這張統計表，明白另一方面意義：「戰爭」及「外匯率跌落」，不足以影響農村經濟，假若水旱蝗虫，造成農產歉收，立刻要打破收支平衡情況，使這一家自耕農陷於窮窘，或者農產品價格暴跌，亦足影響收支的平衡。如去年皖南的米價，即使農民一時不安。近來政治方面人士，當談及着眼政府如何節用民力的問題；積極地說，記者以為還應該着眼扶植民力問題：如何扶助自耕農，如何穩定農村經濟，這是決定持久抗戰力量的柱心。叨「天」之福，敵人百計破壞尚未見效，我們應該為「萬一荒歉之年」而有所早計。

二 沿海情勢

十一月十五日贛東通訊

一 矛盾中之矛盾

今年四月初，南昌已經陷落，浙贛路交通中斷，記者巡行浙閩沿海各口岸，靜觀敵我勢力之消長，歷經六個月的考察，敵人意向比較明瞭可知，我方應付方略的或得或失，也約略可以窺見。因就知聞所得，綜述如次：

前年（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敵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宣告封鎖自上海至汕頭南某點止

之海面，禁止中國船舶航行，其法律顧問信夫悼平，對報界宣稱：「巡戈封鎖洋面之日本兵艦，得令各船隻停止候查。」並稱：「如果日方認爲外籍船舶所載爲戰時違禁品，則日方或將有適用優先購買權之可能。」同年九月五日，敵方又宣告將封鎖區域擴大，北起秦皇島，南迄北海，中國海岸全綫，事實上均在封鎖之內，同時，敵海軍當局宣告日方在中國領水內，對於一切船舶，均保留查驗船舶之權，並要求各國輪船公司，將其船舶，在中國領水內之行動通知日方。就封鎖行爲論，自以澈底封鎖爲原則，我國既無海軍艦及潛水艇足資守衛，戰後我國商輪又已停止航行，僅須少數兵艦，即可全部澈底封鎖。至第三國商輪往來，敵艦今年五月間，曾以汽艇游弋閩江口方式，即阻絕港滬與福州間的航運，不必鳴炮示威，始可達封鎖之目的。惟事實上敵方所謂封鎖，原以不澈底爲原則，自前年宣告封鎖後一年半間：浙、閩、粵沿海各口岸，第三國商輪通行無阻，實際上無所謂封鎖。今年四月以後，敵關於沿海一帶，側重經濟戰，所謂經濟戰者，即是阻止第三國的貨物由海口輸入，尤其是軍用性質的物品；同時阻止我國的土產品外銷，尤其是可以換取外匯的特产。自鼓浪嶼事件發生以後，敵方所取手段，頗爲頑強；六月，七月，八月三個月間，曾三次宣告有限制地段的封鎖，福州溫州兩重要口岸的航運，遂全部停頓。惟就封閉行爲論，敵方仍未變其不澈底的原則。寧波一口岸既自始至終通行無阻，其他各口岸，也是在半封鎖的狀態中，第三國商輪不時可以進口。

敵人所禁止航行的中國船舶，如上所述，我商輪早已停航，無待禁止，一部份漁船不能出海捕漁，漁民生計，確受重大影響。但據記者調查所得，航行各口岸間（大小三百餘處）的海船二萬餘艘，依然往來行駛，未受封鎖影響。此類航海帆船，自元代已發達，明代又增闢海道，福州及江浙漕米，經海運至京師，每年三百三十餘萬石，南北往來，途中也不過三十五天。他們的航路，停泊所及港灣地點，以中國海岸綫之長，敵方即增加十倍以上的海軍，也不能澈底執行。內中人告記者：海船雖偶有爲敵軍所掠所焚，（二年來不過三百艘上下）往來活動，尙較漁民爲自由。

敵方以加強經濟戰而封鎖各海岸，其不澈底封鎖，亦當於經濟戰求其因由。去年一年間，仇貨輸入，明顯可計者約七千萬元，（實充國貨輸入的不在此律。）運用資源，間接直接被吸收者，據專家估計約在五千萬元上下。敵方會設計杜絕第三國貨物輸入，試行嚴密封鎖閩江口，其結果不僅刺激中國農村的生產力，且使仇貨同時減少輸入，軍用資源亦遂無法吸收。其影響尤巨者，各口岸與上海間斷絕航運，敵方所以吸收我方法幣及南京偽組織所賴以為經濟生命綫的海關收入，即斷絕來源。封鎖各海口，即無異於自殺。因此記者離開這個月，敵方已決定重弛航禁，傳福州，泉州各口岸，不久可恢復四月以上狀況。

敵方所以重弛航禁，另一原因，即由於走私策略的失敗。敵方對於我國海航帆船，向取利誘政策，海船航行海上，多已向敵方購取偽職，敵方原擬杜絕第三國貨物輸入；後即利誘海船，替仇貨輸入內地，獲取法幣，兼可私運土產出口。其法，由敵船運仇貨至各口岸相近的小島上，再由海船分批運輸入口，而以焚燒炸行爲作間接的掩護。可是軍興以來，敵一開始即調用商船七十萬噸，前年年底已增至百二十五萬噸，約及全日本商船的四分之一。去年下半年，增至一百十五萬噸。去年年初，敵方已不能不僱用第三國的商輪，達五十萬噸，去年年底又增至九十萬噸之多。軍用且不能不僱用第三國商輪，單靠敵本國商船來運走私的仇貨，亦爲其運輸能力所不及。且敵方所僱用第三國商船，多係英國輪隻，（達四分之一）據傳英輪航行各口岸間，亦有某種默契當係事實。敵方事實上不能不利用第三國輪隻將國貨輸入內地，則封鎖政策，即非自動放棄不可。今年六月間，敵揚言封鎖溫州口岸，勢甚兇惡，記者從事實實推斷，即謂敵方非留下海口以輸送仇貨不可，今則事實明在，不須指證了。（敵僱用輪隻噸數，係根據美K布羅和的統計。）又據東京財政雜誌統計，日本航業收入，已減至半數（一九三六年淨收一億九千萬，一九三八，三年減至一億元左右。此即敵運輸能力不充實之一證。）

至於敵海軍軍閥的本身利益言，亦以不澈底封鎖爲最有利，溫州一口岸，其所收特種費用，當在一千萬以上，寧波口岸，又以三百萬元特別費爲開放的條件。其他利息，更不勝枚舉。敵陸軍海軍間爭奪沿海

利益，迭有火進行動，河部阻關後，海軍派員有得勢傾向，海軍派以執行封鎖任務的地位來收格外利息，陸軍派側目而視，亦在意中，海口封鎖政策的張弛，繫於敵海陸軍兩派勢力之消長，此種線索亦可注意。

二 敵軍在浙閩粵沿海的行動

敵軍揚言進攻沿海，始於四月中旬，中經廣州、台灣、南京數度軍事會議，顯有軍事行動的準備。情勢發展至六月中旬，汕頭陷落，到達了頂點，其後逐漸鬆弛，到了記者離閩這一個月，敵軍不欲進攻沿海的本意，已經十分明白了，記者初到浙閩沿海各口岸時，見市民熙熙以樂，不知有所謂戰事，深以為異，其所推求的原由，或作離奇風說，（如謂敵閩會與上海某巨紳商談，某紳不許其進攻某城）或托之於神佑，或本之於天意，大都幼稚可笑。從根本上說，敵軍所以不在沿海登陸，還得從軍事上去着眼。五月間，某將軍告記者：「沿海一帶，我方無可守的口岸，敵艦朝發夕至，海陸空協同進攻一個未設防的口岸，絕非雜事。可是沿海一帶，也絕對不容許敵軍深入，離海岸綫五十公里，即難運用現代兵器，我軍正可憑險以守，以逸待勞。敵軍是否要在沿海登陸，就要先判斷敵方是否有開闢新的戰區的決意。」他的判斷，現在證之以事實，更覺得有價值。

當敵軍六月中旬，進攻汕頭市時，依據某種情報推斷，似有進窺贛南的企圖，可是登陸以後，僅以二個聯隊的兵力上窺贛江，進至潮安，即不再拓展外圍，不但不會另闢戰區，也不敢策應廣州近郊的戰事，其主要企圖所在，還只有局部的動作，其他各口岸，更無登陸的可能。沿海動作，以潮汕戰役為頂點，軍事家觀察潮汕敵情，因作樂觀推斷，認為沿海不必設防，確有充分理由，汕頭陷落後。敵海軍於浙東亦發動戰事，先後在定海、玉環、溫嶺登陸，一時山雨欲來，聲勢驚人。依當時情勢推斷：定海之敵，進窺甌波鎮海以遠慈谿餘杭，溫嶺之敵，進窺臨海以攻仙居，玉環之敵，進窺樂清，永嘉以攻青田皆有可能性。可見敵方行動限於定海的局部，在玉環、溫嶺登陸的，隨即自動退去；我方亦從未增援一兵，緊張氣分，即又歸於平靜。此種事實，皆足為敵軍無力登陸之證。純就軍事論，敵方覬覦閩南較之浙東為又迫切，越

今尚未放棄某種陰謀。其企圖以金廈二地爲根據，以泉漳爲進攻路線，先煽動閩南一部份土匪爲其內應，上月張維南部份的叛變，即係敵方所策動。將來，敵方若側重沿海軍事，此綫仍可注意。

論沿海軍事，本來當以沿海的島嶼爲重心。敵方自割取我台灣及澎湖列島以後，其南進政策中，已着手掠據我沿海的島嶼，有許多小島，我方從未加以注意，敵方早已派員測量，並管理漁民。去年春間，記者據溫州某君相告，謂「敵海軍的封鎖任務，不在登陸進攻，而在進佔沿海島嶼，已預定佔據島嶼，爲五百之數，北起崇明島，南迄海南島，造成一條包圍中國海岸的水面長城。」他的消息，得之於某奸酒醉後直言，記者聽了，極爲注意，去春過漢口時，曾間接向當局報告。其後，崇明陷落，金門廈門亦失守，西沙羣島也被佔據，這段情報，一部份已證實了。到了敵人進佔海南島，才吸引了中外注意力，感到敵南進政策所造成的嚴重性。到了定海，川石，平潭，南澳被佔，由二百八十餘島聯成水上長城（舟山羣島中被佔的島嶼時有增減，其他各處，雖無正確情報，大部情形蓋亦相同。）可說是太平洋上一隻大魔手，那位奸酋的酒後醉話，竟是不幸而言中了。

就世界的觀點說，敵人侵佔我沿海島嶼，爲其南進政策的基本工作，和大陸政策一樣重要。美國對於這情勢的發展，已經十分注意。（目前某氏談話，已提及敵軍消化沿海掠奪物問題。敵海軍方面談話，也公然說對美作戰，要以中國的沿海作後方根據地。）近月美對日方的宣稱的建立「遠東新秩序」表示懷疑，並表示積極干涉，皆與敵方佔島嶼有直接的關係。記者連月分別調查，敵方就所佔島嶼，闢作軍實根據地，凡五十餘處，有的供給淡水，有的囤儲糧食，有的積存汽油及飛機零件，敵第三艦隊，似以舟山羣島爲其集合場所，對我象山港亦有覬覦之意。（聞敵海軍曾決議參加世界大戰，在太平洋作戰時，即攻佔閩閩各口岸，而以上海爲主要防地。）記者謂大陸軍事即告一段落，沿海軍事當局尙難預料，今後如何發展，國人所當注意的。

（軍事家吳氏談：「敵海軍對我沿海進攻，本來只以台灣爲根據地，以廈門福州爲前哨，作進攻西南

的準備，現在已構成了三個根據地：甲，以上海為據點，以舟山羣島為前哨，構成第一根據。乙，以金門廈門作據點，汕頭川石作前哨，構成第二根據。丙，以廣州作據點，以海南島作前哨，構成第三根據。三個根據地又為台灣的前哨，積意經營，力量不小了！」

三 世界性的東方煩惱

敵軍的沿海封鎖行動，事實上既使第三國直接受害者，在華的德商，巴明白的說：「日本在華的勝利，就是對外貿易壽終正寢的開端。開發中國的工作直到現在才開始，而日本却要獨佔她。」英國方面的焦慮更不待言，因此，在沿海封鎖以外，相伴的起了許多次國際糾紛。先有敵兵在鼓浪嶼登陸事件，繼有敵軍封鎖天津英租界事件，又有滬西越界地區的不斷的糾紛。我沿海各口岸的大小事故，遂使倫敦，華盛頓，巴黎，柏林，都表示相當的關心。這世界性的東方問題，也常使東京方面感到十分棘手，迫出最後所謂「協和攻勢」的一張牌來。

「協和攻勢」的內容如何，在玩弄魔術的敵國，本不必有一定的解說，惟就其行動看來，不外「壓迫小國，恫嚇英法，勾結德意，妥協美國的舊作法」。記者在關時聽得葡商輪船在口外被拘扣的消息，後又在甌江上，看見停泊着的希臘，挪威商輪，而敵口岸間，大都懸揚着德，意，英，美的旗幟，往來各口岸的輪隻，也多屬於德，意，英的國籍，最近又見掛美國旗的輪船，這些瑣事，正暗示着敵國心目中的動向。（九月以前，敵方對英商輪船多留難，即有恫嚇之意。）

對於「協和攻勢」的第三個國所取的應付態度，自值得我們去注意，從在華利益論，英國本處於領導地位，（外人在華投資總數約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佔其半數，英人財產中，三分之二集中上海，餘三分之一，則在華中，華北，華南為三等分）九月以後，美國的態度比較來得重要，英國的態度，一開頭便採取矛盾的「雙管齊下」手法，為着保全目前的權益，對敵方有點妥協，為着保全將來的權益，對敵方又有點強硬，其見之於行動的，（天津談判的事實，衆所共見，且不去提）如敵方一度擊

實封鎖，即一度表示局部抗議，且聲言以兵艦護航，態度頗為積極，但恰和，恰唯兩公司的輪隻，在沿海時因受阻礙而停航，反而不如德意輪隻的暢通。倫敦方面的我公債價格時見挺俏，法幣的國際地位，也多賴英方的支持，但敵方租作戰事運輸用的輪隻，其中却有四十六萬噸，即係英方所供給。這都是矛盾的姿態。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態度，自始比英方為積極，對鼓浪嶼，天津，上海各事件，華府都有強硬的聲明，並不理會東京方面「妥協」的秋波。（自美日商約廢止以後，態度更為積極）。

英國處領導地位，敵方即以恫嚇為手段，把沿海弄成十分緊張模樣，現在美國代而居領導的地位，態度又如此強硬，敵方玩魔術已不足以言應付沿海情勢之轉入鬆弛，暗底裏該有幾分關係的。（九月以前德意旗幟比較「吃香」，許多買辦頭腦的商人，間接把入化錢把自己的商店入德意籍，肥著離沿海時，已變成美國「吃香」的新時尚了！）

再則，敵方所謂沿海封鎖，一舉一動，都和上海，香港有直接關係。換言之，封鎖沿海即是切斷上海，香港和沿海各口岸的航運，居領導地位時的上海，不免如沿海一樣時常弄成十分緊張模樣。且看美方處領導地位以後，上海方面的情勢有什麼變動沒有？

四 經濟的微妙連鎖

再說回去，我們把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條件串合着看，萬花筒中的陣容，真是奇妙不可測者，敵海軍軍艦在海上游弋，執達封鎖的任務，我軍依憑川陵險要，結集精兵，待機肆應，形成對壘之勢。沿海一帶，約五十公里至百公里深度，形成敵我的緩衝地帶。此緩衝地帶中，恰為第三國財富的集中點，估計第三國在我們的財富，分佈在長江沿岸及沿海各口岸約百六十萬萬元；各口岸的商業經營，無論輸入或輸出，皆與此第三國財富有間接直接的關係。因此軍事上的緩衝地帶，恰正是第三國財富的集中地帶。敵海軍封鎖我沿海各口岸，就經濟戰論，仍為我作經濟防禦戰，共同抵禦此百年來強頑不可抗之機器工業輸入品。（四月間，浙閩各地報紙，僅有五分之一試用土產紙，因外來報紙，每令價目十一元，尚與土產紙價

幣不相上下。)五月以後；外匯變動，敵又加緊封鎖，每令報紙，挨日飛漲，漲至三十三元上下，各地報紙，已有五分之四採用土紙；土製紙，在每令十五元上下，即可激刺生產，記者一月來所經龍泉、龍游、紹武、光澤、黎川各地，土產改良紙，突飛猛進，呈百年來未有之盛況。以此爲例，敵海軍封鎖行爲無意中乃站在我方的陣綫上，而與第三國商人及本國商人爲敵。敵國報紙，冒牌運入者，去年尚有二十五萬令上下；近半年間，不過三萬令上下，尙不及去年四分之一；敵海軍封鎖之功可謂不小。)

敵國所佈置的經濟戰，以摧毀我國法幣的外匯價格爲預定目標之一。其所用的狠毒工具，如多量使用軍用票，偽組織濫發無準備金的「華興」偽紙幣，仇貨傾銷及走私。記者在沿海遺幾個月間，外匯率會由八便士半落至五便士半，我政府放棄上海黑市場後，一度瀉至二便士七。匯率漲落不定，已可阻礙外貨的輸入；物價猛漲，更可使外貨胃口呆滯不靈。第三國財富隨法幣匯率低落而無形貶值；第三國貨物又以物價比價值高而停滯，首先蒙敵國經濟攻勢之大害。又就敵國所傾銷的貨物論，去年所銷入內地的七千萬法郎，依黑市可換二百萬鎊上下；全年銷入，總數尙不及七千萬法郎，依黑市僅可得八十五萬鎊上下。敵國一面要摧毀法幣信用，一面要套取外匯，雙管齊下，他們自己的脚背，就壓上第一塊大石頭。法幣外匯率，近兩月間不僅不向下瀉落且回漲至五便士上下。依照某種情報推測；抑平物價及維持法幣匯率，已成爲第三國政府及商人的考慮的問題，也成爲敵軍閥與財閥的衝突的主因之一。我們中國倒彷彿處在第三者的地位，不十分去焦慮，敵國會謂：「沒有了浙閩沿海的市場，上海海關即等於虛設，又等於替英國的香港法郎的安南增加市場？」其處境之苦，溢於言表。

敵經濟學家木村增太郎氏會從財政上分析中國的抗戰力，說：「日本一部分的脫客，多極度輕視法幣的基礎，每說法幣不出半年即行崩壞。然而，這種謬誤的判斷，在今日正被相反的事實在矯正着。中國的國民生活，依賴國際貿易的程度本來極低，尤其尋變以來，中國民衆即實行了極度的自給自足經濟，所以即使外匯準備金完全涸竭了，或者即使英國完全不給予助力，成甚至法幣的對外價值崩潰到對外購買力等

於零，也不見得就能給中國的國民生活以直接的致命打擊。尤其是民衆對法幣的信賴程度極高，所以法幣的對外價值即使崩壞了，也不能斷定它的對內價值跟着立刻就崩壞，……由此看來，中國雖增發紙幣，也並無通貨膨脹的徵候，因之國內戰費的籌措自不成問題，她這種有着潛力的金融通貨政策，將來必定是愈來愈強化的，」他的話，可與記者前作「外匯率與農村物價」及本節相爲印證。

木村增太郎又於法幣以外注意我國各地地方金融的情況，說：「法幣的流通範圍雖順利地繼續擴大了，然而，如廣東省的廣東銀行券和廣州市立銀行券等地方毫票依然存在。像這種地方法幣不僅是廣東省，如四川及其他內地各省，在過去早已存在，而且在事變後依然多額的流通着。如江西裕民、建設、南昌市立三銀行，經發行紙幣保管委員會許可發行輔幣四百萬元，以補法幣供給的不足，……我們不要忘記了中國的經濟組織是有着一種潛力。」他的觀察也大體正確，可惜他不曾看見福建省的地方金融機構，不會看見福建省銀行和貿易公司，運輸公司的連鎖機構，否則他更可加強他的論斷。去年春夏間，敵經濟考察團曾泛遊江南淪陷區各城市，歸國後對軍事侵略的前途，看得非常悲觀，他們若有機會來看一看我沿海各省的經濟情況，更該覺得侵略前途的悲觀了！

說來還是德商的話不錯：「中國既不需要輸入，也不需要輸出，她不限外國往來也可以的。在中國的歐美人將首先戰敗，因爲他們沒有中國人那樣的耐久抵抗力！」

十一月廿六日

三 魔術箱中之「市場物價」

——九月二十日紹興通訊

上月以來，市場物價飛漲，衆論譁然；關心社會的人士，不免有點股憂。記者以新聞從業人的立場和實運有無的商販、坐地分肥的搗客，玩弄魔術的市儈，以及經濟名家多所往還。有時海闊天空，胡扯亂談，却也不時觸着癢處，指出這物價問題的癥結所在。

關於物價飛漲的真實原由，只有玩弄魔術那班進出口商心中明白；正如上海古玩市場的情形一樣，把幾件東西在幾位搗客的袖中轉來轉去，就會轉出莫名其妙的大價錢來。美孚油公司的胡君，確實告訴記者：「煤油的來價，新近並未增漲，外匯也回漲了一點；不過市面上的行情看漲，今天已經漲到每箱十六元八角，怕要漲到廿五元。」他還負責的說：「煤油漲到一百元一箱，並非不可能的。」物價問題，若真弄得非常嚴重的話，還是市儈們的魔術太狠，而社會與政府的制裁力太薄弱的原故。

在這混亂情形中，記者試行探求幾個比較切要的根本問題。

一 一般家庭經濟的物力擔負水準的測定

據記者調查，和胡君的煤油公司有貿易關係的商人共七十六人，這七十六人的個人家庭中，能擔負煤油的常態消費的只有四人。這件事實，使記者覺得有測定一般家庭經濟的物力擔負水準的必要。記者限於時間，只作一百戶的家庭經濟統計。這一百戶中，配以上級戶十家，（上級戶的開支差額甚大，記者僅以小城市為標準；有時大都市的中級戶，其開支反較小城市的上級戶為多；本非專門研究，取其約數而已。）中級戶三十家，（以小地主及公務人員為多）下級戶六十家（自耕農小商人及中小學教師），其每年平均開支為五百四十五元。（此係約數，但與實際情況相合。）此總開支額中，住佔百分之十一，食佔百分之四十四，衣着佔百分之十八，雜耗佔百分之九。（此外教育費佔百分之九，捐款佔百分之三，酬應佔百分之六。）每一項下，其消費額的分配，也約略有一定的比例。例如雜耗項下，中人之家，每年消費煤油二箱，共費十元，佔雜耗費百分之二十，已為主要消耗。每箱價高至十元時，非減低消費量，即破壞分配的比列；若高至每箱二十五元，即佔去雜耗費用之全部，決非一般家庭所能擔負。故每箱在六七元上下，尚合一般家庭消費水準。超過此價，即當從一般家庭經濟中退出，列入上級家庭的奢侈品中去了。雜耗項下諸用品，如火柴、肥皂、牙粉、蚊香之類，均已超過物力擔負水準線，一般家庭用品，彷彿調整陣綫一樣，已經除舊換新，不知變了多少次。如開化一帶鄉村，夜不點燈，門插松脂引火，簡直恢復七百年前

的鄉村生活了。飲食項下，米及麵粉爲主要消耗，十口之家，每年食米十二石，每石十元上下，尙在擔負水準綫下；每石漲至二十元時，則超過擔負能力，影響一般家庭經濟的平衡分配。若漲至每石三十元，即將衝破社會秩序，有造成暴動的可行性。（以煤油每箱十七元爲比例，則每石三十元的米價並不過高；但一般家庭經濟收入，並未增加四倍以上，則担負水準綫即已衝破。就農村論，米價增高，影響尙不甚重大；城市中，則小資產階級以下皆受嚴重壓迫，勢非暴動不可。）前人有「量入爲出」的成訓，但「量入」的「量」與「量出」的「量」，皆有一定的限度，若不能保持平衡綫，即不能保持社會秩序；此所以物品有無必須隨時調劑，而一般家庭經濟的担負能力，不可不隨時顧及也。

二 一般物價的客觀水準的測定

記者在各城市常見有物價評定委員會的設立；其中除黨政機關派人參加以外，主其事的多係商會中人，究其實際，不過是一個變相的同業公會；其所評定的物價，即等於同行公議所定的物價。從社會的立場來看，這不能算是評價。記者最近就銅元問題，加以研究，覺得「銅元」的價格，倒可以用作一般物價的說明，因爲「銅元」有「符號價」（銅元上所刻定價格，如「每百枚換一圓」）及「本身價」（如銅元七十五枚的銅質，值法幣一元。）兩種，銅元當作貨幣用，以承認其「符號價」（「本身價」值大洋三厘與銅元的流行無關。）「本身價」由「三厘」漲至「一分二厘」，已超過符號價，即無私運出口情由，銅元亦將逐漸因鎔鑄而消化，「分角」貨幣，以紙代銅，亦爲自然的趨勢，若於物價的漲落，與外國漲落相聯繫，此即「符號價」變動所由起此種價格，政府可全部統制，不當由商人自由評定。至「本身價」則物與物之間，必有相互關係，由社會去決定。（若無相互關係，在古玩市場中，一隻破舊銅香爐，索價一萬八千元，並非奇事。柴米油鹽，生活必需品，若可由個人操縱，每斤鹽索價十元，亦屬可能。）其有關生活必需的物品，政府當就一般家庭經濟擔負能力予以核定，不當聽由商人自由貿易，任意漲價。其他物品價格，亦當核定一種社會性的客觀水準，例如：中人之家，點二十五支光電燈兩盞，依目前最高價，每用電

一度值四角八分；每年最多電費十八元。又查中人之家，每年用煤油兩箱；此兩箱煤油與兩盞電燈功用完全相同；政府若評定煤油每箱客觀價值為九元，應可共同承認。又如報紙每令五百張與毛邊紙五刀（一千張）的篇幅完全相等，（質地，還是毛邊紙好一點）毛邊紙每箱市價二元四角，那末，評定報紙每令為十二元，也很公允。（即以單面印報計價，每令最高價，亦僅為二十四元，今漲至每令三十三元，不合相互關係。）此種因物物相互關係而測定的物價，本非記者所能普遍測定，如上所述，只是引一個端緒罷了。

三 國營與商營的利弊對比

記者日前和H銀行經理閑談，曾向他詢問：「假若沒有弄魔術的攔客和市儉，市場會變成怎樣一種情形？」那經理笑而不答。記者眼見一位市儉於九月十一日下午六時，用電話定油煤四百箱，一方說來交錢，一方亦未交貨；到了十三日早晨，某方來電話說這四百箱煤油已轉入某甲手，照今晨市價，每箱可賺一元二角五分，共賺五百元。這五百元，即是從魔術箱中的變出的贏利，可是這位市儉，還是第七個賺錢的魔術家；在他以前，已經有人從這四百箱煤油上賺了三千二百元去了。假若沒有這些弄魔術的攔客和市儉，煤油市價每箱仍為九元上下，每令報紙十二元，決不至鬧成惡性漲價。市場的混亂，都是這班魔術家的魔法所造成；國人心目中，無不切齒痛恨，謂為「可殺」，但記者常聽到進出口商人詛咒政府統制貿易的制度，謂為「與民爭利」；商人口中所謂「與民爭利」，只是「與商爭利」之意，本不必偏聽過信，究竟政府統制貿易對於一般民衆的利弊如何，倒值得研究一下。政府統制經營以浙鹽搶運為最爭輿情。（前年年底，浙鹽委積在四百萬擔上下，商民自知無此經售財力；軍事倥傯，運輸上又有極大困難。政府以全力搶運，鹽民生計驟裕，鹽商亦得從容籌運，各地民衆免於鹽荒，省庫國庫增巨額收入，一舉無數得，上下皆欣喜。）去年政府統制茶葉出口較遲，茶商均暴得巨利，茶農十有九均被剝削。今年茶葉全部國營，茶商得利較微，茶農普遍受惠，記者調查茶農六十餘戶，本年收入，大致增加五分之三強。又以桐油統銷情形，有由政府全部統制，有山商民承包，據桐農談「包商剝削較重，不若官銷出價公正。」進口國營，

範圍尙小，惟一般輿情均望政府能統制一切日用必需品，毋使市儉操縱牟利，足證民衆傾向於政府統制。記者研究浙鹽運銷之利，在打破鹽場廠商居奇積弊；市場貿易，中間層愈少，民衆受益愈多，談政府統制，亦當注意這個基本條件。

四 一般物價與運輸

一部份物價問題，以記者調查所知，只有轉運公司中人明白其中的秘密，即以記者手邊所有的小瓶漿糊爲例，一瓶係上海糊精公司出品，每瓶市價一角六分，一瓶係紹興正社教育用品社出品，每瓶市價五分，其分量，其性質完全相同，還不妨說正社出品，爲新鮮，我們要解釋這一角一分的價值，只能說是一種運輸費。一瓶漿糊要擔負一角一分運輸費，這是一般物價飛漲最根本的因由，記者居鹽潭時，曾見一小事：某磁器商一日下午將磁器十箱，交由郵局以快件寄出；記者深問何以其他磁器不寄快件，他說：「快件裝運費恰當普通裝運費的九倍，粗件磁器，如何裝運得起？」從生意經說，快件趕得上市場需要，有賺無蝕，不妨多付運費；但購主方面，即須多付八倍的運費了。又試以布匹一件，由寧波用汽車快裝至鹽潭，運費八十七元，若改用藤船運送至原地，僅需運費十七元上下；此七十元運費，亦即增加該件布匹的價格。以此推想市儈以商業競爭爲出發點，儘量就運輸上作時間競爭，亦足以造成「物價飛漲」的惡性現象。

記者會就地研究浙鹽搶運情況，忽覺船運與手車隊運，不僅解決十萬人勞工生計，且減低若干運輸費用？若由商民運銷，就地出售鹽行，決不能維持每斤二角的低價。因思一切進口貨，若一律改用人力自然力運輸，其價格必可驟減。若進口商人，往來運輸不作時間競爭；市價有若干部份可以減低，民衆担負即可減輕。政府於戰時，明顯有統制一切運輸之必要。

記者又曾核計一湖南人一月間的生活費用，共三百七十四元，其所運貨品，僅值二千元上下，他估計那些雜貨的運費，當在一千二百元以上；可是到了湖南總可賺二千以上。若此商人改過三十年商人生活，

用三十年前方法運輸，據推測，可省下五分之三，惟時間須增加三倍至五倍，以此爲例，政府爲維持市場秩序，亦有限制商人生活之必要。

總之，物價問題，有關民生經濟，當從根本上着眼，揚湯止沸，決不能安定市場的秩序的！

九月二十日

第七分 撫河行進

一 戰地旅行通信

十一月一日光澤通信

我又開始新的戰地行程了。這回結束了沿海的巡遊，向西南西北兩戰場去，萬里長途，在出發的今天，心頭別有一番滋味。人總是土地的兒子，想起去年夏間，由北戰場南歸，一進了武勝關，呼吸便覺舒暢，你看東南水鄉的人，和西北大漠多麼無緣，但我們又是時代的兒子，必須變成土地的叛逆，況已整理行裝，即當欣然就道。我已開始新的行程了。

旅途中，回想過去這五六個月逗留在沿海一帶，究竟有什麼收穫呢？老實說，這幾個月社會經濟研究，並沒有什麼成就。這部門的材料，搜集得要普遍、周密，要整理得精密有條理，還要有專門學識來冷靜觀察，剖析其因果演變；此決非一人一手所能為力，我自知有點不自量力。目前所能說的，敵人所發動的經濟戰，失敗的痕跡非常顯露，敵海軍顯然有封鎖海口的力量，但沒有封鎖海口的決心，敵海軍在担負着掩護走私的任務，於公於私，都有維持各海口間航運的必要，敵海軍的士兵和將官，腰纏都弄得很肥了，這是第一重矛盾。敵人要減削我政府的持久作戰力，有意摧毀法幣的信用；但要傾銷貨物來吸收法幣，又無意之中要維持法幣外匯率，我政府已放棄維持黑市場的匯率，法幣的價格在種種外在的因由上維持着，決不至於惡性膨脹。這是第二種矛盾。最近半個月，物價問題，經自然調節，由波動轉趨安定，政府的經濟統制，亦以社會需要而加強。記者西行，正可帶經濟戰的樂觀結論而去；且看軍事上能給我們以怎樣滿意的進步景象。

敵財則船津由滬歸國，對大美晚報記者談話，說「中日之間還沒有和平的朕兆」。記者的看法，和他稍有不同；和平的朕兆雖未顯露，軍事結束，也許不會很遠；因為從各方面看，敵方無論從經濟上軍力上民衆忍耐力上都沒有支持到三五年的力量；他們若不準備來一場決定最後國運的戰事，那就非趕快結束軍事不可。如何結束軍事？記者不敢臆斷；惟日美商約的談判，和結束的方式多少有點關係；我們到了明年二月，大約可以看準中日戰局的最後動向了。記者或者可以從西北戰場上找到較多的激憤，那時再來一回較有系統的報道。

西行的車，過了邵武，入光澤境，即出了福建的境界了。記者離開了福建對她要說些什麼話呢？手邊帶了一本黎烈文先生編的改進半月刊，「改進」二字正可渾括進步中的福建情況；要批評福建是不容易的；「三日不見，刮目相看」。記者帶着「猜謎」的心理進入其境，今日出境，却帶了普通進步的好印象。今天天氣清明，富屯溪沿江風物宜人，晚秋天氣，有如江南早秋，山野濃綠成蔭，映夕照作赭色，令人目迷；晚稻都已黃熟，農家忙於收割，男婦往來郊外，顯得非常愉樂；這愉樂的農村氣象，暗示着新中國的前途！記者就在這愉樂氣象中曲折前進。

二

十一月十日光澤通信

這回旅程，記者預定經過贛南一帶，這一帶，乃是當年共產黨的根據地，我想該有些社會問題的材料可得。到了光澤，就失望得很，事過境遷，文獻漫滅，身臨其境，竟找不出什麼來。縣府介紹當地紳衿君來談，他當時避難福州，真實情況，也不甚了了。記者曾在江南一帶訪求太平軍戰事的直接史料，渺不可得，深嘆搜集史料之難。現在連五六年前前的眼前事績，都不易得，更爲可異。後人之談抗戰史者，也將有史料難得之嘆吧！

光澤縣城，係於廿一年十一月被共黨攻陷，翌年十二月克復。喪亂後人口稀少；一年以前，全城不過

四千餘人，今春南昌陷落，避難來居者漸多，今已增至一萬三千人上下。先前居民多住城外西關，今年，城內始有市面，李君談「某隊移入陳姓祠堂時，搬出白骨數十擔；入其室，陰森迫人，夜有燐火」。可以想見浩劫後城市的蕭條。

經過大波浪以後的光澤，還是和井水一樣平靜。居民懶而信鬼，近日正當秋冬之交，天氣只有一點兒涼意，滿街男女老幼都已籠着尺半長的火籠，縮着頭作打戰狀。惡性瘧疾和閩北一樣流行，但他們不信西醫，不信中醫，只信巫醫，城隍廟的扶乩盤，天天有人在祈病問藥，吃那些離不了柴胡甘草的鬼方。每天晚上，又必見成串愚婦，持竿抱塊。「懶」字上再加一個「愚」字，真不可救藥。

皖南，閩北，贛東一帶，壯丁體格，普遍的低劣，這是建國上一個大弱點。戴老團將軍曾發皖南有弱丁無壯丁之嘆；宋明理學家的人生態度，偏向「文弱」，愛「靜逸」生活，社會上流行的萎靡不振風尚，大都是理學家提倡出來的。現在要變換風尚，先得從反理學開場，不過「反理學」，就得有勇氣，難，難！

三

十一月十四日光澤通信

昨日我應縣政府之約，在光澤中心小學禮堂舉行公開演講。校舍係由孔廟改造而成，禮堂即係大成殿，柱子粗大得很。記者所講演之場所，如舊式縣署，城隍廟，或孔廟，都有粗大的柱子，個人所得印象稍有不同：孔廟為荒草萋萋所蔽，使人生衰涼之感；城隍廟則香烟繚繞，氣象森嚴，縣府則兼孔廟的衰涼和城隍廟的森嚴氣氛。再則孔廟的黃色牆垣，城隍廟的紅色牆垣，縣署的灰色牆垣，也代表着三種不同的景象，各地孔廟，大都已經沒落改造為民衆體教育館，學校或衙署一類的公共場所，仍不失社會教育的意義，仲尼復生，他一定十分贊同。城隍廟的煙火一時還不會衰熄下去，如光澤的城隍廟，已為洪都中學所借用，兩廊十殿舊殿，都已構成爲講舍；但後進城隍及活無常像前，依舊天天有人焚香禮拜，只有餘姚的城

障廟，當國民革命狂潮沖盪時，神像全部摧毀，改爲公衆講演廳，屋高柱大，氣魄雄偉，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也只有那時候纔能那麼去做。（傳福建長汀的城隍廟，已由專員公署移毀神像，據入辦公，衆議沸騰。專員對民衆說：「他是死城隍，我是活城隍，他應該移讓給我」；語雖諛諂，實合情理。「城」一障一古係二神，卽後世之土地神，以現制來說，卽係省主席，市長，專員之類，職位相當。

記者回想所經各地，以河南考城的城隍廟，爲最可憐，殘破圯毀，簡直不成樣子。其地民衆生計，苦到無可再苦，（每天用麩皮煮粥，和以樹葉稍加土鹽，名之曰吃糊塗。）無怪供養不得城隍神，至於孔廟的樣兒，更不必提了。不過在那樣窮苦的所在，牡丹芍藥兩花却美麗嬌豔，推爲天下第一，瘠地生些中看不中吃的東西，也是老天的小諷刺。（有人說，這句話可移作魯南豫東那一些大地主們的總考語）。

光澤縣署，一向陰森，鬧狐鬧鬼，傳說很多，亂離後更爲陰森的氣氛所包圍，加強了暗示的力量，縣長却不信邪道，居署年餘，並無異狀。記者亦不信鬼，卽舊式官署那麼一個大而無當的衙門，印象總不甚佳。今年春間，在安徽績溪，看見現代建築的縣政府，進入其中，氣象自不相同。我們或者不妨說句廢話，改造縣署，也可給民衆一個新的印象呢！

四

十一月十八日南城通訊

昨晨，記者由光澤西行，車駛過了杉關，卽入盱江流域；杉關以東，水向東流，入福建省境，以西水向西北流，入鄱陽湖；光澤恰是兩省的分水線。光澤縣舊屬福建省治，今隸屬江西省治，一般民衆，仍以閩人自稱，視贛人爲外客；贛人避難移居其地，視光澤爲同省，在政治上也是兩省的分水線。光澤的經濟資源在第三區，年產運史三萬担，多由河口輸出；（河口係江西四大鎮之一）藥材則由此輸往樟樹，亦係江西四大鎮之一）從經濟上說，和江西一向很是密切但輸入貨物，則多來自南平，又和福建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又成爲兩省的分水線。仔細推尋，語言，風俗，習慣，多少都和兩省有類似處，彷彿是省與省之

間的袋鼠，最有趣的：在光澤可以吃到福橘，也可以吃到江西南豐橘，江山衢州橘子就行銷不到，他顯然是贛閩兩省的中間產物。

這些中間產物的性象，記者以為在中央決定縮小省區的今日，不無研究的價值。奧伯曼說得好：「單是種族或土地造不成一個民族，一個民族的特性是他的歷史的產品與他的文化的表現」。中國的省治舊區域，多少帶點軍事和政治的意義，有時不注意歷史和文化的特性；如蘇北徐淮一帶，和魯南豫東皖北的民情，風俗，飲食言語都很相近，不妨劃成爲一區。（那一帶，在軍事上爲四戰之地，又以民風强悍，不易統治，舊時強加分割，分屬四個省分。）浙東與皖南，閩北，贛東，亦多相近之處，新建置中如何加以分合？也不妨討論一下。

記者近月所到的地區，如雲和，龍泉，蘭溪，光澤，平谿都有一部分苗獠遺族，（其他各處，也還多得很。）他們都以雷藍爲姓，彼此當有血統的關係。爲地域所阻隔，已久不相往來。以記者見聞所及，苗獠遺族男女，共同工作，體格非常強健，爲我漢族所不及。政府若把西南各地的苗獠，遷移到一個適當地區，重新組織，訓練，教育，使吸收漢族的文化，並彼此通婚姻，以改良種族，也是建國中民族間關上的重要工作。一個單純政治關係的種族，有時更適於理想制度的試驗，新的「苗族省」的建立，記者覺得頗新鮮而有意義的呢。

五

十一月二十日南城通信

記者昨日午刻，來到「東南」和「西南」運輸的縮合點上；這個縮合點！——南城，最近半年間，代替臨川樟樹，而爲贛東第一重鎮。北連鷹潭，和浙贛線相連接，東連光澤，和閩北閩東相聯絡，南連廣昌，寧都，一路經吉安以西達衡陽，一路經贛州以南達龍關，遙遙地和西南各省呼吸相通。東南各海口所輸入的貨物，十分之一仍由東鄉經臨川由水道西行，十初之九都經過這個縮合點；沿途先後迭見江西福建二省

貿易公司的車輛往來不絕，貨運頻繁，自在意想之中。城中白晝昏夜，街上人肩相摩，車輛相接；其熱鬧還在南平，金華，紹興之上，雖說有點凌亂。記者心目中，覺得金華有杭州的影子，南平有福州的影子，南城簡直是南昌的縮影；這三個新的經濟省會，山明水秀，也十分相似。記者離開鷹潭，忽忽已半年多；南昌陷落以後的贛東經濟動態，不僅活躍，而且堅強，可說是對敵方經濟戰的一個總答復。贛東城鎮，不獨浮梁，樂平，臨潭，上饒，南城的市面十分有生氣，即地連戰線的梁家渡李家渡也有七成以上的市面。在第五次緊張以後才陷落的南昌，貨物辣散，做的比較徹底；長沙大火更予一般商人以極好的教訓，趕早搬移，保全了不少物力；記者在南城市中，隨處可以找到兩年前的南昌貨物。南平，金華各商店所出售的都是新到的貨物，南城市上所售的，半數以上都是舊存貨品；內地物價，以此還能保持相當的平衡。

單就贛東，贛南的經濟部門來說，輸出比輸入更為重要。贛南的鑛砂，本打算由福建出口，中經幾度挫折，現在已另找出口。惟大量輸往浙閩各地的米糧，以及由浙閩輸入的食鹽，汽車運輸，已因汽油漲價，頗感困難，因此獨輪車，手車及帆船成爲輔助運輸的工具。江西省政府近來也如浙省府的成例，開始管理手車，編組成隊，汽車運輸的困難，一部分可以解決。手車運輸，依舊利用公路，南城仍爲四方交會的要道；若能組織得當，也可解決一部分難民的生計。

六

十一月二十八日臨川通信

在南城逗留了一星期，又沿撫河向臨川來；載記者西行的木炭車旅客過多，蠕蠕地爬不動；當牠喘着氣向山崗爬的時候，戰戰兢兢地像要倒了下來。司機攔開了手，說「這輛車開不動了，要開回南城去。」即使車中旅客人人皺眉。這輛木炭車，倒可象徵南城這一類的戰時畸形成市，由於交通、軍事、政治幾種因素的湊合，驟然擠上過飽和的繁榮線，牠的本身，實在負不起這繁榮的重担，因此擁擠，雜沓，凌亂，好像喘不過氣起來。但牠也如這輛木炭車，只好喘着氣肩着重任向前爬去。

西行的車，以東館爲終點；接上汽車來維持交通的是鄉間的獨輪車，現代的交通工具，讓五千年前最古老的交通工具來做牠的連環手了。柴油燈代替了電燈，打火石代替了自來火柴，靛青染土布代替了陰丹士林，都是這一型的戰時經濟生活的轉變。一個年青農夫推着獨輪車在破壞了的公路上行進，他有他的驕傲姿態；彷彿在說，這崎嶇的戰時道路，只有他們能行得通，途中遇到破壞公路隊正在做澈底破壞的工作，湖北戰役中，敵人的現代化重兵器，在農民的消極抵抗上碰了壁；農民在敵人面前，也自有可以驕傲之處，記者看他們欣然在地挖掘，彷彿正在耕種一樣。

撫河下流，平原數百里，土地肥沃，素稱穀米之鄉；各縣的糧食都集中臨川，這城市以商業上的地位自來十分繁榮；街道廣闊，鋪面崇峻，配上雄偉的大橋，當然有大城市的風度，沿河那一條長街，蒼集大小買賣，從朝到晚，喧成一片市聲；看不出一點戰時的氣息。記者到達臨川時，已有兩家戲院在開演，還有一家正在籌備中；大小菜館當在七八十家上下，入晚燈明，食客滿堂，依然如戰前那麼熱鬧。記者心目中，覺得南城頗像徐州，臨川頗像開封，骨子裏也極相類似。

如金華麗水之染上杭州氣息一樣，南昌難民也把臨川南城裝成南昌的風格：飲食店都用女招待作幌子，年輕女郎，白色圍裙，手握面巾，把都市的媚眼送給張口拗舌的農村土老，也算是南昌難民所帶來的都市文明吧，每一個小城市，呼吸了尊貴難民的氣息而加濃其頹廢情調，正如傳染大都市的惡性梅毒而潰爛起來；記者會聽到許多有心人的嘆息，我們看了一邊新生活運動的標語，一邊「本店特請女招待」的大字木牌，似乎對於門口那張「醉生夢死的生活應當改正」的橫額是正面的諷刺呢！

七

十二月三日李家度通訊

沿撫河下流向南昌近郊前進，愈接近第一線，鄉村的外表愈堂皇富麗；由於物產富庶，每一村落都把他們的屋宇收拾得齊齊整整。尤其醉人的是撫河兩岸的風物，記者宛若置身於杭富水鄉，目送遠帆，葉葉

相安，低昂於斜陽和風之中，心神也就隨之飛馳。山遇水轉，支流會合；沙洲上野雁千百成羣，「岸岸」地相向而鳴；漁夫搖櫓而過，羣雁起飛在空中打旋，這都是王摩詰詩畫中的景物。但記者下意識中必須時時驚悟，這靜閒的境地已在敵人砲火的射程之中，隨時可以衝破這平靜的空氣。

記者走上白孤嶺，隱隱約約可以遙望葉子山方面敵人的營壘；敵人的重炮曾經一度轟到嶺右的古廟，把古廟老僧嚇下了山；但嶺北農民依然在田疇間引牛耕田，撒播肥田的草子，如其他農家一樣。有一輛獨輪車，載着一家老小從許家渡回到離火綫僅僅一里路的村莊口去；他們的答語，使記者驚喜交并，他們相信我軍守得住這陣地，萬一危急了，他們也不妨和軍隊一同移動。在炮陣的拋擲綫下如常耕作，這鎮靜的精神，使我們看看十二分的慚愧。

第一綫士兵，白晝伏身在深壕中，不敢有什麼活動；敵方在三五丈高的大樹上搭成了瞭望台，時時在觀察我陣地上的活動，找到了目標，就跟上來一陣大炮或密集機槍，有時也毫無目標地亂射一陣，也算敵兵寂寞中的消遣。傍晚和拂曉，照例有一番活動，或敵兵來攻，或我軍進襲；一到了某限度，就沉寂下來，彷彿有不成文的法令似的。深夜則敵軍靜臥我軍摸營，也習為常事。敵軍躲入防禦工事中去取暖，叫猴子或警犬在壕邊警戒；我軍耐不住長夜的孤守，相約晁水渡河，入敵營找野食去；有時擄到了餅乾罐頭洋酒牛乳。有時殺了幾個敵兵，有時毫無所得，在冰冷的水流中凍僵了，也有時自白犧牲幾個生命；沈黑的夜間，常創造了驚人聽聞的傳奇。拂曉時分，敵兵來襲，常用猴子為先導；叫猴子試探我哨兵的呼吸，睡着了的哨兵，立刻會被敵兵俘了去。猴子的故事，就成為第一綫戰壕中談話的資料。

黑夜既過，白晝重來，第一綫也就恢復農村的平靜氣象。記者白晝和第一綫的士兵相見，看不見一些兒戰時氣息。淞滬戰場上的士兵，臉部表情，緊張而神經過敏，相信每一秒鐘會有可能的意外變化；這一綫的士兵，頗像當地莊稼人；他們從農村中來，為農村氣氛所籠罩，不知不覺，又復返於農民本色；記者想把這些觀感，形之於詩歌；這不是陸放翁式的感傷，王摩詰式的淡遠所能表現，必得如杜工部那據有血

有肉的錯綜敘述，還得去其消極的悲天憫人的情調。這真是產生大詩人的時代，也正是產生大詩篇的場面！

八

十二月五日三江口通信

撫河前綫，面對着的敵人係敵新編第三十四師團的部隊；這一線原係敵一〇一師團防地，新近才換防的。三十四師團係敵國的預備兵役，今年四月間才出發來華作戰，士氣却消沈得很。澤田藤二郎身邊所藏他妻子靜枝的來信，有着這樣淒婉的句子：「……今晚美麗的月兒，高照天空，而你又遠離；我想在中國中部的天空下，每個人都在那兒望明月兮思故鄉吧！何時才是諸君歸國日子呢，這漫長的戰時啊！」這是士氣消沈的最好注解。

敵陣時常有喬裝東北的偽軍，用東北腔調向這邊部隊打招呼；說：「我們都是東北人啊；東北人不打東北人啊！」這邊的回答更妙；說：「東北人忘不了東北，我們要打東洋鬼子啊！」戰陣上相敵對的部隊，因緣湊合，有時也非常巧妙。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和敵板垣師團，一相見於南口，再相見於平漢綫，三相見於魯南，四相見於長江南綫，處處碰巧相遇。目前敵方所認為東北軍的部隊，和敵一〇一師團初相見於香山，再相見於修水南岸，三相見於錦河北岸；恰巧敵軍換了防，現在在撫河東岸又相見一場了。敵軍對於我軍本質上的蛻變，似乎不十分理解；敵閥心目中還以為我軍仍保封建性的舊型，有東北軍，川軍，粵軍，桂軍的地方區別。抗戰二年中，已把全國軍隊化成為國家的部隊；舊時番號絕不足以代表軍隊的性質；敵軍還把五十二師當作閩軍，二十九軍當作宋哲元的部隊，也把一〇五師當作東北軍，那些可笑的宣傳口號就由這個錯覺產生出來。「敵閥以華制華」的分化政策，如今碰了壁了！

記者最近在有些部隊裏、不時和東北軍人相遇，彼此披誠暢懷地談論過，東北軍人中有一共同信念：「抗戰的局面愈能支持長久，則東北的前途愈光明，全國力量愈能團結一致，則抗戰的力量愈能持久。」

他們目前只希望政府能堅決打下去。一位東北志士張君，他對記者說：「我們還不能吃苦！打了兩年多的仗，我們士兵作戰，比以前內戰時還活得好一些。」第一綫的團長，他也是遼寧人；他說：「士兵看見棉衣上的軍政部字眼就高興，士兵們相信政府真有辦法。」東北軍舊部隊，以記者所知，在南北東西各戰綫上都有；他們部隊中，也早滲上了各地的壯丁，成爲統一性的部隊；他們有更深切的家國之痛，他們的意志更是堅決。

某部隊送記者上前綫的黃馬，係贛州種。他們部隊中，本來蓄養馬匹很多，馬種都很高大；南來以後，風土食料多不相宜，淘汰殆盡；新畜的馬匹，即係南方馬種，軀體較小；這件小事，也可用作中國部隊本蛻變的說明呢！

九

十二月九日三江口通信

南昌市及近郊，有一聲名赫赫男婦皆知的敵方要人，即敵宣撫班的隊長野野村；（即對村二郎）他操對我國民衆生殺予奪之權，這一帶的傀儡漢奸都在他的手掌中打轉。記者因多方訪問探求他的活動情況及所得效果，不意竟在某些文件中看見了他們的宣撫班的全貌。

敵方所議定的宣撫計劃，以「迅速把握民心，確保情報搜索，確保通信線及交通線」爲工作方針。其組織分（甲）地區隊宣撫班，（乙）部隊宣撫班兩種；前者係以淪陷區我國民衆爲工作對象，（相當於動員委員會）又分「宣傳宣撫股」及「經理物資股」二股。宣傳宣撫股，除了製作及散發宣傳文字外，隨地調查我方的宣傳情況。敵閱又付以組織治安維持會及愛護村的職責，並隨時收回武器，破壞我方游擊隊的活動。經理物資股，除保管宣傳費外，以搜刮軍需資源爲主要工作，對於我國民間經濟，限期作普遍精密的調查。後者係以敵方士兵爲工作對象，（相當於軍隊政治部）除編輯戰地讀物教育中下級幹部外，對於厭戰反戰行動作嚴密的監視。

其工作實際情況，記者從敵閩的命令中，也約略可知其一二。當敵軍攻陷一個地區，宣撫班即隨同前進；其行動剛與燒殺隊相銜接。經過燒殺後的難民，既無所歸依，他們就以愛護村的名義來收容。先做一番戶口調查，再組織治安維持會，並厲行連坐法，使入了圈套的難民不敢逃避。其後，就把交通路及通信線勒迫村民偵視保管，責成要替敵方巡邏。又利用住民來築路，養路，（補給路警備路的構築），支給微少工資使能活得下去。在那命令中又提到四件大事：甲，利用地方軍需物資，可能機會中予以培養。供給物資，抬高軍用手票價值，丙。收回戰場所遺留的兵器，並禁止民間隱匿兵器。丁，吸收青年份子，儘量宣傳「皇軍」駐軍的好處，並打倒口政權擁護「新政權」。可見敵閩苦於久戰，隨處作「以戰養戰」的夢想。

就南昌附近的實情來看，敵方的宣撫工作已經完全失敗了。野野村曾用種種詭辯解釋燒殺隊的「惡魔」手段，但瓦礫堆、血污池的事實堵住了他的嘴巴，他會想在南昌市成立五個治安維持會，（市中心及東西南北鄉）結果只成立了三處。那些維持會，照組織說，以縣御鄉，以鄉御區，可以一手抓住。可是野野村對漢奸們明說，除了鄧家埠的左新埕以外，他都不敢相信。敵軍強迫我民衆築路養路的工作是做過了；但贛北潰敗時，敵軍已嘗到我民衆自動毀路的苦味了。野野村也承認沒有一個愛護村中的中國人是可靠的。敵閩的命令中已再三叮囑他的部下不要相信中國的每一個人了！

二 冬季攻勢

十二月十二日於撫河前綫通訊

湘北戰後第二週，我方即已獲得敵酋在武漢決定「冬季攻勢」的情報。和敵方的漢口會議遙遙相對，我軍事當局也在南岳有過一度重要的集議。「冬季攻勢」這口號，當作我軍的軍事動向亦無不可。

關於敵方的攻勢，我們應該注意敵參謀總長坂垣的進攻華中計劃。那計劃中決定「以陸軍三個師團海軍陸戰隊一旅團，進攻長沙；主力在長沙以北登陸，並截斷我五九兩戰區的聯絡，再由長江水道進攻宜昌；同時以三個師團兵力由鄂北川萍株綫，取夾擊姿態，鄂中主力亦由漢宜路進攻宜昌；又預定佔領長沙後，續攻衡陽，再以兩個師團由應山信陽向隨縣襄陽桐柏南陽一帶側擊，阻礙我一五戰區之連絡；又待株綫進展後，再切斷我三九戰區之聯絡。」湖北敵軍失利後，敵曾認為原計劃仍當行，惟須調增充分的兵力。聞敵國內新編三八，三九，四〇，四一，四個師團已全部調來，關外偽軍亦已調集兩個師團，在漢口附近集中；贛北主力，以三三，三四，一一六各師團與一〇一，一〇六師團調防，一〇一，一〇六師團正在調整補充，亦將擔任攻擊的任務。長江全線敵軍實力，總計在十四師團上下，（在華中作戰的第十一軍，由岡村寧次指揮，係第六，第九，一〇一，一〇六，四個師團為基本，配以第一，第十師團的一部份及十六師團的工兵聯隊。湖北作戰時，又調增三十三及一一六兩個師團，戰後又調鄂東駐防三十四師團增防，共八個師團。）至少有十個師團可參加戰鬥。以此推想，敵軍新攻勢仍將以長沙為第一目標，宜昌為第二目標，而最主要企圖在截斷各戰區間的聯絡。

自敵攻陷我武漢後，這一年間，不僅山西掃蕩戰毫無成就；即在華中所發動的五月攻勢，九月攻勢也未有寸進；爲着要打開這膠着的局面，敵閥會決定了如此的戰術：（甲）集中優勢兵力，殲奪我據點，並修築道路，建碉堡，分割我游擊根據地爲若干小塊，使我軍不能集結使用。（乙）以多數支隊分路壓迫我主力於包圍圈內，而後會合主力來打擊殲滅我軍的主力。爲着遂行這個新戰術，又自八月起，將敵部隊區分爲駐軍及討伐軍兩種：以駐軍鞏固已佔領的據點，以快速部隊搜索我軍而加以掃蕩。但湖北戰役中，敵方快速部落的機動力量，因湖北我方民衆破壞公私道路，以至無法行動；（羅卓英將軍謂我方民衆解除了敵機械化部隊的武裝。）敵方的新戰術遂全部粉碎。今後敵軍今後進行的新攻勢，仍將使用快速部隊；惟如何配合？如何使用？即已成爲嚴重問題。敵軍在運輸方面若不能有新的處置，快速部隊若不能克制

山陸戰的困難；今後戰局中，我軍仍可操絕對的勝算。

二

十二月廿三日撫河前線通訊

敵方着手一個大規模的冬季進攻計劃，我方針對着那個計劃，也調整各線部隊，先發制人，來一度全面突擊。

目前南線戰事已告一段落，軍事重心已移至長江全線。我軍出擊，有何種企圖？敵方曾作如此判斷，謂：「華軍發動冬季攻勢，其目的在破壞日軍之交通線及阻礙日本之內江航業。」其判斷正確與否，認者不欲加以評論，若就出擊所得的戰果論，我軍的目標遠較敵方所推想為廣大。湘北戰後，一部份敏感的，惴惴於敵方的猛勢報復；南線陷落，更加深這黯淡的陰影。全面出擊這事實，才廓清一切雲霧，使每個人的心眼豁然開朗。

依近日軍事發展的情勢看，我軍全面出擊，可分鄂北鄂中湘北贛北贛中皖贛沿江及江南浙西八個單位，亦可分為控制武漢，包圍岳陽，襲取南昌，阻截江西，經營江南五個目標。（那一目標為主，明眼讀者自能見之。）鄂北截擊武勝關，鄂中游襲鍾祥，我軍已完成控制武漢敵圍的任務。本月中旬，湘北鄂南間我軍即開始包圍岳陽的行動。敵軍經營岳陽防禦工事，已經一年，自以為耐得起我軍的圍攻；但岳陽外圍那些據點：崇陽，通山，通城，桃林，西塘，羊樓司，大沙坪，僅以二晝夜的襲攻，即入我手；一部分急行軍，且繞道強渡至城陵磯，迫近岳陽的近郊；敵軍外圍防守兵力，可謂單薄已極。過去一週間，敵我均以全力爭奪大沙坪，據昨晚前方情報，我軍日內必可確佔大沙坪，今後的岳陽，除長江水面以外，和武漢敵軍已相隔絕。

這個情勢，也可用作南昌外圍戰事的說明。我軍於十一日晚間，左右翼同時發動；左翼一路由奉新高安開切入，直撲萬壽宮，敵軍張皇退守之際，立即西攻大城，佔了那個重要據點，再分兩扇，一扇攻祥符

觀一扇攻萬壽宮，掃蕩錦河以北的敵軍，掃蕩工作至二十一晨告一段落。一路由張公渡靖安間切入，出現於樂化線上，立即截斷敵公路交通，向南壓迫控制牛行的敵軍；控制的工作，到了克復靖安，益為有利。右翼一路渡河攻秦村，當晚就得手，立即包圍淞橋，作進襲樓秦（南昌東北）的準備。一路渡河先佔武溪市，再進攻龍口橋鄭姓兩個重要據點；（南昌東南）經一星期的爭奪，卒於二十晚間，加強兵力完成這兩據點的確佔，戰線推進至棠溪鄒線上，距南昌城郊不過三十華里了。記者執筆時的南昌，已和九江敵軍相隔絕，（只留贛江水面交通）和岳陽同一命運了。這時候，國人或者期望岳陽南昌的克復，非常殷切；從軍事立場看，這樣孤懸的包圍情勢，或者於我更有利，一旦瓜熟蒂落，那時的戰果也許更鮮美一些。

在敵軍意想以外，我軍另一部突在皖贛沿江出現了。敵軍以一年三個月的長期經營沿江貴池東流彭澤間的江防，保護江面的運輸，以為萬無一失。我精銳部隊××等師由顧司令長官率領，以極大的犧牲之代價，連克長江南岸十數據點，（貴池東流間）且以全力爭敵家運，完成掩護炮隊攻擊江面的大工作。敵軍感受直接壓迫，連日以十八架飛機竟日流輪轟炸，敵艦及北岸砲隊亦以猛火攻擊，江岸防綫，依然在我軍手中。這一週間，我炮隊轟沉敵運輸艦三艘，擊傷五艘，所索取的代價也很高的。情勢的發展，會有在敵人的意想之外的，國人也耳聽捷報好了！

三 南昌近郊突擊戰

——十二月十七日撫河前綫通訊

記者自撫河前綫歸至臨川，我方的「冬季攻勢」已經全面展開，西起鄂中，中經湖北贛北東迄南蘇南以迄浙西，處處發動突擊，全局重心所在，明眼人自能看出，惟南昌外圍，不失為我軍突擊的目標，態

勢正在發展，記者即在撫河綫上等待「驚人的好音」。

撫河下流，自三河口以下，交爲叉形，一股與贛江並行至南昌附近合流；一股自梁家渡北渡，別稱武陽水，入鄱陽湖。六個月來，敵我對峙，即在此叉形地帶。武陽水以東爲湖沼地帶，我軍利用地勢，沿河設防，其南端以梁家渡爲支柱，西折沿葉子山橫截三角洲至廣福墟北，又沿贛江設防，以市汶爲支柱，再西折又沿錦河設防，以高安爲支柱，再西北沿奉新，靖安，丘陵地帶構成側擊南潯綫的陣地。俯瞰全局，我陣綫有如北斗形，南昌則在斗中，南東西三面被我軍包圍，僅賴贛江及南潯綫，得保北面的交通。敵軍以我陣地東依湖沼，西依山陵，形勢險要，易守難攻，曾猛刀向南三角洲地帶突進，我即在廣原構築「陣地帶」，前佈鐵絲網數道，後佈預備陣地十餘行，沉着固守，敵遂不能前進，亦分築鐵絲網及預備陣地作相持陣勢，（第一綫陣地，敵我相距不過二十公尺，語笑相聞，有時破口互罵，句句清晰。）彼此不敢相踰一步。

南昌敵軍以受我包圍，時感威脅，寢食不安；先後迭攻梁家渡，市汶，高安，想衝破一缺口，以破壞我陣地的支軸，卒因一敗於驛村，再敗於高安，三敗於奉新西郊，原陣勢迄未變動，我軍遂處於主動有利地位，隨時可以出擊。此外這八個月的韌性支持，在經濟戰上還有更重大的意義，撫贛之間，原爲產米地區，有「穀倉」之稱；本年兩次豐收，總收量在六百萬石上下，（合東鄉，進賢，豐城，臨川，接近戰綫各縣產米量言）軍民食，得此賴以免於匱乏。（上官將軍會謂我守撫河，經濟的意義更重於軍事的意思。敵軍爲垂涎我方的軍實，在九月攻勢中，顯然也有過這連帶的企圖，湘北慘敗，贛北縱潰，才打住了吃天鵝肉的想法。）所以，我軍守住了這叉形地帶，實已獲得了軍事的經濟的雙份勝利。

二

過去這一個月，敵我都着手大江南綫的全面調整，敵方計劃一度規模更大的新攻勢，我方則乘湘北勝利的優勢，先發制人，計劃可能的全面突擊，記者日昨到達撫河第一綫，敵方調防已經完畢，我方部署也

已完成，（敵担任贛北全綫及南昌近郊作戰任務的一〇一、一〇六師團，已抽回在九江一帶補充，由一六師團及三四師團換防。）前方平靜安閑的景象，其中正含蘊着一個有力的戰鬥氣氛。

湘北、贛北的出擊，發動於十一日晚間，一發動即十分順利，湘北克崇陽，贛北克復高郵，敵軍甚爲狼狽（崇陽敵軍四十餘人全部繳械投降爲抗戰以來創舉）贛中撫河我軍，亦在是晚出動襲擊南昌近郊的敵軍，展開弧形的大包圍陣勢，出動之初，我某師派便衣隊渡河，十二日晚間進至南昌東北城郊，即四處放火，並破壞敵人的交通及通信機關，城中敵軍一時倉皇慌亂，不知所措。同時撫河東岸我軍，即分兩處渡河，一路攻佔秦林，對滁槎敵軍作猛勢壓迫，爲南昌近郊我便衣隊的聲援。一路攻佔武溪市由瑤湖東南猛襲龍昌橋敵軍，作直撲南昌的根據，經十四日一日夜的衝攻，敵傷亡二百餘人，勢不能支，遂於十五日清晨佔領龍昌橋，敵知情勢危急，十五十六二日，迭由排樓秦南昌，派隊增援，重砲五十門，坦克車四輛，飛機三架，同時出動，欲奪回這個重要據點，我軍勦性支持，經三晝夜的爭奪戰，依然保守這個據點，龍昌橋已成爲南昌近郊戰事的重心了。

當我軍攻佔武溪市時，梁家渡附近我軍，亦派隊由在港附近渡河，向郭王廟蜀溪渡敵軍進攻，當即佔領天花宮、蜀溪渡等據點，到了十四夜間，又攻佔了郭王廟，自此武陽水西岸，我軍又完成了有利的陣綫，十四夜間，南正面三角洲間我軍亦開始突擊行動，一路向上洛胡敵軍攻擊，一路向西頭辜塗家敵軍攻擊，這一段即是敵方鐵絲網地帶，其間障礙重重，監視周密，我官兵以新技術衝破了三道鐵絲網，反復衝殺，畢竟攻佔了那兩個據點，完成了包圍蓮塘敵軍的陣勢。

此次突擊，時日尙短，局勢正在開展，記者原不必作過早的論斷。惟敵勢窮蹙，有幾種徵象可以看見：一、敵軍每次被我攻擊，增援甚速；各綫敵軍見勢不利，必固守據點待援；此次敵軍稍挫即退，即龍昌橋上洛湖等重要據點，亦不能嚴守，可見士氣衰退。二、一週來，敵援軍總計不及一聯隊；且分三處應用，力量甚爲單薄，飛機亦罕見活動；可見敵防空虛。三、三四師團爲敵預備兵役，傳其實力較勝於後備兵

役：經此役試驗，知其作戰力尙不及後備兵役，可見敵軍素質的低劣。敵軍愈戰愈弱，我們又得一個確證了。

熱鬧的場面，還在後頭，一切且待下面分解。

十二月十七日

四 敵情新判斷

——一月三十日贛東通訊

接在粵北戰役以後，引動國人注意的，有杭州敵軍渡錢塘江奇襲蕭紹的新軍事行動：行動範圍雖小，浙東各地都有些驚惶，也震動了上海市場。惟記者對於沿海情勢的推測，依舊不想有什麼變動；認爲「敵閩重視政治戰甚於經濟戰時，則沿海情勢緊張；若重視經濟戰甚於政治戰時，則沿海復歸於安定。敵方苟不欲自絕其經濟命脈，浙閩各岸將永遠在半封鎖的畸形情態中度過。」敵軍對浙東的軍事行動，在軍事上本無多大意義，我方已度過了一月二十四的危機，局勢非常穩定，今後的發展，已約略可以推知了。近三日間，敵方在積極構築蕭山的防守線，我軍也積極準備錢江南岸的全面掃蕩，大致二月中旬，此線戰事，定可告一段落。

敵軍對桂南粵北作戰，僅用三個師團上下的兵力，殊出一般意料之外。三個月來南北各線均緊，獨華中無大動靜，軍事家從旁推測，怕的不久的將來，或將在華中再發動一度較大規模的軍事冒險。

在敵軍行動未顯露以前，要推斷敵軍的路向，本來很困難。記者且綜合敵方的情報，軍事家的判斷，先作簡括的推測。據敵閩所定的作戰新綱領，聞有「擾亂重於佔領，防守重於攻擊，宣撫重於掃蕩」三大條目；依這綱領來看坂垣作戰計劃，其主要企圖，尙在分割各戰區間的聯絡線。以此推測，敵軍新企圖，也許是用較大的兵力來截切一段較短的聯絡線。

記者對於今後戰局相當樂觀，因為敵方文件中自己承認了許多困難的事實。去年五月初，敵酋閻院宮親王在南京召集參謀長會議，集中論點於後方運輸困難這一課題。當時議決：「一、二、以後應從側面向華軍後方急進，截斷其聯絡；但應審慎而行，以免孤軍深入，遭受包圍。三、為消滅防止後方被截斷，士兵應多帶乾糧。……」湖北戰後，敵酋岡村在武昌召集軍事會議，又集中論點於後方補給問題；當時又議決改組輸送隊及編組華人輸送隊辦法。過去各戰役，敵軍側面急進的失敗及後方運輸的困難，乃不爭的事實。敵軍使用兵力愈多，運輸的困難愈增加；深入的範圍愈廣，被包圍的可能性愈增多；記者認為可以樂觀之點，即在於此。

二 第六師團（稻葉師團）

長江全綫的敵軍，以第六師團為基幹，華中每一戰役，該師團必擔任主力攻擊的任務。記者且蒐集一些敵方文件來觀察該師團的實力。

據該師團作戰命令研究，該師團的兵力編組特別增大，其序列如次：師團司令部，步兵第十一、卅六二旅團，騎兵第六聯隊，砲兵第六聯隊，野戰重砲第十二聯隊，獨立山砲第二聯隊（欠二大隊），工兵第六聯隊，獨立工兵第八聯隊（欠一中隊），第四野戰道路構築隊，第二師團後備工兵第一中隊（欠一小隊），獨立機關鎗第七大隊第二中隊，獨立輕裝甲第六中隊（欠一小隊），野戰瓦斯第八小隊，架橋材料中隊，輜重第六聯隊，通信隊，這個編組，有三個特點：（甲）砲兵特別增多，除該師團原有砲兵聯隊外，另配以野戰重砲一聯隊及獨立山砲二大隊，意在增強火力徹底破壞我陣地。命令中所定攻擊間使用砲彈數量極多，計：原有野砲三十六門，每門二百發（共七千二百發）另配野重十二門，每門一百發（共一千二百發）十加十二門，每門一百二十發（共一千四百四十發）又山砲二十四門，每門百五十發，（共三千六百發）一時三十分間，共消耗一萬三千四百四十發。（乙）工兵亦特別加多，除原有工兵聯隊外，及配以後備工兵，野戰道路構築隊及架橋材料隊，用以補修或構築交通路以利砲兵行動。（丙）配以獨立機關鎗

隊，以增強重點方面攻擊力，配以輕裝甲車隊用作快速部隊的骨幹，（敵部署上，常用小部隊，以步兵一中隊爲基幹，另配屬機關鎗，步兵炮及輕裝甲車等，期發揮小部隊獨立戰鬥的力量。）配以野戰瓦斯隊作掩護攻擊或退却的助力。以這樣完備的組織，這樣雄厚的實力；其對火力懸殊的我軍施行攻擊，究竟貫徹至如何程度？頗值得我們去注意。記者手邊有一份該師團所發作戰命令甲第五一號的攻擊部隊：「二、師團二十日急襲突破邱田埠西南側高地巨箬溪附近敵陣地之兩翼，將敵於修水河北岸地區捕捉而殲滅之。三、右翼隊二十日午前……開始攻擊前進，逐次攻略邱田埠西南側敵陣地之左翼方面……遮斷敵之退路，與左翼隊相協力應將敵殲滅於修水河北岸地區。四、左翼隊……二十日午前……突破羅盤山南側巨箬溪附近敵陣地，壓迫該敵於四方，與右翼隊相協力攻擊棺材山附近敵之背後而殲滅之。」這即是有名的羅盤山棺材山戰役，（在武寧東北高山）依敵方部署，原想以右翼隊攻我邱田埠進出陳莊，以左翼隊突破羅盤山南側巨箬溪附近，仍採用兩面包圍的戰法，企圖包圍我軍而殲滅於修水河北岸。其所用兵力在三個聯隊以上，（步兵外，尙有其他配屬）泰山壓頂來勢甚猛，可是我××師憑優越地形及旺盛精神，予以迎頭痛擊，不僅不會被敵所殲滅，反而以左翼的強韌支持，挽救了右翼的危局，這是敵主力部隊在天秤上所顯出的實在力量。其次，我們又可注意敵軍作戰意志的盛衰，據敵俘口供：「第六師團於攻陷我南京後，奉令向安徽太平移動。當時，敵參謀本部會下令各部隊作凱旋準備。那是一幕喜劇；該師團奉令後，隨即將行李公文書全部搬往江岸碼頭，士兵也欣喜若狂，日日狂飲。忽聞我軍堅決作戰，全軍沮喪，又復狂飲痛哭。」這正是「士無鬥志」的註解，代表「皇軍」武士道精神的第六師團，尙且如此衰退，其他部隊更不必說了。

三 敵空軍作戰力

敵軍在華作戰的空軍，屬於陸軍的共四個飛行團。第四飛行團在華北，（第九十、六十、六四、二七戰隊及第十、十八二獨立飛行中隊，計偵察機五中隊，驅逐機三中隊，輕轟炸機四中隊，重轟炸機二中隊

；擁有九七式重轟炸機十八架，輕轟炸機四十八架，偵察機六十架，驅逐機四十五架，共七百一十一架。第一第二飛行團在華中，（第十二、九八、第一、五九戰隊及第十六、十七獨立飛行中隊，屬第一飛行團；第七五、卅一、十三戰隊屬第二飛行團。）計偵察機五中隊，驅逐機五中隊，輕轟炸機七中隊，重轟炸機五中隊；擁有偵察機六十架，驅逐機四十八架，輕轟炸機五十六架，重轟炸機二十七架。此外又配以海軍陸上航空隊（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航空隊。）及海軍艦上航空隊，擁有水上偵察機三十架，驅逐機六十架，輕轟炸機二十架，重轟炸機八十四架，共四百二十七架。第三飛行團在華南，計偵察機三中隊，驅逐機三中隊，輕轟炸機二中隊，重轟炸機一中隊，擁有偵察機三十六架，驅逐機三十四架，輕轟炸機二十架，重轟炸機九架。華南方面，海軍的航空兵力配屬得比較多一點，除第十四航空隊外，還有三艘航空母艦，還有二艘水上機母艦，擁有水上偵察機三十四架，驅逐機三十架，輕轟炸機七十架，重轟炸機十二架，共二百四十五架。

這八百四十三架飛機，即所謂敵方在華的第一綫飛機；以數量說，以四對一的絕對優勢壓倒我方的空軍，可取得制空權。但事實上，並不如敵方所預想；敵軍集一半以上的航空兵力在華中，我空軍的活動範圍也正往華中。據「偽」武漢報所載，去年十月十四日，我空軍在武漢的轟炸，正予敵機以極重的創傷。又據廣東方面的統計，去年五月間，敵機共投彈一二九四枚；其落彈地點，城區共四一七枚，鄉村圩市共六七九枚，河道港口共十六枚，作戰地區僅四十一枚，交通地區僅六十枚，運輸機關僅四十八枚。這雖是小計，也足說明敵機力量的薄弱。

敵飛機轟炸重慶，自誇爲以絕大的勇氣完成絕大的工作。近據敵方文件，知敵機自去年五月三日迄六月九日止，共出發進襲九十六次，其能到達市空，尚不及五分之三。且選擇航綫，必十分詭譎，或由武漢起飛，繞道東南或東北，始向重慶進攻，或將一部分兵力轉移晉南，由運城起飛，經陝南入川，籍以轉移目標；且奇襲時間：必在薄暮黃昏，倉皇飛入，又倉皇投彈以歸；所謂絕大勇氣，不過如此而已。

敵第一綫飛機八百架的數量，到了去年十一月間，忽又低減，破八百的大關，落至七百五十架上下；據軍方推測，此爲我空軍進襲武漢的成果。又依目前所得敵方文件判斷，敵雖有集中使用的新戰術，而其數量並無增加的可能。所以在今後大會戰中，敵軍的立體作戰力，陸軍以脫海軍掩護而減弱，空軍並不能代替海軍的地位來補救這個大缺陷，也增加了我們的樂觀成分。

最後，記者仍以樂觀的口吻作結；在最近的將來，敵軍將有一回新的動作，不過敵軍的力量並不能加強，大會戰的結局，斷不能期望十分勝利，至少限度，可以保持相持的局面那是無疑的。

一月三十日

五 戰局前瞻

寒冬的月夜，記者和W將軍在原野上散步閒談，遠處是敵陣中放射過來的彈火，近處有農家的狗在深巷中狂吠。歲月垂盡，談論到將到來那年的戰局，話是又閒又收攏，收攏了又又開。

有一外國記者；他住在北平，從北方遠看中國的全局，以爲將有這樣的趨勢：「中國北方，有急遽成爲獨立版圖的趨勢。中國北方的日本軍人，攫得了北方，欲率意自行處理；從表面上看，北方幾乎和中日戰事沒有什麼關連了；即令南中有新政府成立，怕也未許過問北方政局的計劃與地位。無論如何，北方在新局面中的地位，必甚寬弛而不定。」他以爲游擊軍勢力，最近這一年並未見蔓長，日本人移植到中國來，日有增加；北方華人的生活甚苦，所募兵燹也不如南方的利害，已無一復仇的意念；因此推斷北方的獨立發展，其勢將不可侮。他的結論，極耐人尋味，他說：「中日事件，若僅紛擾到如此程度；則時勢推移，恐不特於中國有利，亦於半獨立的北方也有利；既非中國，又非日本，這將成爲開發富源自給自養的一個新國了！」

W將軍說：「如他那麼說，天下又成三分之勢了；（華北一個傀儡國，以汪精衛爲中心，再來一個南

方的傀儡國；如敵閻所說的，表面上結束了軍事，國民政府在西南經營新的局面；這就像是新的魏蜀吳三分圖。辛亥革命初起時，敵閻曾希望中國南北分立，現在果真會稱了他們的心願了嗎？但他是坐在東交民巷裏看平津的小乾坤，他不曾理解軍事上的大勢。」

記者願聞其詳。

他說：「外人所說的華北游擊隊，只是指晉北五台山一部份的某集團軍，而敵人所經營的山西掃蕩戰，則以晉南晉東南豫北及晉西的我軍為攻擊對象；過去八個月間，敵人運用四十五萬以上的兵力，進行大規模的圍攻，到十一月底為止，敵方傷亡二十五萬人仍未達到預定的目標。這是開戰以來敵方所經營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戰役，在軍事上，乃是對我野戰軍——担負游擊工作的野戰軍的總攻擊。在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進程中，平津近郊的突擊或許比先前減少；但華北敵軍能否獨立發展，山西戰役的勝敗，具有極多決定性；隨着掃蕩計劃的粉碎，平津鄰近，我游擊部隊的活動，在新年度中將迅速展開，自在意料之中。以正規軍担任游擊工作，乃是我方一年來的軍事動向；到今年年底，南北各戰場，除某集團軍和新×軍以外，雜牌游擊隊改編訓練整理，所存不過十分之一，在敵人後方作游擊戰的正規軍，約有六十五萬人；游擊工作在蘇南蘇北，在膠東魯南魯西，在豫東皖北，都進行得很順利，他若從平津線外看一看華北情況，他的結論就許很不相同了。」

「你看，南方傀儡的命運如何？」

他說：「敵人準備於我軍羽毛未豐以前，來一個致命的攻擊，在戰略上是對的。五月十八日，敵方聲言可在隨滬線上殲滅我主力二十萬人，九月二十八日，又聲言可在平江瀏陽間消滅我主力二十五萬人，假使能兌現的話，對於我軍總反攻的準備，確有其限度的影響；但是被消滅的是敵方的主力；我軍完成反包圍工作時，只用五分之二三的總預備隊。南方傀儡，除非依舊在旅館中組織政府，一九四〇年的命運決不會很好的。」

「我軍的流年，將軍也算過沒有呢？」

「你希望我們怎麼樣？」

「譬如說奪回幾個重要的據點，或是全面總反攻了，這都是一般人所期望的。我個人的希望却很低，把整個戰綫穩定下來，也就好了。」

他沉默了半晌，皮鞋托托聲連鎖着彼此的注意力。

他說：「我們談些瑣屑的事何如？譬如說，（又沉默）你想克復什麼城市？」

「杭州何如？」

「這比較是最容易進行的進攻目標；你說有什麼作用呢？」

「可以動全世界的聽聞！」

「那是政略上的話，也許大本營從戰略上看，覺得沒有價值。」

「南昌何如？」

「這一帶人都這麼想，而且說南昌的敵兵很少。——反正是閒話，你看也有人注意香山殷家匯方面我軍的進展否？」

「似乎很少。」

「我們的高級將領親往前綫指揮作戰，消耗那麼多的兵士，若非在戰略上有重大意義，他會這樣做嗎？國人很少注意那方面的發展，敵方却看得非常之重呢？你想，控守了大江，平分江面，敵方將作何等估量？」

「一九四〇年，我軍會有總反攻的可能否？」

「不談這些，好不？」

「你看今後敵人把軍事重心放在那里？」

「第一主力還是在山西，第二主力乃在華中，一九四〇年，將是軍事上的最重要年頭，將決定敵我的最後命運，不過天下三分之勢決無從演成。」

六 逐次消耗戰略

離撫河第一綫約十公里的左近，記者和王鐵漢將軍，在一所富麗的住宅的客堂裏，作長夜深談，那所住宅，雕刻，油漆擺設都很講究，够得現代化；只是窗戶小得古怪，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也缺少充分的陽光，我們彷彿落在一處封建的古堡。王將軍從「老表」們的不愛開窗戶談到他們的人生哲學，記者聽異他學識的淵博；他像一口深井，汲不完他的清泉。這所房大像古老的中國，如王將軍輩則是替古堡開窗戶的匠人，他要輸入新鮮空氣和陽光。

談話時，記者手摸着敵軍的毒氣筒，觸起了新的話題問道：

「毒氣，在現代戰爭中，將佔怎樣的地位？敵人平常施用猛烈性的毒氣，是不是他們的戰爭化學還不够進步？」

王將軍道：「敵人的物質條件和軍事技術當然還差得很遠，不過猛烈性毒氣並不一下子毒害了多少人為標準。在戰略上，只要使敵人受了傷害，拖延着不死不活就算極大成功；因為那裏既消滅了對方的戰意，及增加對方的後方負擔，一舉可以兩得。敵方的使用毒氣，第一綫兵習以為常，不復影響到戰意，短期間即可回復原狀，也不增加我們的後方負擔，作用是很少的。現代戰爭中，經濟封鎖比毒氣戰更富猛烈毒害性，即如第一次歐戰，英國施行經濟封鎖，使德國的母親們營養不足，便影響到下一代嬰孩的健康！英國人決定他們的政略戰略，眼光是深遠的！」

「那一種戰略收效更大更快呢？」

「一個國家決定他們的政略戰略（他們國策，）都得斟酌他們的國情。英法主守，德主攻；主攻，敵

要找對方的主力，速戰速決，法國人口少，所以建築馬奇諾陣綫，浪費一點物力，日本以侵略為國策，所以也主攻，這都是國情不同使然。弱國對強國那就不可以主力碰主力，碰了即是自尋死路；即如阿比西尼亞，起初英法派的軍官主守，支持得很不錯；後來德國派軍官主迎擊這就完了。」

「將軍對於我國抗戰的總戰略有什麼批評不？」

「我們的戰略指揮，大家已知道是所謂『逐次消耗戰略』。在軍閥時代，既無對外的決心；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陸大南移，最高當局才斟酌國情決定這個戰略——避免主力碰主力，找適當時地來消耗敵軍實力的戰略。陸大方面雖有德日方的教官，那都是戰術教官，於戰略的決定無關；不過一部份人也受土橋荻洲那些教官的影響，互信以主力碰主力的（合乎敵國侵略戰）決戰辦法的。回看過去的抗戰過程，大體可說合乎這個戰略指導。」

接着，他就談起初期作戰的得失，若人事方面不那麼多變故，依預定計劃，以南口為軸心，來一個右翼大旋迴，消耗敵方實力，再逐次引退，其成果會更大些。他認為上海近郊戰事的延長，半受國際關係的影響，半受民衆輿論的鞭策，其實是錯誤的。上海那時只有七、六千敵軍，我方最多只能用五個師去解決；要解決得迅速。敵主力一到，我不能維持，即當退至國防綫上，找尋敵方的弱點再攻擊；所以單憑感情的輿論，雖說是出之於善意，亦可諷刺的。

後，我們談論到敵我在軍事上所表現的短長，王將軍說了更多的精闢議論。他說：「一般的優點和缺點，大家都已看得很清楚的。敵方人才齊整，從班長到長官，都比我們強，無論學識、經驗或技術。但敵方沒有一匹能領導全國旋轉軍政的中心人物乃其弱點。荒不會對蔣百里先生說過：『日本有一點不及中國，即是你們中國有個蔣委員長。』（世界各國都把統帥看得非常重要，德國的麥克多到中國來做顧問，法國人才放了心，怕麥克多做德國的統帥，這回對日作戰，中國幸而有有力量的統帥，佔了許多便宜，難怪敵人眼紅妬忌。）敵方用兵沒有決意，不能澈底把戰術來使用，因此無大收穫；他們是等待機會找便宜

的路走，可是軍人不能抓住時間和空間，便不能作戰。敵人和我們作戰了兩年，究竟作戰的準備打倒什麼程度爲止？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這就影響敵兵的誠意，以致十分厭戰。我們敗仗，只要我們還準備打下去，敵人無論如何宣傳勝利、人心總是由懈倦而渙散的；敵人一敗就不可救藥了。」

話題，繼又談到我軍的「總反攻」上去，他說：「目前我軍是有了機會便打敵人，敵我們便走，不和他們硬碰。我們且等待機會，求最後的總決算，即算失一千個地方也不要緊。指揮的口口師，最近參與贛北戰役，立過戰功的，他的估量，絕無輕敵之意。他把先前敵軍的敵軍作比，眼見各方面都已退步了。例如敵軍現在已開始使用七九式的機槍，但是射擊我軍用小部隊在敵軍左右活動，敵軍也陷於潰亂情況，不知所措了。總反攻時機的成熟誠如我們正在等待，正在抓取，也正在促進。」

那一晚的談話，珠玉飛濺，美不勝收。記者以他的警句作結：

「說什麼人勇敢，什麼人不勇敢，那是假的；每個人都胆怯，也都可以十分勇敢，這都素養了。士兵作戰應當勇敢這是本分；我們得使他們理解爲何而犧牲！」

七 上下古今談

記那在撫河右翼，和蔣主任（銘）相見了好幾回，他原是新聞界的舊友，新聞取材所在。他說，「你可以寫一篇『劉多荃將軍印象記』，假使要寫人物志，這真是一個好題材。不劉將軍的掌故談，以及他的人物評論；和劉將軍談話，趣味橫溢，不得修飾就可以寫成一篇文章；風晨月夕，記者永忘不了這回愉快的談話。」

劉將軍開門見山，許記者以家常閒談的態度來論談今古，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不

記者單刀直入就問他對於東北問題的感想。他說：「東北人物新新舊舊，短短長長，總而言之，認識時代，也沒有眼光。當時所注意的是如何應付關內的局面，對關內的「外交」。至應付敵人的外交，有幾十年老文章可抄，一貫的小處吃點虧大處拖了再說；想不到敵方的野心是這麼大！軍人之中，和老帥同輩的，如湯玉麟、張作相那些人，年紀老了，精神不行。應付不了這個大變局。張學良的精神也很不行，不敢下決心。就東北軍的地位說，九一八那天即不能抵抗，後來在錦州綫上應當不計成敗，拼一拼的。事前沒有計劃，事後沒有決心，就一直那麼槽下去。等到漢卿從歐洲回國，身體恢復了健康，精神也振作起來了。可是他在國內所受的刺激，使他精神上有點兒變態，他擬集於一種幻想：只有對敵作戰，才可以恢復他過去的名聲和地位。」以下曲曲折折敘述他所知道的西安事變的演進，他把張學良的矛盾的心理以及政客們錯綜綽綽的纏索剖析得很清楚；他自己則是被老派看作新派，又被愈進的看作落了伍的夾板中人物，另有一種苦悶。——以記者推想：他們這羣人是被別人看作參與機密的要角，而在實際的場面上，他們又剛巧攔在「機密」的隔壁。

談鋒一轉，記者由吳佩孚逝世的消息。轉入新舊軍人的短長論上去。劉將軍說軍人有三種大才，一、善練兵，二、善帶兵，三、善用兵，能兼三長的全才，古今不很多。他推崇馮玉祥將軍的練兵，他說：「馮將軍，他對任何生活發生興趣，能理解士兵的心理。士兵心目中，至少覺得他們的官長是和他們一樣地過活著，甘苦與共，就可以同赴湯火，這是他練兵所以成功之處。蔣委員長長的練兵，又是一種作風，他着重在下級幹部，注意精神訓練以主義來堅定士兵的信仰。」帶兵將將，他於舊軍人，首推袁世凱說：「袁之用人，放得開手，用你的時候，高官大利，任你所欲，全不吝惜；所以將士願為所用。也正惟有蔣委員長的手面，方能網羅天下人才；會國藩能將之而不能帶兵，惟委座能兼之。」用兵奇才：劉將軍首推薛岳將軍，他說：「薛將軍精細，終日貫注精神在地圖上，一方面的筋絡，胸中明明白白。機會到來了，他能緊緊握住，以極大決心來犧牲，陷陣決戰，如此方能成功。」（他自謙既不能練兵，又不能用兵，特抗戰

成功，有解甲歸田之意。」他又說：「練兵要能忍耐，帶兵要寬嚴相濟，用兵要有決心，捨得犧牲。」這一類的閒談，記者覺得深得治軍之要。

談鋒再轉；又由戰場經驗轉入敵情判斷上去。他以為戰局決不能隨便結果，以目前情勢推演，怕非五年不成。他說：敵我支持得越長久，東北前途愈有希望。結局也愈完美。蔣委員長說我軍越打越「強」，這個「強」字，可作「越打越增長經驗」講；我軍時時進步，處處進步，經驗的確增長了不少。不過我們也不能過作樂觀之談。敵國從小學教育下工夫，灌注武士道精神，戰意比較堅強。那些被我俘虜的，有的是落了伍的，意志或有薄弱一點。我們只能用以測量敵軍戰鬥意志的強弱，不可誤認為敵兵已無戰意。」記者因問他對於我軍總反攻的意見；他說：「現代戰爭，精神固很重要，物質更重要；決定戰局，以炮兵和空軍為主要的協助，炮兵尤為重要。克復幾個據點，並非難事；守的條件不夠，反而被敵人所消耗，那就不合算。我軍時時作總反攻的準備，實行總反攻，還得等時機。」他的判斷也是相當冷靜的。

記者最後得提及劉將軍對於知識分子的諍言。他說：「知識份子不應當躲到後方去；從前，德國皇太子也得服役當兵呢！」

第八分 贛湘之什

一個政治新人

訪蔣經國先生

中央訓練團第二期學員中，有兩個衆所注目的人物，蔣公子經國，和X公子某某這兩位公子的作風迥不相同：蔣公子自己挑水洗腳，一個月只用三五塊錢，X公子却化了三萬多元，這真是極有趣的對比。蔣公子去年春間在臨川訓練新兵器，某隊長常是浪用清水；公子告誡他：「要體恤伙伕們的勞力，不要浪費！」那隊長漠不關心，依舊浪用得很多；公子就罰他挑一個月的水，讓他自己明白勞力是應該如何值得珍惜。

記者和蔣經國先生第一次相晤於南昌：那時，他剛担任保安處職務，籌劃姑嶺的游擊工作。此次重晤於贛州，他已担任贛南第X區行政專員的重要任務，成爲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閑談中，他提到在蘇俄時期的生活。他到蘇聯去，剛在大革命後，社會秩序初定的當兒；全國爲飢餓所普遍侵襲，食物缺乏，三五日領不到麵包，乃是常有的事。他每天把一方黑麵包，分成四截，一截吃一截，留一截準備第二天絕糧時的萬一之需。這樣在飢餓線上過了二年生活，那二年間，他只領到一方肥皂，用沙擦手，當作洗滌污穢的常課。跟着蘇俄的長成，他的精神肉體都長成了；他眼見蘇聯餓着肚子的中央委員在農民羣面前絕氣，眼見主席加列寧排在隊中領備有的襪子，眼見市民餓斃倒在街頭；他懂得民族生存的基本條件——堅忍吃苦；

他引史達林所引的俄諺告訴記者：「最後一個笑的才是真正的笑！」他說：「中國現在真不够吃苦！」

他在蘇俄十年，曾在鐵工廠學習冶鐵，他的夫人便是那工廠中的女工，曾在軍隊中服役，那軍隊開到高加索沙漠中，白晝在百度以上的沙漠上行軍，晚間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風沙中打野外；風雪中，他們裸着上下身，用雪擦身，更是常課。他會到過零下五十度的芬蘭邊境，也會在列寧格勒度過冬天。他，能騎馬刺劍，如一般軍人的英勇；可是他駕駛飛機汽車及坦克車，又是一個專門技術人才，他能接連着每天走百里長途，經月不已，有游擊隊全副技術；可是他訓練士兵，旋轉士兵的心理，又是一個將才。他，幾乎是神話中的人物，高素明先生對記者道：「我和經國雖是同輩，他的吃苦精神，那是我所萬萬不及的。」把經國先生當作留俄學生的典型人物，再把X公子當作留美學生的代表，兩種精神都具體表現出來了。

記者細細地靜靜地看他的行止，他和勞苦民衆相接近，並非矯情而爲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義，勞力的價值，他自然而然親近那些用自己血汗和飯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着一羣有血性的青年；自然，也有人覺得頭痛，那些人說：「若非他是委員長的公子，我們該給他帶頂紅帽子。」他聽了這些話，只見微微作笑，他知道時代和環境會怎樣使一個人變成精神上的盲目。

二

舊除夕下午，經國先生以行政專員的名義，邀請讀城貧兒家屬聚餐於貧兒食堂，貧兒食堂成立於去冬十一月間，其時贛州各界集金頌蔣委員長誕辰，凡得五千餘金，奉命移作地方救濟事業之用，經國先生就着手組織貧兒食堂，收集百六十多名貧家十三歲以下的兒童，每天施食兩餐，並予以軍事管理，使受兩小時的識字教育。記者那天下午，前往貧兒食堂，已見成羣衣衫襤褸的老嫗少婦圍坐在方桌邊，等待道奇異的年夜飯。那一羣貧兒，分隊排列也在準備就食前的程序；那些受了短期訓練的貧兒，自己管理自己秩序也頗不錯。經國先生到場時，只見拖兒帶女的婦人，追隨着他，口口聲聲稱他爲「老師」，向他訴苦；他招呼她們先去吃年夜飯，如處在鄉親中，以溫情的笑招待貧苦的家屬。記者眼前，正浮起了蘇俄著名

影片「生路」中的景况。

記者走出貧兒食堂，在不遠的街角上，聽到兩位紳士在那兒談論，他們說：「蔣專員，把全部力量用在救濟事業上。」其實他們是曲解的，蔣專員比較注意一般民衆的生活，關心他們的疾苦。除夕那天，他先訪問出征軍人的家屬，讓他們揩乾眼淚來承受一個「民之父母」的關懷。又調查城中赤貧之家，在這絕望的一天，予以生活上的扶助。這都含有積極作用，使贛州治安能够如常維持，街市上流氓和乞丐之少，記者所經各城市以此爲首選。

蔣專員最有力量的戰時處置，以安定贛州物價爲最可稱述。（自然有一部分人在詛咒他，也有一部分操縱市場的人正在設法攔斷市面，想造成混亂局面來破壞他的戰時處置。）去冬，贛州城中，鬧過一度煤油和食鹽荒；商人把煤油隱屯在鄉間，故意把市價飛漲了又飛漲，他即緊急處置，派警查出私屯的煤油有三千多箱之多，並掃數給還標準油價，改由交易公店集中發賣；食鹽也改歸交易公店發售，掃除鹽商壟斷的積弊。若贛州四境各城市能把物價問題處置得好一點，記者相信蔣專員的緊急處理會更有成效些。目前，一部分奸商，正在用屯積糧食及恫嚇鄉農的手法來造成米荒，大家相信蔣專員定能顯出更大的力量來。

記者，在贛州，看見各地所沒有的由血性青年所造成的朝氣；許多政客想利用青年，許多政治家在怕懼青年；許多紳士，在嘲笑青年；蔣專員簡簡截截地說：「要運用青年。」他知道青年們會做錯的，但是世間並沒有生而知之的聖人，青年們的錯誤并不比紳士們多。「讓青年們去幹，從工作中去求經驗，去求應付現實的學問。」這是他答復記者最堅決的話。他不相信關在玻璃屋子裏的花草能够長成，他要青年們自己到社會上去磨練。他的行政專員公署中人員，都是三十以下的青年；但他們的工作效率比什麼官僚式的衙門好得多。

某君告訴記者：「蔣專員的作風，有點不合上紳士們的口胃！」是的，蔣專員就職以後，雷厲風行地禁烟禁賭；一個社長的老太爺因爲吸烟被拘了，一個販仇貨的土豪遁跡了，一個大紳士在牌局上被捕了，

希望地方官吏同流合污的紳士們自然頭痛得很，但一般民衆正愛戴着有辣味的「民之父母」。贛南有兩家農民，因爲紳士們從中挑撥，爲了一條水溝，積訟二十多年，尙未解決；蔣專員下鄉巡遊，二小時間便替他們排解掉了。這類爲民衆福利着想的事件處理法，不知斷絕了多少紳士們的把持機會。無怪紳士們，看見了專員公署的民衆問事處而搖頭歎氣的。

三

舊曆新正，蔣專員邀記者同往瑞金，參與中央軍校的集團入黨典禮。途中，他取溪口被炸後的照片相示，蔣府舊宅，牆缺壁破，磚瓦雜陳。敵機六架，集中向絕不設防的鄉鎮投彈，該算是「皇軍」最光榮的戰績了吧！他慨然道：「窮極無聊，沒有出路，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家，就算是出了氣嗎？世界人士，都在嘲笑這卑鄙的行爲。」他認定今年這一年，將決定敵人的命運。敵人確已進入他們的末路。

他久住蘇俄，對於蘇聯有深切的理解，記者因進問他對於蘇聯的觀感。他說：「世界各國的外交，可說有同變戲法；但變戲法也有他的一定方式，只能紅變黑黑變紅那幾種花樣，不能隨隨便便地變。蘇聯立國以來，對於中國，一貫取善意的互助態度，沒有壞過，決不會因爲敵人的獻媚，就改變原來的外交態度。我們且看蘇聯的新聞界，對於我國的抗戰，自來以熱烈的同情來記載，直到現在，並未改變過。從前共產黨在贛南鬧得很起勁，蘇聯報紙上也並沒有十分誇張的記載；反不如對我英勇抗戰表示熱烈的同情。這便是蘇聯的真實態度的說明。」

蔣專員談及蘇聯社會，記者連帶問及蘇聯的私有財產制度。他說：「在蘇聯，由於工作的努力，積有財富的人並不很少；但沒有人可以用他的財富去生利金。你可以化很多的錢去造一所大住宅，但只許他自己住在那兒，却不許把住宅的一部份出租，轟收房租過日子。蘇聯承認個人慾望的存在，但防止剝削社會的利益來滿足個人的慾望。」他在這樣社會中陶養出來，無怪他對於發國難財的商人深惡痛絕了。他所訂立的新贛南三年計劃，懸「人人有衣穿、吃飯、書讀、事做」爲標的，在他看來，原是應該遺棄着想的。

到瑞金以後，我們一同參觀了許多處共產黨當年的遺蹟，彼此的感想都很多。記者提及當年陳跡，他說：「一種制度和思想，必須客觀條件來決定牠的存在；共產黨在江西這麼許多年，對於社會並無多大影響，這也是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記者因問：「事實上能有代表一切階層的政黨嗎？」他說：「三民主義即向這個方向去努力，即不能代表一切階層的利益，至少可代表大多數民衆的利益。」他的施政方針，蓋即從爲大多數民衆謀利益這方向着手的。

一般人對於蔣專員的期望很大，我們相信他的吃苦精神會使他在政治上有所成就，記者也就破例先在戲台前喝起彩來。（二月廿五日）

二 蔣經國「傳奇」

一 假李遠假釋出獄

半個月前，蔣經國專員在專署接見民衆；人羣中有一老嫗含淚哀請：她說她的兒子年幼無知，冒瀆尊嚴，請憐我老嫗抵償私情，懇求早日寬赦開釋。專員查問原因，有知其來歷的，說她便是假李遠的母親。一穿軍人，聽了無不莞爾。當時專員開導了幾句，也無多話，到了上週，專員令主管人員着該老嫗具保，暫許其子假釋出獄，由其家屬切實管教；「假李遠」便走向自新之路了。

「假李遠」，名楊良樞，贛南某地人，中等身材，臉帶微麻，和蔣專員的模樣有些兒相像。去年冬天的某一天，南康鄉間忽然來了一位私巡的官員，照他的口氣聽去，好像是地方的行政長官，暗示人們，使人們相信他便是蔣專員。有人偷看他的呢帽，帽裏上正寫着「蔣經國」三個大字，更使那一帶民衆確信「蔣專員」喬裝察訪，和他們傳說中的蔣專員連貫起來，剎時間成爲里巷間的佳話。於是攔路呼冤的，淚泣求功的，不絕於道；這位蔣專員也就提筆批答，上書某事交縣政府辦，某事交區署查，裝得若有其事；於是東家一隻老母雞，西家一碗肥肘子，張家赴宴李家宿，這位蔣專員有點兒得意忘形樂而忘返；而那些心

中有病的鄉保長，戰戰兢兢，終日追隨左右。當這位蔣專員伸手要零用錢的時候，也就十元五元遞了過去，畏懼之心使他們不敢在真假上有一點辨別力。事有湊巧，專署某君，因公過南康，聞專員在鄉私巡，爲之訝然；然觀其人，知係歹徒冒充，即報告專署，派警拘押，贛之日，專員會親自審問，問他道：「你假冒了我，有什麼好處？」假李遠俯首無言。後來依法判處徒刑五年，到上月底，恰好是半週年。半週年的牢獄生活，對於這位誇大狂的李鬼，該是最合實際的教育，他該有點兒長進了吧？

二 蔣運國油山遇險

蔣專員的言行，記者所見所聞，並沒有半點傳奇的意味；他是受過時代洗禮的人，理智重於感情，並沒有以畸行來聳社會的視聽；但民間常把他的一鱗一爪來附會傳說上的「包公」或「施公」，因此一部蔣經國傳奇的底稿，就在里巷百口中創造出來。一位無法無天的司機，他親口對記者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活包公鐵面無私用王法。」他把蔣專員說得神出鬼沒，神乎其神，好像他們這一羣混天魔王，也只有這一位如來佛制得住。他敘述蔣專員化裝的神奇，簡直是一部偵探小說，把這新酒注入舊瓶，一部新三俠五義是太現成的了。

談者謂蔣專員的青年冒險精神和接近民衆的態度，乃是構成傳奇的基因。在專員本身，受過極端嚴格的軍事訓練，短裝草履，千里跋涉，事本平常，但民衆心目中，看慣了舊官僚的養尊處優的習慣，也見了一個刻苦耐勞的地方行政官，也不免傳爲奇談。專員到處巡行，固隨處留心民情風俗，却也考察山地形勢，作某一種準備，民衆心目中，又把章回小說中的「乾隆皇帝遊江南」故事貫合着看，一切常事都變作奇聞。最近，蔣專員油山遇險的傳說，在里巷間也快變成了傳奇。

那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上月中旬，蔣專員巡信豐，便道往遊油山；不料意外地遭遇了一場大的危險。油山在信豐南雄的邊境，舊係項英部屬的根據地，山谷繁邇，林木森茂，形勢非常險要；變亂後村落燬破，數十里無人烟。專員率領隨從人員及衛士三十餘人，沿着山徑曲折入谷，經過了許多起伏山崗，約莫

三十餘里，才到達了深谷。他們考察形勢，詢訪舊蹟，天時已晚，便借宿於山頂的寺院。（那寺除前會徵於兵燹，近年始重建，構築非常簡陋。）那晚情形，記者據專員自述：當晚天熱，一羣人都席地而臥，他睡在寺門木板上，也很甜美，一宿安靜得很。第二天，一清早忽聞寺外人聲喧雜，夾有錯雜槍聲。心知有變，專員即避入寺中，令部屬準備槍枝，分頭警戒。片刻間，槍聲愈密集，據瞭望哨報告，四圍包圍進攻的，約有二百餘人。來攻的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盜匪？一時也判斷不清，只是來意甚惡，從攻擊姿態可以明白，情勢危急，專員即下令還擊，藉以自衛，兩方從接火起，斷斷續續了三小時之久，那一羣突如其來的暴客，才銷聲潛跡退回去了。當時一檢查，專員部屬已傷了一人，暴客那方却死了二人，可是專員臥的那副床板，中了三十一顆子彈，真是險之又險，事後各方傳言，有謂出之南雄民團的誤會，有謂殘匪示威，有謂意圖搶劫槍械；總之，有如包公下土牢，又受了一場虛驚便是了！

可是這類意外的遭遇，適足以鍛鍊他的胆識，油山的險事，並不會改變他的輕車簡從的慣例了！昨天清晨又向贛湘邊的萬山叢中去遠足，據他說，他新近所走的路，連王陽明當年都不會到過的呢！

三 「辭督政府委員」

孫夫人，前月由滬歸渝，蔣專員會奉命前往謁見，他留渝那幾天，鬧了一件小事故：有一天，他來向一賣油條的老嫗買二角錢的油條，身邊沒有零錢，取五元法幣給他找；老嫗兩囊空空，找不出錢。專員呆了一呆，便道：「你也很苦，這五元都給你罷。」那老嫗勃然大怒道：「你這壞蛋！我不要你這假票子，你拿二角錢來！」這時，旁人走了過來，看看這票子，對那老嫗說：「這票子是真的！」他給了你，你還罵他，你真有點兒不講理。」那老嫗道：「我不相信這世間真有體恤我們窮人的好人！」這件小事故，說明了民衆有時對政府的種種意外的誤解。

蔣專員由渝歸贛以後，積極推動建設新贛南的三年計劃；他自己不時出巡各縣，連最偏僻的村落都有他的足跡；記者問他：「舉行的動機在那里？」他說：「老百姓，真是好的；我們和老百姓多接近接近，

老百姓就會接近我們！」這是他的地方政治的主要觀點。他和記者談及這回在信豐進行所見的一件趣事；他說：「有一天，走進一家鄉長的客堂，客堂上掛着一對賀聯，上聯說是一爵晉政府委員」；後來仔細一問，原來那位鄉長，剛兼了地方公款保管委員會的委員。此事雖小，可以喻大，凡是鄉里紳士，都要高自位置，不僅要自別於民衆，而且嚇嚇老百姓。老百姓看見了「公所重地，閑人莫入」的虎頭牌，就嚇住了，這敢和他們親近嗎？」他眼見紳士們曲解政府的法令來敲索民衆，又見紳士們利用封建勢力來挾制政府，紳士層變成了社會的盲腸，阻塞了上下的交通，他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有打開紳士層的決計，他要解消民衆的種種誤會，使他們來親近政府。

「向蔣專員告狀去！」「到專署打官司去！」在贛南各地不時可以聽到老百姓這麼說，遠道傳聞，容易以爲蔣專員的政治姿態，或如舊日的欽差大臣，獨斷獨行，或如山東的「韓青天」，侵犯司法的獨立。其實贛南的政治依法而行，不徇情，不徇私，不爲惡勢力所左右，才顯得雷厲風行與衆不同。那個老百姓「告狀」的所在，實乃民衆問事處；蔣專員讓民衆有地方去訴苦，使民衆知道怎樣去進行訴訟，意在勸解與指導，和老百姓的說法正不相同。假使老百姓真希望有一個包大人，這個包大人，受了時代的洗禮，他將不是一個典型的清官，而是一個奉公守法的賢吏！

三 瑞金心影錄

昨天，記者由贛州東行，經尋都以達瑞金。這條頂壞的公路，即行駛着馬力最大的新式汽車，也還是跳躍不定。車駛過了江口，即進入從前的赤區；江口便是從前赤區對外貿易的關卡，舉目遙望，但見青山一碧，江水淪漣，靜穆幽閑，全泯當年生死搏鬥的痕跡。入尋都境，山陵起伏，道路愈崎嶇，田農正在耕作，停鋤看車，有若桃源洞中人之訝，武陵遊客，在他們的素樸的臉龐上也看不出苦難的紋痕。瑞金境內

，則田原廣衍，貫水蜿蜒；這個爲全世界人士所注目的「赤都」，其風物比新安江遠更秀麗；詩人騷客，且目之爲最理想的遁隱之處。但是，這個理想的避世去地，記者心胸中，永爲別一觀念所提醒，時時要找尋當年偉大場面的殘跡。

瑞金城中，十屋九殘，市面零落；破牆頹垣，稍加修葺，佈置一些粗製的竹木器具，造成了新市面，於零落之中，呈露新氣象，如瓦礫堆上，入春爲首荷綠葉紅花所蒙，春意盎然，亦殆可喜。每一堵破牆上，必有形形色色的標語，塗了又寫，寫了又塗，白底之上有濃墨，濃墨之中又有白底，猶存當年宣傳戰的劇烈姿態。而抗戰建國及國民公約的標語，則堂皇莊嚴地寫在那些殘跡上，喚起了我們「統一抗戰」的觀念。有一堵破門，門上尙留「紅軍大學圖書室」的字樣；這幾個字，若挖下來，送往陝北紅大，不知製成怎樣珍貴的紀念品。城中人士，熟知當年掌故的已經很少，否則每一堆殘蹟，定有多少血淚的故事可說。

當年蘇維埃中央政府，設在瑞金城東四里許一小村中；村多虬蟠大樹，其下某姓宗祠，卽總辦公廳所在地。廳右民房一行，卽朱德毛澤東諸氏住宅；鄉民指一暗黑小房，中隙設一竹床，謂卽毛澤東夫人的寢室，他日毛夫人舊地重游，定必有無限的感觸，宗祠後係一廣場，其下有一極大防空洞，洞口近已填塞不通，記者未得進洞參觀；鄉民說朱毛有時整日在洞中辦公，可見當時的「蘇都」情勢也頗緊張。廣場前，矗立着「紅軍烈士紀念塔」；塔建於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落成），係梁柏台、錢壯飛兩工程師所設計，拆取一舊橋樑的石塊來造成；石塊作暗黃色，塔身作彈子狀，彈頭部原塗作紅色，今已褪成白色了。塔周嵌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凱豐、項英、鄧發諸氏的題詞，字體或楷或行或隸，文詞都是語體，而鄧發的新詩，尤爲別致；當湯軍攻克瑞金時，秀座手諭保存幾件史蹟，此塔得以不廢，給後人以憑吊的機緣。近葛建時先生正在搜索史料，着手編次瑞金新志，這倒是很有意義的。

瑞金全縣，極少壯年人，隨地看去只有幼年童孩及老年衰者，大部份的壯丁，或戰死，或隨軍往西北

，留下的真太少了。其往西北作戰的。有的已升任高級軍官；鄉民說到他們的子弟的行跡，如有談「薛平貴抗番」故事似的，將信將疑想不到真會有那樣光榮。鄉民對外來，也不十分愛談「開元舊事」；可是話匣子一打開，卻又滔滔不絕，談話中愛用新名詞，此亦當日宣傳教育的餘響。不過鄉中婦女，雖愛用新名詞，却仍愛燒香拜佛求仙問藥；共產黨和封建思想鬥法，封建思想對他說：「我不會打敗！」那倒是真的。

二

劉瑞金的第二天，記者和一羣巡禮者同往犁庭公園巡行；園築在山巔上，東亭西閣，係第四師部屬所建造；我們在人民殉難紀念碑前立了一回，百感叢生。這紀念碑乃是骷髏塚，這數百里山原之間，真不知有多少人爲了兩種力量的搏鬥而犧牲了生命。水是一種力量，火是一種力量，以水撲火，兩力相消，這豈不是一場大浪費呢？記者隨又從另外一方面去看，這個攻入瑞金的第四師，係湯恩伯將軍所指揮的部隊，後來和八十九師同隸十三軍，南口戰役及台兒莊戰役同爲抗戰中最精銳的部隊。凡在剿共時代顯身手的名將；顧祝同將軍、陳誠將軍、胡璉文將軍、薛岳將軍、胡宗南將軍、湯恩伯將軍，後來都是抗日的名將；國共間的搏鬥，有意無意成爲民族抗戰的前期演習，所付的代價雖似乎大了一點，也頗有相當的意義。我們想，只要「統一抗戰」完成了偉大的使命，這些殉難的民衆定在瞑目的。

記者續又搜尋史蹟，探討當時的軍事情況。第四師之於紅軍，不僅是第一個進入瑞金的部隊，而是決定紅軍盛衰命運的部隊。民國二十二年八月，紅軍第三、五、七軍團以全力撲臨川，與中央軍第四師相遇於潯陽，紅軍乃以七軍團固守支撐點，以三軍團迂迴於第四師的側面，對第四師作包圍勢，意在繳第四師的鎗械。第四師堅強抗戰，擊潰了紅七軍團，對紅三軍團取反包圍態勢；紅軍主力，受了極大的損失，這便開始紅軍的頹勢。那一戰役，證明一劣勢部隊對一優勢部隊作戰陣上的對碰，固然消耗了敵人，也就爲敵人所消耗。我軍此次抗戰，採取逐步消耗戰略，多少也受了這些戰役的暗示。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在這

次抗戰過程中，敢以飄忽姿態來和日軍相周旋，也受了這些戰役的鍛鍊。就瑞金、等都、廣昌、寧都屬於赤區的地段來看，大多為山陵區，易於自守，顧棟高氏所謂：「高城池深，苟得其人，雖疲兵敗甲，猶可守也。」但也難於攻取，亦顧氏所謂「以贛州戰則崎嶇於山谷，戰未可以必勝也。」紅軍在贛南活動了許多年，終於不會攻佔贛州；以史例來說，即佔有了贛州也未必能必勝，何況不曾握有贛州這把鎖鑰；這些成敗得失之跡，從用軍事家的眼光來看，也有很多可借鏡的地方。目前軍事當局以往事為前車，作抗戰軍事的全盤打算；和日軍相持於皖南，爭勝於壽阜山，即如岡村之詭狡而無可如何；我們對這為軍事進攻的重要後方的瑞金，又當另眼相看了！

四 錫的世界

大庾嶺之行

大庾西華山，這是一處馳名全世界的小山；西方的戰爭自熱化，歐美人的視線更移神於東方的錫砂，也許把西華山幻想為仙山奇景，當作神話來描寫。去冬日軍進攻粵北，據說錫砂對於他們是極大的誘惑，日本軍人，也許以為把握着「錫砂」即可以把握着世界的運命。

記者前日下午隨着一羣關懷錫礦工人福利的朋友，進入「錫的世界」。一座聳秀的山崗，巔巔都是黃砂白石，遠看去，恰好像是個癩痢頭，絲毫引不起我們的美感。山徑曲折，沿徑都是大小窿洞，有的深高數丈，石骨嶙峋，這都是礦工血汗的記錄。錫礦礦脈的分布，和其他銅礦絕不相同，只要找到錫苗，便可集合許多工人大規模去開採；錫礦的分布，非常散漫，找到了錫苗，也不一定有意數錫砂可採，這個物質環境，決定了工人自由開採的方式。民國七年，意大利牧師，發見這種錫砂，賤價收買，各地農婦，廢棄拾取錫石，至多不過用鋤挖取，還用不着開採。直到現在，還有窿口工人、與水口工人的不同，水口工人

專靠爬洗取砂，所費勞工並不很多。民國二十五年前，可說是窿口工人的黃金時代；每日只要放兩口硝砲，工作六七小時，就够一天的生活；挖洞本來有假師傅，碰上了好的運氣，一炮放去，炸開了千百斤硝砂，就可以發點小財，現在硝砂並不減少，鑿錫的工作却加倍困難；每天放硝砲四次，工作九十小時，有時還不能維持一日生活。大體看來，人力自由開採的時期將成過去，殆將進入機械開採的時期。

山中有一處大規模開挖的孔窿，窿孔的深度已達一公里半；鑿砂的開鑿却正在開始。記者持燈入窿口，如入深隧，山石嵌在泥層里，鴉脈又夾在石層中間。却似洗沙肉粽，脈絡分明。鑿苗所在，工人正舉鎗鑿石，石塊紛落，鎗聲振穴，嗡嗡發微響。石層本甚堅硬，鎗層更是堅硬；工人鎗以筋張，口中「杭愛」助力，映燈光有如電影。那雜動的影子，顯得非常雄偉。這處試鑿的窿孔，將爲他日機械開鑿的階梯，錫的前程，還很遠大呢！

二

從前錫砂市場正當黃金時期，鑛工生活雖不十分困苦，却也不十分充裕，真正從錫砂上發大財的，除了某些特殊人物外，只有中間層的「小販」。鑛工入山採鑛，多係不名一文的窮漢，他們先向「小販」借貸一筆小款當作十天半月的生活費，約定挖砂所得全數賣給「小販」，每卯出砂，六半月一卯，用以抵作借本，並每担兩元爲息；「小販」收砂過秤，秤量特重，以百二十五斤爲一担，吃虧了四分之一；「小販」肉眼估砂，七折八扣不等，又吃虧了五分之一。「小販」百計剝削，鑛工俸得糊口，卽爲已足，其能積期成富者百不得一。先前砂價漲落不定，「小販」蘊積居奇，常有一旦夕暴得千萬金成爲巨富的，一時大嘆市面，顯得十方繁榮。近年來物價高漲，開鑿工作困苦，鑛工所得鑛砂，尙不足以維持個人生計，其向「小販」借款，不到卯期繳砂，先行逃走，比比皆是，因此「小販」不堪賠累，也就紛紛結束棚底下山。記者此次來到山中，但見棚戶冷落，門可羅雀，鑛工鴉衣愁容，相向嘆息，全無當日繁榮的影子了。

記者在山中，晤及鑛工代表張松超等五人，張君係湖南人，代表湖南三千工人，向委員會陳述工人生

計困難實現，言辭懇切，有條不紊，且利害分明，動人聽聞。記者驚其才華，特約傾談，始知係湖南長沙長郡中學畢業生，棄學就工，極爲難得。據談：「鑛工咸知愛國，但求生計相當解決，工作自可繼續。從前小販資本，窮工尙可在高利貸下勉強糊口，目前卽高利貸的小款，也無處可借，非常局早爲救濟不可」。他們那一棚，工作最開展時，工人曾達三百餘人；去年只留下了二十餘人；現在幾乎連這二三十人的生計，也不容易維持了。他們對於鑛工福利委員會諸委員及蔣專員經國先生期望甚殷，且期待最短期間能有救濟的辦法。蔣專員巡行所到處，男婦工人，圍繞不已，記者從他們的愁眉中，讀到了他們心曲中的願望。

關於救濟鑛工的治標治本方案，那天上午就從兩次座談會中決定下來。記者相信不久的將來，「錢的世界」又將恢復舊日的繁榮，只不知寄生在鑛工身上的蠅虫——「小販」，能不能經過一度隔離而斬除掉？記者希望關懷鑛工福利的當局再下一點決心！

五月一日

五 華南風雨

——五月二十九日韶關通訊

一 蝦蟆局

記者昨前正把贛南的謠言背過了大庾嶺，誰知謠言也很留戀牠的故鄉，那束謠言卽梗止於嶺北；一入南雄，又重新拾起一束謠言背到韶關來。

謠言儘管很多，碼頭還是噓氣成雲，揮汗成雨，擠不開的人羣。記者爲每一家旅店的「客滿」牌所擋拒，只得寄身于武水的小艇中，過着兩棲類的生活，所謂「蝦蟆局」。小艇的場面，照例是一母一女，帶着幾個小孩；用家庭的溫暖作窩來接待旅居的客人，也用家庭的輕聲真喧來惹起客人的皺眉。艇中中年婦

人，年輕女郎都會把舵便窩，小艇的生命就交托在她們的手中。華南多風多雨，狂風暴雨一作，江濤洶湧，小艇就在大浪中顛簸不定；記者危舟聽雨，靜看她們怎樣來支撐這個危險的局面。不料那把舵的婦人，並不着手來穩定這小艇的顛簸，却焚香長跪，在禱告上蒼默佑平安，却使記者嚇了一大跳：原來她們過了太久的安閒生活，已荒失了應付驚濤駭浪的技能，只好托庇於「彼蒼者天」了，艇中女郎梳着一條長辮子；某君問她：「你爲什麼不把辮子剪掉呢？」她說：「沒有辮子的，東洋鬼真見了就要一鎗打死；有了辮子的，不會殺掉」，不知她們從那里得到這類歪曲解釋的謠言，而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這可笑的辮子上；記者聽了，爲之悚然。

照例有人問我對於韶關的印象，記者只能微笑不答。他們定要逼着找答案，我說「就拿太平餐室和百樂門酒店作象徵吧，一邊是「太平」，一邊是「百樂門」，不是很好了嗎？」太平餐室相當於上海的大東茶室，有茶點、中菜、西菜、散座餐室，密密排列，自晨至午夜，無時無刻，不高朋滿座，譁笑震耳。百樂門則是一個大學生的新猷，摹仿上海百樂門的格局，具體而微。新張只已三天，那貴得嚇人的大小房間也都住滿了，這可以說明蝦蟆局中的人生態度了吧！

入晚的韶市，恰似當日的漢口，而江上風光，尤爲醉人。明月當空，一艇容與；嬌娘淺笑，足佐豪飲；繁弦新歌，亦暢襟懷；斜月三更，杯盤既盡，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甜夢新酣，更入陶然之境了。記者對此景象，也不知怎樣解釋才好；謠言與歡笑交織，濤浪與風月共流，已非「啼笑皆非」一語所能形容的了。

二 棄官就商

粵漢路局某君談：「替粵漢路維持頭二等場面的，並不是你們公務人員，而是做各色買賣的闊商人。你看他們，一襲藍青長袍，帶點白相人調門，却是人人揮金如土，知道怎樣去找舒適的享受呢！」記者知道他所說都是事實，並非故意「強調」。國難期中，把一羣穿工裝的司機擠入潰爛綫，和司機把臂同行的

則有這幫賢選有無的小商人；他們都善於「帶黃魚」，司機們所帶的是旅客，小商人則隨時隨地帶點私貨；「取之不竭」的念頭，使他們任性來浪費。

公務人員的呻吟、嘆息，以其善於點染，已經「聲聞於天」了。比之司機、小商人的生活，公務人員真是自愧寒酸；當年所享受的，「浩然有歸意」，「歸」到那里去呢？從宦途歸到商途；「棄官就商」，成爲新的口號了。今日，韶關市場中，舊型商人，依然實力雄厚，那是不待說的；而新型商人，以其才智來相角逐，也快到平分秋色的飽和點，這也是社會層的大轉變。

韶市某報日前刊載私貨滿市的消息，大家看了，也不以爲怪；因爲早已成爲公開的祕密。記者一年來，眼見沿海各省走私組織成爲系統化、竊襲經濟戰的壕塹過於脆弱，今則私貨如狂潮湧入，更非舊式堤防所能阻擋。大抵私貨的總紐，握在一些有大力量的組織手中；而舊日列肆的商人，都改變方式，專做行商；記者所訪問的命姓商人，他們那一家百貨行，就有十輛卡車專走沙圩沖，又有四輛卡車走鷹潭，其營業數量之多，可想而知。而由公務人員轉業的商人，則補上列肆門戶的舊缺。這又是商業機構的新轉變。

私貨中大部分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某負責人員對記者說：「不讓這些日常用品進來又怎樣呢？資本主義已把中國的農業機構打得七零八落。若沒有外貨進口，不僅無烟捲可抽無汽水可喝，甚至無衣可穿，無糖可調味，無火柴可引火呢！」敵方以經濟困窘，不能不解除沿海封鎖，以傾銷仇貨來換取法幣；而我方以生產力薄弱，不能不讓私貨傾銷，謀市場的調劑；這又是經濟矛盾律所造成的怪象！

三 敵軍動態

「敵機×架，佛岡東北盤旋」，「敵機×架，佛岡西南投彈」，「敵機×架，牛背脊一帶低飛偵察」，這幾句簡單的敵機活動情況的報告，記者以爲正指示敵軍近旬的活動路向。

粵南敵軍，近半年間，兵力並無大增減。正面仍係十八、一〇四、三八三個舊有的師團，最近三八師團由左翼調至右翼，在從化一帶活動，要算得最顯著的行動，其先鋒突破我良口綫，敵機則在佛岡一帶轟

炸，看是十分積極；但當我軍分成兩翼，開始側擊，敵軍卻又放棄良口，顯無冒險北攻之意，某軍事家，則以西江防綫爲念；假使敵軍準備在華南有大動作，這個憂慮是該注意的，敵軍於華南，似同鷄肋，大動作看來是不會有的了。敵攻浙東而不擾寧波，敵攻良口而不擾蘆苞，但敵關心頭苦味，也只有他們自己明白的呢！

指揮華南戰場的余漢謀將軍，他的作風，偏於靜穩沉着一流，既不張皇也不多言，記者和他晤見那一天，敵軍前鋒，正逼良口；他只有把敵機活動的路向提出來談一談；他說：「敵軍以全力在經營鄂北豫南的戰事，一開始就不順利；他們得在各綫發動小動作，來牽制我們的兵力，那是一定的。看敵機或由粵北飛，或由武漢南飛，敵湘間周旋一匝，也許在湘贛在粵北要動一動，我們在準備着敵人來」。一週來的事實，證明了余將軍判斷的正確。

韶市有三種探問消息的人：一種專問國際情勢，「義大利會參戰否？」「日本的南進派要抬頭否？」「美國的態度能堅決下去否？」他們爲什麼這樣關心世界問題呢？因爲他們是第一等要人，他們的家眷都在香港、九龍，他們希望莫動搖到香港這個世外樂園。又一種專問敵軍在北江的動態的，他們都是中級公務人員，他們的家眷多在韶市附近，他們是驚弓之鳥。又一種專問蘆苞一綫的敵軍行動，那一定是生意人，只怕走私斷了交通綫，至於抗戰全局和鄂豫間的大戰，就很少人在談起了。

六 湘行散記

一 蔣廷獻到

記者到達衡陽那一天（五月三十日）的早晨，蔣廷獻氏所率領的行政視察團剛從衡陽到耒陽去；地方行政機關人員收拾了殘杯零盤，噓一口長氣道：「好了，過去了！」近來，一連串的慰勞團、巡察團、視團的冠蓋，把一些交通中心的地方行政機關人員忙得喘不過氣來；而行政視察團則使他們於忙碌之中，還

帶點兢兢戒懼之感；看着他們的車塵遠去，自該噓出一口長長的閒氣，彷彿轉鬆了一點。當他們收拾杯盤的時候，一定在想：「爲什麼這樣精巧，市中心區晚間被劫的事件恰在視察團到達本城的前夜發生？而亨達利美華利的店主也真可惡，那麼巨幅長行的廣告偏在蔣主任所讀到的報紙上刊出；這邊有什麼話可說？完了，完了！」於是蔣氏的行政視察團到了未湯，這邊兩大被劫的鐘錶店老板，便被召往申斥，並勒令停止巨幅廣告的刊載。因此，記者到達衡陽，恰巧看到新「欽差大使」的尾聲。

扮演「新欽差大使」的蔣氏，原係湖南邵陽人氏，一個純粹學者風做過駐蘇大使的政治家；他們這一視察團的使命，在考察中央政務的振幅下達得什麼程度，而末上達的下情，究竟有那一些最深切的民間疾苦，倒並不在苛求細故，多所責備。他曾提舉民衆願意「當兵打鬼子去」的熱情，而保甲長舞弊循情使兵役不能順利推行的事實，的確已能見到小中之大。雖說沿途馬看花，且大部分時間化費於杯酒酬應之中；記者却相信他們的行囊中，定裝滿了許多可寶貴的資料。

社會人士對這位欽差大使，依舊當作一個純粹學者看待；因爲他到過蘇聯，任過外交上的要務，而歐洲戰局又復瞬息萬變，乃以國際問題請他解釋。他答復得非常坦白，他說：「世界問題，愈來愈複雜，變化得又非常迅速；我們既無各方面情報可作依據，要憑空推斷是不可能的」。歐局瞬息萬變，那是真的，在他巡行到江西的途中，巴黎已經陷落了，也難怪他不肯下斷語。

蔣氏應湘桂路局人員之請，講演蘇聯情況；他所說的乃是在蘇聯期中所見的輕重工業建設實況，佔量兩個五年計劃中的成就，他說「蘇聯的進步雖不如預想那麼飛躍，却真進步得很快」。他又提及蘇聯的國家調節力量，「蘇聯政府一面獎勵個人的生產力，許可有那一份私有財產；一面防止私有財產的泛濫，禁止以財產來「利金」；政府成爲一個絕對的調節機關。這也就爲今後建國的借鏡。

蔣氏離湘後，所留下的口碑，就是「學者風度」四個大字。

北行的粵漢車，以漢口爲終點，這個不見經傳的水陸碼頭，在經濟上和浙贛綫的涓池膠潭兩站有着同樣的意義。一邊北轍由岳江運往湘鄂川的外貨，一邊南轍由川鄂運來的土產，又一邊運送萍鄉醴陵所開採的煤塊；古老的市鎮，點綴着黯淡的電燈，披上了現代的面紗，有如村姑作時裝，顯得頗爲異樣。記者擠在烏籠式的小輪船中，晨光熾微，順湘流而下；未申時分，已經到達長沙輪埠了。輪中多轉運往沙宜的旅客，算計到長沙後，即可換輪西行；恰逢鄂西轉緊，松滋江面有全部封鎖的風說；這羣奔忙西來的旅客，也就如浮萍一樣攔在湘江的水渚上。

岳麓山青翠照眼，江遠波映日；記者重來長沙，江山無恙，有說不出的忻喜之感。長沙經過一場大火，又經過一場大會戰；記者第一瞥所得的印象，却是安閑與繁榮。八角亭一帶的商店，裝修着最時代化的門面，明淨而秀麗；貨物充斥，每一個商人臉上都泛着笑容，苦痛的印象已從他們的記憶上消逝；這兩年間，他們所得五倍十倍的贏利，使他們對現狀覺得滿意。酒菜館旅館聚集在東茅巷一帶，那是從前最冷落的公館區，現在則酒綠燈紅，筵開不夜，和八角亭的市面相映照。現代式建築；商品陳列館半毀於火，下層的商肆林立，顧客駢肩；二層則新設書場，日夜客滿；其後進三和菜館浴室及銀宮戲院，也無不座上客滿和大火前一樣熱鬧。全城凡有四家平湘戲院，一家電影院，歌舞太平，更使記者覺得長沙的安定；而規行矩步的長沙人力車夫，依然保持雍容舊氣度，尤使人言起當年長沙的舊印象來。

不過一入昏夜，燈光明滅，頓覺淒寂；八角亭一帶的繁榮，有如電影場的佈景，外表富麗堂皇；佈景後面依舊是蔓草繁繞的瓦礫，不掩其荒涼之景况。長沙千百寓公，日以收房租爲家計者，無論市面怎樣繁榮，誠不足以減輕民生計之重累，從心底發出最深沉的嘆息。長沙大火，真把一大羣有閑階級的朋友的命運綫都燒斷了！

長沙的生活程度，比記者所到過的贛州、吉安、曲江、衡陽諸城市都低得多；糧食本來很便宜，許多日常必需品也都還便宜，只有食鹽比較貴一點；到底是個大城市，色色都很齊全，雖說經了浩劫，還是可

以住家。而且大慘痛的經驗，使每個市民學習得「機警」一課；去秋敵軍進迫時，全城確已疏散得「家無居人」。無事則「沉着」，有事則「機警」，長沙的確已成爲戰時的都市！

三 田漢的「兒女英雄」

長沙每一家戲院，都掛着一幅紅字的大桌圍；字係田漢先生手筆，句云：
「演員四億人，戰綫一萬里；全球作觀衆，看我大史戲。」

這是在長沙所作戲劇運動的最顯著的「門類」。每一組平劇或湘劇，都在他領導之下組織起來；他自己所帶領的政治部演劇隊，其改良平劇一組，也逐日在民衆劇院演出。所謂改良平劇，有的借用舊題材，有的取歷史上的題材來新編；角色、唱、做、道白、例都是舊的，只有「意義」是新的，乃是一種「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據湘中人談，其所改編的以「江漢漁歌」爲最精彩，記者只看過他新編的岳飛，也頗精彩，此外，還有新維門關、新織公雞、新兒女英雄……十餘劇。抗戰以來，以舊劇爲宣傳工具的，只有他的改良平劇，可說十分成功。

「岳飛」一劇，凡卅六場；首寫胡銓與王倫與金使同臨安，簽訂亡國條件，悲憤非常，奏請斬奸臣秦檜王倫孫近三人以謝天下。宋高宗雖不殺胡銓，但以誤信金寇誠意，批准和約大赦天下；又命周三畏赴鄂州勞軍。周與岳飛談及和議已成，飛堅謂「夷狄不可信，和議不可恃」。未幾，金帥連賴以罪伏誅，兀朮爲帥；果破和議，率帥南犯。高宗命飛爲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領軍北伐；飛乃分派諸將，自率岳雲長驅北進以圖中原。次寫金兀朮數十萬騎侵郾城，飛命岳雲領背嵬軍禦敵，兀朮以拐子馬猛攻，期以必勝，飛又以麻扎刀步兵法大破之。兀朮大怒，又率十二萬人駐臨穎，將再攻郾城；飛命楊再興以三百騎兵拒之。於臨穎南之小商橋斃金兵達二千人。再興陷小商河，被敵縱射而死。又次寫岳雲協助王貴守潁昌城，兀朮又率十萬騎來攻，雲率八百騎挺前決戰，大破金兵，斬兀朮塔夏金副總軍宗輩及官兵五千餘人，兀朮又慘敗而歸。最後寫朱仙鎮之役，岳家軍乘勝北追，向朱仙鎮急進，兩河豪傑，聞風興起；飛乃與部下

立「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之約。尤允調駐津京軍十萬到朱仙鎮以圖最後掙扎，兩軍對壘，又慘敗而退。全劇即在岳家軍的全戰綫上終場，使人人相信「最後勝利」確已在望，也可說是恰到好處。這個題材，極合當前環境；而薛伯陵將軍師法武穆，以「精忠」號其軍尤足以振作人心。記者舉目四望，滿座均係軍中官佐，可見這劇本得軍人的愛好！場幕既開，岳家軍旌旗揚起，「精忠救國」四字，尤為醒目。演岳雲的係田漢的得意女弟子李雅琴女士，演楊再興的係洪深先生的長公子，扮做唱俱佳，尤為人所稱道。

記者到長沙時，田漢已由湘往渝；聽說他的生活，不減當年在滬的豪興，一邊「英雄」，一邊「兒女」，悲壯之淚與淒婉之淚交織，依舊是一首抒情詩。湘人談他在長沙過生日，湘劇平劇中女弟子各演傑作以賀，自己則「戎服把杯以觀」。此亦一幅新的「兒女英雄圖」也！

四 中國的海軍

「中國的海軍到那裏去了？」記者去秋離開福建，在某地，某君以帶諷刺的口吻這樣詢問我。記者笑而不答。其實誠實而正確的答復，應該說：「中國的海軍在陸地上。」這句答復，不帶半點諷刺的意味。

中國的海軍，以佈雷隊的工作為最活躍；沿長江沿海的部隊中都配屬有海軍的佈雷隊。他們的工作，一部份幫助江防移動炮隊，用以增進射擊效能；最主要的，還是單獨執行水雷戰術，實施水上交通破壞戰。敵軍視長江水面為最主要的軍實運輸綫，設第十一野戰輸送司令部於漢口，並分設岳陽石灰窰二兵站部；華中各戰區的軍實補給，都由水面運送過去。我有雷隊，就依據沿江的諜報，隨時佈雷來擊沉敵方的運輸艦；釜底抽薪，在敵軍心目中，認為是「心腹大患」。去年湘北戰役，湘陰佈雷隊在磊石山一帶佈雷，炸燬敵方艦艇十一隻。今年二月間，贛東某師的海軍佈雷隊，佈了三次水雷，燬敵艦三隻，小汽艇五隻，敵軍死傷千餘人。二月二十五日，中央社浮梁電：「湖口石鐘山附近擊沉敵運輸艦濱田丸一艘，（載重八九百噸）並炸斃敵官兵二百餘人，敵會派艦撈獲屍體七十餘具」。這節簡電文，即是水雷戰術的成績報告。

抗戰以前，我國對水雷的製造，還沒有什麼基礎；戰事爆發後，一部份海軍優秀人才，開始研究「梯恩梯炸藥」，現在已產生了各種重量的國產水雷；其攻擊性破壞力之強，遠在敵人意料之外。由於破壞敵江面交通的成效；所有江海防的陸上部隊都增配佈雷隊；對於今後華中決戰，佈雷隊將顯出更大的消極效能。

坐在記者面前的，是幾個在洞庭湖邊幹冒險工作的戰士；以興奮的語情述說他們的傳奇：

「有一天，黃昏，沒有雨，可是陰黑不見一點星。我們這一幫海陸軍配合的特殊工作隊，奉命渡過湖面，到敵人後方去。

六百公尺外，便是敵方炮兵陣地；敵方所佈重機鎗交叉火網，封鎖了湖面一切航路。

事前準備好的船隻如約而來，正值大好東風吹送；飽滿的帆風恰頂住流速。第一批水雷，裝船、解纜、準備電源……午夜運到江心，佈下去了；第二批，第三批，大量的水雷在長江的激流中佈放了，以水流速每時二海里計算，那一雷區約有六海里的廣幅，它將逐漸向東推移，找尋那敵人的水中魅怪。——江面駐泊着的敵艦距離的一海里半。

東方向未吐白，我們已經完成了任務了。

第二天早晨，只聽得敵炮向江面上狂轟……」

記者相信他們所寫的傳奇，不僅是大勝利的插曲。

一個外國記者說：「以中國弱勢海軍來對抗一個佔世界海軍第三位的日本海軍，當然不是牠的敵手。……但是由於中國海軍軍人特有的性格所表現沉着英勇，以及它們破釜沉舟的幹法，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海軍效法的。」他的話並非過譽。記者以為中國海軍的生命正在新生。

五 于斌主教

長沙記者公會同人，某日下午，公邀于斌主教茶會於勵志社大會堂。

當于斌主教從座位立了起來，記者抬頭一看，恍若進入靈隱古寺，置身於四大金剛的座前。他這魁梧高大的身材，一定給每個歐美人以異樣的感覺；東方人在西方人羣中鶴立。

他的演講，取材、修辭，鏗鏘，鏗鏘，顯得很有修養，於莊重之中雜以談諧，能使聽者移神，長沙勵志社的禮堂相當闊大，我們側身其間，彷彿在大禮拜堂聽說教，全堂肅然無聲。

他說述他自己在歐美單鎗匹馬的宣傳經過，歐美的天主教徒，因為他是第一個以天主教的信徒，主持新聞事業的，格外幫助他，而歐美民衆則以他是個信教的新聞記者而信任他。去年湘北戰役情勢劇轉時，同盟社每日以誇張的勝利消息向美國播送，紐約各報每用大字標題刊載出來；各方面向于主教探問究竟，他那時還不能作確實的答復，只說：「同盟社的消息一向造謠，不自今日始」，又函各報館，請他們在消息未證實前，勿用大字標題，各報也都改變了口氣。隔了幾天，同盟社沒有消息了。接着湘北勝利的消息來了，美國朋友格外信任他的推斷。

他說：敵人方面的宣傳，不僅經濟充裕，人馬也很齊全，各式各樣的宣傳品，應有盡有；不過美國一般人同情我們，日本的宣傳，收不到什麼效果。有一回，于主教和女飛行家李霞卿等商量，請他們在美國各城市作長距離飛行，用以顯揚中國新女性的體格技能；他們的飛行宣傳，極收佳效，轟動了每個城市。敵人看了，有點兒發急；立刻派著名的長途飛行家到美國去表演，那些城市的報紙，僅在角兒上載了一條某國飛行家到某城的消息，和大幅宣傳中國女飛行家消息絕不相同。這也可見美國民衆心理的向背。敵人後來知道宣傳失敗了，無可奈何，只得抽口冷氣道：「美國人不懂得飛行術！」

諸如此類的故事，他說得很多；在國際宣傳上，他深知其重要性，也切切實實做過了！他在國外的成功，值得在國內受盡一切的敬意。——長沙的國民日報，有一天，幾乎給他佔了五分之一的地方。

不過，當一些新聞界朋友提出一些國際問題，請他解釋時，他的答語相當漂亮，可也不十分着邊際。這個年頭，談國際問題真不易，即算從歐美回來，或在外交界邊緣上的人也摸不着頭腦；我們又何必苛求

於善於宣傳的于主教呢。

于主教到長沙的第三天，長沙的天主教徒，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宣誓典禮；他個人在天主教方面，的確有不可磨滅的聲威，他是一個最現代化的宗教家。